

夺魂旗

第十九章画舫较技

这副相貌衣着，钟离老人虽系初见，但“南笔”诸葛逸，与“西道”天痴道长，却看出与九华绝壁龛中，挨了诸葛逸一记“坎离指”力的那座神像，完全一样，知道可能就是“万相先生”百里独的本来面目。

双方虽系大敌，但在这岳阳楼头相会，尚未过手以前，均能够保持风度，相互深深一礼。

“万相先生”百里独首先微笑说道：“水烟迷濛，晓雾未退，这八百里洞庭，在朦朦胧胧之中，别有一番凄迷空灵景色，与云开天朗广阔无边的壮观，显然不同，真可谓宜晴宜雾，宜雨宜风，而能各尽其妙！”

天痴道长呵呵笑道：“你在君山脚下，开了半个多月酒楼，我们这几日间，也把湖上风光，游赏殆尽！故而洞庭景色，不必再去提它，我痴道士却有一事，要想向你请教！”

百里独神色颇谦地，含笑说道：“天痴道长尽管请问，百里独知无不言！”

天痴道长笑道：“你那位与你在‘九幽地阙’之中的老搭档呢？”百里独见问，不禁微然一笑答道：“道长不必疑心百里独嘱咐‘九毒书生’姬天缺暗中埋伏，对诸位加以算计，那夜君山酒楼之前的水云深处，不过仅仅泊着百里独事先准备好的一叶扁舟而已！”

天痴道长见自己才一开口，心事便完全被对方猜出，正在有点由衷佩服之际，百里独又复笑道：“至于‘九毒书生’姬天缺的行踪，是被我派他去往‘玉门关’口，等候‘闪电神乞’诸明，回转中原之时，送还那杆‘风磨铜夺魂宝旗’……”

诸葛逸讶然接口问道：“你还旗则甚？”

百里独脸上，浮现一丝高傲笑容，缓缓答道：“我料定‘乾坤五绝’，必将对我低头，何况我要那‘风磨铜夺魂宝旗’无用，不如乐得表示大方，交个朋友！”这几句详说得直无所隐，傲不可当！

天痴道长听得不禁晒然一笑说道：“你是否话略说太满，有把握得过份一点？万一‘乾坤五绝’不肯向你低头，又待如何？”

百里独傲气更张地轩眉笑道：“就算你们不肯低头，百里独只要小计略施，那什么‘夺魂旗’、‘惊神笔’、‘三指剑’、‘长尾云拂’，及‘龙虎铜环’等等，还不是全是我的囊中之物？”

钟离老人自上岳阳楼头，始终极其冷静地，含笑聆听，但诸葛逸却在听了“万相先生”百里独的这番话后，一双细目之中，神光闪动！

就在此时，“万相先生”百里独忽然转身，自桌下取出“北剑”蒲琨那柄上嵌三粒稀世明珠的“三指剑”来，双手递向诸葛逸笑道：“百里独命姬天缺远赴‘玉门关’，还‘夺魂旗’，自己则亲到‘岳阳楼’，还‘三指剑’，请诸葛兄转致蒲大侠……”

话犹未了，天痴道长失惊呼道：“蒲琨老儿，果然未曾分尸惨死？”

百里独傲然笑道：“中秋之夜，我不是曾说过要杀就杀尽所有列名‘乾坤五绝’之人，否则便设法使你们消尽壮志，磨尽雄心，令‘乾坤五绝’，不灭而灭！‘北剑’蒲琨，与我又无夙仇，自然不会单单杀他一人，他只是在‘九幽地阙’之中，略受小挫，愤然而去！我遂略开玩笑，将一颗蜡制人头，送到天台，一具矮胖尸身，送到雁荡，并戏题那两句：‘名排醉鬼穷酸’”

后，尸在天台雁荡间，而已！”

钟离老人等这才知道无怪“万相先生”百里独口口声声，都是“乾坤五绝”，果然老友蒲琨，并未惨遭劫数！

诸葛逸听完，面容忽然一肃，接过那柄嵌有三粒稀世明珠的“三指剑”来，沉声说道：“蒲琨若死，诸葛逸愿收这柄‘三指剑’，转交他独子蒲铿，重振燕山‘悬剑谷’的‘北剑’家风！但如今蒲琨既然未死，以他纵横半世的‘北剑’威名，怎肯再用这柄曾入他人之手，而非自己夺回之剑！”

话音方顿，精光立闪，手中“三指剑”，居然化成一道长虹，越栏飞出，直投入烟迷雾笼的无际沧波以内！

钟离老人与天痴道长，默然相看，脸上一片严肃神色！

百里独却拊掌大笑说道：“投得好，投得好，这柄‘三指剑’，在尘寰享名半世以后，却作了洞庭湖中镇湖之宝！”

天痴道长冷冷说道：“百里独，你不必再笑，如今应该谈到正题，今日岳阳一会，我们是斗机智？还是斗武功？”

百里独想了一想答道：“若斗机智，普天之下，敢说无人胜得过我！故而非在武功以上，斗败你们，才能使你们心服口服！”

天痴道长眉梢方自一挑，百里独又复说道：“但我只一人，你们三人，是不是要我独战‘乾坤三绝’？”

天痴道长摇头说道：“你不要把‘乾坤五绝’中人，看得太轻，我们只选一人斗你，其余两人，作为见证！”

百里独大笑道：“那还用选？斗我的一定是真‘夺魂旗’，名满天下，威震乾坤的‘逍遥老人’钟离哲！”

天痴道长冷冷“哼”了一声说道：“百里独，莫夸聪明，这一回你却猜错！目前我们这三人之中，平心而论，应数钟离老儿最强，我痴道士最弱，故而不把你看得太高，也不把你看得太轻，由合乎中庸之道的诸葛穷酸斗你！”

百里独细目微眯，神光炯炯地，在那位潇洒出尘，高华冲朗的“南笔”诸葛逸上下一扫，点头笑道：“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未以本来面目示人之前，武林中果然群推‘南笔’，独秀乾坤！如今既承诸葛兄赐教，在此易惊世俗，百里独于楼下租有一只画舫，便请三位移步登舟，至湖上一决！”

天痴道长正在暗自猜测对方是否又有阴谋之际，百里独目中精光一射，朗声长笑说道：“我已说过今日之会，只凭实学，不斗心机，道长怎仍见疑？……”

话音未了，“乾坤三绝”袍袖齐展，轻若云飘地纵落楼下！

百里独随后飘落，揖客登舟，舟中盆景书画，陈设颇雅，并备精美酒肴，以供饮食。

“乾坤三绝”居然对他毫不生疑，随意饮啖，百里独也不禁为钟离老人等的如云豪气，暗暗倾倒！

船到中流，四顾杳淼，百里独含笑向诸葛逸问道：“诸葛兄，人逢真对手，地在洞庭湖，我们在这好的环境之中，若不斗一个痛快淋漓，何以纪念今日之会？除了心机以外，无论软硬轻功，概由诸葛兄出题，百里独一一如命奉陪就是！”

诸葛逸目光在这画舫中所陈设的一盆“蟹爪黄菊”以上，轻轻一瞥，接

口微笑说道：“软硬轻功，兵刃拳脚，不但俗不可耐，我们也委实懒得再动，百里兄既要诸葛逸出题，我们变换个新鲜花样可好？”

百里独拊掌大笑说道：“花样越新鲜越好，人家是不醉无归，我们今天是不尽兴无返！”

诸葛逸举杯就唇，缓缓笑道：“我们分七阵见输赢，题目是：‘书画琴棋诗酒花’，每阵以其中一种，互相比赛！”

百里独眉头微挑，含笑说道：“书画琴棋诗酒花，的确不但新鲜已极，并且还雅致绝伦！但我们今日，主题在考较武功……”

诸葛逸接口微笑说道：“我原意就是要彼此把数十年所练功力，在这七件事物之上，充份加以表现！”

钟离老人与天痴道长，因事先讲好，由诸葛逸代表“乾坤五绝”，与百里独相斗，自己仅在旁作公正评判，故而登舟以后，只顾倾杯对饮，展眺湖光，对其他诸事，一概不闻不问！

百里独听诸葛逸要把武功溶化在“书画琴棋诗酒花”中，加以表现比赛，不由点头笑道：“有趣，有趣，诸葛兄真是雅人，文武兼资，风流绝世！我们且按这七字，顺序而行，诸葛兄请自施为，百里独不揣鄙陋，勉强学步！”

既然顺序而行，“书画琴棋诗酒花”中，第一个便是“书”字，诸葛逸遂含笑向那在船尾摇橹的船家问道：“船上可有文房四宝？”

租用这种画舫游湖者，多半都是文人墨客，故而船上不但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连琴棋箫笛之属，俱有准备，且质料均不俗劣！

船家把文房四宝安排以后，诸葛逸拈起一枝羊毫巨笔，在笔上拔下一根笔毫，微蘸墨汁，又取了自己面前的一双牙箸，分书了代表“南笔”的那联表记：“名排西道东僧后，家在天台雁荡间！”

天痴道长知道诸葛逸自误认“北剑”蒲琨死后，这两句表记，已不再用！今天大概自百里独口中得知老友未死，高兴之下，又把这两句为武林传诵的表记写出！

诸葛逸写完，把这双牙箸，先交由担任评判的钟离老人，及天痴道长过目以后，再递与百里独笑道：“百里兄，今日不论谁胜谁败，诸葛逸均对你这位惊才绝代人物，异常钦佩！谨以这双牙箸相赠，俾留作他年雪泥鸿爪之迹！”

百里独接过一看，上联草书，是写的米南宫十七帖，下联隶字，则似综张騫碑，石门颂之妙，笔划奇细，字体极小，但看出不但龙蛇飞舞，苍劲古朴，每一笔均如绝利尖刀，镌入牙箸，足有半分深浅！

区区一根羊毫，能写出如此佳字，并贯注真力，镌入牙箸，委实不仅见所未见，亦属闻所未闻！百里独触目心惊，自知第一阵却将相形见绌，无法学步！

但百里独心机盖世，绝顶聪明，接过牙箸，略一审视之后，便即哈哈笑道：“诸葛兄，果然不愧‘乾坤五绝’中‘南笔’之称，你这笔下神功，敢推绝世无敌！但百里独受此厚赠，恐怕无以为琼瑶之报呢！”

话完，持笔濡墨，取过一张船家所备宣纸，以真草隶篆四体，大书“笔力无双”四字，还赠诸葛逸。

诸葛逸在他最后一个“双”字，刚刚写完之际，便即哈哈笑道：“百里兄，真法‘龙颜’，草宗‘怀素’，隶出‘曹全’，篆仿‘泰山’，不但诸家之‘疏秀、飞逸、绵密、奇纵’神韵，跃然纸上，最难得是意达四梢，把

一个‘敛’字诀用到极其高明地步！我料你这‘笔力无双’四字，虽然银钩铁画，雄健无伦，但墨迹可能尚未尽透纸背！”

宣纸最易吸墨，百里独又是浓墨而书，除了真书隶书篆书，自然笔笔到头以外，连草书也毫无飞白之处，故而诸葛逸夸他意达四梢，笔端敛劲，墨迹未曾尽透纸背，连钟离老人及天痴道长，也均觉存疑未信！

但等诸葛逸接过宣纸，含笑递与钟离老人天痴道长看时，果然纸背一片洁白，即墨迹最浓，着笔最重之处，也不过仅属依稀隐约而已。

天痴道长与钟离老人略一计议，便向“万相先生”百里独笑道：“第一阵以书法较功，你们两位是鹤舞鸿飞，各尽其妙！虽然诸葛穷酸一毫缕箸，更觉难能，但他半生以‘笔’成名，在题目上先占便宜，故天痴道长与钟离老儿，评为平局，不分胜负！”

百里独闻言失笑说道：“我这‘凝劲敛墨’，只要内功稍有修为之人，均可举步，怎能比得上诸葛兄‘一毫缕箸’的绝顶神功？故道长及钟离老人此评，未必算得上是不偏不倚的持平之论呢！”

“万相先生”百里独，与“乾坤五绝”，均系当世武林中至高无上的宗师身份，故尽管相互视为死敌，钩心斗角，各逞机锋，但如今既然约定时地，明面较功，彼此间却依然保持了个光明磊落风度！

诸葛逸听完百里独这几句话后，不禁暗暗点头，微笑说道：“既作评人无不平！百里兄不必再谦，第二个是‘画’字，诸葛逸敬观妙笔！”

百里独知道诸葛逸与自己一般高傲，第一阵既已出题，第二阵决不肯再占便宜，遂含笑说道：“诸葛兄既然见让，百里独只得抛砖引玉！”

说完，又取过一张宣纸，裁下半幅，提笔画了两只五指微钩，右掌在前平伸，左掌在后侧立的瘦骨嶙峋鬼爪，向诸葛逸微微一笑！

诸葛逸见百里独所画的这两只鬼爪，传神已极，栩栩若生，遂眉头微蹙，略一凝思，也在另半幅宣纸之上，画了两只脚印！

画完把两幅宣纸，递给钟离老人及天痴道长过目。

钟离老人目光略瞥，便向百里独、诸葛逸笑道“你们两位画法，似全宗唐人吴道子？故高下无法置论，胜负之分，当在画意！如今请将画意，各自写在掌中，顺便也考考我们这两个评判人的眼力！”

百里独、诸葛逸如言照做，钟离老人与天痴道长则相视一笑，由天痴道长，先行发话说道：“百里兄所画这双鬼爪，五指微屈，真力暗聚掌心，右掌在前，似实却虚，左掌在后，似虚却实！加上骨瘦于鹤，爪利如钩，极似武林绝传数十年之久的‘罗喉鬼爪’！假如天痴眼力不差？这应该是‘罗喉十三式’中的第七式‘十指抓魂’。百里兄，请舒手掌！”

百里独由衷佩服地，一阵哈哈长笑，笑声中舒开手掌，所书赫然正是“十指抓魂”四字！

钟离老人点头赞道：“这一招用得颇见巧思，前掌虽虚能实，后掌虽实可虚，虚实之间，深藏妙谛！任凭武学再高，只一接架，便难免失去先机，落后于手！”

话音到此一顿，又向诸葛逸偏头笑道：“但诸葛穷酸，也是当代霸才，居然识透厉害，不肯硬接！你所画的这两只脚印，前后部位，暗合七星，墨色深浅，又隐含醉意，是不是遇见强敌的脱身妙术‘醉纯阳游仙步法’？”

诸葛逸微笑舒掌，果然是“游仙步”三字草书，四位武林奇客，不禁均自纵声狂笑，举杯相属！

此日湖上雾影极浓，始终未开，百里独笑道：“这场大雾，倒颇凑趣，否则少时诸葛兄琴音一鸣，俗人麀集，岂不大煞风景？”

诸葛逸知道百里独已在催促自己，在第三阵的“琴”字出题，不由饮尽杯中余酒，回头向船家笑道：“船家，几上那具七弦琴，可否暂借一用？”

船家笑诺，送上瑶琴，诸葛逸略一拂拭，百里独并凑趣替他燃上了一炉妙香，遂与钟离老人、天痴道长等，含笑举杯，准备于淡香飘渺之中，静聆琴音妙韵！

诸葛逸指尖轻抚，琴韵遂起，细逾蝉声，清于鹤梦，松间风入，石上泉流，闻之委实令人俗虑全除，心神皆寂！

一曲方罢，百里独拊掌赞道：“巍巍荡荡，诸葛兄所奏，似是伯牙之音，志在高山流水！”

诸葛逸目光一注百里独，点头笑道：“指尖辛苦，每嫌识曲之稀，烟水苍凉，忽有知音之遇！但高山流水，白雪阳春，此事毕竟真赏微微，诸葛逸还是以俚俗不堪的自度曲求教，请百里兄注意舷右七尺的湖波以下！”

话完琴音又作，这次五行操缦，七政寻衡，丝弦玉轮之间，宛如无数水龙齐吟，果然别是一番醉人韵调！

这时钟离老人、天痴道长及百里独，吩咐船家停舟缓进，相互耳听妙音，并如诸葛逸所嘱，目注舷右七尺的湖波之内！

琴音越觉曼妙，奇事亦生，先是舷右七尺的湖波轻漾，起了一层颤动不已的薄薄水纹，然后突有大大小小的无数鱼儿，群自远近而来，就在这约莫方圆三尺的水纹之下，徘徊不去，仿佛也懂得欣赏琴韵！

诸葛逸见自己所奏琴音，果能聚鱼，脸上也不禁浮起一丝安慰微笑，潜以无上神功，把生平绝学，威震江湖的“坎离指”力，凝化在琴音之中弹出，“铮”的一声锐响，一尾青色巨鳞，便自水纹以下，凌空跃起数尺！

琴音七响，接连自波下跃起七尾巨鱼，诸葛逸含笑收手，嘴角微动，尚未开言，神色忽然一愕，便听得一缕既不宽洪，也不高亢的清细奇异啸声，发自“万相先生”百里独的口内！

换了常人，定然疑诧百里独何以不如约操琴，比赛功力？但这“南笔”、“西道”、“夺魂旗”等“乾坤三绝”，何等耳力？何等见识？听出“万相先生”百里独啸声，乃“先天罡气”所化，足可远传数里之外，知道必有花样，遂一齐默然凝神地，向周围天空注目。

果然啸声连续半盏热茶之久，便有不少鸟儿，自南北东西等不同方向飞来，在这只画舫上空的数丈高处盘旋！

百里独口中啸声不断，但目光微瞥钟离老人，伸手以“金刚指力”，在几上写了“一鹰二鹭”四字！

钟离老人见字，方含笑点头，百里独长啸忽收，当空群鸟也立即向东南西北来路，分飞四散！

蓦地，一声较先前略高略尖，但仍不太刺耳的啸声，又发自“万相先生”百里独口中，北飞群鸟，安然无恙，南飞群鸟，落下一只苍鹰，飞向东西方的群鸟以内，却羽毛戛触地，各自落下一只白鹭！

天痴道长高翘右手拇指，“呵呵”一笑，但百里独不等他发言，便先挡在前面，摇头说道：“我这‘空中集鸟’及‘长啸落禽’粗看似与诸葛兄的‘水内聚鱼’及‘弹琴跃鲤’，不相上下，其实差得极远，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啸声可直接以内家罡气控制，无须以渊深功力，化作琴音……”

钟离老人截断百里独话头笑道：“百里兄风度可佩，但我与痴道士，既为评人，必须将双方优劣，予以公平论断！诸葛穷酸将毕生功力，凝化琴音，是为一隔！波下聚鱼，水内击鳞，有湖水相阻，自然较空中毫无阻碍为难，是为二隔！有这两重隔阂，故而诚如百里兄所云，粗看起来，确似让他稍胜？但百里兄所施力，亦有两层妙处，先天罡气化作啸音，绵延不断之下，仍能以‘金刚指力’，镌木为字，一心二用，‘气’‘力’无妨，是为一妙！最后‘长啸落禽’，不但事先指明‘一鹰二鹭’，并能空出北飞群鸟，丝毫不伤，可见真气玄功已可由心所欲，加以控制，是为二妙！两妙两隔，恰好抵消，这一阵我又评判你们是春华秋实，各擅胜场，高下之间，难分轩轻！”

说到此间，见百里独及诸葛逸面上，全是一片心悦诚服神色，不由灵机一动，微笑说道：“我记得唐人王摩诘有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如今你们诸葛弹琴，百里长啸，只要将摩诘此诗，周易数字，岂不恰是目前光景？”话完，目注“万相先生”百里独，举杯微笑吟道：“泛舟水云里，弹琴复长啸。惺惺惜惺惺，肝胆互相照！”

天痴道长及诸葛逸闻言均知“逍遥老人”钟离哲，已深动爱才之念，要想感化这位诡异无俦、多艺多才的“万相先生”百里独！

但百里独却佯作不曾听懂钟离老人语中深意，只是淡然一笑，向诸葛逸说道：“诸葛兄，‘书画琴棋诗酒花’中，前三字侥幸未分胜负，如今应该轮到‘棋’字，但你我在君山酒楼，相聚半月，不过才下了三盘围棋，而且局局成和。黑白之道，极费神思，倘欲当场较胜？恐怕时间方面，略嫌仓促！”

诸葛逸笑道：“百里兄如此说法，定有高见！这一阵本来该你出题，诸葛逸敬从所命！”

百里独沉思片刻，微笑说道：“我们可否来个‘预测落子，盲目弈棋’？”

诸葛逸大笑说道：“盲目弈棋，古来犹有传说，预测落子，却是闻所未闻，新鲜有趣，百里兄此题，着实妙极，诸葛逸愿闻其详！”

百里独笑道：“我们预测对方心思，各着五十子，以笔书于纸上，一式两份，一份互相交换，另一份交与钟离老人，均暂时封藏，不必当场开拆，可约定时日，再由钟离老人，照书落子，评判胜负！”

诸葛逸点头笑诺，两人遂各自握管沉思，预测对方着法，布局因应，细运深谋，一步一步地，书写于素纸之上！

仅仅五十子数，却花费了这两位盖代奇人的约莫半日光阴，方誉成一式两份，互换之后，并各将一份，交与钟离老人收存，以备他日评定胜负！

此时，业已过午，百里独吩咐船家，送上精美菜肴，准备在饭后与诸葛逸继续比赛那尚未斗完的“诗、酒、花”三字！

诸葛逸也在一面饮食，一面筹思，暗想自己代表“乾坤五绝”，出斗“万相先生”直到如今，尚丝毫胜负未分，究竟怎样才能出奇制胜？利用“诗、酒、花”三字，使这生平仅遇强敌，略受挫折！

“诗”字无法出奇，彼此均平平而过，故而胜负唯有在最后的“酒”“花”二字之上，拚力一搏！

轻重既明，诸葛逸遂向百里独含笑说道：“这‘书画琴棋诗酒花’七字之中，只有‘诗’字，最难揉入武功，亦最难分出胜负，我们不如随意略作问答，就算点题交代，且留点精神，以便在‘酒’‘花’二字之上，作最后一决！”

百里独点头应诺，诸葛逸继续说道：“如此我们仍以联句方式，每人四

句作结，诸葛逸有僭占先！”

说完便自朗声吟道：“武学由来汇百宗……”

百里独接口吟道：“静如处子动如龙。浊世争名真碌碌……”

诸葛逸听对方居然有“争名碌碌”之语？不禁与钟离老人对看一眼，眉梢略挑，用意颇深地，缓缓吟道：“灵山葆命太雍雍！雄图霸业谁千古？……”

百里独向诸葛逸微微一笑，朗声吟道：“竹杖芒鞋踏万峰。遍觅英豪拼一战……”

诸葛逸听了“竹杖芒鞋踏万峰”，脸上神色益发慰然，但百里独下面这句“遍觅英豪拼一战”却使得他长眉深蹙，废然一叹，接口作结吟道：“庸人原是自庸庸！”

百里独目注“乾坤三绝”大笑说道：“百里独‘遍觅英豪拼一战’之志，郁积胸中，久达数十年，便是此次‘九毒书生’姬天缺，不来怒山百盘岭，我也将重出江湖，以一身机智武功，与诸位贤豪，周旋一二！故而三位切莫再枉费拳拳深意，对牛弹琴，‘庸人’也好，‘超人’电好，百里独非与你门‘乾坤五绝’，分出高低，决不甘心罢手1…

人家如此说话，钟离老人，天痴道长，及诸葛逸等，也只得相顾默然，百里独灵机一动，命船家取过两缸每缸十斤，原封未动的美酒，向诸葛逸笑道：“诸葛兄，我们且借这两缸美酒，一试彼此功力/说完，便把两缸美酒封泥，一齐打开，分置自己与诸葛逸座前，复凝真气，张口一吸，即见缸中美酒，化成一线浓香酒泉，飞投“万相先生”百里独口内！

诸葛逸以为他是要以“运气吸物”功力，及“酒量”两考，合并相较，虽然觉得百里独这种花样，不够新鲜，似乎稍嫌落俗？但既该人家出题，也只得照样施为，“坎离真气”凝处，把座前美酒，吸得凌空飞人口内！

片刻以后，两缸美酒，全告主空，诸葛逸丰采依旧，酒意毫无，但百里独脸上，却是一片配然醉色！万事多半当局者迷，旁观者唐，钟离老人因知“万相先生”百里独既然以“酒”挑战，其量必宏，怎会才饮十斤，脸上便深有醉色，岂非怪事？

微一思索，眉头立皱，心中暗叫不妙！但自己身为评判之人，不能意存偏私，向诸葛逸提醒，只得用第三人无法听得的内家绝学“蚁语传声”，对天痴道长说道：“痴道士，大事不妙！‘书画琴棋诗酒花’，七阵之中，除了一局‘盲目弈棋’，胜负留待他日揭晓以外，其余已赛各阵，阵阵成和！这一阵清葛穷酸显然大意失算，必落下风，若不能在最后一个‘花’字以上，平反败局，‘乾坤五绝’，声名，岂非即将随这洞庭湖水而逝？”

天痴道长瞥了正在凝气吸酒的百里独及诸葛逸一眼，脸色亦复沉重异常，但只有空自着急，无法相助！这时缸内美酒，已被吸完，百里独突然双目一一睁，目中精光如电，脸上的配然醉色，也越发加深，张口一阵“哈哈”狂笑，随着笑声，一线酒泉，又自口内飞出，直投坛内！

诸葛逸这时因想起自己“盲目弈棋”中，所着的一手妙棋，颇有制胜之望，故而心头微觉得得意！但就这丝毫得意情绪，竟使名满乾坤的“南笔”，略为疏忽，未能细判敌情，误认百里独只是要在“凝气吸酒”以上，还要加上一手“归本还原”，不由冷笑一声，丹田真气凝处，竟又把所吸美酒，自口中逼出，飞回坛内！

一面逼酒，一面尚在暗自思忖，这次“吸酒”、“逼酒”，两两持平，但自己未现醉色，百里独却有酡容，不知钟离老人及天痴道长，是否可判自

已获胜一阵？

思忖未了，双方口中酒泉已罄，钟离老人、天痴道长齐声叹道：“这一阵诸葛穷酸失察，应判百里独获胜！望你们好好再比一个‘花’字，便可结束今日之会！”

诸葛逸闻言不禁全身一震，目光注向那并排摆在座前的两只酒坛，只见自己这边坛中，盛满九分美酒，百里独那边坛中，酒量却只有六分，但酒香四溢，芳醇无比！

这时诸葛逸方自恍然大悟，暗暗叫苦！

原来百里独脸上满布酡色之故，是在一面吸酒，一面暗聚内家真火，把酒中水质，全数炼尽，等到喷回坛中，便已缩减三成，成了毫无水分的香醇纯酒！

这种功力，诸葛逸自然可以照样施为，但因一时失察，无法从头作起，只得满面愧色地，起身在几上摘下两朵几乎一般大小的“蟹爪黄菊”，放在掌中，递给百里独，请他任选一朵！百里独面含微笑，随意取了一朵，诸葛逸将自己那朵“蟹爪黄菊”，放在桌上，回手自怀中取出一本绢质小书，递与钟离老人，神色隐蕴凄凉，但仍傲岸无比地朗声笑道：“‘书画琴棋诗酒花’七阵之中，只剩这最后一阵，倘若诸葛逸今日有辱‘乾坤五绝’威名，便请老人将此书转赠上官灵，我生平三桩精研绝学，‘坎离真气’、‘坎离指’，又‘生花七笔’的秘奥精微，全载其上！”

钟离老人听出诸葛逸竟有若在这朵“蟹爪黄菊”以上，不能挽回败势，便即自尽谢罪之意？不由眉头双蹙，摇手不接那本上载“坎离真气”、“坎离指”、“生花七笔”等三种武林绝学的绢质小书并且注诸葛逸，正色沉声说道：“诸葛穷酸，你也是身经百战之人，怎的把‘胜负’二字，看得如此重法？王阳明确得好：‘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乾坤五绝’四字，便如身外浮云，能算什么？你且把最后这个‘花’字，好好施为，其他一切，毋挂毋念！”

诸葛逸一双细目之中，精光电射，仰望舟外碧空浮云，脸上闪现一种难以形容的奇异神情，伸手拈起桌上那朵“蟹爪黄菊”，轻飘飘地，便向相距约莫一丈左右的舱壁右侧打去！

这朵“蟹爪黄菊”，初开未久，诸葛逸又是连梗摘下，但才一出手，所有花瓣，便立告脱蒂分飞，漫空一片黄色花光，飘飘乱舞！

内家真力，练到绝顶，便讲究的是控制自如，能发能收！诸葛逸一朵完整黄菊，化作分飞花瓣，飘出五六尺远，果然倏地往里一合，仍旧附集在那照直前飞的花蒂之上，还原成一朵完整黄菊，半嵌入舱壁右侧！

百里独对诸葛逸这等出神入化手法，也不禁看得失声赞好！

诸葛逸淡然一笑说道：“百里兄不必谬赞，诸葛逸在心机方面，远逊阁下，想不出什么新奇花样，这种手法，只能吓吓俗人，怎会难得倒你？”

百里独听出诸葛逸暗中讽刺自己适才在“酒字”以上，取巧之事，遂佯作不知，伸手也自取起那朵“蟹爪黄菊”，向船舱板壁发出！

黄菊出手，照样花瓣分飞，漫空一片花光，飞出五六尺远之后，也由分而聚，往中一合，仍附集在那照直前飞的花蒂以上，还原成一朵完整黄菊，“夺”的一声，嵌入舱壁左侧，果然与诸葛逸适才所为，一般无二。

这朵“蟹爪黄菊”，刚刚嵌入舱壁，舟中蓦起悲凉长啸，名列“乾坤五绝”中的“南笔”诸葛逸，儒衫飘处，化成一条电疾白影，斜空射出五丈有

际，自沉洞庭湖水以内。

钟离老人适才因既已宽劝“南笔”诸葛逸，如今又另有看法，而决想不到，诸葛逸会如此珍惜声名，刚烈得立时投湖自尽？故而任凭他“云飘电闪身法”，罕世无俦，仍未能阻住老友“南笔”，只接到他抛来那册上载“坎离真气”、“坎离指”，及“生花七笔”的绢质小书而已！

但怪事绵延而来，就在钟离老人、天痴道长，目注湖波，胸中沉痛无已地浩然兴叹之余，“万相先生”百里独目光往那嵌在舱壁上的两朵黄菊，死盯几眼，也自带着一脸废然神色，纵出舟外，依旧像中秋之夜般地，踏波而行，走往雾气迷漫的水云深处！

边行边自作歌，但歌声却颇为失意地，只是颠来倒去的：“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以及：“虽有深谋盖海宇，恨无神力拗苍天！”等语！

钟离老人闻声惊顾，只见百里独的身形，已在水云飘渺之间，遂微凝真气，传声问道：“百里兄，我们之间的下一次约会，定在何时何地？”

此时百里独的身形，业已完全隐入水云，但仍应声答道：“明年正月十六，也就是‘笑面阎婆’孟三娘第二次元宵大会的过后一日，我们在罗浮山‘子午峪’口相会！”

声渺人杳，钟离老人的目中，方垂落两行珠泪，恨声自语说道：“诸葛穷酸，你往日聪明，今日怎这等懵懂？……”

话音未了，天痴道长悲凉意味极浓的凄声长笑，震荡湖波，目注钟离老人，接口说道：“诸葛穷酸并不见得十分懵懂，他这一投湖自尽，替我们‘乾坤五绝’，挣回了不少光荣……”

钟离老人也截断天痴道长话头道：“诸葛穷酸倘若败阵投湖，犹有可说，但他根本未败……”

天痴道长狂笑说道：“这一阵虽然平分秋色，未曾落败，上一阵‘酒’字，却是诸葛穷酸……”

钟离老人苦笑说道：“上一阵确是诸葛穷酸疏神失算落败，但这以极高明的无形真气，散花聚花，凝劲嵌壁的最后一阵，谁敢判断百里独能与诸葛穷酸平分秋色？”

天痴道长闻言，不由向舱壁上那两朵左右并列的“蟹爪黄菊”，茫然注目！

钟离老人摇头一叹说道：“痴道士，你大概一来为诸葛穷酸伤心悬忧过甚；二来座位稍偏，所能看到的角度稍差，以致失眠！”

天痴道长内心犹自存疑地，走近舱壁细看，这才看出，诸葛逸所发嵌在右边的那朵“蟹爪黄菊”，齐齐整整，完好无恙！而百里独所发嵌在左边的那朵，却似用力稍过，劲有未匀，致令其中一二片菊瓣，瓣尖微折！

既然看到这种情形，天痴道长便立聚“太玄真气”，向烟火苍茫的洞庭湖波，凝劲传声叫道：“诸葛穷酸，你并未落败，不必轻生，最后一阵‘散花聚花，凝劲嵌壁’，是你胜的！”

这种真气传声，虽能远达数里，但沧波寂寂，烟水茫茫，哪里有丝毫回响？

钟离老人目光一注手中那册绢质小书，痛失老友，伤感已极的泪珠，二度垂落，凄然摇头说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诸葛穷酸那等高傲性格，既已投湖自尽，绝不可能再复觊颜偷生，以致贻羞‘乾坤五绝’，留为武林

笑柄！故而我料他入水之后，定即自行绝脉，此刻尸身，已不知随水漂流到了这八百里洞庭的何方何地？”

天痴道长知道钟离老人所判断之语，全系实情，伤心悲痛得欲哭无泪地，目光又往那两朵黄菊以上一瞥，脸上微现怀疑神色！

钟离老人暂抑悲怀，一面命船家不必惊讶，依旧顺着风势水流，寻觅“南笔”诸葛逸尸身，一面向天痴道长问道：“痴道士，我看你脸上神情，似乎对这两朵黄菊，尚有疑问？”

天痴道长点头说道：“我认为左边这朵菊花，既有一、二片花瓣，瓣尖微折，分明用力稍过，劲有未匀，照百里独那身功力，似乎不应有此现象？”

钟离老人又是慨然一叹说道：“痴道士，你讲得不错，以百里独那身功力，怎会劲有未匀，用力稍过，而使一二菊瓣，瓣尖微折？但要知究竟，且察根源，我请你回思前一阵‘酒’字之拼，百里独是如何得胜？”

天痴道长想了一想答道：“先一阵是百里独运气吸酒入腹，再暗聚丹田真火，炼尽水分，化成纯酒喷出！诸葛穷酸那时心中不知突然想起何事？以致分神失察，未曾照做，才被对方占了胜面！否则以诸葛穷酸那身功力，炼酒何难？最多也不过像百里独那等脸上现出一片酡然醉色而已！”

钟离老人点头答道：“这一片酡然醉色，就是因果根源，百里独种因得果，前一阵赢在此处，后一阵亦复败在此处！”

天痴道长听得如梦方醒，长叹说道：“老头儿，你委实心细如发，明察秋毫！百里独前一阵因炼酒微醺，后一阵自然真力难匀！而且已有醉意之人，用力每每稍过，以致‘散花聚花’，虽仍如意施为，但‘凝劲嵌壁’之时，却使一、二朵花瓣瓣尖，略受损折！”

钟离老人留神舟外的浩渺烟波，始终未曾发现“南笔”诸葛逸尸身浮出，听得天痴道长话完，遂应声说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今天这桩报应，却来得太快，百里独自作自受，悚然而退，但却把个心比天高，一身傲骨的诸葛穷酸，极其冤枉地，葬送在洞庭湖内！”

天痴道长盾峰略聚说道：“诸葛穷酸，真该倒霉，前一阵心中不知想的甚事？反应太慢，落了下风！这一阵又反应太快，以为百里独照样散花聚花，凝劲嵌壁，自己败势难回，愧然自尽说到此处，目光凝注舟外烟波，又向钟离老人问道：“老头儿，人生自古谁无死？奄然物化，撒手尘寰，并没有什么大了不得，但诸葛穷酸，倘若就这样的浮尸洞庭、却未免太为冤枉？他会不会钟离老人知道天痴道长是想问诸葛逸是否能逃不死？遂浩然一叹，反向天痴道长问道：“痴道士，诸葛穷酸之死与不死，其理易明，假如易地相处，换了你或我与百里独相互较武功，不知真实情况，相互持平，而误认自己落败，弱了‘乾坤五绝’名望，愧愤自尽，投入水中以后，好不好意思再复苟活贪生，贻留笑柄？”

天痴道长也知诸葛逸一生高傲，从不服人，此番代表“乾坤五绝”，失手受挫，并当众自尽，哪里再会出尔反尔地苟活贪生？遂凄然泪落地，悲声说道：“凡是英雄总惜名！我何尝不知诸葛穷酸，绝无生望？但好不容易才从百里独口中，得知蒲琨老儿与醉和尚未死，却又立即葬送了个诸葛穷酸！‘南笔’沉波，‘北剑’‘东僧’不知匿居何处？威震江湖，轰轰烈烈的‘乾坤五绝’，目前只剩下我这痴道士，与你这‘风磨铜夺魂宝旗’已失的‘夺魂旗’二人，委实好不令人之为之惭愧伤感！”

钟离老人心中自然也是一片凄惶，但他深知事已至此，凄惶何益？只有

赶紧设法找到“北剑”蒲琨及“东僧”醉头陀，劝他们莫灰壮志，且振雄心，在“第二次罗浮山万梅谷元宵大会”及次日“子午峪”口，同心协力地击败“笑面阎婆”孟三娘及“万相先生”百里独，使“乾坤五绝”威名，重震天下，方是能令诸葛逸在泉下安心的最好悼念老友之道！

但他们在洞庭湖八百里烟波之间，泛舟七日，始终未能寻得“南笔”诸葛逸尸骸，钟离老人不禁目注诸葛逸遗赠上官灵那册上载“坎离真气”，“坎离指”、“生花七笔”等三种绝学奥秘的绢质小书，向天痴道长苦笑说道：“痴道士，诸葛穷酸尸骸，既未寻得，我们似不宜在这洞庭湖上，多作勾留？好在生前声誉，毕竟重于死后皮囊，不如赶紧分头寻找‘北剑’蒲琨老儿，及‘东僧’醉和尚，合手对付孟非烟、百里独，重振‘乾坤五绝’威名，一样可使诸葛穷酸，在泉下安心瞑目！”

天痴道长叹息一声说道：“老头儿话虽不错，但‘北剑’蒲琨老儿，一生狂傲，突在‘九幽地阙’受挫，可能灰心遁世，‘东僧’醉和尚则误认老友惨死，赶到‘九幽地阙’以后，不是不得其门而入？便是也在‘万相先生’百里独诡计阴谋之下，碰了钉子，寻一个人迹不到所在，终日烂醉如泥，不知人事！茫茫海角，莽莽天涯，便叫我们踏破铁鞋，也……”

钟离老人不等天痴道长说完，便即接口说道：“我记得有首诗云：‘整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试对梅花问，春在枝头已十分’。天下事往往可遇难求，我们目前虽遇艰难困厄，但总不能束手垂头，不尽人力？常言道：‘天涯虽大，咫尺便是灵山’，或许机缘巧合，否极泰来，重整乾坤，共诛丑类！”

天痴道长苦笑说道：“我如今主见尽失，完全听你之命就是但目前我们共只两人，却怎样分头找法？”

钟离老人微一寻思说道：“今日至元宵之间，不过仅有四月光阴，自然无法细搜，根据百里独所示，‘闪电神乞’诸明，已自昆仑返来，则西北一路，有他经过，暂时不必跋涉！我们可把整个心力，专注东南，你由此北上转东，观察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四省，我则负责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不论是否寻得‘北剑’蒲琨老儿，‘东僧’醉和尚踪迹，均于元宵正日，赶到罗浮，把‘乾坤五绝’数十载声名，孤注一掷地，与孟非烟、百里独一决胜负！”

商议既定，“乾坤双绝”遂黯然分袂，钟离老人越过江西，直奔福建武夷，想一面接应上官灵，并把诸葛逸所遗绢册小书转赠，一面顺便察看武夷附近，可有失踪老友，“北剑”、“东僧”踪迹？

钟离老人此去，不但与上官灵巧遇，其间并还惊奇百出，妙趣横生，但暂须缓叙，目前先容笔者描述远自昆仑归来的“闪电神乞”诸明，一路所遭所遇。

诸明自在陕西境内，失去上官灵踪迹以后，权衡轻重，只得暂时放弃寻觅上官灵，依旧策骑横穿大漠，直奔昆仑！但才过“白龙堆”，那匹千里良驹，便半因过度劳累，半因疫病的突然倒毙！

良驹既失，诸明只可徒步而行，等他千辛万苦地，到了西昆仑绝顶，但小琅环中，石上残局犹存，人踪却早已渺渺！

诸明找不到诸葛逸及钟离老人，失意之余，再奔阿尔金山，谁知“西道”天痴道长的茅庐以内，照样蛛网尘封，杳无人迹！

两处均已扑空，诸明不得不大失所望地，折返中原，但走到那片又名“白

龙堆”的“库穆塔格沙漠”之时，却有物触目惊心，是三面七寸来长的骷髅白骨红旗，插在一堆马骨以上！

诸明认得这堆马骨，就是自己来时所乘，因疲病交袭，倒毙于此的千里良驹，但三面“夺魂旗”，却从何而来？是“逍遥老人”钟离哲？“幽冥神君”阎元景？抑或“九毒书生”姬天缺？

面对“夺魂旗”，细加研判以下，诸明觉得所怀疑的三人之中，最不可能是钟离老人，最可能是“九毒书生”姬天缺！

但姬天缺尾随自己，插旗何意？却始终猜不出来！诸明眉梢双剔，傲然冷笑，伸手拔旗，分沙葬马，依旧往“玉门关”内进发。

一路无事，但到了“哈拉湖”边，上官灵昔日初遇“夺魂旗”的那片密林以外，却“刷”的一声锐啸，林中飞出一道红光，直向“闪电神乞”诸明胸前，疾袭而至！

诸明身形微闪，功力凝聚右手五指，撮住红光一看，又是一面小“夺魂旗”，不禁“哼”了一声，发话叫道：“林内何人？是不是‘九毒书生’姬无缺？”

林中并不答话，只传出一阵阴森森的冷笑，诸明默运自己成名轻功绝技，“闪电身法”，一式“飞鸿戏海”，双掌交护前胸，甘冒奇险地冲入林内！

他这种轻功身法，除了尚略逊钟离老人一筹以外，几乎已告罕世无俦，但因对方发笑之后，立即退身，动作又复又快，故而也不过仅仅瞥见密林深处，有条瘦长黑影，向左方一闪而没！

就这匆匆一瞥，诸明已断定对方确是“九毒书生”姬天缺！遂立意与这强仇大敌，在西北道上，一决生死。暗在掌中扣了七八根“夺魂金针”，向黑影闪没之处，直接追踪，但心头却根据姬天缺一的惯例，早已判断他，虽然向左微闪，实则往右方纵出，藏在树影之中，等待自己追到，再复突加袭击！

诸明既已如此料敌，自然纵身追扑之举，只是将计就计，半空中一式“覆雨翻云”，左掌以阴把甩出暗藏的七八根“夺魂金针”，化成分飞光雨，出其不意，攒袭右方重重树影，然后双足微登，身形一屈一伸，潜聚内家神功“七禽掌法”之中的“鹰翻雕击重手”准备在姬天缺闪避“夺魂金针”之际，与其拼力一搏！

不过诸明既料出对方习性，对方自然也深知这位“闪电神乞”不大好斗。故而“夺魂金针”，所化精光，空自击得枝叶纷飞，姬天缺的身形，却在十步以外出现，但并不近前应战，只扬手飞出一物，“呼”然袭向诸明，本人反往林深树密之处，狂笑遁去！

诸明何等眼力？看出“九毒书生”姬天缺第二次掷向自己之物，决非寻常！生恐有甚诡计，遂不敢恃强硬接地，飘身向右，闪退丈许！

“铮”的一声，这件东西，插入一株古树干中，约莫尺许深浅，摇颤不已！

几度追逐，入林已深，天光虽然刚近黄昏，林内却是一片昏黑！诸明目聚神光，向丈许以外，树干上颤摇未定的那根黑影，细一扫视，面上立布惊容。转身看时，却听出“九毒书生”姬天缺那种含讥讽刻薄意味的“嘿嘿”冷笑之声，业已虚幻飘渺，似有似无，到了极远极远之处！

原来树上那根黑影，竟是“逍遥老人”钟离哲所赠，失落在“九幽地阙”

以内的“风磨铜夺魂宝旗”！这等重要之物，“九毒书生”姬无缺竟肯掷还，令“闪电神乞”诸明心中，怎得不惊？怎得不诧？

他第一个判断，是姬天缺用旗诱敌，等自己喜出望外地，上前拔取之际，辣手立施！第二个判断，则是旗上蕴毒，想使自己死在不知不觉之下！

无论这两个判断，哪一个可能性较大，“闪电神乞”诸明均不敢贸然伸手拔旗，只是暂遏心头激动情怀，静虑宁神，把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内家功力，齐聚双耳，冥心细察周围，可有异状？

内功既凝，耳音自较平时聪敏多多，诸明又是当世一流好手，几乎十数丈方圆以内的风吹草动，无不了然！但静听约莫顿饭光阴，仍不过只听得一些风树萧萧之声，别无其他异响！诸明疑诧莫解以下，肩头略晃，人化一缕轻烟，扑向“风磨铜夺魂宝旗”所插古树，但手还不曾触及旗杆之际，蓦然收势，电疾旋身，目光朗扫周围，只见微风飒飒，树影摇摇，依然是一片沉沉静寂！

诸明一面依旧凝神防范“九毒书生”姬天缺，暗中对自己突下辣手，一面拔下头上一根挽发银簪，反手在“风磨铜夺魂宝旗”旗身之上，来回一擦！

这时密林以内，依旧毫无异状，诸明取回银簪看时，簪身并未发乌，足见“风磨铜夺魂宝旗”之上，也出于自己意料的根本无毒！

两桩猜测全告落空，诸明不禁惭惶交进，一式“黄龙掉尾”电疾般拔出那杆“风磨铜夺魂宝旗”，旗影展处，一片“呼呼”劲风，周围林木，纷纷枝摧叶落！

但旗影之中，却飘飘荡荡地，落下一张纸柬，诸明因对手已太奸刁诡恶，丝毫不敢懈怠，心神依旧注意四外，对那纸柬，只微微闪目一瞥，便已瞥见柬上仅有四个大字，写的是：“还君打狗！”

诸明也是聪明绝世之人，一看便体会出这区区四字，所具讽刺意味，却极其强烈！威震乾坤，独迈武林的“风磨铜夺魂旗”竟变成了“打狗棒”？再配上“还君”二字，委实挖苦到尖酸得不能再复尖酸，刻薄得不能再复刻薄！

但不管怎样尖酸，怎样刻薄，姬天缺追踪万里，还给自己这杆罕世宝旗，难道仅仅为了略示挖苦而已？诸明越想越弄不清对方葫芦之中，究竟卖的甚药？遂索性穿林而出，免得在这种周围俱是幢幢树影，草木皆兵的环境以内，容易遭受暗算！

他出林既未遭遇阻拦，一路也无丝毫意外，奔驰千里，直下甘凉，等到了陕西境内，这位“闪电神乞”诸明，方仰天长叹，衷心佩服对方高明沉稳到了极处，动机诡不可测！不仅使自己在这一路之间，疑神疑鬼，朝夕不安，并直到洞明姬天缺还旗真意以前，心中疑念，始终难释！

上官灵既已失散，“乾坤五绝”又复不知去向，故而诸明虽返中原，一时却想不起究应先奔何处。往燕山“悬剑谷”，则“北剑”蒲琨，未必会在？往“九幽地阙”，则自己人单力薄，去亦何益？

游移不定以下，因目前身在陕中，遂决意先行一览桥山之胜，瞻拜黄陵，然后再定行止！

桥山又名“子午山”，沮水穿山而过，故以“桥”名，诸明拜罢黄陵，略为登临眺览，胸中仍因姬天缺突然还旗之事，疑怀郁郁难开，遂向山民买了一只梭形小艇，并备了不少美酒佳肴，独自操舟，在月夜之间顺流穿山，欲藉寻幽探险，消愁解闷！

月朗波光，波摇月影，空山静夜，幽绝人间，诸明手执双桨，缓缓荡舟，到了一个两面均是摩空峭壁，排青千尺，水流则顺着山势的迂回转折所在，觉得景色太好，遂停舟傍壁不进，打开一坛美酒，举杯独酌，仰眺晴空，自言自语说道：“李青莲曾有句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今日居然有以过之，空中之月，水中之月，舟内之影，波内之影，加上这具臭皮囊，竟达‘五’数之多？可惜水月镜花，均属泡幻，而‘乾坤五绝’，却如今安在？”

诸明满怀抑郁，藉酒浇愁，语音沉痛悲凉，山水回声，“嗡嗡”成一片！

就在这种幽幽静静的环境之中，抑抑郁郁的情怀之下，诸明忽然听得“呱呱”两声异响，依稀隐约的，发自身后。

诸明擎杯回首，只见身后峭壁接水之处，有一尺许小洞，遂以为适才那“呱呱”异响，只是水洞蛙鸣，未怎在意。

但他举酒浇愁，连尽数杯以后，却听得那小洞之中，“呱呱”不息，绝非蛙鸣，竟似有人在内馋得自咽口水？

这等崖旁小洞，怎会藏人？诸明半信半疑地，目注洞口，发话问道：“山底水洞以内，难道别有洞天？……”

话音未了，洞中果然有人应声，但并非答话，只是一声悠长叹息，仿佛含有无穷悲愤之意？

诸明愕然问道：“洞内何人？”

水洞之中，传出一种苍凉悠长的语音答道：“断……肠……人！”

这语音难与水洞潺潺流水之声含混，极不易辨，但诸明听来，依旧略觉耳熟？

正自心头微起疑云，欲加探询之际，水洞以内，又传出那种含含混混的语音，缓缓说道：“你能不能在彼此问答以前，先向水洞之中，浇上十杯美酒，让我闻闻酒味？”

诸明这次因对方说话稍多，听得较清，忽然想起一位老友，不禁悚然一惊，眉梢双轩，嘴皮一动！但终于暂时忍耐，保持冷静，如言暗以内家功力，遥向洞中，连落十杯美酒！

十杯美酒，化成一线飞泉，凌空斜注水洞之中，但酒泉刚到洞口，洞中突然推出一股无形劲气，击得那股酒泉，变作无数寒星，洒落沮水以内！

洞中自称“断肠人”之人，既馋得索酒闻香，却在酒泉即将飞到之时，又复以无形劲气击散酒泉，拒其入洞，岂非出尔反尔的异常举措？

诸明见状，颇觉愕然，但那水洞之中，随即传出一阵伤心已极的嚎陶大哭！

诸明由愕转惊，因为先前所听语音，既颇含混，又有掩饰，如今这阵嚎陶大哭，却系发自内心，直率已极，使自己听出果然十中有九，定是心头所猜老友！

心头既已猜出对方身份，知道必然出了天大岔事，诸明遂暂定心神，光打量水洞，觉得范围太小，决非由此出入，定然另有其他洞口。

但壁高千尺，一峭干云，除了略生藤蔓松萝以外，哪里有其他洞穴？

就在诸明打量四外之时，水洞以内的嚎陶大哭声息，业已渐渐趋弱，诸明遂暂作不知对方身份，微凝真气，向水洞之中，传声问道：“‘断肠人’，你为何在索酒以后，又复拒酒？”

小洞中哭声一歇，依旧换了那种暗哑悲凉的口音，颤然答道：“酒……”

酒……这个‘酒’……字，害得我伤……心……断……肠诸明眉峰一蹙，截断对方话头，又复问道：“为何断肠？”

水洞中人语音益发悲凉凄切地，叹息道：“为老……友……分……尸……而……断……肠！……”

诸明听得心头怦然一震，急声问道：“何人分尸？”

水洞中长叹一声，接口答道：“‘北剑’分尸，‘东僧’遗恨！”

这八字听在“闪电神乞”诸明耳中，简直宛若骤闻晴空霹雳，震惊得有点心神皆悸！目光暴射水洞，沉声发话说道：“醉和尚，你再这样语无伦次地卖傻装疯，不好好出来见我，休怪诸明毁去你这藏身水洞！”

话完，霍然自舟中起立，足下子午站稳，双掌聚集神功，照满水洞洞口的波面之上，劲风生啸地，劈空击去！

诸明本具一身上乘武功，在“穷家帮”内，便与“独脚追风仁心神丐”方琦、“阴阳手”莫平，合称“三异丐”，后来巧得“幽冥十三经”中第“四、六、八、十”四篇经文，苦心潜修，功力更进，化身好“夺魂旗”，除了火候方面，尚自略逊以外，几已与“乾坤五绝”，互相伯仲，如今他因昔日在东海与醉头陀交好，朝夕过从，既听出藏身水洞，自称“断肠人”之人，就是“东僧”醉头陀，又惊闻“北剑”蒲琨的分尸噩耗，急怒交并以下，聚力发掌，威势自非小可，不仅疾风劲气，把水波冲激成大片浪涛，倒卷入洞，并将洞口崖石，也击得纷纷碎裂！

但掌风过后，洞内依旧寂寂，诸明愤然叫道：“醉和尚，你生平以‘醉’自遣，我真弄不懂怎样会在‘酒’字之上遗恨？曹孟德说得好，‘……慷当以慨，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你再若不出来时，我连这只酒坛，都摔进你那水洞以内！”

诸明心头疑急难释，越说越气！俯身抓起自己舟中那只酒坛，便照准水洞，奋力掷去！

酒坛刚刚出手，水洞之前，波浪忽翻，一条人影，水淋淋地窜起七八尺高，凌空接住酒坛，再复微一屈伸，便自纵落诸明所乘小舟以内，半语不发，只顾双手紧抱酒坛，口对口“咕咕咕”地一阵鲸饮！

诸明目光微瞥，看出来果然是自己好友，“乾坤五绝”中的“东僧”醉头陀，但形容业已憔悴不堪，哪里还有当年东海“长生矾”上那种超群脱俗的丰采？

人由水中跃起，则水洞的另一出口定然便在水底，醉头陀怎会找到这等所在，藏身遁世？

一面心中暗自诧异思索，一面任凭“东僧”醉头陀举坛狂饮，暂时不与答话，但说也奇怪，平素以酒名世，其量如海的醉头陀，刚刚把坛十来斤美酒喝完，便即长吁一声，颓然醉倒！

诸明见状，知道这位老友，定必遭遇极大痛苦，备受折磨，不禁目中含泪，惨然摇头，不愿醉头陀酒醒，再看见这座水洞，勾惹悲怀，遂悄悄荡舟，顺流而下！

舟行缓缓，夜色沉沉，诸明眼看醉头陀醉仆舟中的那等颓废神情，暗嗟难怪自己在西昆仑、阿尔金山两地，徒劳往返，原来“乾坤五绝”本身，已出了奇异的祸事！

直到长夜消逝，曙色迎人，醉头陀才倦眼微睁，酒气薰薰地，撑身坐起，举袖一揉两只血红醉眼，凝视诸明，一语不发！

诸明知道人若过份伤心，根本无法劝慰，倒不如让他把伤心之事，尽情倾吐，一泻抑郁！

遂面含微笑，语气平和地，慢慢说道：“醉和尚，不要伤心，你能不能把遭遇之事对我叙述一遍？”

醉头陀喃喃说道：“蒲琨老儿，死得太惨！”

诸明心中一震，但仍极力保持镇静，接口问道：“数月之前，我与上官灵小鬼，曾到河北燕山‘悬剑谷’，拜会蒲琨，他仍朗然健在！怎的……”

醉头陀不等诸明话完，便即高声叫道：“你怎的还不相信？我在诸葛穷酸所住的天台山弄月坪和雁荡大龙湫前，亲眼看见蒲琨老儿矮胖尸身，与他那颗大头，故而气愤得猛施‘罗汉劲’，击碎盛酒葫芦，谁知劲气罡风的余威所及，竟把蒲琨老儿的人头，扫得如同龙湫大瀑，飞坠入千丈深渊！”

诸明听醉头陀这等说法，不由心头愧咎万端，知道“北剑”蒲琨那身绝世剑术，何人能伤？极可能就是被自己同上官灵请出燕山，而致丧身在“九幽地阙新主人”的阴谋毒计之下！

醉头陀瞪着一双血丝满布的赤红醉眼，又复说道：“我既痛老友惨死，又无意中将他头颅弄失，自然悲痛万分，遂将他遗体送到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旁，一处‘双龙抱珠’的绝好佳城，入土埋葬……”

诸明听到此处，插口道：“蒲琨既遭意外，你设法查明害他之人，代报深仇就是，怎会把自己也弄得这般模样？难道……”

醉头陀眼一乜，垂头答道：“害他之人，留有暗记，根本不查可知，就是住在‘万姓公坟’以下，‘九幽地阙新主人’，与‘九毒书生’姬天缺！”

诸明心头一惨，暗嗟好好一位“乾坤五绝”之中的剑术名家，在燕山闭门啸傲清福无边，却跑到“万姓公坟”下的“九幽地阙”，把性命断送在那两名诡异无伦的恶贼之手，此事自己与上官灵确实要负担相当道义责任！

醉头陀牙关一咬，继续说道：“我埋完蒲琨老儿遗体之后，再立自天台赶奔‘万姓公坟’，欲寻‘九幽地阙新主人’，及‘九毒书生’姬天缺，一拼生死！谁知披星戴月，朝夕飞驰地，赶到‘万姓公坟’，却只见满目荒烟蔓草，白骨青磷，哪里找得到‘九幽地阙’所在？”

诸明深知“九幽地阙”幽秘难寻，除非地阙中有人有意开放门户延宾，否则委实空对高低上下的满目坟头，无门可入！遂眉梢略聚，怀疑问道：“醉和尚，你既找不到‘九幽地阙’，怎会藏身水洞？”

醉头陀脸上浮现一种愤愧交集神情，双眼之中，红丝满布，往下说道：“我因痛伤蒲琨老儿之死，而弄得他死无全尸，想报仇却寻不见仇人。本想找到‘北剑’之头，却寻遍了所有江湖，只好栖身水洞，以伴蒲琨了！”

第二十章 世间多少断肠人

诸明见“东僧”醉头陀为老友之死，而弄得自己这般模样，心中感佩万分。怕他见水则伤情，遂提议弃舟登陆，同赴中原，寻找钟离老人及“南笔”、“西道”。两位武林奇人遂舍去小舟，相偕登陆，觅地畅饮。

不提“东僧”与“闪电神乞”，用饱酒菜，共赴中原，及途中细叙前因等情，故事转到武夷山“断魂谷”内，刚与“断肠人”分手的小侠上官灵方面！

上官灵因深知环境险恶，一线生机，稍纵即逝，故而匆匆与“断肠人”分别，展足钟离老人所授的盖世轻功，“云飘电闪身法”向“断魂谷”另一出口，电疾飞驰！

这条“断魂谷”果然极长，虽然始终均是两旁峭壁插天，一径如线，但路径依旧颇为迂回曲折！

以上官灵那等功力，整整疾驰三日，方始筋疲力尽，千辛万苦，并运用了内家绝技“缩骨神功”，通过了黑暗幽深，逼仄狭隘的“黑风阴穴”！

出穴所在地是在武夷山另一座绝峰半腰的奇险之处，上官灵仰视天时，业将子正！

喘息犹自未定，背后“黑风穴”内，便即响起一种听来颇觉低沉，但隐含洪厉的奇异声息！

上官灵知道这种低沉洪厉的奇异声息，出穴以后，便化作“断魂谷”内，阴寒无比，威势罕俦，人力难拒的“黑风阴风”，不由暗惊“断肠人”一线生机稍纵即逝之语，果然丝毫不差，自己若非拼力施为，途中绝未停留，轻功身法又极高妙，此时岂不正好做了“黑风穴”中的孤魂屈鬼？

大难得脱，心头一宽，精神一懈，加上连日狂奔，上官灵遂感觉极度疲乏地，找了一块平坦青石，躺下呼呼大睡！

这一觉好不香甜！上官灵睡足醒来，双眼微睁，只见碧空万里，星月晶莹，不禁暗暗好笑，自己居然整整睡了一日一夜！

但睡兴方过，犹未坐起身形，鼻中便闻见一股香味，这味中不但有酒，并似还有薰鸡烤肉之类？

上官灵此时已然腹饥欲死，故而这种酒肉香味，对他的引诱之力，委实太大！

轻按青石，起身一看，只见石旁数尺，果然摆着半只薰鸡，半只鹿腿，以及一罐美酒！

上官灵不看见这些东西，还能暂时忍耐，这一看之下，立时腹中雷响，口吐涎流，哪里还顾得考虑酒食来源？飘身端起酒罐，便欲狂饮。

酒罐刚到口边，距离三丈来外的一片小林之内，有人用一种奇异口音说道：“饿极乏极之下，不宜狂饮，你先把那半只薰鸡吃掉！”

上官灵翻着两只大眼，向小林略为一瞥，也不理会发话者究属何人，便如言抓起那只薰鸡，塞向口中大嚼！

这半只薰鸡，大概是临时弄就，鸡既嫌老，佐料又无，但上官灵业已觉得生平从未吃过这等美味之物。

不过半只薰鸡吃到一半之时，上官灵脸上业已微现困惑神色，感觉身边所藏玉扇、钵盂、石砚、玉簪、葫芦、丝绦、墨珠等“断肠人”送给“乾坤五绝”、“闪电神乞”诸明，及自己的七件金天龙遗宝，似乎均已不翼而飞，

空空如也！

上官灵虽知失窃，但丝毫不动声色，又咬了一大块薰鸡，一面咀嚼，一面语音略为含混地，向林中问道：“谢谢你的薰鸡鹿腿，和一坛美酒，你姓名怎样称呼？可以告诉我么？”话完，因实在口渴难熬，遂端起酒罐，大大喝了一口！

林中人听上官灵问起自己姓名，遂应声答道：“我叫‘断肠人’！”

“断肠人”三字入耳，上官灵不禁大吃一惊，惊得竟把口中的一口美酒，及一大块鸡肉，一齐咽下喉头，几乎噎得半死。

赶紧再喝了两大口美酒，把那块卡在喉头尚未嚼烂的鸡肉，送入腹中，心神也略为一定，用一种怀疑口吻问道：“你也叫‘断肠人’？”

林中人语音凄凉地接口答道：“听你这等问法，可能我这‘断肠人’，还不是第一号么？”

上官灵“嗯”了一声说道：“三日以前，我在这‘断魂谷’内，便遇到一位‘断肠人’，故而你最多只能排到第二号！”

林内人闻言不禁微叹，并悲声吟道：“天下几何伤感事？世间多少断肠人！……”

吟声未了，上官灵一式“雁渡寒塘”，横飞四丈，双掌蓄足内家真力，目光笼住林内人语之处，半空中发话说道：“我不管什么‘伤感事’、‘断肠人’，你难道就凭这半只薰鸡，半条鹿腿，及一罐水酒，便想换取我的‘天龙七宝’？”

上官灵虽然发难得出人意外，但林内却静悄无声，密叶繁枝之间，也未见有丝毫晃动？

但等上官灵身形扑到，林内却哪里有人？只在一个大树上端端正正地放着自己所失的玉扇、钵盂、石砚，玉簪、葫芦、丝绦、墨珠等所谓的“天龙七宝”！

上官灵由于墨珠能御奇寒，帮助自己得脱“黑眚阴风”之厄的一事以上，猜度出这其余六物，件件均是罕世奇珍！对方业已得手之下，居然竟肯丝毫不取地全数璧还，而身形又遁脱得那等神奇迅疾，不可思议，不由呆立当地，有些莫名其妙？

这时那种奇异语音，又自林深之处响起，说的是：“你这几件东西，确实件件不凡！扇是‘温凉宝玉’所制；钵盂是宋代“丐仙”许宣遗物；石砚上有骆宾王辛弃疾题词；玉簪似玉非玉，颇像罕世难寻、功能吸毒的‘通天犀角’；葫芦及墨珠的来历妙处不知；丝绦则系‘天蚕丝’所织，任何宝刀宝剑难断！你是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叫‘天龙七宝’？”

上官灵闻言又是一惊，暗讶此人怎的如此渊博？除了葫芦、墨珠二者以外，竟将其余五件宝物来历，一一认出！

惊讶之余，应声答道：“这些都是明初海盗金天龙的遗物，所以叫做‘天龙七宝’！”

林中人“哦”了一声，又复问道：“金天龙横行海上，宝积如山，但所藏之处，极为秘密，世间极少人知，你却怎样弄到手内？”上官灵答道：“这就是我方才所说那位住在‘断魂谷’中的‘断肠人’所赠，但他只送给一颗墨珠，其余六件，却要我代他转送‘乾坤五绝’，及‘闪电神乞’！”

林中也似出意外地讶然问道：“这位‘断肠人’倒蛮有意思，他要你怎样送法？”

上官灵答道：“扇赠‘钟离’，砚赠‘南笔’，簪赠‘北剑’，葫芦赠‘东僧’，丝绦赠‘西道’，钵盂送给‘闪电神乞’！”林中人说道：“他倒分配得颇为妥当，可见得这位‘断肠人’，心肠虽伤，尚未全断！”

上官灵此时颇对林中这位自称“断肠人”之人，感觉兴趣，闻言遂接口问道：“你也是‘断肠人’，难道你的心肠，业已全断？”

林中人语音又变凄凉，长叹一声说道：“我心肠尚剩一丝未断，但倘若无人相助……”

上官灵一面把“天龙七宝”收好，一面笑声叫道：“你既需人相助，我又吃了你的酒肉，无以为报，能不能就让我帮你的忙呢？”

林中人叹息一声说道：“难……难……难……”

只说了三个“难”字，下面话尚未出口，上官灵便自叫道：“你有事尽管说出，不要怕难，越难才越有兴趣！”

林中人沉默片刻，缓缓说道：“倘若我说将出来，你却畏难不敢帮忙……”

上官灵剑眉双轩，朗声叫道：“我既已自动答应帮你的忙，便再不会畏难，除非你要我杀害无辜之人……”

林中人不等上官灵说完，便即接口叫道：“谁要你帮我杀人？只要你帮我去偷一件东西而已！”

上官灵听得林中人要自己帮他偷件东西，不由颇觉新奇有趣，应声答道：“我虽然从来没有偷过人家东西，但这种事料来不会太难……”

林中人接着叹息一声说道：“偷东西虽然不难，难的是这件东西的持有之人，太已厉害，难缠难斗……”

上官灵生平绝不服人，截断对方话头，傲然问道：“什么样的难缠难斗之人，我也会过斗过，你说的是谁？难道会比‘九毒书生’姬天缺，更为厉害？”

林中人狂笑一声说道：“姬天缺算得了什么？他不过是秋萤燹火，微弱之光！”

上官灵早就听出林中人语音沙哑，似在故意掩饰，便疑心或是自己熟识之人？如今这声狂笑，本色稍露，果然觉得有点耳熟，但仓促之间，却想不起究竟是哪位旧时相识？眉头略蹙，佯作未觉地又复问道：“姬天缺还不算难缠？难道你说之人竟是‘笑面阎婆’‘罗刹掌教’？”

林中人似乎警觉适才一声狂笑，业已微露本相，遂又恢复了那种沙哑口音，冷冷答道：“孟非烟虽然也可算是出类拔萃的武林魔头，但与我要想请你帮忙偷他东西之人相较，却最少还要差了半筹以上！”

上官灵越听越觉惑然，也越听越有兴趣，剑眉双挑，朗声问道：“比‘罗刹教’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还要难缠，并高出半筹以上之人，当世恐怕绝无仅有？你总不会指的是那位威震八荒，名满乾坤的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吧？”

林中人低低“哼”了一声说道：“你这回总算猜对，但要偷钟离老人身边之物，自然难于登天！你是不是依旧帮忙？还是知难而退？”

上官灵万想不到林中这位“断肠人”，居然是要自己帮忙偷取钟离老人的身边之物，不由沉吟难答！

林中人久久未听上官灵答话，遂叹息一声说道：“我早就知道白费唇舌，一说出对方是谁，你便会知难而退！”

上官灵眉头深蹙，无可奈何地发话说道：“我并不是畏难，更不会说话

不算，只是与钟离老人的关系太深，不好意思偷他的身边之物！”

林中人冷冷说道：“小娃儿貌相聪明，怎的这等笨法？若不找与钟离老人关系极深之人，怎样偷得到他的身边之物？”

上官灵被对方说得苦笑难答，但忽然想起林中这位“断肠人”既知自己与钟离老人关系极深，必如所料，是位旧识前辈！

林中人似乎已猜出上官灵心头所想，又复说道：“你不要胡乱猜测，我自然是你的旧识之人，不过在你未曾帮我把这件东西，偷到手内以前，决不会让你见面，及把姓名告诉你！”

上官灵觉得林内这位“断肠人”，口气渐渐越来越托大，气焰极高，不由嘖嘖问道：“你究竟要我去偷钟离老人身边的什么东西？”

林中人说道：“你尽管放心，我决不让你去偷对钟离老人有损之物，只是与他毫无利害关系的两张小小宣纸而已！”

上官灵听说林内人要自己偷的只是钟离老人身边与他毫无利害关系的两张小小宣纸，不由勾起兴趣，并猜出其中隐事重重，扬声叫道：“假如完全照你所说，我或许可以帮忙，但钟离老人远往岳阳洞庭，会晤‘万相先生’百里独，如今何在？却不大容易找呢！”

林中人“哼”了一声说道：“我既要你去偷他东西，自会帮你与他见面，你不必去找钟离老人，钟离老人已来找你，如今正在前面这座高峰峰腰，与‘罗刹教’掌教‘笑面阎婆’孟非烟，互相答话！”

上官灵听说钟离老人，居然来到武夷，而“笑面阎婆”孟三娘，亦复自罗浮回转，两人并均在前面峰腰答话，不由身形略晃，闪出林外，一面向前扑去，一面叫道：“好好好，我答应你尽力去偷，但必须确实如你所言，是与钟离老人毫无利害关系之物！”

林中人见上官灵说走就走，如此性急，遂高声叫道：“你且稍等一等再走！”

上官灵愕然收势却步，林中人继续问道：“你与我少时怎样相会？”

上官灵被问得大笑答道：“你这种人，诡秘飘忽，来去无踪，从现在开始，还不是一直暗中跟在我的背后？少时怎样相会，操之在你，似乎不必由我决定！”

林中人应声说道：“你这些话，讲得颇有道理，但我要你在下手去偷钟离老人身边那两张小小宣纸之前，先行立誓！”

要别人帮忙去偷东西，还要先行立誓，这种道理，委实太讲不通！但上官灵却越听越觉新鲜，反而含笑问道：“你要我怎样立誓？”

林中人缓缓说道：“我要你立誓不向钟离老人说出你我相遇之事，并在未曾把那两张小小宣纸，弄到手内，交我以前，不要向钟离老人打听这两张宣纸，究是何物？”

上官灵此时早已被林中人这种神秘气氛，深深吸引，点头起誓说道：“我若不如你所言，便令我死在明年元宵举行的‘第二次罗浮大会’以上！”

说到此处，语音略顿，目光一注林中，又复微笑说道：“如今你可以放心，不过这半只鹿腿，半只薰鸡，及一罐美酒的代价，似乎太贵了呢？”

一面含笑说话，一面肩头晃处，“野鹤孤飞”改化“黄莺度柳”，便已凌空飞出六七丈外，但耳边却仍依稀听得林中人那沙哑语音说道：“小娃儿莫发牢骚，我要你偷这两张宣纸的代价之高，才真正稀世难得，恐怕至少比你那‘天龙七宝’，高出百倍！”

上官灵虽然听得微愕，但心急与钟离老人见面，也就未曾深思，只顾向前面那座高峰峰腰疾驰而去！

到了高峰脚下，上官灵暗忖钟离老人既与“笑面阎婆”孟三娘相遇，他们二人全是当世武林之中的顶尖人物，倘若互相一较神功，岂非罕世奇观？遂尽量轻提气，蹑足潜踪地，往上攀援，想要不加惊动，偷偷一观究竟！

援上约莫二十来丈，便听得钟离老人以一种极其奇异，而又颇觉模糊的语音，哈哈笑道：“孟非烟，我们把一切软硬轻功，及真气内力，均留到第二次‘罗浮元宵大会’，再行较量，今天凑巧相逢，先作这样一场生面别开的赌命游戏，倒也委实有趣！”“赌命游戏”四字，更使上官灵感觉新奇，方自一面慢慢上爬，一面忖度之际，孟三娘也以那种奇异而又模糊的语音，冷笑答道：“钟离老鬼，何必故炫功力？难道你以为我不能开口答话！”

上官灵越听越怪，猜不出这两位盖代奇人的一场赌命游戏，究竟如何举行？怎的说起话来，都变得这等怪声怪气？

这时钟离老人又复怪笑说道：“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谈谈，倒也不错，我在你‘玄玄别府’之内，暗暗细搜一周，未曾发现上官小鬼踪迹，只知他确已到过‘玄玄壑’内，你……”

“笑面阎婆”孟三娘不等钟离老人话完，便即接口说道：“我刚自罗浮山‘万梅谷’转来，尚未进入‘玄玄别府’，便与你这老鬼遇上，怎知‘玄玄壑’内情事？不过照孟浮云对上官灵那等倾心相爱，我当年又曾经赐过这小鬼一面功能免死的‘阎婆血令金牌’看来，潘午等人，大概不至于将他杀害？就怕上官小鬼，恃强傲性，误走‘断魂谷’，则一条小命，定已虚无缥缈！”

上官灵越听这种语音越怪，并似就在右前方十几株参天古木丛中发出？遂一步一步地，静悄无声，向前掩去！

掩到古木丛中，藏入丰草，屏息静气地偷偷一看之下，上官灵不禁引手障唇，几乎失声发笑！

原来那位名满乾坤的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及威震黑白两道的“罗刹教”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两人，均以一根极细丝绳，悬吊咽喉，面面相背，双手下垂，直挺挺地，各自吊在一株古木的横枝之上！

上官灵这才明白，他们所谓的“赌命游戏”，就是同时上吊，要看谁先吊得忍受不住。怪不得语音变得有点奇异模糊，这种比赛功力之法，委实称得起是石破天惊，别开生面！

钟离老人苍颜鹤发，布袜芒鞋，吊在树上，倒还稍为受看，但那位黑衣覆体，长发齐腰的“罗刹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直挺挺挂在横枝之上的那神情，却太以令人望之生怖！

这时钟离老人，又已身形纹风不动地，发话问道：“‘断魂谷’是个什么所在？上官小鬼那身武功不弱，一条小命，未必“笑面阎婆”孟三娘，截断对方话头，冷“哼”一声答道：“这‘断魂谷’，中，除了我曾经入谷三日，安然退出以外，从来只听说有入谷之鬼，未听说有出谷之人……”

上官灵知道常人上吊自尽，只要双足悬空，便难自主，若无人及时相救，纵然悔恨，亦无法求生，只有等待绝气而已，如今这两位奇人，悬颈相对，并能随意谈笑，简直罕世难睹，奇趣横生，本待悄悄偷听，倒看他们谁先解索认败？但孟三娘所说这几句夸耀“断魂谷”厉害之语，却激发自己天生傲性，忍不住自丰草以内，一跃而出，高声叫道：“孟三娘你不要胡吹，我便

是通行‘断魂谷’后，才到此地！那谷中不过有几种‘铁线青王铲’、‘七星蜃’等奇毒恶物，及三日一次的‘黑眚阴风’，但依我看来，却好似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呢！”

“笑面阎婆”孟三娘起初不信上官灵能自“断魂谷”内，通行至此，但听了“铁线青王铲”、“七星蜃”，及三日一次的“黑眚阴风”等语，却不禁奇诧惊惭交迸，向钟离老人厉声说道：“钟离老鬼，我急于回转‘玄玄别府’，查问经过，今日便从此别过，来岁元宵，罗浮山‘万梅谷’内候教！”

话音方了，双手双足均未见有丝毫动作，全身居然仍是那般直挺挺地自动脱离吊索，向外平飘，并在空中连翻三个车轮，宛如一具活僵尸似地，便往深达数十丈的绝壑以内坠去！这种绝世轻功，不仅看得上官灵目瞪口呆，连钟离老人也自怪声叫道：“孟三娘，不怪你狂，这一手‘僵尸飞’，恐怕当世武林之中别无人擅！”

上官灵见钟离老人仿佛兴犹未尽地仍自吊在那古木横枝以上，不由失笑道：“钟离老前辈，孟三娘已走，你还吊在树上作甚，这种滋味，不见得会好受吧？”

钟离老人“哈哈”一笑，身形飘然落地，举手摸摸咽喉，摇头说道：“孟三娘所想的这个新鲜花样，总算没把我难住，明年元宵会上，我也得想个更新鲜的花样，与她斗斗才好！”话音略顿，目光一注孟三娘去路，及复微叹说道：“不过这位女魔头，也真是罕世奇才，不见得比‘万相先生’百里独弱过多少！”

上官灵听钟离老人提起“万相先生”百里独，遂接口问道：“钟离老前辈，你们与‘万相先生’百里独的岳阳洞庭之会，结果如何？‘南笔’诸葛及‘西道’天痴两位老前辈呢？”

钟离老人嘴皮微动，正待叙述，忽又摇头苦笑说道：“洞庭之会，少时再谈，你先把适才孟三娘形容得人间少有，世上难寻，阴风惨惨的‘断魂谷’中景况，及你如何通过情形，对我讲讲！”上官灵回忆谷中所经，也觉心有余悸，看了钟离老人一眼，缓缓说道：“这‘断魂谷’三字，确实名不虚传，我若不是巧得住在谷中的一位‘断肠人’之助，早就作了谷内数以百计的白骨中的一具白骨！”

钟离老人听得“断魂谷”内，居然还住有“断肠人”，不由越发感觉兴趣！遂自身边取出一只七寸来高的白磁小瓶，抛与上官灵道：“上官小鬼，你一脸疲惫之色，想系迭经奇阴，元气未复？且把这瓶溶入灵丹的‘益元玉露’饮下，再对我细谈经过。”

上官灵接过磁瓶，方拔瓶塞，便觉清香挹人！遂将瓶中灵药，一饮而尽，并微凝真气，导使流转周身，果然片刻过后，精神顿复，百骸皆舒，双臂一振，骨节格格作响地，向钟离老人笑道：“钟离老前辈，你听完这桩经过之后，且帮我猜上一猜，那位住在‘断魂谷’中，宁以白骨为粮，埋名隐姓的‘断肠人’，到底是哪一个？”

钟离老人此行除了心悬上官灵独闯“玄玄壑”，赶来接应以外，并亟欲寻找“东僧”醉头陀，及“北剑”蒲琨下落！如今听得上官灵说是“断魂谷”内，住有一位埋名隐姓的“断肠人”不由心中一动，静听他叙述在“玄玄壑”内受伤，被胡飘云送到“断魂谷”口的经过。

上官灵说到独行黑洞，那些凶毒绝伦的“铁线青王铲”、“七星蜃”等，均莫名其妙地反似畏怯自己，不加袭击之际，钟离老人微笑插口说道：“这

种原因，我倒知道，当年九华幽谷之中的那只‘三目蟾蜍’，号称‘百毒之王’，你既吃了它的丹元所化竖目，从此一般蛇虫，均将对你远避数尺！”

上官灵这才恍然大悟，遂及将以后情事，继续叙述。

钟离老人听到“断肠人”出现，并劝上官灵以白骨为粮，不由暗叹宇宙之大，委实无奇不有，百年短暂人生，哪里能见识得尽？感叹之余，又向上官灵随口问道：“你对那位‘断肠人’，可曾从各方面细心推测？会不会是‘东僧’、‘北剑’的其中之一？”

上官灵摇头答道：“不会是‘东僧’醉大师，及‘北剑’蒲老前辈！因为这位‘断肠人’，曾以明初海盗金天龙藏宝之中的宝物七件，托我分送‘乾坤五绝’，及‘闪电神乞’诸明，故而我颇怀疑他是昔年在武夷绝顶，与‘罗刹教’副掌教‘玉箫郎君’潘午恶斗，坠身绝壑，生死未明的‘九幽地阙旧主人’、‘幽冥神君’阎元景！只是他始终否认，不肯相承而已！”

说完，便自身旁取出“天宝七宝”，把那柄色泽微黄的古朴玉扇，递与钟离老人，含笑说道：“钟离老前辈，这柄扇儿，便是那位‘断肠人’，托我送你之物！”

钟离老人接过玉扇，反复一观，讶然说道：“金天龙真会搜集，那位‘断肠人’也真大方！这柄玉扇的来头不小，有点像是汉代遗宝，‘和闾温凉玉扇’？”上官灵听钟离老人居然与林中所遇的那第二位“断肠人”一样，看出扇是“温凉宝玉”所制，不由暗佩这些前辈高人，果然见识高超，遂微笑说道：“既是汉代遗物，就更为凑巧，老前辈持在手内，委实真像是八仙渡海之中的‘汉钟离’呢！”钟离老人再看其他几件宝物，知道件件俱是稀世奇珍，不由长叹一声说道：“那‘断肠人’一番盛情，确实可感，但这‘天龙七宝’之中，玉簪、葫芦，及石砚三物，却叫你怎样寻人交付？”上官灵听得讶然问道：“玉簪、葫芦等二物，还可说是因为‘东僧’、‘北剑’两位老前辈暂时踪迹难寻，不便交付！但是这方上有骆宾王辛弃疾题词的石砚，是‘断肠人’指名赠送‘南笔’诸葛老前辈……”

钟离老人因“乾坤五绝”之中，“东僧”、“北剑”的生死踪迹，业已扑朔迷离，不忍心再向上官灵说出“南笔”诸葛逸在洞庭与“万相先生”百里独一会以后投湖自尽之事，遂微叹一声，接口说道：“你诸葛老前辈在洞庭一会之后，看透世事，淡尽名心，业已觅地隐迹，自葆真如！以宇宙之大，江湖之广，知道他究竟藏身何处名山大川？岂非无法把这方石砚交付？”

上官灵聪明绝顶，一听便知“南笔”诸葛逸决不会在“第二次罗浮元宵大会”之前，无端看透世情，突然归隐，定是岳阳洞庭一会，又在“万相先生”百里独的阴谋以下，受了什么意外挫折，才使这位高傲绝伦的一代奇人，冷尽雄心，消沉遁世！但钟离老人既然不愿明言，自己又怎能直言无忌地追问到底？只得低低“啊”了一声，满面凄迷怅惘神色！

钟离老人缅怀老友，不由也是一阵心酸，但他毕竟胸襟豁达，只抬头仰望天际一条孤飞白云，出声长吁，暂驱悲郁，向上官灵缓缓说道：“你诸葛老前辈，因你酷似他幼年情性，特别垂青！故在临去之前，托我赠你一册小书，书上所载，便是他震慑武林，成名‘南笔’，三般绝学‘坎离真气’、‘坎离指’及‘生花七笔’精微奥秘！”

这三般冠冕武林的罕世绝学，上官灵平素委实梦寐以求，一日获传，自应喜出望外！但奇怪的是他听完钟离老人话后，脸上居然毫无忻幸之色，神情反而异常沉重地，双眉微蹙说道：“诸葛老前辈对我恩师及我，嘉惠已多，

我等‘第二次罗浮元宵大会’了结以后，纵然踏破海角，走遍天涯，也要寻他拜谢，并呈献一桩礼物，略表心意！”

钟离老人眼光，方往那方古石砚上一瞥，上官灵又复说道：“这方石砚，只是‘断肠人’送给诸葛老前辈之物，我自己立誓再加献一颗‘万相先生’百里独的项上人头！”

钟离老人听上官灵如此说法，知道这娃儿聪明伶俐，已由自己口中，约莫猜出一些洞庭之事，遂点头正色说道：“以你目前这点功力，想取‘万相先生’百里独的项上人头，简直宛如蚍蜉撼树，不下莫大苦功，绝难如愿！这册小书拿去，好好精研，倘有什么不能领会之处，我随时加以指点！”

说完，便自怀中取出一本绢质小书递过。

上官灵正待接取，钟离老人忽然又似想起甚事？自书中取回夹在其内、两张微有字迹的白色宣纸！

上官灵心头一动，知道这两张宣纸，便下林中所遇第二位“断肠人”，要自己所偷之物，故而接过那本上载平日梦寐难求三般武林绝学的绢质小书，并未翻阅，目光反而注定宣纸，以一种疑惑神情问道：“钟离老前辈，这两张宣纸的纸上所书，难道也是什么绝世武功的精微奥秘？”

钟离老人摇头苦笑，把那两张宣纸，向上官灵略一展示，便自揣回怀内，微叹说道：“这纸上所书，哪里是什么绝世武功的精微奥秘，只不过两人对局的五十着围棋棋谱而已！”

上官灵目光瞥处，因钟离老人仅仅略一展示，便即收藏，只瞥见两张纸上字迹的第一句，均是完全一样的“十十天元”四字，已自惑然不解，又听钟离老人说明纸上所书，是两人对局的五十着围棋棋谱，不由暗骂林中所遇那第二位“断肠人”，简直乱开自己玩笑，指使自己设法偷取这两张闲情逸致的棋谱则甚？

故而听完以后，剑眉微挑，立即起身向钟离老人说道：“老前辈，你且此地，等我片刻，我还有一件东西，忘记在‘断魂谷黑风穴’的出口之处，必须前去取回！”

钟离老人目光一转，微笑点头，上官灵身形闪处，宛如电掣云飘，又复向自己来路，疾驰而去！

到了遇见第二位“断肠人”的那片小树林的林口，上官灵便即凝气传声，向林内愤然叫道：“断肠人……断肠人……”

那位语音沙哑的“断肠人”，果然仍在林内未去，应声答道：“小娃儿你怎的这快就复回转，难道已经把那两张宣纸，偷到了手中了么？”

上官灵愤然答道：“我以为这两张宣纸，极其重要，真个有关你的伤心往事，断肠隐痛？谁知道你竟故意寻我开心，叫我去偷两张闲情逸致的围棋棋谱！”

林中那位“断肠人”，闻言似乎大吃一惊？急声问道：“你怎会知道那是两张围棋棋谱？”

上官灵恨恨答道：“钟离老人曾经微微展开，被我看见第一句便‘十十天元’……”

林内人仿佛连语音也顾不得再加掩饰，更为迫切地接口问道：“一张写的‘十十天元’，另一张呢？你可曾……”

上官灵哪知利害，也不等对方话完，便即答道：“我真弄不懂你们捣的甚鬼？两张宣纸以上的第一句话，全部写的是‘十十天元’四字……”

言犹未了，林内一声悲呼，跟着便是劲风飒然，锐啸破空，一条人影，自林深之中，穿林而出！

上官灵正弄得如坠五里雾中，糊里糊涂的莫明其妙之际，人影一现，不由更觉愕然？原来穿林而出之人却是适才与自己在前峰谈话的“逍遥老人”钟离哲！

大惑不解之下，失声叫道：“老……前……辈……”

钟离老人此时脸上那种暗暗的沉郁神情，业已尽解，高兴得哈哈笑道：“上官小鬼，你且进林去，看看你要踏遍天涯海角相寻的‘南笔’诸葛前辈！”

上官灵越听越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如言纵身入林，闪目看时果然看见那位名满乾坤的“南笔”诸葛逸，昏卧林间地下，儒衫肋际，嵌着一片竹叶，是被人用什么极其神奇的“借物传力隔空打穴”手法所制？

原来诸葛逸当日在洞庭洞上，因见“书画琴棋诗酒花”七阵之中，最后一阵的“花”字比赛，“万相先生”百里独居然也能与自己一样的做到“散花聚花，凝劲嵌壁”地步，认为除了“酒”字一阵，自己落败以外其他阵阵成和，自己代表“乾坤五绝”出战，结果竟将五绝威名，一齐断送，何颜再复偷生，遂将那册遗赠上官灵的绢质小书，抛与钟离老人，悲啸一声，蓦然施展绝世轻功，飞纵出六七丈远，投入洞庭湖的浩渺烟波以内！

他在“酒”字一阵以上之所以致败之由，就是脑中想起与“万相先生”百里独那局别开生面的“预测落子，闭目弈棋”，自己第一着棋便是出人意料的“十十天元”。此点一占，其次更是着着奇兵，极可能占得胜面？人在得意之下，往往失神，遂未曾注意到百里独暗以真火炼酒，以致疏虞铸恨！

当时羞愤交集，热血沸腾地，纵起空中，委实怀着殉名必死之念！但人一入水，头脑便告清醒，忽然想起倘若这局围棋，自己真能因出人意表的那着“十十天元”，占得胜面？岂不仍可与“万相先生”百里独，秋色平分，“乾坤五绝”的盛名，依旧毫无所损！

诸葛逸雄心盖世，旷代霸才，既然想出这一线生机，自即不肯如此平白死去！但当着钟离老人、天痴道长，及“万相先生”百里独，跃入水中，再厚脸皮，也不好意思立即出水，幸而素识水性，遂静静潜伏水内，等钟离老人、天痴道长所乘画舫，离开这段水面以后，才露头换气，游登岸上，但取出身边“万相先生”百里独所书的那五十着棋谱，一看之下，不由眉头深蹙，原来那张宣纸，业已被水泡坏，字迹模糊，无法辨认！

这样一来，诸葛逸要想研究这局围棋，自己是否占得胜面？便非设法把钟离老人身边所藏另两张棋谱，偷到手内不可！

但自己除非有绝对把握胜得这局围棋，否则根本无颜出面与钟离老人、天痴道长等老友，作劫后重生之会，故而只得悄悄尾随钟离老人，自洞庭直赴武夷，等待机缘，再作打算！

偏偏事有凑巧，钟离老人独行千里，心中虽对老友“南笔”极端怀念，但洞庭湖中的那段经过，却始终保密，未向人言，遂使暗中尾随的诸葛逸，无法得知与“万相先生”百里独“书画琴棋诗酒花”七字较功的最后一阵，“散花聚花，凝劲嵌壁”，竟是自己得胜！

直等到了武夷，钟离老人潜入“玄玄壑”内，诸葛逸才知他远来之故，是意图接应上官灵，遂乘着钟离老人与“笑面阎婆”孟三娘相逢，两人生面别开地比赛上吊之时，也自搜索武夷，却无巧不巧地看见上官灵酣睡在“黑风穴”外岩石以上！

钟离老人把洞庭经过，向上官灵讲完，上官灵目光又往昏卧地上的“南笔”诸葛逸一瞥，诧然问道：“老前辈，你是否早就知道诸葛老前辈暗地相随？不然怎会尾随我来此，把他点倒？”

钟离老人摇头笑道：“我若早知他在后相随，只要把第七阵‘散花聚花，凝劲嵌壁’，是‘万相先生，百里独落败’之事，故意觅机说出，岂不便可使你诸葛老前辈死志全混！雄心复振！”

上官灵闻言方自一愕，钟离老人又复说道/我识破机关之由。是你与我相遇以后，因为你平素好胜心高，嗜武如命，居然在获得诸葛穷酸送你那册上载‘坎离真气’、‘坎离指’、‘生花七笔’三项绝世神功的秘这之时，未加翻阅，反对那两张棋谱，特别注意，脸上也现出一种奇异神色……”

上官灵听得不由失笑点头，钟离老人继续说道：“我见你这种神色，便知有异，细一推断，认为普天之下，除了‘南笔’诸葛逸，与‘万相先生’百里独二人以外，决无人会对这两张棋谱关心，而他们二人之内，诸葛穷酸如尚未死，自比目里独关心尤切！推断至此，觉得这位被认为绝无还魂之望的老友，居然尚有一线生机？而你又在看了那两张棋谱以后，藉词抽身，遂越发认定其中有变，暗暗尾随，终于在诸葛穷酸听说五十着围棋内，第一着便彼此落点相同，全是‘十十天元’，这两张棋谱，已告不能成立，悲愤难忍，举掌自尽的刹那之际，利肝卡竹叶，隔空凝气，点了他的晕穴广钟离老人说到此处，突然转对昏睡地上的“南笔”诸葛逸，哈哈笑道：“诸葛老友，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你大概均已听明，‘乾坤五绝’名头，丝毫无损，从今后莫再悲愤，大家好好协力同心，共御强敌……”

上官灵听得好生诧异，正在暗想钟离老人怎不替诸葛逸解开晕穴，只是自言自语地发话之际，钟离老人又复哈哈笑道：“诸葛穷酸，你不要装得大像，怎的还不起来？我这一片隔空打穴的小小竹叶，真个制得住你这内功已达炉火纯青，三花聚顶，五气朝元，周身穴道虚实，均可控制自如，名满乾坤的‘南笔’诸葛逸么？”

话音了后，那位躺在地上的“南笔”诸葛逸，果然出声长叹，一跃而起！

钟离老人慰然笑道：“诸葛穷酸，洞庭湖水的滋味，究竟如何？痴道士在得知你最后‘散花聚花，凝劲嵌壁’的那场‘花’字比赛，胜过‘万相先生’百里独时，即以真气传声相告，你是否未曾听得？”

诸葛逸这时脸上神色，仍自一片悲凄，缓缓摇头答道：“真气传声，送音虽可及远，穿波却未必能深？那时我恰在洞庭湖心的十丈湖波以下，虽然嗡嗡郁郁，似有所闻？但哪里听得清痴道士说的是什么言语？……”

语音略顿，换了一副怀疑神情，向钟离老人问道：“钟离老鬼，你方才对上官灵叙述，其实暗中是说给我听的那些情节，可有虚伪？‘万相先生’百里独除了心机卓绝，诡谲无俦以外，一身武功，也决不会比较我们，有所多让！他怎会用力稍过，凝劲不匀，把那朵‘蟹爪黄菊’的一二花瓣，弄得瓣尖微折？”

钟离老人哈哈笑道：“诸葛穷酸，慢说当时你因‘酒’字失利，悬忧太过，神思不清，就连身为评人的天痴道士，也未能立即看出！以百里独功力而论，诚然不至如此，但千算万算，不如苍天一算，任凭他用尽心机，占尽便宜，报应却立即临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诸葛逸闻言，依旧茫然不解。钟离老人遂将百里独因前一阵提聚丹田真火炼酒，微有醉意，以致后一阵调气难匀，用力稍过之故，细加分析推断，

话完并向诸葛逸微笑问道：“诸葛穷酸，我们今日索性把心头所疑，弄它个明白！我也有话问你，你在与百里独比赛‘酒’字一阵之时，心中究竟想的是何事？以致对他提聚丹田真火炼酒之举，疏神失察！”

诸葛逸听完钟离老人那段分析推断，心中已自安宁，立时恢复了他那宛如霁月光风般高华冲朗的潇洒风神，摇头微笑答道：“世间事往往都有先机预兆，一语成谶！记得我与痴道士在君山酒楼联吟，曾有‘棋局人生多劫数，酒杯岁月有闲愁’之句，谁知‘棋’‘酒’二字，便几乎断送了我的一世名头？百里独的以酒胜，以酒败，固然眼前报应，奇巧无伦！但我何尝不是因为想起一着妙棋，疏神铸恨，而又因觉得只要这着妙棋得手，仍可扳和，才于自沉洞庭湖水之后，复行悄悄偷生浮起！”

诸葛逸说到此处，突然一阵震天狂笑，笑声中情绪纷杂，有喜有愁，有悲有傲，远峰近壑，回响嗡嗡，笑完继续说道：“我所想的妙棋，便是谱上第一着‘十十天无’，谁知百里独这个老鬼，居然又复与我不约而同，针锋相对！在这种‘盲目弈棋，预测落子’的情况之下，彼此第一着便落点相同，自使其后的四十九着，无法争胜，均告作废！”

钟离老人微笑说道：“这件事固然奇巧无伦，但也怪你们双方，及我与天痴道士，当时全有疏忽！因为五十着之内，只要有任何一着，落点相同，便告满盘均废，故而‘盲目弈棋’虽可举行，‘预测落子’，却根本不能成立！”

诸葛逸微一寻思，也觉失笑，上官灵遂把“断魂谷”内“断肠人”特嘱自己转赠“南笔”那方上有骆宾王辛弃疾题词的石砚，恭敬递过，并拜谢赐书传授“坎离真气”、“坎离指”及“生花七笔”等三般武林绝技之德！

诸葛逸接过石砚，向上官灵凝视有顷，微笑说道：“把这册小书，转赠给你！但书上所载‘坎离真气’、‘坎离指’，系内家极高神功，你此时火候不够，尚不必急于锻炼，万一有所谬误，反易弄巧成拙！至于‘生花七笔’，文武双修，融唐铸宋，以你姿质悟性，倒可朝夕精研，一旦遇上强敌，颇足出奇制胜！”

上官灵渴慕“南笔”诸葛逸这三种绝世神功已久，尤其对“生花七笔”，向往更深，闻言不由心花怒放地，恭身领命，唯唯受教！

诸葛逸微微摩抚手中石砚，颇为心爱地揣向腰间，并对钟离老人含笑说道：“上官小鬼所说住在‘断魂谷’的那位‘断肠人’，盛意殷勤地，送了我们不少东西，我们应不应该去探探他到底是不是‘幽冥神君’阎元景，及有无需助之处？”

钟离老人摇头笑道：“此人既然甘以白骨为粮，忍受阴风袭体，而住在这条凄凉恐怖的‘断魂谷’中，苦练‘阴风煞气’，及‘白骨玄功’欲报深仇，足见心志坚绝！是阎元景也好，不是阎元景也好，我们似乎不必扰他？而应竭尽全力，搜寻那两位突在人间失踪的老友，‘东僧北剑’！”

诸葛逸闻言点头笑道“不去扰他也好，但醉和尚与蒲琨老儿，可能也和我一样？在‘万相先生’百里独手下，糊里糊涂，冤里冤枉地受了挫折，因而遁世逃名，恐怕难得找呢！”

钟离老人眉头方自微蹙，上官灵却接口笑道：“两位老前辈，我在‘断魂谷’内，及‘断魂谷’外，竟接连遇见了两位‘断肠人’，大概这武夷山中，断肠之人特多？我们何不再把此山细游一遍，也许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会再遇上几位‘断肠人’，其中或有‘东僧’醉大师与‘北剑’蒲老前辈？”

钟离老人点头说道：“细游武夷，原无不可，但在‘第二次罗浮大会’之前，我们似乎不必与‘笑面阎婆’孟三娘的‘罗刹教’中人物，有所冲突！”

诸葛逸等钟离老人说完，含笑说道：“‘罗刹教’中人物，除了‘笑面阎婆’孟三娘、‘玉箫郎君’潘午师姊弟外，余人哪里值得我们出手？倒是我先前瞥见你与孟三娘那种生面别开的悬索赌命，双方对耗时间极长，可见这位婆娘，委实不愧名惊四海，一身功力超群脱俗的扎手难斗！”

钟离老人“哈哈”一笑，尚未答言，上官灵却忽然想起一事，忘了禀告，遂插口说道：“两位老前辈，你们要找‘北剑’蒲琨蒲老前辈，也许天涯海角，难得相寻？但蒲老前辈的独子蒲铿，却就在那‘玄玄壑’下，‘罗刹教’的‘玄玄别府’以内！”

这几句话，果然使得钟离老人、诸葛逸等“乾坤双绝”，大吃一惊，双双目注上官灵，似叫他详细叙述。

上官灵暗忖恰巧“乾坤五绝”中，两位胸罗万象，最最高明的“逍遥老人”钟离哲，及“南笔”诸葛逸，均在武夷，大可藉机把蕴积胸中已久的无数疑团，一一求解？遂故意缓述详情，摇头叹道：“我那位蒲铿师兄，不但人在‘玄玄别府’以内，并且与孟三娘大弟子董飞云配成夫妇，连姓名全改了昵！”

钟离老人为了接应上官灵，曾潜入“玄玄别府”，闻言讶然说道：“我在‘玄玄别府’以内，果然曾见一双男女，对坐调情，男的背影，并还颇熟，但因急于找你，遂未细察！此人若是蒲铿？却未免太以丧心病狂，下流可恨！”

上官灵摇头说道：“我认为此事决非蒲师兄甘心情愿，可能他在不慎之下，误饮了一碗‘孟婆汤’，因而改名‘艾云飞’，迷失本性！”

诸葛逸诧然问道：“‘孟婆汤’？”

上官灵这才把“玄玄别府”以内，那些不可思议之事，以及自己在“罗刹神幡”前，毁去“先秦古盏”，泼去“孟婆汤”，与“罗刹门”下，翻脸交手等情，并告知钟离老人及诸葛逸，孟浮云、艾云飞两人的忘记本来，极为类似！

钟离老人沉吟片刻，缓缓说道：“这种现象，不仅怪异无伦，并颇难推测！最好能面见艾云飞、孟浮云……”

上官灵不等钟离老人说完，便即接口说道：“老前辈要见他们还不容易？我们重入‘玄玄别府’再探‘玄玄壑’……”

钟离老人摇手说道：“‘笑面阎婆’孟三娘已与我定约明年元宵，再在罗浮山‘万梅谷’一会，则此时搅闹她‘玄玄别府’，岂不食言贻讥？”

上官灵“哦”了一声，恍然说道：“原来老前辈是要我设法把孟浮云，及艾云飞，诱出‘玄玄壑’，由你暗中细察因由，看看可不可能力他们恢复本来，明心见性！”

钟离老人微笑未答，上官灵遂低首沉吟，但想了好大一会，也想不出怎样才能把人在“玄玄壑”底的孟浮云及艾云飞，诱出之法。

诸葛逸见上官灵无法可想，遂向钟离老人笑道：“你与孟三娘订约，我却未曾与她见面，不如由我去往‘玄玄壑’上，假意叫阵，你们则隐身暗中，见机行事！”

钟离老人微笑点头，但忽似想起甚事？向诸葛逸说道：“诸葛穷酸，‘乾坤五绝’之中，若论博古通今，仍得推你第一！你可看出那‘断魂谷’内‘断肠人’，命上官小鬼转送我们的‘天龙诸宝’，件件均非凡物么？”

诸葛逸眉头略蹙，应声答道：“那七件东西之中，虽然多半均被我看出来历，但仍有两件，不知妙用何在？”

说到此处，转对上官灵说道：“上官小鬼，你把那粒墨珠及那只葫芦，取出来给这胸罗万有的老头儿看看！”

上官灵听这“乾坤双绝”互相推崇，钟离老人夸赞诸葛逸博古通今，诸葛逸则夸赞钟离老人胸罗万有！不由暗暗好笑，遂自身边取出“断肠人”送给“东僧”醉头陀的那只葫芦，及自己想转送孟浮云的那粒墨珠，一齐递过。

钟离老人把葫芦、墨珠，微一摩抚，也自蹙眉寻思，沉吟未语。

上官灵见状说道：“两位老前辈，葫芦有什么用处？我虽不知，但这粒墨珠，却能御寒，若不是有它放在怀中，‘断魂谷’内的那阵‘黑眚阴风’早就把我冻死了呢！”

钟离老人听得珠能御寒，不由目中神光一闪，把那粒墨珠，再复略为掂量，偏头向诸葛逸笑道：“诸葛穷酸，据我看来，这粒珠儿，决不应该会是黑色！”

诸葛逸眉头微轩，含笑说道：“你是不是由上官小鬼功能御寒一语之上，触动灵机，猜想这是武林中曾有传说，但从未有人见过，辟寒御热，解毒疗伤，无所不能的‘如意天蜈珠’么？”

钟离老人点头笑道：“我心中所想，委实瞒不过你这穷酸，但‘如意天蜈珠’光作火赤，怎会变成这等黑墨颜色？”

边说边指上暗施功劲，微捻墨珠外皮，但却发觉珠坚似铁，毫无异状！

诸葛逸微笑说道：“不管这粒珠儿，是不是‘如意天蜈珠’，我倒因而想起另一件故事，似乎与这只葫芦？略有关系！”

诸葛逸微一寻思说道：“当年‘玉鼎真人’在崆峒幽壑，以玄门绝学，苦斗‘天蜈’，结果虽然杀蜈除害，并得了两粒宝珠，但左半身因此亦中剧毒，瘫痪难动！直等他衣钵传人清宁子，觅来旷世圣药‘独叶仙芝’，服食芝宝以后，方告全愈，并把那根极其难得的芝叶，种植在一只异种葫芦之内，以灵药和泥封口，密不通风，希冀过了百年，再复结实！”

“南笔”话音至此略顿，钟离老人指着葫芦对上官灵说道：“这只葫芦，确系用泥封口，足见诸葛穷酸推测之语，不为无因。但恐泄露其中灵气，无法剖视，只有等待百年期满，再作研判的了！”

上官灵接口问道：“钟离老前辈，自那‘玉鼎真人’种植芝叶，到现在有多久了？”

钟离老人摇头笑：“这件事也只是一种江湖传说，确否根本无法考证！那位‘玉鼎真人’究竟何时始在葫芦之中种植芝叶，更所难知，不过依照传言含糊糊地推算起来，如今似乎恰在百年左右而已。”

上官灵也知这种机缘，极为虚无飘渺，但因自己生平奇遇甚多，遂兴匆匆藏好葫芦、墨珠，准备遵照“断肠人”所嘱，及自己心中原意，将来呈献“东僧”醉头陀，并转送孟浮云，说明究竟，由他们去试验考证是否钟离老人与诸葛逸所推断的“如意天蜈珠”？及葫芦中是否种有芝叶？是否业已结实？

诸葛逸见上官灵收好葫芦、墨珠，遂向钟离老人笑道：“事不宜迟，我们且再向‘玄玄壑’口走走！”

三人身形展动，宛如流水行云，未消多时，便又援登武夷绝顶“三仰峰”头，到了那雾郁云翳的“玄玄壑”上！钟离老人及上官灵，相好地势，藏起

身形，诸葛逸则卓立壑口，低头对那沉沉雾影之中，凝气长啸！

啸声收歇以后不久，壑下雾影之内，也传出一丝颇具功力的凝气语音说道：“三仰峰头的发啸之人，是武林中哪派朋友？”

上官灵到耳便即听出，这是“罗刹教”副掌教“玉箫郎君”潘午语音，正悄悄告知钟离老人，便听得诸葛逸高声吟道：“名排西道东僧后，家在天台雁荡间！”

“五箫郎君”潘午闻言，语音诧然说道：“原来‘乾坤五绝’中的‘南笔’诸葛先生，驾临武夷，待潘午……”

话犹未了，又传出种清朗的女子口音叫道：“‘南笔’诸葛，威震天下，名满乾坤，是我景仰已久之人，潘师弟且留在壑中，主持‘玄玄别府’事务，由我亲到‘三仰峰’头，一瞻‘南笔’风采！”

诸葛逸知道“笑面阎婆”孟三娘即将亲自上壑相会，遂低声笑向钟离老人等藏身之处说道：“老头儿，倘若孟浮云或艾云飞随同‘笑面阎婆’孟三娘上壑，你却须设法诱她与上官灵单独一会！”

钟离老人低声相应，并随手在身旁树间，摘了一张树叶，用指甲在上略写数字。

上官灵闪目偷看，未曾看清，却已听得“笑面阎婆”孟三娘的语音，又在“玄玄壑”中传出说道：“孟非烟率小徒孟浮云，恭迎名满乾坤的‘南笔’大驾！”

上官灵见孟三娘果把心上人孟浮云带来，不由心中微跳！暗想自己在“罗刹神幡”之前，给她刺激太深，她已声明以后再见面时，便成不世之仇敌，甚至胡飘云并在“断魂谷”口，指点自己应付孟浮云之法。难道她果能如此绝情？言行一致？

念犹未了，两位容光绝代的美貌佳人，已双双在雾影之中，宛如凌虚踱步般，冉冉而上！

右边一个，便是上官灵心上人孟浮云，左边一个，长发垂腰，风神绝世，看去顶多二十七八芳龄，谁知是号称武林第一魔头的“笑面阎婆”、“罗刹掌教”！

诸葛逸见“笑面阎婆”孟三娘，与孟浮云，似在“玄玄壑”蒸腾云雾之中，凭虚而立？先颇暗暗惊奇，但立即猜出雾内定有石梁，不过这师徒二人，一般美艳绝伦的绝世风姿，却委实太以难得！

孟三娘一见卓立三仰峰头，儒衫迎风飘拂，器宇高华、轩拔无比的“南笔”诸葛逸后，便在雾影之中，微一衿衽为体，曼声发话说道：“乾坤佳客，武林高人，宠降我南荒幽壑，孟非烟迎接来迟，尚请诸葛大侠，恕我师徒不恭之罪！”

话音方了，真气忽提，竟携带着孟浮云自那疑真疑幻的雾影之中，宛如绝世飞仙，美妙无待地，平升四五丈高，飘坠在三仰峰头，“南笔”诸葛逸的身前七尺以外！

诸葛逸见状不由一惊，他惊的不是孟三娘所炫露的这手“凌空虚渡”绝顶轻功，而是对方似乎对自己称呼礼貌，既特殊恭敬，而又不含丝毫敌意！

人家既如此客气？自己也不便过分狂傲凌人，遂还施一辑，微笑说道：“诸葛逸冒昧相扰，怎敢当孟掌教及令高徒远迎壑上，这厢先自谢过！”

孟三娘嫣然一笑，百媚丛生地，目注诸葛逸说道：“诸葛大侠，不在天台雁荡之间，啸傲烟霞，突然不辞千里，远来武夷，必有要事！彼此俱非凡

俗一流，无论何事，均请进言，孟非烟恭聆雅教！”

孟三娘外号“笑面阎婆”，据江湖传言，她那美艳如花，冷峻如冰的娇靥以上，从来不带笑容，倘若笑容骤现，往往跟着便是辣手立施，与她面对之人，不惹飞灾，便遭横祸！但孟三娘今日对于“南笔”诸葛逸，所流露的满面笑容，却不仅不带丝毫凶煞之气，反而显然发自内心，桃腮微绽，笑靥堆春，尤其两道秋波，看得这位不知会过多少绝顶英雄的“南笔”诸葛逸，竟有点不敢与她目光相接！

诸葛逸何尝不立即警觉到对方的奇异神情，及自己的反常态度？赶紧微一定心，双目精光炯炯地朗声答道：“诸葛逸千里远来，扰及孟掌教清修之故，只为了寻找一老一少二人。”

孟三娘依旧以一副和蔼无比的神情，接口笑道：“这两人我大概全能猜到，少的是上官灵，老的则是名震天下的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

诸葛逸此时被孟三娘的异常客套所拘，已不欲徒显小家气派地，与她动手相斗，只是有意拖延，好使藏在隐处的钟离老人，对孟浮云暗作手脚，故在闻言以后，又复微笑说道：“孟掌教既知此情，他们二人可曾到过你‘玄玄别府’以内？”

孟三娘微理垂腰长发，嫣然一笑答道：“钟离老人与上官灵曾到过我‘玄玄别府’，但如今却俱已安然离此而去！”

诸葛逸“哦”了一声，朗声笑说道，“既然如此，诸葛逸不再打扰，且往他处找寻，我们明岁元宵，罗浮山‘万梅谷’再会！”

话完抱拳施礼，方一转身，却听得孟三娘曼声叫道：“诸葛大侠，暂留贵步！”

诸葛逸以为孟三娘不愿让自己轻易离去？眉梢微剔，停步回身，向她含笑问道：“孟掌教留我何意？莫非想与诸葛逸谈谈手学？”

孟三娘摇头笑道：“孟非烟在‘乾坤五绝’以内，不服‘东僧’、‘西道’、‘北剑’，不怯‘夺魂旗’，而独慕‘南笔’之俊逸风流，允文允武，今日好容易才在武夷相会，未能到我‘玄玄别府’中，小作嘉宾，已觉怅怅，怎敢在这三仰峰头，恃技慢客？再说我们切磋武学的时间地点，不是业已定在明岁元宵，罗浮山‘万梅谷’了么？”

诸葛逸见自己猜错对方心意，不由略作沉吟，孟三娘又复风情万种地，手理长发，柔声笑道：“但我请诸葛大侠，暂留贵步，却有两件小事！”

诸葛逸生平心胸盖世，做骨嶙峋，孟三娘同样以一副“罗刹掌教”之尊的骄狂神态相对，可能早就引得“南笔”以绝世武学，与她一斗？但如今孟三娘出人意外地，柔情似水，笑语相温，遂使得这位空自顶天文地，却几乎从来未曾遇到这种场面的“南笔”诸葛逸，眉梢暗蹙，满怀傲气雄心，而告无从发作！

孟三娘见对方似乎有点失神？遂继续笑道：“诸葛大侠，你看我这徒儿孟浮云的人品资质怎样？”

诸葛逸乘孟浮云上下，细加注目，不禁失声赞道：“玉骨冰心，神情气爽，是一朵浊水青莲，也是武林中极为罕见的奇材美质！”

孟三娘目注孟浮云，点头一笑说道：“她虽是无垢‘青莲’，但‘罗刹教’中，却并不一定全是‘浊水’？诸葛大侠，孟非烟留你的第一件事，就是烦你屈尊替我这徒儿，作一次良媒大妁！”

这几句话儿，又大出这三仰峰头，除去孟三娘以外的明暗四人意外！

孟浮云低鬟含羞，红云满面，诸葛逸愕然抬头，目注孟三娘，隐身暗处的钟离老人及上官灵，也听得心中好不诧异？

孟三娘轻抚孟浮云香肩，又向诸葛逸含笑问道：“诸葛大侠，依你眼光看来，当世武林的后起之秀以内，谁的资质人品，能与我这徒儿，互相匹配？”

诸葛逸心头，这时才突现灵光，眉梢双挑，毫不沉吟地，朗声接口答道：“上官灵！”

孟三娘点头说道：“对，对，对，能和我这徒儿配得上的年轻人物，只有上官灵！但双方门户不同，我们若不替他们尽些力量，只恐怕他们会把一段好姻缘，弄成花残月缺，彼此遗恨万古！”

诸葛逸心中一盘算，目注孟浮云，缓缓说道：“诸葛逸生平最爱成人之美，这桩事极愿效劳！但上官灵未必肯与一个迷失本性……”

孟三娘不等诸葛逸说完，便即暗运内家“传音入密”神功，避开孟浮云，专向“南笔”耳边笑道：“诸葛大侠，倘若真能为此事鼎力玉成，则孟非烟愿在他们洞房花烛之时，还给孟浮云的本来面目！”

诸葛逸闻言，轩眉朗笑答道：“孟掌教倘若真能如此作法？这桩美事，诸葛逸愿以身任！”

这时伏在暗处的上官灵，听得心头充满了一片又似喜悦？又似感激？又似微觉羞涩的奇异滋味！

诸葛逸语音了后，目光微扫孟三娘，孟浮云师徒，继续含笑问道：“孟掌教适才曾说留我之因，共有二事，这第一件事，我们双方已有默契，第二件又是何事？且请说出。”

孟三娘妙目微颦，仿佛含有无限情思地，向诸葛逸紧盯几眼，嫣然笑道：“第二件事，更为简单，只是我请你在明岁元宵大会之时，略微提前莅止，早到我‘万梅谷’中三日！”

诸葛逸毫不考虑地应声接口答道：“好好好，诸葛逸准与其他‘东僧’、‘西道’、‘北剑’、‘夺魂旗’等‘乾坤四绝’，提前三日赴会！”

孟三娘似嗔似笑地，“嗯”了一声，摇头答道：“谁要他们早来？我只要你独自一人早到三日！”

诸葛逸听孟三娘这等说法，不禁大出意外，喃喃自语说道：“要我独自一人……人？”

孟三娘凝眸一笑，点头说道：“这三日之间，孟非烟要尽抛俗事，与你相对坐‘万梅谷’中，几株绝世异种‘缘萼香梅’之下，以一张琴、一坛酒、一局棋、一炉香，相互清谈，听听你这位号称胸罗万有，学究天人的‘南笔’诸葛大侠，除了一身旷代武功以外，关于其他的书画琴棋诗词歌赋金石丝竹等等，是否名副其实的，件件均参上乘妙谛！”

诸葛逸知道孟三娘名虽考较他人，实则显露自己，但觉得这位名满江湖的红粉魔头，确实不俗，无论风华气质，均远胜“九毒书生”姬天缺多多，与那神出鬼没的“万相先生”百里独，同是一流人物！

心头生敬生佩，目中也越发觉孟三娘一言一笑，均极可人，遂应声接口赞道：“孟掌教这种想法，倒真高雅风趣……”

孟三娘春山带俏，秋水流情地，紧接着含笑问道：“请问诸葛大侠，既觉孟非烟此议不俗，则到时你敢不敢独自来我‘万梅谷’中，凑凑这番风趣？”

诸葛逸虽然明知孟三娘弦外有音，并警觉对方神情过份柔媚，但却被那

“敢不敢”三字，激得豪情万丈地，轩眉朗笑说道：“诸葛逸生平凭一身武学，敢闯虎穴龙潭，凭一点定力，敢入脂粉地狱！何况孟掌教只不过约我清谈三日，有甚不敢前来？你且于明岁正月十二，焚香备棋，张琴置酒，在‘万梅谷’内的‘绿萼香梅’以下，等我便了！”

话完，长揖一礼，回身缓步，极其潇洒从容，宛如行云流水般地，向三仰峰下飘飘走去！

孟三娘手携孟浮云，凝目相送，直等诸葛逸的身影，完全消失于奇松怪石之间，以后，才微叹一声说道：“这才真不愧为名满乾坤的绝代风流人物！”

孟浮云因无法插口，只得始终保持沉默，孟三娘遂惆怅无穷地，手牵爱徒，惘然跃入“玄玄壑”中的蒸腾云雾以内！

诸葛逸到了三仰峰腰，正选了一块背松傍泉的青石小坐，并暗自忖度“罗刹教”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对自己的神情语气，何以如此温柔亲切之际？峰头“哈哈”一笑，人影双双，钟离老人与上官灵，同自飞身而下！

诸葛逸含笑问道：“老头儿，你可曾乘着我与孟三娘那红粉魔头，互相答话之间，在孟浮云身上，作好手脚，约她与上官灵悄悄一会？”

钟离老人笑道：“这点小事，还不容易？我已以树叶传书，飞入孟浮云手中，不过她未曾获机展视，业已带入‘玄玄壑’下而已！”说到这里，忽然换了一副神秘目光，看了诸葛逸几眼，微笑说道：“诸葛穷酸，你似乎应该好好请我一请？”

诸葛逸聪明绝世，一听便知钟离老人要向自己调侃，不禁眉头略蹙，佯装未觉地淡淡问道：“老头儿又要想作甚怪？好端端的要我请你则甚？”

钟离老人怪笑一声说道：“孟三娘请你替上官灵、孟浮云作媒，你难道不要请我替你作媒？”

诸葛逸知道一场奚落难免，摇头苦笑说道：“老头儿留些口德，不要烂嚼舌头……”

钟离老人大笑说道：“诸葛穷酸，我们既以绝世高人自许，‘穷’则无妨，‘酸’则不可，灵山啸傲，葆命修真，‘侣’字何等重要？……”

诸葛逸越听越不像话，赶紧转变题目，向钟离老人蹙眉说道：“老头儿，你在那张树叶以上，写些什么？约孟浮云于何时何地，与上官灵相会？”

钟离老人见诸葛逸平日何等潇洒，如今居然面呈窘色，不由暗暗好笑，也就适可而止地应声答道：“我约孟浮云于今夜初更，在我与孟三娘比赛上吊的林中将相会！”

诸葛逸闻言，目注上官灵笑道：“今夜你出面与孟浮云相会，我及钟离老头儿，则藏在林中，看看她究竟迷失本性到什么程度？再行设法！”

上官灵两只大眼一翻，发话问道：“今夜只有孟浮云一人前来，两位老前辈不是依然见不到那艾云飞么？”

诸葛逸眉峰微蹙，略一沉思道：“在未曾研究出使他们恢复本性之策以前，先不见他也好，免得目睹敌人之子，不肖下流，反而多生闲气！”

钟离老人半晌未发话，听到此处，忽然微笑说：“由孟浮云、艾云飞双双迷失本性，彻底忘却来因，可以推知孟三娘‘罗刹教’中这种迷魂秘药，不仅药力特强，并还极其难解！我们不如双管齐下，你隐身林中，仔细观察，我则悄悄再入‘玄玄别府’一探，或有所得？”

诸葛逸闻言笑道：“话虽有理，但孟非烟先前与你比赛上吊，未分胜负的中止分手之时，曾经互相约定‘万梅谷’中再会，如今当夜便入她‘玄玄

别府’，岂非有点食言背信之嫌？”

钟离老人知道自己适才建议诱出孟浮云、艾云飞时，曾有与孟三娘彼此业已定约，不应事先扰闹她玄玄别府之言，诸葛逸遂特地据以反诘，想使自己发窘，不由失笑说道：“诸葛穷酸，别想用话堵我？‘逍遥老人’钟离哲虽与孟三娘有约，难道我不能以‘夺魂旗’面目，一游她‘玄玄别府’？”

诸葛逸拊掌笑道：“我确实未曾想到这点，真‘夺魂旗’钟离老人，好‘夺魂旗’诸明、坏‘夺魂旗’姬天缺，以及那第四‘夺魂旗’阎元景，假假真真，神出鬼没，早把武林中搅得眼花缭乱，莫名其妙！你只要换衣易容以后，孟三娘便根本无法认出你的本来面目！”

第二十一章是仇？是爱？

上官灵知道钟离老人化装“夺魂旗”面目所需的人皮面具，及黑色长衫，一向随身备带，遂含笑问道：“钟离老前辈，今夜你以‘夺魂旗’面目，出现于‘玄玄别府’之中，必然有趣已极，但那面‘风磨铜夺魂宝旗’，却不在手中……”

钟离老人含笑骂道：“上官小鬼，不要找我麻烦！我此次暗入‘玄玄别府’，目的只在探听蒲铿怎样改名艾云飞，迷失本性，及‘孟婆汤’的解药解法，又不与孟三娘对面交手，那‘风磨铜夺魂宝旗’不在身旁，有何紧要？”

上官灵笑道：“对对对，要达成这项任务，老前辈只须把你绝世无双的‘云飘电闪身法’，略为施展，便已游刃有余！但万一你若发现‘孟婆汤’的解药之时，准备怎样下手？是偷？是抢？”钟离老人一看天时，见夕阳方坠，夜色未深，距离初更尚早，遂向上官灵含笑道：“你这小鬼，花样颇多，今夜‘玄玄别府’之行，不妨由你传令，我来遵令施为，你说我若万一凑巧，发现‘孟婆汤’解药时，应该怎样下手？”

上官灵听钟离老人愿听自己的命令行事，不由高兴得拊掌大笑说道：“有趣，有趣，老前辈确实是位妙人儿……”钟离老人闻言，不禁失笑，上官灵思索片刻，沉吟说道：“不过无论是偷、是抢，均难免有失老前辈名震乾坤的真‘夺魂旗’，及‘逍遥老人’身份……”

诸葛逸在旁见这风趣调皮的一老一少，委实配合得佳妙已极，正自暗暗好笑，忽听上官灵这等说法，遂接口笑道：“上官小鬼话虽不错，但既不能偷，又不许抢，难道你要孟非烟甘心情愿地送给老头儿么？”

上官灵目光一转，向钟离老人笑道：“钟离老前辈，你既要我传令出题目，则题目可能不太容易？”

钟离老人笑道：“小鬼头不要乱耍花枪，莫非你认为真‘夺魂旗’心中，有过‘畏难’二字？”

上官灵微一摇头，得意笑道：“老前辈既不怕难，事就好办！适才诸葛老前辈说得对，我要你设法使孟三娘甘心情愿地，把‘孟婆汤’解药，双手奉送！”

钟离老人万想不到上官灵刁钻促狭地，出了这么一个题目，不由向诸葛逸脸上，略一注视，摇头狂笑说道：“上官小鬼，你这个题目，确实出得太难！因为倘叫孟三娘把‘孟婆汤’解药，甘心情愿地送给这位俊逸风流，允文允武，胸罗万有，学究天人的‘南笔’诸葛，或者尚有可能，至于我这其丑如鬼的糟老头儿，却怎样才能获得她如此青睐？”

诸葛逸听钟离老人言语以内，又拿自己寻起开心，不禁双眉略蹙，也复设辞相激，微笑说道：“老头儿，不要胡扯，这个题目确实太难，普天之下，大概仅有一人，具此才华，可能做到？”钟离老人一双细目以内，奇光略闪，接口讶然问道：“诸葛穷酸，此人何指？”

诸葛逸似恨似佩地，拇指双挑，应声答道：“‘万相先生’百里独！”

钟离老人闻言，一阵纵声狂笑说道：“诸葛穷酸，你大概在‘书画琴棋诗酒花’七阵以上，用尽功力，不曾占得便宜，又被凉冰冰的洞庭湖水，淹得太惨，以致对‘万相先生’百里独之名，杯弓蛇影，犹有余悸！其实百里独那些阴谋鬼计，我只是不屑为，而非不能为，如今就照上官小鬼所说，这次‘玄玄别府’之行，不发现‘孟婆汤’解药便罢，如若发现，便设法要叫

孟非烟心甘情愿地，双手奉送。倒看青‘万相先生’百里独能够做到之事，真‘夺魂旗’是否可以一样做到！”

话音了后，又复一看天时，向诸葛逸、上官灵说道：“我与孟浮云定约初更，你们可去林内等她，让我一人独处峰头，静静地想出一系怎样才能使‘笑面阎婆’孟三娘甘心情愿上钩的绝妙好计？”

说完，身形腾处，重又飘然纵向三仰峰头，诸葛逸也率同上官灵，往日间钟离老人与孟三娘互相以索悬颈，别开生面较功的小林以内走女。

诸葛逸在儒衫摆拂，登峰越涧的飘飘而行之间，忽地哑然失笑，上官灵闻声，不禁微愕问道：“诸葛老前辈，你笑些什么？”

诸葛逸摇头笑道：“我笑你钟离老前辈，无论是一身武学，或江湖经验，均已到达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之境！但被我轻描淡写的略捧‘万相先生’百里独以下，仍激得这等大动名心嗔念……”

语音到此微顿，长叹一声，又复说道：“千古英雄，谁不好名？钟离哲如此，诸葛逸何独不然？就是那‘万相先生’百里独、‘笑面阎婆’孟三娘，亦复如此！”

上官灵见这位名满乾坤的“南笔”诸葛逸，心中好似感慨万千？不由暗暗好笑，故意替他转开话头笑道：“诸葛老前辈，钟离老人好端端地要我替他出桩题目，我一时高兴，又被你触动灵机，以致把题目出得太难，你看他能作得到么？”

诸葛逸微一寻思，点头说道：“钟离老头儿，大概看不见孟三娘必然珍藏甚秘的‘孟婆汤’解药！倘若让他看见，或许可能想得出什么刁钻古怪法儿，弄到手内！”

上官灵听完默默不言，心头却深为后悔，暗想自己委实太已糊涂，何必出什么难题？干脆任凭钟离老人随机应变，运用各种软硬手段，把“孟婆汤”解药弄来，使孟浮云、艾云飞二人，立时恢复本性，岂不是好？

如今话已出口，人已分散，追悔已告无及！万一事难如愿？不仅会弄得钟离老人，无法下台，奇窘不甚，孟浮云、艾云飞更不知要在“罗刹教”中，沉迷多久？

心头胡乱思索，不觉业已走到那片小林，诸葛逸向上官灵笑道：“再过片刻，便是初更，你在此等候孟浮云践约，我要去找处舒适所在，略作小憩！”

上官灵默默颌首，诸葛逸遂在长笑声中，隐身丛树以内！

东山吐月，蟾彩流辉，如此深山中既无梆鼓，又乏更筹，关于时刻方面，自然仅能照星月位置，略加判断猜测！

上官灵静静躺在一株参天古木近树顶的横枝以上，目望星光闪烁的万里碧穹，心头思潮起伏，暗想自己因在“玄玄别府”内的“罗刹神幡”之前，毁坏“先秦古盏”，泼去“孟婆汤”，拒绝孟浮云的当众求婚，曾使她芳心尽碎，几乎遵照教规，拔刃自断手指，并立誓要把自己当作深仇大敌，从此不再谈及“婚嫁”二字！今夜相逢以下，委实料不出她究竟是对自己依旧像先前一般的柔情似水？还是……

念犹未了，听得林外有衣襟飘风之声，上官灵闪目看去，只见三仰峰方面的林口，白影一飘，自己送她“咆哮红妆”外号的那位心上人孟浮云，俏生生地，翩然穿林而入！

上官灵脱口低呼一声：“云姊姊”，身形便自树梢飘落，但孟浮云却微退半步，面罩寒霜地，看了上官灵一眼，冷冷摇头说道：“上官灵，你与我

的一番情谊，已在‘罗刹神幡’以前断绝，我如今是‘罗刹教’中的弟子孟浮云，不再是你的‘云姊姊’了！”

这几句话听得上官灵一阵心酸，睁着两只大眼，凝望孟浮云，泪光微转，腹内千言万语，竟自无法出口？

孟浮云见他这副神情，也不禁把满面的英风煞气，化成了柳惨花愁，用罗巾略拭眼角，低头一看被天空皓月清光，照得满地纵横的长长树影，略作寻思，伸手折断一节树枝，在地上划了三条痕迹，然后向上官灵凄然说道：“你对我总算一片真心，不过因为彼此门派迥异，才非把天长地久，变成地老天荒，花好月圆，变成花残月缺不可！今夜是我们最后一会，孟浮云也未便过份绝情？故而在地上划了三条痕迹，月影到达第一条划痕之前，我们只温旧好，不论新仇！到达第二条划痕之间，我便须遵照‘罗刹教规’，与你这在‘罗刹神幡’以前，当众辱我之人，交手搏斗！到了第三条划痕，如仍不能把你杀死，将人头带回‘玄玄别府’供祭神幡，则孟浮云便咬舌自绝，以全“罗刹教”誉！”

上官灵静静听完孟浮云的这段话后，心中委实觉得酸甜苦辣，各味俱集！低头向地上三条划痕，看了一眼，忽然剑眉双蹙，对孟浮云凄然苦笑说道：“云姊姊，依你依你，一切依你！但我有桩小小要求，能使得么？”

孟浮云一双妙目以内，何尝不早已泪光涟涟？闻言强咬银牙，点头问道：“是什么要求？你且先说说看！”

上官灵指着地上划痕说道：“云姊姊，我要求你把这第一条划痕取消，让我们多温旧好，不论新仇，等到月影移到第二条，也就是如今的第三条划痕之时，何妨彼此一掌相拼，便判生死？”

这几句话既刚强无比，又蕴藉绝伦，听得孟浮云目中泪珠扑籁籁地，直由香腮滚下，湿透罗衣，方待点头应允，但忽然想起一事，遂向上官灵说道：“我在答应你这件要求以前，也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上官灵凄然笑道：“云姊姊请讲，除了归降‘罗刹教’以外，我是任凭何事无不依从！”

孟浮云摇头一笑，银牙紧咬说道：“我要你在月影移到第二条条划痕，互动手之时，必尽全力，不可……”

上官灵剑眉一轩，惨笑说道：“云姊姊，尽管放心，上官灵必尽全力！我们之间，也确实应该好好见次真章，分一分谁强谁弱！”

孟浮云听上官灵答允决不蓄意殉情相让以后，方自破颜嫣然一笑，玉手凝劲微挥，地上第一条划痕便被“罗刹阴功”所化劲，拂起一片尘沙，顿告消灭！

上官灵见这条划痕消灭以后，一双大眼眶中，满含晶莹泪光的凝望孟浮云，极其亲切而又极其缓慢地，叫了一声：“云…姊……姊……”

孟浮云英风尽敛，傲气全收，情思无限地，也自脱口叫出一声：“灵……弟……弟……”

两以四手相携，默默无语，但目中情泪，却全是一般泉流而落，湿透衣襟！

英雄有泪，虽不轻弹，但到了这种刹那温存，便判生死，是仇？是爱？两不分明，凄绝人寰的环境之中，若仍无动于衷，不痛痛快快地让热泪长流，又怎能当得起蕴有“至情至性，肝胆过人”意义的“英雄”二字？

相互流泪片刻，积郁微消，心头略觉舒畅，居然还是孟浮云比较大方，

拉着上官灵，轻轻跃上一株古树横枝，偃肩并坐，嫣然一笑问道：“灵弟弟，你怎样自那‘断魂谷’中穿过，吃了不少苦么？”

上官灵低头见地月影，就这刹那之间，便已东移半寸，不由凄然摇头说道：“云姊姊，你看这月影移得多快，我实在舍不得用这千金难换片刻的宝贵光阴，来叙述‘断魂谷’中旧事！我们少时一场石破天惊的龙争虎斗以后，不是玉碎，便是珠沉，人间天上，石烂海枯，死了不必管它，活着的总不能不对这段不寻常的感情，有所留念，姊姊在‘玄玄别府’的‘玉漱阁’中，送过我一块碧玉，如今我也送给姊姊一颗墨珠好么？”说完，左手一伸，轻轻揽住孟浮云纤腰，右手却自怀中摸出那粒被钟离老人，及诸葛逸疑是“如意天蜈蚣”的墨珠，向她递去！

孟浮云凄然一笑，接珠在手，一面把玩，一面把娇躯反向上官灵怀中，偎得更紧！

两人的心头，谁都蕴藏着千言万语，但在这种环境之下，连一言片语，都属多余，只是默默地，静静地，手携着手，身偎着身，而泪眼相看，愁肠相对！

剪不断“情”，解不开“恨”，时光却在这情恨仇爱矛盾之中，悄悄溜走，地上长长的树影，也逐渐由西往东短缩，两分、三分，半寸、一寸！

上官灵与孟浮云之间，如今尚是一片旖旎温馨，但影再复东移数寸以后，一场人间惨剧，即将无法避免！笔者委实不忍令树影东移，但又留不住时光飞逝，只得暂停描述这对英雄儿女的凄绝收场，笔尖转到欲往“玄玄别府”之中，寻觅“孟婆汤”解药的“逍遥老人”钟离哲方面！

钟离老人与诸葛逸、上官灵作别，独自翻回“三仰峰”顶之后，静坐寻思，不由失笑这上官小鬼，委实太以刁钻，给自己出了一个如此难题，真颇感觉棘手！

深山以内，斜阳一坠，夜色即临，钟离老人若思无计之下，换上黑色长衫，戴起人皮面具，准备进了“玄玄别府”以后，再行见机行事。

“玄玄壑”内，雾影仍浓，钟离老人因上次寻找上官灵，曾经进过“玄玄别府”，路径早已记熟，遂自所坐一株乔木半腰的横枝之上，站起身形，方拟提气纵落雾中石梁，突然听得峰下微有声息，不由心头一动，重又缩身藏入那株古木的浓枝密叶以内！

钟离老人身形刚隐，峰下来人身形已现，矫捷轻灵得看如一缕黑烟，毫未停留地“刷”然投入沉沉雾影，但就这一闪之间，已看出黑衣飘飘，脸戴面具，居然也是一副“夺魂旗”的打扮！

除了钟离老人是真“夺魂旗”以外，武林共出现了“闪电神乞”诸明、“九毒书生”姬天缺、“幽冥神群”阎元景等三位假“夺魂旗”！尤其最妙的是三人武功同出“幽冥十三经”，姬天缺得了“五、七、九、十一”四篇经文，诸明得了“四、六、八、十”四篇经文，阎元景得了“一、二、三、十二”四篇经文，故而不仅三人身法相同，连出手所用招式，均极为仿佛。

因此，钟离老人在匆匆一瞥以下，居然未能认出这比自己先进“玄玄壑”的“夺魂旗”装束之人究竟是素识的“闪电神乞”诸明？痛恨的“九毒书生”姬天缺？抑或从来不曾见过的“幽冥神君”阎元景？

但不论是三人中的任何一人？钟离老人也觉高兴，盖因此人既已下壑，必然把“玄玄别府”，闹得地覆天翻！自己尾随在后，岂不比较容易行事？

钟离老人得意微笑，再度站起身形，但立时又复再度藏回树内！

因为目光闪处，瞥见对壑居然也有一条人影，闪电似地投入“玄玄壑”中，身材装束，又是“夺魂旗”的模佯！

钟离老人“哼”然冷笑，暗自忖道：“今夜真妙不可言！把武林中搅得莫名其妙，头昏眼花的四位‘夺魂旗’之内，倒有三位在‘玄玄壑’现身，‘笑面阎婆’孟三娘恐怕必将意想不到，将被弄得手忙脚乱？”

钟离老人索性再候片刻，见别无动静，而先后两名“夺魂旗”装束之人，下壑已有相当时光，遂悄然施展自己做视当世的绝顶轻功，“云飘电闪身法”纵入“玄玄壑”的沉沉雾影以内！

经过雾影中的无数倾斜石梁，到达“玄玄别府”，只见府外那座朱红牌楼以下，却不似往日派有红袍长发，奇瘦无比，但豪乳丰臀，神态奇异的“六大游魂”站立，阒寂无人，一派沉静，根本毫无意料中被两位“夺魂旗”搅闹得地覆天翻情况！

钟离老人方觉微愕，忽然自远远一座大殿之中，响起几声玉磬，并有一清朗女子口音，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叫道：“孟浮云师妹何在？奉掌教法谕，‘玄玄别府’以内，有佳客来临，令你即回‘含青殿’前，拜识拜识当代之中的奇绝人物！”

说完，大殿以内，走出数名侍者，在殿前广场之上，陈设了不少几椅，然后又复宛若行云流水地，自殿中闪出两行珠灯，挑灯人就是“罗刹教”下的“六大游魂”，红袍长发，步履轻盈，簇拥着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副掌教“玉箫郎群”潘午，缓缓走向殿前新设的几椅之间落座。

孟三娘身后，侍立着两名白衣美貌少女，潘午身后则侍立着一名劲装佩剑少年，一名中年奇胖丑妇！

这“罗刹教”的正副掌教，一齐坐在右面，空出了左面一张客位，孟三娘妙目凝光，抬头略扫四外，曼声叫道：“董飞云、胡飘云，今夜来客不凡，岂能慢待，你们且去采些‘云雾香茶’用灵泉烹好，并准备几只‘冷香榴’，以便敬客！”

两名白衣美貌少女，恭身领命，回到殿中，取了一只竹篮，一只长颈玉瓶，飘然驰向大殿右侧的排云峭壁，似去采茶汲泉，并摘取名叫“冷香榴”的异果！

孟三娘目光再度环扫“玄玄别府”四周，春风满面地提气笑声叫道：“佳客宠临，请出一会！”

钟离老人隐身暗处，闻言不禁一惊，暗想自己身法的神奇程度，已近飘忽无迹，怎地孟三娘却似先知？莫非……

念犹未了，孟三娘因四外无人答话，遂把春风满面的笑脸，往下一沉，变得凛若冰霜地，冷冷叫道：“‘夺魂旗’无论是真？是假？均足名震八荒，既入我‘玄玄别府’似乎不必再复藏头露尾？故作诡秘！难道还要孟非烟亲自接驾？”

钟离老人听孟三娘业已叫出“夺魂旗”三字，则无论是否针对自己？均不便复置之不闻不问，因为万一孟三娘离座赶来，岂非弄得无法下台，彼此难看？

故自孟三娘语音才落，钟离老人便发出一阵“夺魂旗”惯用的“嘿嘿”阴笑，自一堆嵯峨怪石之后现身，缓步走出！

他这一现身，却惊得“罗刹教”正副两位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玉箫郎君”潘午，一齐离座愕然起立！

原来“嘿嘿”阴笑不止一面传来，人影不止一面现出，在三个不同方向，同时现出了装束身材，均大相类若的三位“夺魂旗”，而且谁也未用轻功身法，都是一般大模大样缓步走出！

这种太出人意料的怪异之事，突然发生，慢说孟三娘、潘午等“罗刹教”内人物，惊诧万端！连这现身走出的三位“夺魂旗”中，除了事前知情的钟离老人以外，其余二人，也自均觉一震！

既已同时现身，也就只好一齐缓步向前，但心头却不免各自忖量猜度另两位与自己打扮相若，“夺魂旗”模样之人的本来面目？

孟三娘不愧为“罗刹掌教”，微愕以后，便立即恢复镇静，一面嘱咐“柳媚花娇鬼见愁”褚红桃，添设几椅，一面飘身前迎丈许，含笑说道：“孟非烟只以为一位‘夺魂旗’光降我‘玄玄别府’，谁知居然是三位齐来！这倒确实是一场意料不到的难得盛会！来来来，我们先行落座，容孟非烟以这‘玄玄别府’中特产的‘云雾香茶’及‘冷香榴’，略为敬客！”

这时褚红桃已命侍者多添两张客位靠椅，故而孟三娘话音了后，方一举手让客，这三位“夺魂旗”打扮之人，便全自低“哼”一声，黑衣微闪，疾如电掣地向那客位首席以上，争先纵去！

他们适才大模大样的缓步之时，谁也不肯争先，此时谁也不肯落后。倒看得那位“罗刹教”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柳眉微轩，暗觉好笑！

这三人之内，若论功力，自然要数钟离老人高出多多，倘他略展“云飘电闪身法”，必可当先抢到那摆在靠右第一张的客位首席之上！

但钟离老人一来不愿与他们争胜，随同纵身之举，只是不得不尔的装装模样！二来更不能在“笑面阎婆”孟三娘前，漏出“逍遥老人”钟离哲的本来面目，遂故意的略缓半步，让那自右方闪过的“夺魂旗”，抢了首座，自左方来的“夺魂旗”，占了次席，自己则在那最末一张靠椅以上，随意落座！

“笑面阎婆”孟三娘虽在暗笑，但目光炯炯如电，早就注意这三位“夺魂旗”争坐位所用身法！

但在她暗地留心察看之下，竟发现世间事委实太过奇巧，这三位到了自己“玄玄别府”，尚在互相勾心斗角，暗地争胜的“夺魂旗”，所用身法，居然同一路数？

三位“夺魂旗”落坐以后，孟三娘派去烹茶采榴的董飞云、胡飘云，也已回转，但一眼瞥见座上竟有三位均作“夺魂旗”打扮的陌生来客，以致弄得手捧茶果，愕然不知应该怎样称谓。

“笑面阎婆”孟三娘见状，微笑说道：“‘夺魂旗’化身千亿，游戏江湖，今晚一来三位，连我也辨不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你们暂时便称老前辈便了！”

董飞云、胡飘云二女均自带着一副好奇的目光，向这三位装束、身材、神情均极仿佛的“夺魂旗”老前辈，献茶献果，孟三娘并乘机略为“罗刹教”中主要人物，一一介绍。

三位“夺魂旗”，因各怀鬼胎，一方面既要与“罗刹掌教”孟三娘等周旋，一方面又要注意身边另两位“夺魂旗”的动静，故而谁也不愿意先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均自避免发话，只喉中低“哼”相应，显得大迈迈地狂傲已极！

孟三娘看得眼内，恼在心头，但脸上神色，却丝毫不变地，含笑向董飞云问道：“董飞云，‘玄玄别府’之中，突降多位嘉客，你们正好趁机拜谒，

以领教益！怎的孟浮云还不见来？难道她竟未曾奉我之命，便敢私出‘玄玄别府’？”

孟三娘发话之初，一脸温煦笑意，但说到最后两句，却声色皆厉，满面严霜，神情变得冷酷已极！

董飞云听完话后，低头不答，孟三娘“哼”了一声，又复冷冷说道：“我‘罗刹教’下，赏罚素极严明，休看孟浮云平日资质极好，得我宠爱，将来可能以衣钵相传？但若违教规，依然决不轻贷！她归来之时，你命她跪在‘含青殿’前静候处罚！”

董飞云恭身领命，悄悄退下，孟三娘遂又换了一副和颜悦色，向三位“夺魂旗”，微笑说道：“孟非烟教中弟子，恃宠违规，不得不加惩戒，以致貽笑嘉客！这‘云雾香茶’及‘冷香榴’，尚非俗物，敬请一试！”

三位“夺魂旗”同自阴森森地，伸手端取“云雾香茶”，那位“罗刹教”副掌教“玉箫郎君”潘午，却在暗加观察，这三人之中，可有昔年与自己在祁连山玉柱峰成仇，后来又于武夷绝顶“三仰峰”头，化敌为友的“九毒书生”姬天缺在内？

孟三娘见这三位“夺魂旗”，各自呷了几口“云雾香茶”，并拈了一瓣冷香甜美无比的“冷香榴”，入口尝试，均微微点头，似向自己表示谢意，遂微笑说道：“普天之下，在这一二年以内，共有四位‘夺魂旗’，纵横江湖！除了孟非烟日间曾亲遇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并与他定约于来岁元宵，彼此在罗浮山‘万梅谷’再会之外，其余三位以‘夺魂旗’面目玩世的武林高人，居然齐降‘玄玄别府’，孟非烟委实自叹奇逢！但不知你们哪一位是‘闪电神乞’诸明？哪一位是‘九毒书生’姬天缺？哪一位是‘幽冥神君’阎元景？”

三位“夺魂旗”，似乎未曾想到“笑面阎婆”孟三娘会有如此一问？微愕之下，居然又不约而同，阴凄凄地一笑，怪声答道：“你猜猜看！”

这四个字，系自喉间逼出，低弱无比，听来宛若游丝，对于发话人口音，依然无从辨别！

孟三娘早就知道他们不肯轻易显露身份，闻言淡然一笑说道：“其实要猜你们三位身份也不甚难，哪位展动使普天以下闻名丧胆的‘夺魂旗’，向孟非烟，或我师弟潘午，赐教几手？”

孟三娘这等说法，颇有心机，因她深知第四“夺魂旗”，“幽冥神君”阎元景，当年在三仰峰头，与“玉箫郎君”潘午一战，双方伤亡惨重，潘午眇去一目，阎元景坠下危崖，今日“夺魂旗”一来三位，其中若有此人？必然第一个要与师弟“玉箫郎君”潘午过手，其余二人，也就不难猜测！

但她这种心意，却已为钟离老人洞悉，故意压低嗓音，怪声怪气地，冷“哼”声说道：“明人之前，不必再说暗话，我们既入‘玄玄别府’，便是要在孟掌教，及潘副掌教的‘罗刹阴功’以下，讨教讨教！但如今除了他们年轻人物不算，竟有五人之多，倘若一对一个动手，未免太以麻烦？故而我到想出个比较新鲜有趣的办法，却不知孟掌教、潘副掌教，可敢应允？”

钟离老人这一发话，不仅使孟三娘对三位“夺魂旗”的本来面目，更觉难猜，甚至连其他两位“夺魂旗”，也在暗想这位在夺座时，显得功力最弱，如今却又抢先发话，语音并特别怪声怪气之人，究竟是哪一个？

孟三娘自从巧得“玄玄真经”，幽壑潜修，功力大进以后，虽抱盖世雄心，遣翠鸟传书，邀约天下群英，举行“第二次罗浮大会”，准备重振“罗

刹教”声威，夺取武林盟主！但因顾虑“乾坤五绝”名头太大，尤其日间与钟离老人，比赛上吊，不曾占得丝毫胜算，更觉有点暗暗悬心！故而如今面对三位“夺魂旗”，孟三娘倒突然雄心勃发，想拿这三位搅得武林中天昏地暗的奇绝人物，试一试自己与师弟“玉箫郎君”潘午，苦修以来，究有多少进境？

她既如此想法，故在听完钟离老人话后，双眉一挑，傲然微笑答道：“慢说你们三位，不过均以‘夺魂旗’面目，行世之人，就是名列‘乾坤五绝’之冠的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亲自到此，孟非烟、潘午亦无所惧！你所想的办法，何妨说出，越新鲜越好，越有趣越妙！”

钟离老人看了那座“含青殿”一眼，依旧怪腔怪调的问道：“你这座‘含青殿’内地势，约有多大？”

孟三娘猜不透对方问话用意，柳眉一蹙，应声答道：“二三十丈周围！”

钟离老人怪声一笑说道：“够用够用，你命侍者把这‘含青殿’中门窗紧闭，熄灭灯光，并撤去所有桌椅，我们五人进入，在黑暗以内，各凭功力机智，一较长短，就便让我们三位‘夺魂旗’之间，也可互相一斗！”

其他两位“夺魂旗”的目光，不禁齐注钟离老人，同自点头，也复效法他那种怪调，阴阴说道：“好好好，‘夺魂旗’互斗‘夺魂旗’并加上个‘罗刹教’正副掌教，‘笑面阎婆’孟非烟、‘玉箫郎君’潘午，又是在彼此无法相见的沉沉暗影之中，倒确实既颇热闹有趣，又属新奇别致！”

三位“夺魂旗”既然一齐赞同，身为地主的“笑面阎婆”孟三娘、“玉箫郎君”潘午，怎好推却？遂互相对看一眼，由孟三娘发话笑道：“三位既有如此雅兴，孟非烟及师弟潘午，自然乐意奉陪！我们入殿以后，便即紧闭门窗，但是否等到天明开殿？”

钟离老人答道：“此举比较有趣之处，就是在于彼此无法相见，全凭心智耳音，判断对方身份，各以毕生功力，配合巧思，寻觅敌手，一较长短！倘若稍有谬误，即易奇险迭出，妙趣横生！故到了天色微曙，便均应停手开殿！”

孟三娘听完，觉得这种猜谜式的较量功力之举，确实颇有趣味！遂命董云飞率领教中弟子，把“含青殿”内，所有陈设，一齐搬出，并熄灭灯光，关闭窗棂，只留下两扇殿门，俟自己等五人，进入以后，再行阖死！

钟离老人趁他们忙乱之间，特别对那貌相身材与“北剑”蒲垠之子蒲铿，长得一般无二的艾云飞，多看几眼，却看不出他有任何迷神乱性之状。

越是这样，便越是暗惊那“孟婆汤”的药力之强！不禁茫然四瞩，兀自猜度不出心目中欲寻的解毒灵药何在？又怎样才能使孟三娘甘心情愿地双手奉送自己？

“笑面阎婆”孟三娘。见钟离老人的眼珠在人皮面具以内，闪烁四顾，遂“哼”了一声，含笑问道：“这位‘夺魂旗’看些什么？孟非烟‘玄玄别府’之中，难道还有值得你眷顾之物？”

钟离老人暗惊对方目光好生厉害，阴阴一笑，未予答理，孟三娘也不便再行追问。

这时“含青殿”内各物，俱已搬空，灯熄窗扃，成了一片沉沉暗黑。

钟离老人首先站起身形，孟三娘却微微一笑，玉掌轻挥，寒风疾卷，把侍立两旁“六大游魂”的手中灯盏，用“罗刹阴功”，煽灭五盏，只留一盏未熄！

“罗刹教”正副掌教，陪着三位“夺魂旗”，一齐缓步从容地，走向“含青殿”，到了距离殿门，约莫一丈三四之处，俱都驻足不前，“笑面阎婆”孟三娘伸乎微微笑说道：“孟非烟与师弟潘午，忝为地主，已占便宜，三位请先进殿！”

适才坐存客位次席上的那位“夺魂旗”，闻言阴恻恻冷笑一声，黑衣大袖疾挥，飞出一根上卷骷髅白骨红绸的“夺魂金针”，把“六大游魂”手中仅余的一盏纱灯击灭，身形也同一时间，向殿门以内，疾闪而进！

他这蓦地发动，自必迅速无伦！故而灯光才灭，人已闪到门口，但突然身旁掠过一阵微风，知道居然有人比自己更快地，业已抢先进入“含青殿”内！”

这位“夺魂旗”，暗想适才互争坐位时，那位抢占客位首席“夺魂旗”的身法，也不过仅比自己略快分毫，末座下的那位“夺魂旗”，则比自己逊色多多！怎的如今竟然有人身法快捷到无殊电闪云飘，使自己望尘莫及地步？

“玉箫郎君”潘午，不可能如此功力，难道抢先第一个进入“含青殿”内之人，竟是“罗刹教”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不成？

他这脑中疑诧，虽然不过一刹那间，但身后又起风声，这位坐在客位次席上的“夺魂旗”，遂赶紧收摄心神，第二个闪身进殿！

第一个自这“夺魂旗”身旁，抢先进入“含青殿”的，自然是以“云飘电闪身法”傲世无俦的“逍遥老人”钟离哲！

钟离老人一进大殿，使轻轻纵起，伸手掬住殿顶横梁，翻身坐在其上，暗想自己且置身事外，让你们两名假“夺魂旗”，与“笑面阎婆”孟三娘、“玉箫郎君”潘午师姊弟等，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团漆黑之中，糊里糊涂的，打一个天翻地覆再说！

他这种想法，虽然极妙，但念犹未了，赶紧屏息静气，原来那第二个进殿的“夺魂旗”，竟与钟离老人，同一心思，也自凌空高纵，伸手掬住横梁，翻身高坐其上，而且距离钟离老人所坐之处，仅约五六尺远。

钟离老人不禁在腹内失笑，暗忖此人不仅假扮“夺魂旗”形状，连心智都与自己仿佛，委实妙到极点！但是不知他究竟是“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抑或“九毒书生”姬天缺？若照上官灵所说，那位住在“断魂谷”内，送给“乾坤五绝”等“天龙七宝”的“断肠人”，绝似“幽冥神君”阎元景？则今夜与自己同在这“含青殿”内的两名假“夺魂旗”，应该是“闪电神乞”诸明，及“九毒书生”姬天缺！

钟离老人既知第二个进入殿中，藏身梁上的假“夺魂旗”，与自己距离约六尺，遂暗想少时如判明他是“闪电神乞”诸明，便设法暗打招呼，倘若竟是“九毒书生”姬天缺，则只消突聚神功，劈空一掌，还怕这刁狡狠毒，到处惹事生非的巨恶元凶，飞上天去？

钟离老人心头百幻，暗自盘算以下，三缕疾风，又复于第二个进殿的“夺魂旗”，刚在梁上坐好方刹那之际，电闪而入，其中一人，并反手微推，“砰”然一声，“含青殿”门，便告阖死！

这种在一团漆黑之中的摸索暗斗，谁先发出声息，暴露位置，谁就可能遭遇群攻，吃亏极大！故而除了殿门阖死的“嗡嗡”余响，犹自未歇以外，殿内上下五人一齐运用内家龟息之法呼吸，保持缄默！

相持足有一盏热茶时分，似乎有人忍不住如此沉寂，在“含青殿”的东南角上，发出“嘘”的一声破空轻响！

梁上的钟离老人忖道：“这是‘玉箫郎君’潘午的玉箫划空之声，下面仅余的一位假‘夺魂旗’必然循声发动攻击！但对方故意发声，分明诱敌，可能是把玉箫改执左手，假‘夺魂旗’应该向发声右侧的三尺五尺之间，打出一把‘夺魂金针’，或是‘幽冥十三经’中所载的‘七煞寒灵掌力’？”

念犹未了，锐响飕飕，似有七八缕尖风？自大殿南方，疾往东南角上射去！

尖风才动，跟着便是“呼”的一阵劈空劲气，由西侧袭南方，劲气中并隐挟阴寒，使这“含青殿”的沉沉暗影以内，更加深了不少森森之感！

但劈空劲风卷处，南面却悄然无声，反在东南角上“刷”的一响，并有人似欲躲避什么猝然袭击？无法保持轻灵，步履稍重地，向大殿西方，飞纵而出！

钟离老人听在耳内，想在心头，知道这些声息是自从“玉箫郎君”潘午挥箫诱敌，殿中那位假“夺魂旗”便先发几枚“夺魂金针”佯为循声攻敌，人却跟在飞针以后，蹑足潜踪地，向东南角上追扑！

那阵隐挟阴寒的劈空劲气，应该是“笑面阎婆”孟三娘所打出的“罗刹阴功”？但假“夺魂旗”极为机警，人随针后前进，不仅使孟三娘一掌击空，并到了东南角上，乘机向“玉箫郎君”潘午，发招暗袭！

他这些判断，几乎完全正确，那位“玉箫郎君”潘午刚刚听风辨位，避过“夺魂金针”并感觉师姊孟三娘的“罗刹阴功”业已出手，正等对方有了闪动声息，便加插手袭击之际，突然发现暗影以内，“刷”然轻响，隐隐有一片无形劲风，已向自己拦腰扫到！

潘午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含青殿”内，“夺魂旗”共有三位之多，潜身进袭与发出“夺魂金针”者，是否一人，尚未可知？自己在闪避之中，倘若恰好撞向另一位敌人所在，对方只要以逸待劳地，举拳一击，岂不糊里糊涂的就把一世英名，加以断送！

心中这一忧虑，闪避自然稍迟，潘午感觉那片无形劲风，业已隐挟千钧重力，压到心头，遂无暇多作思索地，纵向适才师姊“笑面阎婆”孟三娘发出“罗刹阴功”的大殿西面！

还算孟三娘头脑冷静机警，自从“罗刹阴功”一掌击空，便知师弟“玉箫郎君”潘午，可能要吃亏，并判断这飞身闪向自己之人，就是潘午，不曾冒冒失失地，加以凌空一掌！

潘午何曾不顾虑到孟三娘可能误伤自己，故而人尚未到，便以三成真力发出一股“罗刹阴功”与孟三娘暗打照应！

他们师弟这一会合，那位假“夺魂旗”也不敢再度轻易进犯，“含青殿”内，暂时又复保持静默，但三人心中，都有一种疑念，油然而生，就是分明五人进殿，怎的只有三人动手？另外两人为何沉稳到如此程度？

殿下三人各自疑思？梁上两人，也自各有所思！

在钟离老人身旁不远的那位假“夺魂旗”，根本对下面三人之间的那些过手打斗，漠不关心，只顾静坐调神，似乎尽量加强功力，准备在适当时机，才突作千钧一击！

钟离老人此时心中，只在盘算一项问题，就是适才假“夺魂旗”攻击“玉箫郎君”潘午的那声“唰”然轻响，听来特别耳熟，究竟用的是件什么兵刃？

那时孟三娘潘午师姊弟，并肩而立，沉思片刻，孟三娘忽然想起，这几位“夺魂旗”打扮的奇异对手，无论他们本来面目是谁，均纵横江湖，向称

机智无伦，诡秘万状！说不定他们之中，有人暗暗藏身梁上，根本不动，只任凭自己等盲目乱斗，才是一件天大笑话！孟三娘想到此处，便拉潘午，用手示意，叫他在此防范敌人进袭，自己要往梁上一探！

潘午略吃小亏，正思报复，遂也以手式示意领会，孟三娘便即暗推真气，一式“平步青云”，毫无声息地，向大殿梁间轻轻拨起！

这“含青殿”内五人的武学程度，分成两个等级，比较高明的，自然要推钟离老人与孟三娘，互相伯仲！其次则因“玉箫郎君”潘午、眇目以后，拚命修为，功力大进，也足与两位假“夺魂旗”一争长短！

故而孟三娘特别提气轻身的平拔梁间之举，除了“玉箫郎君”潘午以外，只有钟离老人发觉，不禁好生窃笑，今夜这场糊涂恶斗，心机武术，错杂纠缠，委实极为有趣！五人之中，居然已有三人心意相同地，一齐暗藏到梁上！

而且根据自己耳力判断，这悄悄向上拔身之人，轻功极其高明，若非自己因独居西昆仑绝顶小琅环仙境，悠闲无事，练成能在万物繁响以内，细辨蝇鸣蚁斗的“天聪耳言”，根本无法听出丝毫声息，可见此人绝非另一假“夺魂旗”，也不是“玉箫郎君”潘午，必系那位曾与自己比赛上吊，并对“南笔”诸葛逸特别垂青的红粉魔头，“罗刹掌教”！

孟三娘所处位置，是在大殿主梁以上那位假“夺魂旗”与钟离老人身左七八尺外的另一较小横梁，三人恰好成了一个鼎足形势！

这时“玉箫郎君”潘午，自师姊隐身梁上以后，知道可能殿中只剩下自己，与适才袭击自己的那位假“夺魂旗”，遂存心一斗此人，手中玉箫连挥，在暗影内，发出几声极其尖锐的怪异音韵！

果然那位假“夺魂旗”闻声立至，七八尺外，轻微足音一落，“呼”然怪声；一片劲急无比的阴冷狂飙，便自排空卷到！

这种排空怒卷的阴冷狂飙，潘午因昔年在祁连山玉柱峰腰，吃过苦头，故而辨得出是“夺魂旗”风！雄心一起，玉箫电挥，施展新近参悟出的一式奇绝箫招“引凤来仪”，舞成一片看不见的流光，飞迎“夺魂旗”风，左掌乘机打出一记真力贯到十成有余的“罗刹阴功”掌力！

旗风箫影、微触即分，谁也不曾占得便宜，“玉箫郎君”潘午的一掌“罗刹阴功”，却换来对方一记“七煞寒灵掌力”！

这两种当代武林中的绝顶阴柔掌力，因在黑暗以内，不便闪避取巧，只有硬接硬拼，“砰”然巨响起处，阴风四溢，满殿生寒，“玉箫郎君”潘午与那位假“夺魂旗”胸头齐觉一阵血气翻腾，但均咬牙禁声，深惊对方厉害地，各自足下微滑，后退数尺暂时不再冒失进手！

钟离老人如今恍然大悟，听出那片旗风，绝非寻常，正是自己赠送“闪电神乞”诸明的“风磨铜夺魂宝旗”！根据上官灵所说，此旗业已落入“九毒书生”姬天缺手中，则不问可知，下面两人，是“玉箫郎君”潘午、“九毒书生”姬天缺，梁上三人，则系“闪电神乞”诸明、“笑面阎婆”孟三娘，以及自己！

他因不知“九毒书生”姬天缺，奉了“万相先生”百里独之命，玉门关还旗一事，以致恰恰料错，其实与“玉箫郎君”潘午在殿中暗影内茫然对恃的假“夺魂旗”，是“闪电神乞”诸明，梁上与“钟离老人”距仅数尺的假“夺魂旗”，却是他所最深恶痛恨的“九毒书生”姬天缺！

钟离老人既然误认对面所坐的假“夺魂旗”，是“闪电神乞”诸明，遂设想与其暗通消息，正在寻思之际，“含青殿”外，突然隐隐雷鸣，仿佛密

云欲雨光景？

殿中五人，听得雷鸣，各自心头略动，兴起一种奇妙意念！

果然未出所料，雷鸣隐隐之中，有道奇亮电光，倏地一闪！

电光闪灭，虽仅刹那，但就这一刹那间，却把“含青殿”内，弄得纷纷大乱！

最令人好笑的情景，还是在梁上成为鼎足形状的钟离老人，“九毒书生”姬天缺、“笑面阎婆”孟三娘等三人之间发生！钟离老人因早知另一位假“夺魂旗”，与自己近只数尺，又把他误当作“闪电神乞”诸明，故自整副心神，全注意在“笑面阎婆”孟三娘方面！

但“九毒书生”姬天缺，却在电光一闪以下，忽然瞥见不但“罗刹教”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也在梁上，并且还有一位“夺魂旗”打扮之人，出乎意外的，就坐在自己身旁数尺！

人在蓦然吃惊之际，往往自卫意念立生，姬天缺功力凝处，一记“七煞寒灵掌”力，凌空劈出，并系顺手先打近在身边的“逍遥老人”钟离哲！

“笑面阎婆”孟三娘，则因心思颇细，自闻雷鸣，便已暗聚功力，准备万一若有电闪之时，便可藉着那瞬间闪光，向自己预料藏在梁上的两名敌人，骤下辣手！

所以这样一来，钟离老人竟成了两面受敌之势，一股强烈无比的“罗刹阴功”，方自对面排空涌来，另一股阴损狠辣的“七煞寒灵掌”力，又从左侧方六七尺外，怒卷而致！

事出突然，变生顷刻，任凭钟离老人一身武学如何炉火纯青，冠冕当世，也被这两种武林罕见的绝顶阴柔掌力，震得翻身飘下殿梁，不过伤损不大而已！

但钟离老人毕竟不愧号称名冠“乾坤五绝”，他不仅施展卸劲化劲的上乘内家神功，避免受伤，顺着前方左侧的两股掌风，向右后方飘落，并在百忙之中，回手一掌，也把那位“罗刹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依样画葫芦的自梁上震落“含青殿”内！孟三娘的“罗刹阴功”是左右双掌齐发，左掌打的钟离老人，右掌打的“九毒书生”姬天缺，而姬天缺又正在全神袭击钟离老人，故而刹那之间，除了钟离老人是挨了双份以外，姬天缺，孟三娘也各中一掌，同告震落梁下！

他们三人自上落下，又是各中对方掌力，身法自然难再保持那等无比轻灵，岂不正是殿下的“闪电神乞”诸明，及“玉箫郎君”潘午的极好袭击机会？

谁知“刷刷刷”的三声身形落地的微响之后，“含青殿”内，竟又成了沉沉静默，并无任何一人，有所举动！

原来电光一闪即灭，又未继续闪起，潘午、诸明只听得殿上有人下落，却不知何人落在何处？

潘午怕冒失出手，误伤了师姊“笑面阎婆”孟三娘，诸明则深知其他两位“夺魂旗”中，即令有一人是最痛恨的“九毒书生”姬天缺，另一人也必是最敬佩的钟离老人，或好友“幽冥神君”阎元景？以致同样不敢莽撞出手！

孟三娘，姬天缺、及钟离老人，则一面惊魂方定，各自略为调气，察看是否受伤？一面又须暗暗忖度周围环境，故而这段静默时间，保持颇久！

钟离老人微一伸手，觉得身后便是殿壁窗棂，不由心中灵机一动，暗想自己何不乘孟三娘、潘午两位“罗刹教”中主要人物，在这“含青殿”内，

与“闪电神乞”诸明、“九毒书生”姬天缺，相互纠缠之际，设法出殿，在“玄玄别府”以内，搜一搜“孟婆汤”解药何在？

念头既动，立即发出一声森森阴笑，但人却以一式“卧看天河”，倒身平榻，仰卧地面！

这种森森阴笑，是“夺魂旗”特有标志，孟三娘落身之处，恰好又就在钟离老人面前不远，自然扬手便是一记“罗刹阴功”，隔空劈到！

阴寒彻骨的劲气狂飙，自钟离老人身上三尺左右高处，横空怒卷，只听得一片窗棂碎折之声，虽然殿外天气阴沉，星月潜光，几与殿内一般黑暗，看不见是何情状，但据理判断，即令孟三娘发现掌力劈空，临时卸劲，最少也要把窗棂击出一个大洞！

孟三娘“罗刹阴功”一发，一片呼呼怪响“夺魂旗”风，及一股凌厉狠辣的“七煞寒灵掌力”，立刻便自两侧袭来，“玉箫郎君”潘午玉箫挥处，又复盲目循声地，向那业已与他弃嫌修好的“九毒书生”姬天缺狠攻而去！

“含青殿”内暗影之中的混战又起，钟离老人却自在逍遥地在地上躺了片刻以后，悄无声息爬起贴近窗棂，用手暗摸，果然已被孟三娘的掌力，击碎约莫盈尺方圆一块，并听得“罗刹教”中的其余弟子，均在远远侍应，不能发现自己利用这窗棂碎孔，私出“含青殿”外！

计划既已实现，钟离老人哪里还管殿中相互摸索狠拼的孟三娘，悄悄运用“缩骨神功”，毫无声息地，穿窗而出！

但“罗刹教”中弟子，除了孟浮云尚未归来以外，全部聚集“含青殿”前，虽因未奉掌教孟三娘之命，不敢贴近，却均关心颇切地对着大殿凝视！

故而钟离老人自殿侧窗棂穿出以后，只得利用大殿暗影，三指撮椽，贴身檐间，因为外面无论何等阴暗，均尚可见人，董飞云、胡飘云、艾云飞、褚红桃、及“六大游魂”的炯炯目光之下，任凭自己“云飘电闪身法”捷苦飞讪，只要一离大殿黑阴影，踪迹便会立被发现，闹将起来，被孟三娘等自殿中追出，不仅满盘计划成空，还可能落一个难得下台的灰头土脸！

就在钟离老人悬身殿檐，暂时无法活动之际，远远蹙眉卓立的“罗刹教”大弟子董飞云，突然似觉左侧树响有异？蓦一回头，果然瞥见有条黑衣人影一闪，似乎想利用孟浮云所居“漱玉阁”下的贴崖草树隐身，接近“含青殿”！

这等深夜，还有人妄闯“玄玄别府”，已极怪异，但更怪异的，是此时阴云渐散，微露星光，以致发现此人居然又是一副“夺魂旗”的打扮！

董飞云柳眉双剔，向“罗刹教”中其他弟子，低声说道：“三位‘夺魂殿’已入‘含青殿’中，哪里会这样凑巧地，又有第四位‘夺魂旗’赶到？我们且分头堵截此人，摸摸他到底是谁？并不让他轻易接近‘含青殿’，惊动殿中正在较艺的正副掌教！”

这群“罗刹教”中弟子，哪一盏也不是省油灯，听来董飞云如此一说，便即齐自飘身，向那“漱玉阁”下，崖壁间的丛丛草树扑去！

“夺魂旗”接连四现，使得这群负有上乘身手的“罗刹教”中弟子，纷纷不服而兼好奇的齐欲一斗此人，却给了钟离老人从容寻觅“孟婆汤”解药的绝好机会。

但钟离老人亦复照样惊奇无已，暗想天下居然如此巧不可言，在“夺魂旗”三聚“玄玄别府”之下，竟有个第四“夺魂旗”跑来，难道“幽冥神君”阎元景所化身的“断肠人”，也已出了“断魂谷”内？

“夺魂旗”真假好坏之谜，虽然把整个武林，闹得疑神疑鬼，纷纷大乱，

但却是东南西北的飘忽真迹，隐现无常！最多一次，也不过在罗浮山“万梅谷”，“第一次元宵大会”之上，到了三位“夺魂旗”，像这般四人齐聚一处，倒还是破天荒的前所未有之举！就在钟离老人惊诧之间，“罗刹教”中弟子，已与那位最后出现的“夺魂旗”打扮之人，有所接触！

第一个发现对方身形的是“柳媚花娇鬼见愁”褚红桃，她扑到崖壁切近时，瞥见一大堆藤蔓以后，似有黑衣一闪，遂高声叫道：“何人假冒‘夺魂旗’？并这等遮遮掩掩，请出答话！”

藤后应声转出一人，果然身着黑色长衫，脸带人皮面具，与已入“含青殿”的三位“夺魂旗”完全一样打扮，不过似乎身材较瘦而已。

这位“夺魂旗”打扮之人，以极其冷酷的目光，一注褚红桃，阴森森地，低声问道：“谁说我是假‘夺魂旗’？你们掌教孟三娘，刚才曾以真气传声，叫‘夺魂旗’现身一会，她如今安在？”

“柳媚花娇鬼见愁”褚红桃立在下风，仿佛闻得这位“夺魂旗”打扮之人的身上，有一种隐隐恶臭，令人心头作呕！遂冷冷说道：“我们孟掌教适才是叫另外三位‘夺魂旗’，不是叫你！他们四人，加上潘副掌教，已在‘含青殿’内，互较绝艺！”

这几句话，似出对方意外，把那位“夺魂旗”打扮之人，听得一愣，自言自语“哦”了一声说道：“今夜真是巧事，居然三位‘夺魂旗’，也已到了这‘玄玄别府’之内？”

此时“罗刹教”中的其余弟子，见“夺魂旗”业已现身，遂一拥而至，连钟离老人也决定暂时不去搜寻“孟婆汤”解药，先坐在一根暗影中的檐头以上，看完这场热闹再说。

那“夺魂旗”打扮之人，见“罗刹教”中弟子，闻声群集，挡住自己去路，遂发话问道：“你们知不知道，近来武林中曾有几位‘夺魂旗’出现？”

胡飘云嫌他身上那股随风送到的恶臭，太以难闻，遂避开正面，转到侧方，接口答道：“听说共有四位！”

“夺魂旗”打扮之人，点头说道：“你说得对，‘夺魂旗’共有四位，先前已来三人，加上我正好如数！他们既在‘含青殿’内较功，我也参加一个，凑成‘夺魂旗’大会，岂不更为热闹？”

话完，方待举步，“罗刹教”中的大弟子董飞云，叫声：“且慢”，冷冷说道：“不管你是否是震惊武林‘四大夺魂旗’的其中之一？抑或旁人假冒？既来我‘玄玄别府’便须尊重‘罗刹教’规，在未奉本教孟掌教法谕之前，我们不能让你轻而易举地，进入‘含青殿’！”

“夺魂旗”打扮之人，闻言一阵“嘿嘿”阴笑说道：“‘夺魂旗’行事，向来随心所欲，我要进‘含青殿’，便进‘含青殿’，你们哪个敢妄加阻拦，无非找死！”

在场的“罗刹教”中弟子，除了胡飘云心性较好以外，其余几乎个个骄狂，“柳媚花娇鬼见愁”褚红桃尤其不信今夜在“玄玄别府”内现身的四位“夺魂旗”，每人均如传言所闻，身负绝世武学！加上仗着人多势众，遂挺身而出，狞笑说道：“‘罗刹教’的‘玄玄别府’以内，不容‘夺魂旗’妄摆威风，我们既不让你进‘含青殿’，便不让你进‘含青殿’！”

“夺魂旗”打扮之人，听褚红桃这几句话，竟故意与自己适才所说，针锋相对！不由阴阴一笑，右臂缓抬，露出一只瘦骨嶙峋，肤色惨白，鸟爪似的手掌，向褚红桃当胸微推，并冷冷说道：“我对你们这般无知后辈，不为

已甚，赶紧去服药疗伤，静卧七日，或能保得性命！”

褚红桃当真看不起对方那只惨白枯瘦手掌，这等当胸轻轻一推？正待提气暗流，并反唇相讥之际，忽觉有股阴寒风力，拂上身来，心头一阵奇冷，便自宛如骨髓成冰般地不支，立告晕倒！

胡飘云、艾云飞，赶紧防护褚红桃，董飞云却怒满眉梢，招呼“六大游魂”，同向这自称“夺魂旗”打扮之人，攻出一片排山倒海似的“罗刹阴功”掌力！

但“夺魂旗”打扮之人，击倒褚红桃后，身形立即凌空纵起，由她头上飘向“含青殿”，故而董飞云与“六大游魂”联手发出的“罗刹阴功”所化掌风，不是当头硬截，变成自后遥推，非但未能伤得对方，反把这位“夺魂旗”，轻飘飘地送出七八丈远！

就在此时，“砰”的一声巨响，“含青殿”门，被人用掌力击开，“笑面阎婆”孟三娘当先纵出，语音极为愤怒地，高声叫道：“董飞云传谕‘罗刹教’下弟子，赶紧一齐掌灯，我非要看看这些‘夺魂旗’中，是何人故弄狡狴，目的安在？”

“玉箫郎君”潘午，及“九毒书生”姬天缺、“闪电神乞”诸明等另两位“夺魂旗”，也自殿内纵出，恰好与那位打伤“柳媚花娇鬼见愁”褚红桃，往“含青殿”内赶去的“夺魂旗”，成了凌空相对之势！

钟离老人却乘着这孟三娘等纷纷出殿的忙乱之际，又复仍由那窗棂碎孔中，钻回“含青殿”以内！

原来“笑面阎婆”孟三娘、“玉箫郎君”潘午，与“闪电神乞”诸明、“九毒书生”姬天缺等，在沉沉暗影中，经过一番混战以后，孟三娘所立位置，恰好到了那窗棂破孔之下！

殿外虽无光亮射入，却有寒风自破孔以内吹来，孟三娘突觉脑后一寒，便知有异，回去摸出窗棂碎孔，越发心头惊诧，暗忖是否有人业已悄悄出殿，想乘自己与师弟潘午，在殿中混战之际，安排其他的阴谋诡计？

正在忖度之下，“罗刹教”诸弟子的呼叱声息，业已远远传来，并听得声中，似有“夺魂旗”三字？

孟三娘想不到又有第四位“夺魂旗”赶来，料定有人由殿中潜出捣乱，不由怒满心头！她身为主人，地势自熟，认准殿门方向，“罗刹阴功”聚处，双掌一推，震开殿门，便即飞身纵出，高呼教下弟子，先掌灯火，再与这群委实诡谲难斗的“夺魂旗”们答话！

四人才自先后出殿，便见有位“夺魂旗”打扮之人，凌空纵来，并听董飞云并高声叫道：“启禀掌教，此人也自称是‘四大夺魂旗’之一，并妄逞凶横，褚红桃业已伤在他的掌下！”

孟三娘、潘午、诸明、姬天缺四人闻言，均觉更为疑惑！这凌空纵来之人，是不是“含青殿”内，突然失踪的那位“夺魂旗”？抑或随后又复赶到一位。

再听得董飞云禀告褚红桃业已伤在对方手下，“笑面阎婆”孟三娘越发怒满眉梢，阻住对方来势，并沉声说道：“来人既已伤我门下，彼此不见真章，休想再出‘玄玄别府’！你能不能摘下你的人皮面具？”

最后到达的那位“夺魂旗”，身形飘落地面，阴森森的“哼”了一声，目光在“闪电神乞”诸明、“九毒书生”姬天缺身上微注，傲然答道：“我倒不怕见人，只怕他们两位之中，有人不敢以本来面目，坦然相对！”

话完，伸手把脸上人皮面具一揭而落，不仅使得“笑面阎婆”孟三娘、“玉箫郎君”潘午师姊弟，深吃一惊，连“闪电神乞”诸明、“九毒书生”姬天缺，都暗觉诧异，此人是谁？怎的从未见过？

原来人皮面具以内，是一个奇丑，可怖已极的陌生脸庞！两腮无肉，颧骨高耸，一对巨目也深深陷入眼眶，闪烁着森然碧光，炯炯慑人，眉毛须发，均宛如乱草，互相纠结，加上那瘦长躯体，宽大黑袍，活脱脱地是具带气僵尸模样！

孟三娘见“闪电神乞”诸明、“九毒书生”姬天缺，果然不肯摘下人皮面具，遂微笑说道：“你们二位既不肯摘下面具，可否暗示身份？免得孟非烟及我师弟潘午，误加得罪！”

“闪电神乞”诸明暗想对方一再相问，自己若始终不加答复，传扬开去，岂不成了“夺魂旗”畏怯“罗刹教”，因而貽笑江湖？遂自腰间取出那杆“风磨铜夺魂宝旗”，迎风一展！

他若自报姓名？或是干脆摘下人皮面具，均无所谓，但如今这等取旗一展，却差点儿把自己展得魂飞命丧，埋恨九幽，并使“乾坤五绝”方面，弄得纷纷大乱！

原来“闪电神乞”诸明的“风磨铜夺魂旗”，才一展动，他对面站的那位形若僵尸的奇瘦之人，便即冷笑一声说道：“原来你是‘九毒书生’姬天缺，可敢随我到那旁山壁之间，单独一会？”

“闪电神乞”诸明，见对方竟把自己认作“九毒书生”姬天缺，不由暗暗好笑？但因“含青殿”内那场混战，已告结束，自己来找的上官灵，也未见丝毫踪迹，若不借这机会脱身，孟三娘、潘午师弟可能会加留难，岂不尚须多费手脚？故而闻言之下，不予申辩，只是冷笑一声，身形电闪，便向“玄玄壑”方面，飘出五丈！

形若僵尸的奇瘦之人，目中碧光厉射，也自随后飘身，“玉箫郎君”潘午一来听说教中弟子褚红桃，伤在此人手下！二来因已与“九毒书生”姬天缺弃嫌修好，自欲对这显与姬无缺有仇之人，加以留难，遂高声喝道：“‘罗刹教’的‘玄玄别府’，岂容你们这等要来便来，要去便去？何况你又伤我教下弟子褚红桃，且向潘午作一交代再走！”

形若僵尸的奇瘦之人，听“玉箫郎君”潘午发话阻拦，遂一面依旧毫不停留地，疾追“闪电神乞”诸明，一面冷冷答道：“‘玉箫郎君’放心，我不会走，先杀掉‘九毒书生’姬天缺之后，再来杀你！”

“玉箫郎君”潘午见对方似乎根本就未把自己看在眼里？不由怒发如狂，跟踪纵起，凌空扑向这位形若僵尸的奇瘦之人，厉声叱道：“朋友不要口角轻狂，谁能杀谁，何妨一试？你且接我一招‘金雕露爪’！”

掌随风出，左手凝聚“罗刹阴功”，劈空吐劲，右手则紧握玉箫，准备对方只一停身，便立以近年苦练的“明月虹桥”二十四式奇绝箫招，将其圈住一斗。

谁知这位形若僵尸的奇瘦之人，对于身后凌空袭到的“罗刹阴功”所化阴劲气，只把黑袍大袖，反手一挥，也自卷出一片阴风相抗，身形却连停都不停地，依旧拼命向“闪电神乞”诸明疾追猛扑！

双方所发劲风，功力相若，不分上下，但潘午突觉得时方袖风之中，似乎含有一种极淡极淡的腐尸臭味？竟使自己一嗅以下便告心头泛恶，足下踉跄，摇摇欲倒！

这种现象，太以奇异，潘午不敢复逞强追敌，赶紧停步凝神，气聚丹田，欲自周身百穴四肢之中，行功驱散适才所嗅入臭味所化的奇异毒力！

他气刚调匀，身边一阵微风，孟三娘左手贴住潘午后心，凝功助他增益真元，并低声问道：“师弟，今夜发生之事，委实太怪，难道你近来如此苦修，竟在对方袖风一挥以下便告受伤不浅？”

“玉箫郎君”潘午知道师姊有所误会，但此时心头宛如刀绞，幸得孟三娘自后背传入一股内家真气所化温和热力，方勉强可以与本身真气引导化合，徐徐自四肢之中，逼散奇毒，一时哪里能够开口答话？

等他驱毒完毕，长叹一声，告知究竟以后，“笑面阎婆”孟三娘眉峰微聚，回头看时，连“含青殿”的另一位“夺魂旗”，也已踪影不见！

原来“九毒书生”姬天缺心计最工，他此时因已知身有“风磨铜夺魂宝旗”的，是“闪电神乞”诸明！则把诸明误当自己，狂追猛扑的形若僵尸之人，应是“幽冥神君”阎元景？但还有一位在“含青殿”内，与自己同坐梁上的“夺魂旗”，岂不是真牌实货的“逍遥老人”钟离哲么？

姬天缺一想到钟离老人，不禁心神皆怯，趁着“玉箫郎君”潘午，好似追敌受伤，“笑面阎婆”孟三娘正赶往接迎之际，悄悄电疾闪身，便往“玄玄壑”方向遁去！

董飞云等“罗刹教”中子弟，因褚红桃被那形若僵尸的“夺魂旗”一举手间，便告击晕，以至如今虽见“九毒书生”姬天缺觅隙抽身，却不敢冒加拦阻！

但“九毒书主”姬天缺，身形才到“玄玄别府”牌楼左近，“含青大殿”之中，居然复又闪出一位身法更快的“夺魂旗”打扮人数，向姬天缺追踪而去！

董飞云简直弄得头昏眼花，不知道今夜究竟有多少“夺魂旗”出现在“玄玄别府”之内！

原来钟离老人在“含青殿”中见那手持“风磨铜夺魂宝旗”的“闪电神乞”诸明，被那形如僵尸的奇瘦之人指为“九毒书生”姬天缺，并加挑战，双双离去以后越发认定尚在“含青殿”的“九毒书生”姬天缺，即是“闪电神乞”诸明，决无疑问！

这种情况以下，慢说自己无法寻觅“孟婆汤”解药，即令寻得，也无法如上官灵之言，使“笑面阎婆”孟三娘，甘心情愿的奉送自己，故而一见“九毒书生”姬天缺趁隙抽身，钟离老人遂也即施展“云飘电闪身法”自“含青殿”内纵出，追踪赶去。

“九毒书生”姬天缺走完无数石梁，自“玄玄壑”的沉沉雾影以内，翻上“三仰峰”头，暗想经过这样一次大乱，“罗刹教”众必然在“玄玄别府”中，加严防范恐怕前来盗取“双心碧玉”“九结金环”，意欲藉以控制“万相先生”百里独之愿，难得实现……

念犹未了，“玄玄壑”的沉沉雾影以内，又有一位“夺魂旗”打扮之人，现身赶到！

姬天缺因为无论这位“夺魂旗”是真牌实货的“逍遥老人”钟离哲？或“闪电神乞”诸明？甚至如今仿佛练有奇功的“幽冥神君”阎元景？均对自己有害无利，故而对方身形立飘，便往三仰峰下遁去！

钟离老人哈哈大笑叫道：“诸兄休走，我们这场哑谜，太以滑稽，并弄得彼此满腹疑云，你大概猜不到非但我就是空劳你远上昆仑，相寻未遇的钟

离哲，连‘南笔’诸葛穷酸，及上官小鬼，都在这武夷山中的左近之处呢！”

说完，并将自己脸上的人皮面具，一揭而落！

“九毒书生”姬天缺，见这位“夺魂旗”，果然是真牌实货的“逍遥老人”钟离哲，自然更觉胆战心寒！但深知此时如若再逃？必启钟离老人疑念，他那“云飘电闪身法”，罕世无俦，一被追上，定即难逃公道！

所以只得停步转身，甘冒奇险地装出一副惭愧神情，垂头不语！

钟离老人因“玄玄别府”中的阴差阳错，始终把姬天缺当作“闪电神乞”诸明，如今见他这副神情，还以为他是为了失落“风磨铜夺魂宝旗”，而有点惭对自己！遂哈哈大笑道：“诸兄，你平素胸襟豪迈，意气干云，怎的对区区一面旗儿，如此看得过重？来来来，姬天缺在武夷现身，我们且商量商量，怎样设法诱他入网？加以歼除，并把风磨铜旗，夺回就是！”

“九毒书生”姬天缺虽在无可奈何之下，甘冒奇险地，假充“闪电神乞”诸明，但毕竟心中惊愧，始终不敢与钟离老人眼光相对！

若换平时，钟离老人何等心机？何等目力？早就对姬天缺扭扭捏捏的神情生疑？但如今却以为他不仅惭于失旗，又在“玄玄别府”含青殿的梁上，误击自己一掌，神态才会如此尴尬，竟对之毫无疑念！

姬天缺深知自己若有一丝破绽漏出，便将立处极端危险之中，遂钢牙暗挫，低头缓步，走向钟离老人，但行未数步，忽似有甚发觉，身形飘处，纵到绝壑边缘，往壑下探头一看！

钟离老人委实恨极“九毒书生”姬无缺，惜因种种顾忌，及彼此蒙面哑声，不易辨认，致在“玄玄别府”中，未能对之下手铲除！如今见冒充“闪电神乞”诸明的“九毒书生”姬天缺，这等行动，以为他有发现？遂也自赶到壑边，伸头探视！

“九毒书生”姬天缺与平生最怕的钟离老人，并立壑边，近仅数尺，胸口不由紧张得腾腾乱跳，勉强镇定心神，向左侧沉沉雾影之中，伸手一指！

钟离老人再也想不到自己极为痛恨，时思加以铲除的“九毒书生”姬天缺，竟会就在身边，遂随着他手指之处，向那沉沉雾影以内看去！

才一回头，身后厉笑忽起，“九毒书生”姬天缺双掌聚集十二成的“七煞寒灵阴功”，凌空疾推，把钟离老人打得闷“哼”一声，飞出一丈有余，坠入雾郁云薪的沉沉绝壑！

一击成功以后，“九毒书生”姬天缺委实得意到了极处，低头对着那深逾百丈的沉沉绝壑，发出一阵阴毒无比的“嘿嘿”怪笑！

笑完忽然想起钟离老人适才曾说“南笔”诸葛逸，及上官灵，也在这武夷山中的左近之处，何不索性再去试试机缘？若能把这一老一小两个对头，同时暗下毒手，悄悄解决，岂非妙上加妙？

姬天缺毒计既定，遂离却三仰峰，在这附近的峰峦涧壑之间，寻找“南笔”诸葛逸，及上官灵的踪迹！

趁着这位阴狠刁辣无比的“九毒书生”，在奇松怪石，削壁绝崖间，身形上下飞舞，黑衣飘飘之际，笔者略为补述上官灵孟浮云那对情仇混杂，爱恨交迸的英雄儿女！

上官灵与孟浮云并坐古树横枝，虽然手揽纤腰，佳人入抱，但苦于心中郁勃无限深情，口头却难吐片语，只是身儿相靠，颊儿相偎，默默无言地，静看地上月影，一分一寸地向东移去！

孟浮云几乎与上官灵同样情怀，两人均自微阖双目，默然领会这片刻温

馨，一对小心灵中，暂时摒弃了任何名利恩仇，所有的只是安、宁、静、美，以及爱！爱！爱……

一阵凉意极浓的山风，吹下了几片树叶，恰好飘落在孟浮云的鬓发之间，引得她微睁妙目，瞥见地上月影，业已距离自己用树枝所画最后的那条痕迹，仅约半寸有余，一寸不到！

心头不禁一阵凄凉，伸手微抚上官灵的面颊，低低问道：“灵弟弟，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你看那月影再有半寸，就到画痕，我们快拼命了！”

上官灵在情思沉醉之中，被孟浮云一语惊醒，低头目注地上月影，先是神色微凄，然后剑眉双轩，傲然答道，“云姊姊，你与我这片刻温存，已足够使上官灵相思没世！爱欲其长，恨欲其短，我们既然被各种环境所限，不能相爱到地老天荒，则何妨使这具皮囊，早早解脱？纵令‘罗刹教’教规再厉，孟三娘拘束再严，料也无法拆散我们的心灵结合！”

话完，俊目中泪光莹莹地，首先飘身下树，卓立月影以内，向孟浮云凄然笑道：“云姊姊，来来来，我们且好好狠斗一场！但死别生离，凄然独活，是最令人伤心肠断，难以禁受之事，故而我们今夜最理想的结果，是胜负不分，双双同时毙命！”

第二十二章柔肠寸折

孟浮云虽然刚强高傲，被上官灵赠号“咆哮红妆”，但女孩儿家，毕竟终究较男孩儿家，稍为软弱，听得上官灵虽在傲然发话，却语语酸心，不禁伤感得珠泪如倾，衣衫尽湿！

上官灵见孟浮云未曾应声下树，不由心中一喜，抬头问道：“云姊姊，你是不是改变心肠，不再和我打了？”

孟浮云忍泪凝眸，嗔声位道：“我生平说一不二，怎会不跟你打？但月影尚有三四分未到画痕，难道连这一点点光阴，你还忍心逼我？”

上官灵闻言不禁暗叹，女人心意，大概要算世间最难猜测之事？这画地为痕一举，本是孟浮云主动，如今却嗔怪自己逼她，既舍不得与自己相拼，又不肯放弃成见，岂非矛盾已极？

就上官灵情怀激荡，宁愿双双拼命，早求解脱！孟浮云则柔肠寸折，珍惜片刻光阴，到时方肯下树的最最凄凉之际，突然天空微暗，便跟着是金蛇电掣，洒落一片豆粒般大的急遽雨点，并有雷声隆隆作响！

孟浮云坐在横枝以上，斜倚树干，举袖拭泪，悲声叫道：“灵弟弟，我们两人，今夜的这种收源结果，大概实在太以悲凉，你看连苍天都为我们掉眼泪呢！”

上官灵听得又是一阵悲凄，心中烦闷无奈，索性仰面长空，让那急遽雨点，迎头洒落，淋得头发衣襟，以及面目之间，一片水湿！

孟浮云见他这般近乎疯狂的神情，芳心以内，宛如刀割！方开口叫了一声：“灵弟弟”，意欲稍加劝慰之时，忽地感觉讶然，因为看出上官那雨泪模糊的面颊以上，竟由愁转喜，浮现一片眉飞色舞之状！

大家魂销肠断凄然无助之际，上官灵居然会高兴起来，岂非有点不可思议？孟浮云诧异问道：“灵弟弟，你高兴什么？”

上官灵举袖胡乱抹去脸上雨水，破涕为笑地，得意叫道：“云姊姊，我们可以不打架了，为什么不高兴呢？”

孟浮云闻言，又是一愕！上官灵手指天空，轩眉哈哈笑道：“彤云密布，蟾彩潜光，大雨倾盆，雷电交作，地上哪里还有丝毫月影？月影既然不会移到姊姊所画的最后那条痕迹，我们岂不是可以不打架了？”

孟浮云听上官灵这种解释，颇为合理，心头也觉一宽，但自己此次来会上官灵，是私出“玄玄别府”，未曾禀知恩师“笑面阎婆”孟三娘！休看恩师平素对自己极其宠爱，因“罗刹教规”严厉非常，如被发现，定必在极度伤心以下，仍自照加重责！如今藉着天色变化凑巧，既与上官灵可以暂时不谈恩怨，则当立返“玄玄别府”，免得使钟爱自己的恩师着急难处！

心中想到此外，瞥见上官灵带着高兴神色，似要扑上树来，知道若容他近身撒赖，定然又复难免一阵痴缠！遂赶紧自枝上飘身，高兴叫道：“今夜既然可以不打，改日再斗也好！我尚有急事待办，要立时回转‘玄玄别府’去了！”

上官灵委实正想扑上树去，但心念才动，孟浮云却乖巧得业已抢先飘身！不由又恨又爱地，蹙眉高声问道：“云姊姊，我们下次相逢，是冤家？还是朋友？”

这时雨已不下，山风却劲，孟浮云一面衣袂飘飘地，向“玄玄壑”方面疾驰，一面扬声答道：“下次相逢之事，要等下次相逢再说，我劝你赶紧离

开这武夷山！”

说也奇怪，孟浮云身形才在山角消失，天际彤云也开，皓魄月光照处，地上月影，业已移过孟浮云所画最后那条痕迹，约莫寸许。

上官灵痴痴凝望中天皓月，心头又觉安慰，又觉茫然！

安慰的是今夜这场太以令人魂销肠断的难解情仇，居然被这一番风雨，轻轻度过。

茫然的则是这一次虽然暂时度过，但今后是否再不相逢，而再相逢时，是否仍会造成今夜这等凄然局面？

上官灵茫然良久以后，心头忽然一动，想起还有一位“南笔”诸葛逸，尚在林内休息，怎的自己与孟浮云这段纠纷，业已暂告结束，诸葛老前辈仍未出现？

疑思既起，身形遂飘，把这片小林的前后左右周围，细搜一遍，也未发现“南笔”诸葛逸的丝毫踪影！

上官灵见诸葛逸会无故失踪，不禁大大惊奇！加上一看天时，钟离老人无论得手与否，均应归来，反正独自无聊，遂往三仰峰“玄玄壑”方面迎去！

转过一座峰头，三仰峰方面，宛如电闪云飘般，驰来一条人影，此时正是天色即将透曙以前的最黑暗之际，双方又是在一个山角转弯之处，蓦然相逢，上官灵哪里会看得清对方所用究系何种轻功身法？只觉得快捷无传，加上一身“夺魂旗”打扮，自然认为是刚由“玄玄别府”归来的钟离老人，遂高声叫道：“钟离老前辈，你可曾把‘笑面阎婆’孟三娘的‘孟婆汤’解药，弄到手中？那位诸葛老前辈，却不知怎的？突然不见了昵！”

这位“夺魂旗”打扮来人，正是将错就错，冒充“闪电神乞”诸明，在极端侥幸之中，把钟离老人，打下“玄玄壑”去的“九毒书生”姬天缺！

姬天缺突与上官灵相遇，起初到颇吃惊，但既听“南笔”诸葛逸不在，又见上官灵把自己认作钟离老人，不由心头一喜，暗想先把刁钻小鬼解决，再去寻那“南笔”诸葛逸的晦气！

“七煞寒灵阴功”才聚，忽又想起以自己的功力，对付上官灵，简直易如反掌折枝，何不拿他慢慢消遣？并探听一些有关“乾坤五绝”虚实！

上官灵见对方肩头微动，却默不作声，不由错会了意，又复笑道：“钟离老前辈，我那题目，本来出得太难，今夜既然弄不到‘孟婆汤’解药，大可重新设法，我们先去找找诸葛逸老前辈好么？”

这几句话，听得“九毒书生”姬天缺，正中心怀，遂微微点头，举手向东北一指，当先缓步走去！

上官灵以为对方一指之意，是说“南笔”诸葛逸现在东北，自然随同举步，但心头却不禁暗想这位钟离老前辈，真是怪人，为何只用手式，不肯说话，难道怕被什么对头，悄悄听去？

上官灵被“九毒书生”姬天缺，再度将错就错，诱得随他而去，自将遭遇不幸，惊险万状！但居然还有更不幸，更惊险的事情，却在武夷山另一处绝峰中腰发生！

此处共有三位武林奇客，由于误会中缠夹误会的，互受重伤，性命只在呼吸间！他们是“闪电神乞”诸明、“南笔”诸葛逸，及“幽冥神君”阎元景！

“闪电神乞”诸明，被“幽冥神君”阎元景误当“九毒书生”姬天缺，中了他在“断魂谷”内苦心练就的“阴尸煞气”！

“幽冥神君”阎元景因与“南笔”诸葛逸，素昧平生，被诸葛逸在见他向诸明猛下毒手之际，怒使震慑武林的“坎离指”，点得要穴重伤，魂游墟墓！

“南笔”诸葛逸则由于抢上前去，意欲教授“闪电神乞”诸明，而诸明却因已中“阴尸煞气”，神智渐昏，不知来救自己的乃是“南笔”诸葛逸，竟当作“九毒书生”姬天缺，回身尽力一记“七煞寒灵掌”，出乎意外地，击在诸葛逸右胸“期门穴”上！

这三位武林奇侠，一齐身受重伤，上官灵又蒙然无知地，跟随“九毒书生”而去，钟离老人则已被姬天缺加以暗算，打得自三仰峰头，坠入“玄玄幽壑”！

三方情势，均紧迫危急异常！但要想井然不乱的加以叙述，必须有层次地剥茧抽丝，笔者先从“闪电神乞”诸明，怎会赶到这“罗刹教”的武夷山“玄玄别府”方面说起。

原来“闪电神乞”诸明在桥山水洞，与伤心遁世的另一“断肠人”，“东僧”醉头陀巧然相逢，并细加劝慰以后，两人遂联袂同返中原！但他们既不知钟离老人、诸葛逸、天痴道长等“乾坤三绝”的踪迹何在？又不知上官灵突然失踪的存亡生死？故而互一商议之下，决定仍奔“万姓公坟”看看在这段时间以内“九幽地阙”可有变化。

谁知刚刚走到湖北的武当山脉，“东僧”醉头陀正在指点烟岚，突然发觉有股劲急得异乎寻常的内家掌力，自一片小林之中发出，向自己劈空击到！

醉头陀“咦”了一声，肩头略晃，用“潜龙升天”身法，拔起丈许，但第二股掌风，又已向他“呼”然狂袭而至！

“闪电神乞”诸明眉头微蹙，左掌轻挥，意欲代“东僧”醉头陀，先接一掌！

但他错估对方功劲，这随手一掌，只用了七成真力，罡风互接之下，诸明居然被震得胸头血气一翻，微退半步！

如今诸明这“闪电神乞”名头，在当世武林之中，不过仅亚于“乾坤五绝”，平白受挫，心头怎甘？冷笑一声，把“七煞寒灵阴功”聚到十成，便待作势飞身，扑进小林以内！

“东僧”醉头陀，见诸明满面愤激不服神色，不禁失笑叫道：“诸兄莫动肝火，这是天痴道士的‘太玄真气’！”

“闪电神乞”诸明听说林内之人，竟是“乾坤五绝”中的“西道”天痴道长，自然心中一喜，停身止步，散去所聚功力！

果然不出“东僧”醉头陀所料，天痴道长缓步出林，但那副冷冰冰的脸色，却看得醉头陀及诸明，惊然一惊，知道必有重大变故！

天痴道长手指“东僧”醉头陀，忍声骂道：“你这个懵懵懂懂，糊涂透顶的醉和尚在雁荡大龙湫，看到一具假尸，及一颗蜡制人头，也不细加辨别，便跑到天台，找了那块‘双龙抱珠’绝好佳城，替毫不相识之人埋骨，并题了那几句：‘乾坤生变，五绝折翼，北剑分尸，东僧太气！竹屋数间，代为毁弃，南笔归来，九幽聚议。’的狗屁不通之词，遂害得我与钟离老人，诸葛穷酸三人东西南北，到处奔波，又要寻你，又要为蒲琨老儿复仇，以致章法大乱，心神不定，事事中人圈套！结果‘北剑’蒲琨老儿，根本无恙，却把个‘南笔’诸葛穷酸，活生生地，送入九幽以下的枉死城内！”

“南笔”诸葛逸惨遭不幸之讯，听得“东僧”醉头陀，及“闪电神乞”

诸明，全自心头极度震惊，一迭声地向天痴道长，追问其中究竟。

天痴道长缅怀老友，兀自神怆，凄然长叹一声，遂将所遇所经，及洞庭湖上，“南笔”诸葛逸与“万相先生”百里独那场“书画琴棋诗酒花”的别开生面之斗，结果诸葛逸在第六阵“酒”字以上疏神饮恨，第七阵“花”字得胜，而惜不自知，以致投湖绝命等情况，对“东僧”醉头陀、“闪电神乞”诸明详述一遍。

醉头陀仔细听完，向天痴道长摇头说道：“痴道士，俗语云

‘当局者迷’！故而你不要只会骂我，实则自己同样糊涂，诸葛穷酸未必便死。

天痴道氏瞠目问故，醉头陀“哈哈”一笑说道：“即算诸葛穷酸不知他自己已在最后一阵‘散花聚花、凝劲嵌壁’上获胜，但分明尚有一局围棋，未曾揭晓，仍有抢和可能！生机未绝之下，谁肯甘心就死？故而我料他不过在洞庭湖中，洗了一个冷水澡儿，头脑便清，等你们走后，悄悄爬起，静等那局围棋揭晓以后，再决定是出世见人？抑或真正自尽！”

醉头陀的这一席话，不但毫无醉意，并条分缕析，极见高明！听得“闪电神乞”诸明连连点头，拊掌笑道：“醉和尚，你如今神智已复，思路已清，倘若有机再与‘万相先生’百里独一拼酒力，必将使这位诡谲万端的盖代凶人，颓然醉倒，尽雪前耻！”

天痴道长经醉头陀这一分析，果然觉得“南笔”诸葛逸确有一线生机，不应就此死去！遂思索片刻，向“闪电神乞”诸明说道：“诸兄既然想见上官灵，便请跑趟武夷山‘三仰峰’，因为不但可以接应那似已坠入情网的上官小鬼，或许也可遇上钟离老人，告知醉和尚业已找到，及他对诸葛穷酸的生死存亡，所作判断！”

诸明确实对于钟离老人及上官灵这一老一小，极为想念，闻言自然含笑点头，天痴道长又复说道：“我与醉和尚，则结伴同游，再仔细找找‘北剑’蒲琨，并尽量宣扬洞庭一会第七阵‘散花聚花凝劲嵌壁’的胜负结果，以期传入如今尚羞于见人的诸葛穷酸耳内，好使他提早出世！至于彼此的会晤时地，就订在明岁元宵，罗浮山‘万梅谷’内好了！”

“东僧”醉头陀、“闪电神乞”诸明，同觉天痴道长这等分派人手，颇为恰当，彼此一笑分袂！

“东僧”、“西道”等“乾坤双绝”，漫无目的地，到处寻找“北剑”蒲琨！“闪电神乞”诸明，却带着那杆由“九毒书生”姬天缺，奉了“万相先生”百里独之命，送回的“风磨铜夺魂宝旗”，日夜兼程地，直奔武夷而去！

刚刚到达武夷山三仰峰对面的另一个峰头之上，便恰好看到“九毒书生”姬天缺所扮“夺魂旗”模样人影，自三仰峰头，投入沉沉雾影！

“闪电神乞”诸明虽然辨不出这位“夺魂旗”究是何人？但知决不是“逍遥老人”钟离哲、“九毒书生”姬天缺，及“幽冥神君”阎元景等三人以外，遂提气轻身，觑准那“夺魂旗”落足之处，跟踪纵下，度越无数倾斜石梁，直奔“玄玄壑”底！

“九毒书生”姬无缺先下，“闪电神乞”诸明，跟踪纵落，“逍遥老人”钟离哲随后又来，再加上被孟三娘真气传声惊动，自“断魂谷”中赶到的“幽冥神君”阎元景，遂奇巧无伦的，在“玄玄别府”以内，演了一场“夺魂旗”大会！

四位“夺魂旗”中，“幽冥神君”阎元景虽曾自摘人皮面具，露出本来面目，但他这副本来面目，却早已面目全非，因在“断魂谷”内，整日均以白骨为粮，自然饥得形若僵尸，使得他心头时时铭刻的莫大恩人“闪电神乞”诸明，及切齿难忘的强仇“九毒书生”姬天缺，都对他感觉陌生，若不相识。

“闪电神乞”诸明不认识“幽冥神君”阎元景，阎元景却因听得上官灵说过在“九幽地阙”那条“阎王甬道”以内失去“风磨铜夺魂宝旗”一事，自然把这手执风磨铜旗的大恩人“闪电神乞”诸明，误认成生死强仇“九毒书生”姬天缺，而立即向之发话挑战！

加上诸明为了藉机脱身，未加分辨，阎元景越发断定无讹！并因深知“九毒书生”姬天缺，功力既高，人又狡猾，要想立毙强仇，遂一面提气追踪，一面暗中尽量凝聚自己在“断魂谷”内，苦心练就的“阴尸煞气”！

他们一先一后地缓上“玄玄壑”，到了另一座高峰半腰之际，恰好距离上官灵、孟浮云互相约会的小林不远，致将林内窃听小儿女绵绵情话，正听得有趣的“南笔”诸葛逸惊动，悄悄飘身，赶来探视！

这时“闪电神乞”诸明在疾驰之间，业已把脸上所戴人皮面具，暗自摘落，准备蓦然回身，使对方先吃一惊，略感意外，再复互道来历，解释误会！

诸葛逸远远瞥见“夺魂旗”穷追“夺魂旗”，还以为其中有钟离老人在内，正自感觉凑巧之际，忽见“闪电神乞”诸明，摘下面具，不由愕然一惊，暗想诸明怎的也到此处？则身后追他的自然不是钟离老人，莫非是那罪大恶极的“九毒书生”姬天缺？

“九毒书生姬天缺”七字，刚刚浮上“南笔”诸葛逸心头，眼前业已展开一幕武林惨剧！

原来“闪电神乞”诸明摘下人皮面具以后，正准备蓦然回身，但足下方略略一慢，背后呼啸起处，有股极强极强的凌厉掌风，挟着一种极淡极淡的腐尸臭味，便已排空压到！

“幽冥神君”阎元景今夜出得“断魂谷”后，居然连遇“九毒书生”姬天缺、“玉箫郎君”潘午等两名仇人，但旧恨之切，毕竟胜于新仇，故而阎元景甘心抛却真正的新仇，“玉箫郎君”潘午，却拚命追心目中误认识恨多年的“九毒书生”姬天缺！

“闪电神乞”诸明的“闪电身法”，本来要比阎元景略高一筹，但就这伸手摘取人皮面具，准备回身，稍稍一慢的刹那之间，那位衔仇过切的“幽冥神君”业已乘机逼近，双掌齐推，发出了在“断魂谷”中，悉心苦练，准备一击便殁强仇的“阴尸煞气”！

“南笔”诸葛逸素称胸罗万有，学究天人，目力自然绝高！等到两人一先一后临近，看见“幽冥神君”阎元景那副宛若骷髅的特殊形态，硬知此人身寄阴毒武学，不可轻视！

“闪电神乞”诸明足下一慢，“幽冥神乞”阎元景“阴尸煞气”一发，那两只狰狞白骨似的手掌，及微带腐尸臭味的掌风，越发使“南笔”诸葛逸，蹙眉惊心！自己震慑江湖的“坎离指”力凝处，赶紧电疾腾身，凌空倒扑，半空中右手食指微伸，“嘶”的一缕劲风，硬向“幽冥神君”阎元景的心窝点去！

诸葛逸虽是蓦然现身出手，“坎离指”力，又属并世无双，但以“幽冥礼神君”阎元景那等武学造诣，自然不会一击便中！

不过事有凑巧，数系前定，“幽冥神君”阎元景的“阴尸煞气”，刚刚

出手，“闪电神乞”诸明也刚刚摘落人皮面具，蓦然转身！

这一来“幽冥神君”阎元景，宛如沉雷击顶般，顿觉眼前一黑，脑中“嗡”的一声，再也想不到自己认为积恨多年，拼命穷追，并对其已下辣手的强仇，居然有误，不是“九毒书生”姬无缺，竟会变成了衔恩未报，终日刻骨铭心的“闪电神乞”！

“阴尸煞气”已发，无法回收，并眼看业经出其不意地，打中了大恩人“闪电神乞”诸明，阎元景不禁惊魂欲绝，恨恨万端，遂对“南笔”诸葛逸凌空袭来的“坎离指”力所化劲气，不但不避，反而挺胸迎去，意图一死赎罪！

“幽冥神君”阎元景如今这种打扮貌相，以及所用功力，在任何人眼中，都会看作是穷凶恶极的奸邪之辈！故而“南笔”诸葛逸一开始便下绝情，“坎离指”力，是以准心窝点到！

阎元景倘若不闪不避，或运功硬抗，必然应指身死！他这一挺胸前迎，却反而无意中避开心窝，只在“将台穴”右侧，挨了一指！

但“坎离指”力，威势无伦，劲风到处，所中虽非要害，“幽冥神君”阎元景，仍“吭”的一声，身形连退三步，倒地晕死！任凭“南笔”诸葛逸聪明过人，才华绝世，也被这种异常的情况，弄得有些糊涂起来，觉得这位形如僵尸之人，既对“闪电神乞”诸明，用那等阴毒功力下手，怎的却又不避自己袭击，颇似宁愿在“坎离指”下，伏尸尽命？

疑念虽起，但形势却不容诸葛逸仔细寻思，回头看时，却瞥见“闪电神乞”诸明，业已目光发直，周身微颤，摇摇欲倒！

原来“幽冥神君”阎元景所练“阴尸煞气”，厉害绝伦，“含青殿”前，随意轻发，“玉箫郎君”潘午便告受伤，如今全力一击之下，“闪电神乞”诸明功力虽高，也已神智昏迷，仅仅保持半丝知觉，尚未完全丧失而已！

“南笔”诸葛逸身形飘坠，一伸右手，搭上“闪电神乞”诸明肩头，想扶他好好躺下，再行细察是被何种阴毒功力所伤？以图解救！

口中并含笑道：“诸兄心头感觉如何？小弟诸葛逸在此！”

但这时的“闪电神乞”诸明，早已眼前金花乱转，耳底异响“嗡嗡”，哪里还辨得出来者何人？所言何语？

更糟的是他所中“阴尸煞气”，只是一种奇寒尸毒，使人周身发颤麻痹，神志昏迷地，慢慢死去！对他一身武功，却无丝毫影响，故而“闪电神乞”诸明，在那半线尚存知觉之中，发现有人近身，遂自然而然地，发挥人类临危拼命的防卫本能，聚集了十成十的“七煞寒灵掌”力，蓦然击出！

“南笔”诸葛逸怎会想到“闪电神乞”诸明，有此一举？又正直右手搭上对方肩头左手伸向对方腰后，要想捧抱他就地卧倒，加此解救，致使自己胸前门户，豁然洞开之际，遂在右胸乳下的“期门穴”上，实胚胚地，挨了一记“七煞寒灵掌”力！

“乾坤五绝”虽然威名盖世，而“南笔”又是“乾坤五绝”中的特出人物！但一来“闪电神乞”诸明，也属当今第一流高手，二来“朗门穴”这等紧要部位以上，哪里禁得住诸明拚命施为的“七煞寒灵掌”力？故在“砰”然巨震之下，“南笔”诸葛逸踉跄地连退三步，跌坐在地，蹙眉合目，半声不哼，“闪电神乞”诸明也力竭神昏，仆地晕死！

就在“南笔”诸葛逸、“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三位武林奇侠，一齐错中铸错，身受重伤，均将奄奄委化之际，突然驰来一条素

衣人影！

这条素衣人影，正是与上官灵刚刚分别，急于回转“玄玄别府”的孟浮云，但突在途中见了这等惊人情况，却不由大出意外的愕然驻足！

“南笔”诸葛逸听得有人赶到，勉强调气，镇压住脏腑翻腾，双目微开一线，见是孟浮云，不禁想到她与上官灵的生死赌约，如今孟浮云既然无恙至此，难道上官灵也已惨遭劫数？

孟浮云因深知恩师孟三娘，平素对这位“乾坤五绝”中的“南笔”极为敬佩，自己也从一干武林人物口内，常常听到有关诸葛逸的各种风云事迹，慷慨豪情，故而肃立恭身，施礼说道：“诸葛老前辈怎会如此神情？孟浮云可有能效微劳之处？”

“南笔”诸葛逸目光一瞥地上的“闪电神乞”诸明，及另一位尚不知名，形若僵死，中了自己“坎离指”力的“夺魂旗”打扮之人，不禁微叹一声，低低说道：“有劳孟姑娘，挖座小坟，把我们合埋一处，便感盛情……”

语音微顿以后，忽又强打精神地，向孟浮云继续问道：“上官灵何在？是否业已死在你的手……”

说到此处，人已不支，低头吐出一大口紫黑鲜血！

孟浮云真弄不懂堂堂威震乾坤，名驰八表的“南笔”诸葛逸，怎会伤成这等模样，并知道自己与上官灵相会之事！遂一面自身边摸索药物，一面急急答道：“老前辈放心，我与上官灵的那场架儿，业经彼此同意，延到下次再打，故而谁也未曾伤谁！老前辈且先服一包我恩师赐我的‘罗浮大还散’，或许能够……”

孟浮云因看出诸葛逸吐血以后，神情不对，以致取药太急，竟把上官灵刚刚送给他的那粒墨珠，也复一并取出！

“南笔”诸葛逸何等孤介高傲？哪里肯服食孟三娘用当年所获“三叶仙兰”配制的“罗浮大还散”，以全性命！但目光注及孟浮云手中那颗墨珠，想起曾与钟离老人推究此珠来历，遂截断孟浮云话头，语弱如丝地，缓缓说道：“多谢孟姑娘盛情，但我并不需‘罗浮大还散’，只请你用这墨珠，在那‘闪电神乞’诸明诸大侠，前胸后背的各处要穴之间，略为滚转，试试能否代他祛除所中奇异阴毒？”

孟浮云这才知道自己身边，仆地晕绝的“夺魂旗”打扮之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闪电神乞”诸明！但诸葛逸口角不住溢血，分明命在顷刻，偏又不服食师门疗伤圣药“罗浮大还散”，反倒叫自己去救别人，这种侠骨傲怀，真令人又是钦佩，又是发愁，不知如何是好？

但孟浮云毕竟聪明绝顶，微愕以后，便索性利用“南笔”诸葛逸的高傲风怀，侠义性格，摇头含笑答道：“今夜此事，只是孟浮云与诸葛老前辈的一段因缘，对‘罗刹教’与‘乾坤五绝’之间的声名恩怨，毫无关系！但老前辈如不肯服食‘罗浮大还散’，则请恕孟浮云亦有方尊命，不救‘闪电神乞’！再说我此举决不吃亏，只会大占便宜，日后老前辈对我稍加照拂，孟浮云定必受用不尽！”

这一番话，的确软硬兼施，措词极妙！“南笔”诸葛逸居然无言相驳，长叹一声，垂头不语！

孟浮云面含微笑！缓步向前，把手中那包疗伤圣药“罗浮大还散”，恭恭敬敬地，伺候“南笔”诸葛逸服下！

诸葛逸不禁心头暗地感叹，自己生平孤傲，从来不受人恩，想不到今夜

竟被孟三娘的女弟子孟浮云救了一条性命，日后究应如何报答？

“罗浮大还散”所化甘芳玉液，一下喉头，诸葛逸便知道自己性命已告无妨，遂手指“闪电神乞”诸明，向孟浮云说道：“孟姑娘，这‘罗浮大还散’，确具神效，我服食之后，业已无妨，只须略为调气将息即可！你且用那粒墨珠，向‘闪电神乞’的前胸后背，各处要穴，略为滚转，试上一试？”

钟离老人与诸葛逸先前所料不错，这粒墨珠，确实是昔年武林大侠“玉鼎真人”，在“崆峒”幽壑，以玄门绝学，苦斗“天蜈”，终于在身中剧毒以下，杀蜈除害，所得两粒功能辟寒御热，解毒疗伤“如意天蜈珠”的其中之一！不过“玉鼎真人”的衣钵传人清宁子，因天下觊觎这两粒宝珠之人太多，才费尽苦心，采集多种药物，将珠炼成黑色，以图避人耳目，免生事端！“幽冥神君”阎元景在“断魂谷”内，日与白骨为伴，而不中尸毒，不民“黑菅阴风”之故，即因身怀此珠！如今经孟浮云遵从“南笔”诸葛逸所嘱，用“如意天蜈珠”，替“闪电神乞”诸明在前胸后背等要穴以上，一阵滚转，果然所中“阴尸煞气”的毒力渐解，人也渐复知觉！

“南笔”诸葛逸见状，自己暂停调气培元，向“闪电神乞”诸明大声喝道：“诸兄心头所中阴毒，虽已渐解，但四肢之间，余毒必然未净，故尚不可妄动！你且慢慢调气行功，等感觉完全复原以后，再运气由四肢及全身毛孔之中，驱散余毒！”

“闪电神乞”诸明此时心头毒解，神智已复，听得向自己发话之人，口音好熟，不由微开双目居然见是“南笔”诸葛逸，知道“东僧”醉头陀所料不差，这位名列“乾坤五绝”的盖代奇人，果未死在洞庭湖内！

但诸葛逸脸上的神情气色，也似重伤初愈？难道自己适才临失知觉以前的拼命一掌，打的竟是“南笔”？

“闪电神乞”诸明心中又是疑惑，又是歉疚地，正待发问，诸葛逸业已看出心意，连连微笑摇手，诸明遂暂时保持缄默，调气澄心，准备凝功驱散体内余毒！

诸葛逸因墨珠解毒生效，知道此珠确是辟寒御热，解毒疗伤，无所不能的武林异宝“如意天蜈珠”，遂招手唤过孟浮云来，叫她再使地上躺的另一位身中自己“坎离指”力的“夺魂旗”打扮之人，将墨珠含在口内！

孟浮云如言照做，诸葛逸及诸明这两位武林奇人，遂各为培元固本，驱散余毒的调气行动，渐入人天交会的忘我之境！

等他们一个伤痊复原，一个余毒去净，双双长叹睁目，飘然起身之际，不由相对微愕，因为面前哪里还有孟浮云及“幽冥神君”阎元景的丝毫踪影？只在地上留着歪歪斜斜地几行字迹！

字迹是“幽冥神君”阎元景所留，大意则为，自己因恨极“九毒书生”姬天缺，遂不辨皂白，拚命穷追！竟不仅误伤大恩人“闪电神乞”诸明，并使“南笔”诸葛逸，也遭受连环灾害，无心鲁莽，铸引大错，委实羞于相见，趁着“九毒书生”姬天缺，尚未远离，可能还在武夷勾留之际，赶去搜寻，等扑杀此獠以后，再向诸葛逸及诸明，亲自谢罪等语。

诸葛逸及诸明看完阎元景留字，不禁感慨万分，两人并决定将来必对孟浮云今夜之恩，百倍相报！

他们略为感叹以后，自然相偕一面叙别，一面回转小林，去寻上官灵，哪知此时不但上官灵已遭“九毒书生”姬天缺毒手，连孟浮云方面，亦生剧变！

原来孟浮云用那粒“如意天蜈珠”给“幽冥神君”阎元景含在口内，过了片刻以后，因阎元景所中“坎离指”力虽重，却已无巧不巧地避开心窝要害，致未当时毙命！本身功力既好，又加上这等罕世灵药的疗伤之能，也就逐渐悠悠醒转！

阎元景人醒以后，吐出墨珠，见是自己所赠上官灵之物，便推测出面前这白衣少女，可能就是“笑面阎婆”孟三娘准备传以衣钵的心爱弟子孟浮云，但孟浮云私出“玄玄壑”，为时过久，亟于回转“玄玄别府”，匆匆收起“如意天蜈珠”，向阎元景略告经过，立即飘然而去！

这时“南笔”诸葛逸，与“闪电神乞”诸明，为了培元固本，恢复伤势，业已双双入定，神会人天！“幽冥神君”阎元景遂感慨无穷地，黯然留书，向这两位盖代奇人致歉！

孟浮云匆匆自沉沉雾影以内，度完无数石梁，到了“玄玄壑”底，却看出站在“玄玄别府”牌楼以下，值班轮守的两名“六大游魂”中的红袍披发少女，脸上神情，有点冷漠漠的特殊异样。

疑念方起，尚未动问之际，眼前人影电闪，并响起二师姑胡飘云脆若银铃的语音说道：“小师妹怎的私出‘玄玄别府’，你可知道今夜来了四位‘夺魂旗’，几乎闹得天翻地覆？”

孟浮云方想告以自己适才还救了两名“夺魂旗”，但见胡飘云神色异常，遂心头一凛，默然未答！

胡飘云妙目之中，流露出一片关切神情，凝注孟浮云，眉黛含愁地，低声继续说道：“掌教师尊因遍寻小师妹不见，业已大发雷霆，命你归来以后，跪在‘含青殿’前，静候处罚！”

孟浮云闻言脸上神色一惨，但依然秀眉双挑，傲然朗声答道：“孟浮云自作自受，敢作敢当！多谢二师姊关拂，请你代禀恩师，就说小妹业已遵命前往‘含青殿’待罪，敬候恩师依照‘罗刹教规’处罚！”

话完，白衣飘处，人已直扑“含青殿”前而去！

胡飘云低声一叹，只得报知“笑面阎婆”孟三娘，孟三娘遂脸含簿怒地率同“玉箫郎君”潘午，及门下弟子，齐往“含青殿”前，向那低头下跪的孟浮云问道：“孟浮云，你可知罪？”

孟浮云霍地抬头，率然答道：“弟子未禀恩师，私出‘玄玄别府’，违反‘罗刹教规’，知罪服罪，敬请恩师严加处罚！”

孟三娘钟爱孟浮云过甚，但因自己身为掌教，对于违反教规弟子，不得不略为做作！本想孟浮云只一认错求饶，“玉箫郎君”潘午从旁再复讲情，更可轻轻罚炼一炉丹药了事！谁知孟浮云刚强无比，虽然认错，却不求饶，弄得自己简直找不出台阶可下。

何况目光微扫之下，又看出艾云飞、董飞云夫妇，及一干平素因妒生嫉，与孟浮云不睦的教中弟子，均自神色愤然，知道事情来已弄僵，不加重罚，无以服众。

若按“罗刹教规”，最轻也要重责三十荆条，但孟浮云性格，何等高傲？极可能在领责以后，会逼得她羞愤自尽！

故而孟三娘心头电转之下，决定轻责不如重责，索性藉着此事，向门下树威，以令他们互相策励，共图奋发！

遂脸色一沉，向董飞云冷然说道：“你小师妹违反教规，我要使她在‘罗刹神幡’之前领罪，你与我速设‘罗刹神坛’！”

“玉箫郎君”潘午知道师姊平日钟爱孟浮云宛如己女一般，关于违规之事，自然点到为止！万想不到一场假戏，居然真唱！刚待劝解，孟三娘竟已设坛，自己身为副掌教，不便强违教规，遂也只得默然不语！

董飞云闻言，恭身领命，斜斜瞥了孟浮云一眼，嘴角隐含得意冷笑着，指挥侍者，布置“罗刹神坛”！孟三娘看在眼里，不禁心头一寒，双眉暗蹙！

孟浮云却依然是一副倔强神色，不乞人怜，未免急得那位平素与她交好甚厚的胡飘云，为之暗暗搓手！

“罗刹神坛”设好，孟三娘缓步登坛，在那面“罗刹神幡”之前，恭恭敬敬地净手上香，然后转身叫道：“孟浮云，你且起身，到‘罗刹神坛’的坛前领罪！”

孟浮云答声：“弟子遵命。”起身走到坛前，垂手肃立！

孟三娘面寒如水地，向“玉箫郎君”潘午问道：“潘师弟，我‘罗刹教规’，素称严峻，门上若有违反，得判何刑？”

“玉箫郎君”潘午既知师姊钟爱孟浮云，自然依照最轻之刑，应声答道：“三十荆条，鞭背见血！”

董飞云、艾云飞等闻言，脸上一片幸灾乐祸神色，胡飘云则心头一酸，孟浮云却依然神情自若！

孟三娘淡然摇头，接口说道：“孟浮云恃宠生骄，违规胆大，三十荆条轻责，不足儆之，潘师弟想想教规条文以上的较重刑罚！”

这几句话，着实太出意外，连董飞云等希望孟浮云受责之人，均一齐默然疑思，掌教师尊，何以突变常态？

“玉箫郎君”潘午也猜不透师姊孟三娘要维持“罗刹教规”尊严，又要顾全孟浮云的一番苦心，只得迟迟疑疑地，蹙眉答道：“再重便当残去一肢！”

这时“玄玄别府”中，“罗刹神坛”之前的“罗刹教”中人物，无不怀着极度紧张心情，静听掌教孟三娘是否竟将孟浮云如此处罚？

孟三娘妙目之中的两道精芒，向孟浮云略注，然后再度出人意料地，冷冷问道：“潘师弟，不要替她维护，我决不许任何‘罗刹教’中弟子，轻犯任何教规，你且把最重之刑，当众宣示！”

“玉箫郎君”潘午听得莫名其妙紧紧皱双眉，但又只好万般无奈地，如言沉声说道：“毁去武功，逐出教外！”

一言方落，金光电闪，“笑面阎婆”孟三娘自“罗刹神坛”以上，掷下一面“阎婆血令金牌”，落在适才犹自毫无惧色，如今却已全身战栗的孟浮云足前，并发出一连声的森厉冷笑！

孟三娘笑声一发，所有“罗刹教”中人物，包括副掌教“玉箫郎君”潘午在内，全部惊然肃立，一片静穆！

孟浮云全身颤抖地，微抬臻首，两道秋波，直注满面严霜，站在“罗刹神幡”左侧的“笑面阎婆”孟三娘，露出一副乞怜神色！

孟三娘笑声收歇，偏脸避开孟浮云目光，银牙微咬，向“罗刹神坛”以下，厉声叫道：“本教女弟子孟浮云，违反教规，着即逐出教外！但姑念其平素奋勉，尚知自爱，本掌教特降殊恩，免予毁去一身艺业！”

“玉箫郎君”潘午，及胡飘云，心头一阵难过！董飞云等则暗暗欣悦，孟浮云却因深知恩师平素言出必行，决无更改，故在听完以后，身上颤抖立起，神情反转坚强地，举袖抹去颊上泪珠，抬头向孟三娘问道：“弟子知罪，诚心接受教规处罚，但既蒙不废弟子武功，足见师恩仍在！故当弟子拜别以

前，斗胆请问，他日是否尚有重返师门之望？”

孟三娘最爱孟浮云这等不亢不卑，至情至性的倔强风格！不由得也白眼圈微红地，点头说道：“有两件事，你若能作到其中之一，我便许你重返师门！”

孟浮云脸上现出一片渴切希冀神色，目注孟三娘，孟三娘缓缓说道：“第一件事是设法把上官灵带来，投顺本教！”

孟浮云柳眉深锁，樱唇微启，但欲言又止，听孟三娘继续说道：“第二件事是你若不能把上官灵带来投顺本教？便把他的人头，带来见我！”

孟浮云妙目之中，泪光又现，向孟三娘问道：“上官灵太高傲、太倔强，要使他降心投顺本教，未免太难办到……”

孟三娘接口冷冷问道，“杀了他呢？”

孟浮云凄然泪落，低声答道：“杀他比较容易，但我……我又似乎下不了手？”

说到此处，忽然满面不解神色地，向孟三娘问道：“恩师，我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偏偏要对上官灵，加以算计？”

孟三娘目中射出两道冷锐光芒，应声答道：“因为我与‘乾坤五绝’等人，在这一代中，互有所长，各不相下！遂想把你培养成下一代内傲视乾坤，无与伦比的超卓人物！本来这桩愿望极易实现，但偏偏有个上官灵，遇合机缘，以及聪明才智，均足与你比拟，将来倘若获得‘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等‘乾坤五绝’，各以绝技相传，甚至会比你更为出色，故而对于上官灵，如能争取，则需竭力争取，否则索性杀却，免得留为他日大患！”

孟浮云听出恩师语意之内，对自己期望仍切，但不知为何由于这点小过，便如此大发雷霆？要把自己逐出门墙之外！

孟三娘把话说完，依旧满面威严地，看了孟浮云两眼，继续说道：“我话已说明，你如能做到这两件事的其中之一，便可重返师门，否则你我之间，从此无殊陌路！”

话音至此略顿，目光在董飞云、胡飘云等其余“罗刹教”中弟子身上，森然来回一扫，再向孟浮云沉声说道：“‘罗刹教’下，向不容人轻犯规戒，我命你立功赎罪，已是例外殊恩，你还不快去自作打算？”

孟浮云知道情势业已如此，恩师孟三娘决将无法再行收回成命！遂只得眼角噙珠地，向孟三娘及师叔潘午，恭身三拜，并向诸位兄师妹，环施一礼，回到所居“漱玉阁”中，略为收拾用物，便即凄然独自离却“玄玄别府”！

她离却“玄玄别府”，自然想先找上官灵，两人置腹推心地，细加商议！但哪知上官灵在“九毒书生”姬天缺的阴谋辣手之下，所遇的难危困窘，几乎比孟浮云尤胜百倍！

原来“九毒书生”姬天缺，奉了“万相先生”百里独之命，远赴玉门关，向“闪电神乞”诸明送还“风磨铜夺魂宝旗”以后，在回转中原途中，心头好生难过！

暗想以自己震惊江湖的“九毒书生”四字名头，居然落得事事要听“万相先生”百里独之命，岂不太已无趣？何不跑趟武夷山三仰峰，藉口探视“玉箫郎君”潘午，若能乘机把那“双心碧玉”及“九结金环”，弄到手中，便可不但不必再对百里独低头，并使这位心机盖代，武学超凡的“万相先生”，转为己用！

主意打定，才扑奔福建武夷，谁知居然巧中凑巧地与四位“夺魂旗”于

“玄玄别府”之内，齐齐相遇！

惊心碎胆，危机一发之中，姬天缺竟将“逍遥老人”钟离哲，打下绝壑，克星一去心胆立雄，加上上官灵又自动把他当作钟离老人，遂心头得意已极，将错就错地，引着上官灵向自己无意中发的一处幽秘所在走去！

这处幽秘所在，是“九毒书生”姬天缺初到武夷，遇雨觅地暂避之时，无意发现，洞中藏洞，幽秘绝伦，几与当初禁闭钟离老人，近二十年的“九华幽谷”秘洞，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官灵因见这位自己心目所认为的钟离老人，步履之间，仿佛得意异常，遂在三丈来后，一面随同提气轻身，直下一片看来并不甚深，但却颇为幽秘的阴暗山谷，一面笑声问道：“钟离老前辈，我看你好像颇为高兴，是不是‘笑面阎婆’孟三娘真把那‘孟婆汤’解药，心甘情愿地送给你了？”

“九毒书生”姬天缺知道倘若久不答话，上官灵必致生疑！答话又恐被对方听出语音，遂袭用钟离老人在“玄玄别府”中所施故智，先发出一阵“夺魂旗”特有森森阴笑，然后压低嗓音，怪声答道：“小娃儿，不要多问，且跟我来，让你开开眼界！”

本来“九毒书生”姬天缺这等突然变易语音的诡异举措，任何人均会对之生疑！但上官灵却因深知钟离哲若以“逍遥老人”的面目出现，是天下第一高人，而换了“夺魂旗”面目时，却变成天下第一怪人！所以不仅心头毫不起疑，反更兴高彩烈地，渴想看看这位老前辈要使自己开的是什么眼界？

“九毒书生”姬天缺到了山谷半腰，掀起一丛藤蔓，钻入藤后深洞。

上官灵自然随同钻进，但进洞未深，便在洞壁上发现另有一穴，两人遂先后穿穴而入！

原来这边是座奇形天然石室，室中丹床药鼎，一应俱全，仿佛是位隐士，或武林异人的潜修避世之所，石室下宽上狭，到了约莫三十丈高的室顶之时，只是一个方圆尺许小穴，可以作为透光透气之用！

入室穴口上方，悬着一方重约两千余斤的极巨青石，但石上居然凿孔穿链，铁链通到穴口右侧的一具绞盘以上，看出是用来开闭门户，但亦可从而窥知，当初建这石室之人，确实费了不少精力！

上官灵在石室中四处浏览之际，“九毒书主”姬天缺却正凶心暗转，付度如今业已鱼游釜内，鸟在掌中，就看自己对这上官灵怎样摆布处置？

加以残杀，最为容易，但觉得无甚趣味，倘若不杀，则又顾虑这小鬼既极刁钻，又极高傲，决不会在稍受折磨之后，便对自己归心，甚至一个不巧，还可能弄巧成拙，出了意外？

想来想去，姬天缺终于决定，在这除了上官灵及自己以外，绝无第三人知晓的环境之中，不再顾及什么武林身份，及江湖道义，一声不响地暗下毒手，先用“七煞寒灵阴功”，毁去上官灵一身武学，并使他哑不能言，然后再在他身边，取一要紧物件，去将“南笔”诸葛逸骗来，一并加以杀戮！

“九毒书生”姬天缺毒计业已定就，上官灵却不知惨祸即临，尚自懵然无觉地向他含笑问道：“钟离老前辈，你在想些什么？这座石室，委实建造得巧夺天工，但不知当年居此之人，是哪位武林前辈？”

“九毒书生”姬天缺自怀中取出一粒黄色丹丸，递与上官灵，依旧压低嗓音，用那副怪腔调说道：“这石中藏有无穷怪异，并随处皆伏危机，你先把这粒祛毒灵丹服下，再到那右边洞壁近前，去看看壁下那块形若双心，质如美玉的奇异白石！”

前文曾经交代“万相先生”百里独，除了绝世武功，及极端机智以外，并精于装置各种消息，及擅用百毒！如今姬天缺递给上官灵的这颗黄色丹丸，便是百里独所炼“五毒灵丹”之一，他这“五毒灵丹”，色分“红、黄、蓝、白、黑”，功能令人“聋、哑、盲、瘫、死！”

故而只要这粒黄色毒丸，一下喉头，上官灵便将从此失音，不能言语！

但上官灵认准姬天缺是以“夺魂旗”面目，去探“玄玄别府”归来的钟离老人，做梦也想不到会是最大对头，狠辣绝顶的“九毒书生”？加上“万相先生”百里独匠心独运，炼制得那粒令人口喑哑的黄色毒丸，清芬四溢，使任何人看来均分明是粒上好灵丹，上官灵自然毫不考虑怀疑地，到手便即如嚼吞下！

“九毒书生”姬天缺见上官灵已服毒丸，心头又是一喜，一面暗聚“七煞寒灵阴功”，一面伸手指向石室右壁！

上官灵转身一看，蓦然发现好似嵌在壁间的这块形若双心，质如美玉的奇异白石，几与孟浮云贴身所佩，业已送给自己的那方翠绿美玉，形状完全相似？只不过一石一玉，一大一小，一白一碧而已！

既然有此发现，上官灵遂想把那块翠绿美玉取出，请钟离老人持与壁间白石，比较推究！但正欲张口说话之时，却发觉自己突然失声暗哑！

上官灵也是聪明绝顶之一，一生此变，立即对身后那位“夺魂旗”，是否钟离老人，起了莫大怀疑？可惜怀疑太晚，“九毒书生”姬天缺所凝聚的“七煞寒灵阴功”，业已化成一片阴寒彻骨劲风，向上官灵后腰要穴，凌空猛袭！

如此逃已无及，避亦不能的千钧一发之际，上官灵忽生急智，暗想自己既已失音暗哑，并难逃毒手，不如争取最后的刹那光阴，使将暗算自己的无耻狠毒凶人，也永远禁闭这间石室以内！

主意既定，根本不作躲避之想，一面向前飞身，一面聚集十二成功力，向那悬吊巨石专司启闭石室门户的绞盘，挥掌击出！

上官灵这种举措用意“九毒书生”姬天缺自然一看即知，但因也出意外，阻挡不及，遂只得恨恨怒骂一声，顾不得其他地，身形疾闪，向石室门户以外，宛如电掣云飘，一窜而出！

几桩动作，全在一刹那间，上官灵先中“七煞寒灵阴功”，猛觉后腰穴一凉，全身激灵灵地一个寒颤起处，才知对方并非想要自己性命，而是更狠毒的准备先破去自己一身武功，再加慢慢折磨！

但上官灵所好的是在未中“九毒书生”姬天缺掌力以前，已向绞盘发掌！故而等他后腰要穴逼袭，一身武功被破之际，那股事前所发掌力，依然猛烈无伦，硬将绞盘击碎，轰隆一声巨响，火花溅处，重达两千余斤的巨石，从上坠落，上官灵遂几乎与钟离老人昔年一般无二的，幽禁石室，而比钟离老人更苦的是非但武功完全废去，成了一个平凡之人，并因误服毒丸，从此失音暗哑！

“九毒书生”姬天缺则似运数尚未告终，闪窜及时地逃出石室，只被那巨石压断一角黑衣，回身向室中施展“传音入密”神功，得意已极地，狞笑说道：“上官灵，如今你大概可以猜出我不是钟离老鬼，而是‘九毒书生’姬天缺！”

上官灵隔石闻声，方始恍然顿悟，但却不知这位魔头，怎会如此奇巧撞来？使得自己上了这场莫大恶当！

“九毒书生”姬天缺又复大笑说道：“昨夜今晨之事，委实奇巧无伦，四位‘夺魂旗’，齐聚‘玄玄别府’，钟离老鬼把我当作‘闪电神乞’诸明，被我在三仰峰头，一掌击落千寻绝壑！你这小鬼，又把我当作钟离老人，成为一个暗哑凡人，永禁石室！推原究始，全是这副‘夺魂旗’打扮，帮了我的大忙，大概姬无缺时来运转，只要再把‘闪电神乞’诸明，及‘幽冥神君’阎元景害死，‘夺魂旗’岂非唯我独尊，由假成真的做视天下？”

上官灵知道人遇得意之事，往往必须觅人倾吐，始觉为快！如今“九毒书生”姬天缺，就是这种情形，则所言钟离老人，误将他认作“闪电神乞”诸明，而被姬天缺乘机相害，击落千寻绝壑之语，不会有假，不由心中一阵难过，悬念这位对自己太好的钟离老人，是否从此永绝人间？泉台埋恨！

“九毒书生”姬天缺正在得意扬扬，眉飞色舞之际，忽然听见远远传来一声清亮无比的龙吟长啸！

真气内力的强弱程度，在啸声中最易显露，“九毒书生”姬天缺，由来人功力太高之上，推测出定是“南笔”诸葛逸，遂又提气传声，隔着那块封洞大石，向上官灵得意怪笑道：“上官小鬼，你武功既失，喉音又哑，就是有人到了洞顶，也无法向其呼救！故而我不妨把‘南笔’诸葛穷酸诱来，若有机缘下手将其一并诛除，否则便悄悄全身隐退，远走高飞，专门在‘万相先生’百里独、‘笑面阎婆’孟三娘及残余‘乾坤四绝’的夹缝之间，搬弄是非，制造纠纷，使他们互相拼斗，消损实力，然后我再见机行事地暗中一加害，以图完成独霸天下，称雄宇内夙愿！”

说完，转身面对“南笔”诸葛逸的啸声来路，仍以真气传声，发出一阵“夺魂旗”特有的“嘿嘿”阴笑！

上官灵在那石室之中，听得空自咬牙切齿，怒火高腾，但自己如今成了又凡又哑，手中无力，口内无音之人，连今后的日常饮食，均有问题，只好任凭“九毒书生”姬天缺嚣张狂傲！

但他哪知不但这石室之中，饮食无匮，并还是昔年“万相先生”百里独，与爱侣“玄冰仙子”钱无咎，双双开辟的一处别府，惟因百里独钱无咎一隐多年，以致日久失修！直到“笑面阎婆”孟三娘迁居武夷之后，无意发现，才加以整顿，凿壁通泉，储粮种药，连对“玉箫郎君”潘午，均未告知，准备留作将来万一退步之地，故而安排得极为巧妙，外人非加仔细探索，绝难发现而已。

上官灵既须在此石室以内，长期居留，则这些饮食之物，慢慢自会找到！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石室只有唯一出入门户，如今绞盘既碎，巨石难开！休说上官灵已成凡人，即令一身上乘武功，丝毫未失，也照样无法穿透坚厚石壁，脱身室外！

“九毒书生”姬天缺的“嘿嘿”阴笑既发，上官灵知道“南笔”诸葛逸即将循声寻来，遂蹙眉思索怎样才能设法向诸葛老前辈暗示自己被困此处？

这石室中，透气之处，到有不少小小暗洞，但透光之处，却只有高在三十丈以上的那个方圆尺许小穴！

上官灵暗想若能在“南笔”诸葛逸到此之时，将自己所用独门兵刃“文昌笔”，自这小穴以内，奋力掷出，或许能将“南笔”惊动？

这位老前辈胸罗万有，学究天人，武学既高，心思尤细，只要发现自己，不但必能相救脱身，甚至误服毒丸，失音成哑之事，也可为自己设法治疗祛解！

上官灵越想越觉脱困有望，遂取出自己那枝“文昌笔”来，先行向空试掷，不禁长叹一声，怅然若失，因为一身内家气功已废，力量纵比常人略大，手法准头亦复仍在，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把“文昌笔”掷到室顶！

就在上官灵所望成空，凄然无计之际，一黑一白两条身法奇快的人影，恰好驰过石室顶端小穴，向这谷中赶来！

黑衣人是刚由孟浮云用“如意天蜈珠”，祛解“阴尸煞气”，救回性命的“闪电神乞”诸明，则白衣人不问可知，定然是那“期门穴”上误中“闪电神乞”诸明“七煞寒灵掌力”，业已魂游墟墓，也服了孟浮云师门妙药“罗浮大还散”，才得复原的“南笔”诸葛逸！

他们两人，一面回转小林，欲与上官灵会合，等待钟离老人自“玄玄别府”归来！一面便在途中，互谈别来经过。诸葛逸听得“东僧”醉头陀，已被“闪电神乞”诸明，在桥山水洞以内，无意相遇，并正与“西道”天痴道长，联袂找寻“北剑”蒲琨，不由心头大慰，暗喜“乾坤五绝”果然均自无恙！

但“南笔”诸葛逸哪知他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乾坤五绝”飞祸未了，魔劫方深！在他刚于洞庭湖水之中复活，“东僧”醉头陀刚刚找到，而“北剑”蒲琨的吉凶祸福，尚自不可预测之时，名满天下的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又遭受“九毒书生”姬天缺的暗算，挨了一记：“七煞寒灵阴功”坠身千寻绝壑！

“闪电神乞”诸明听得“南笔”诸葛逸所说别来种种风波，也自惊心动魄！但等二人到达小林，上官灵业已踪影不见。

“南笔”诸葛逸叫了两声，未见回应，遂预感又生巨变，必将令人大费神思！不禁目注“闪电神乞”诸明，摇头苦笑！

“闪电神乞”诸明因新返中原，更自茫无头绪！

两位盖代奇侠，正双双相对失神，忽然远远传来一阵“夺魂旗”特有的“嘿嘿”阴笑！

“南笔”诸葛逸闻声之下，两道秀眉，微向上轩，目中精芒一闪，向“闪电神乞”诸明问道：“诸兄，你身为四大‘夺魂旗’之一，应该辨得出‘夺魂旗’笑声！这发笑之人是谁？是老头儿钟离哲？‘九毒书生’姬天缺，抑或‘幽冥神君’阎元景？”

因这“嘿嘿”阴笑，来处太远，自然难于分辨！“闪电神乞”诸明倾耳凝神，眉头深聚地，细细聆听以后，方咬牙恨恨答道：“他是‘九毒书生’姬天缺！”

“九毒书生姬天缺”七字，代表谨恶元凶，及一切祸变。“乾坤五绝”对之无不渴欲行诛，故而“闪电神乞”诸明话音才了，“南笔”诸葛逸儒衫飘处，身形捷似云飞，业已循声电纵而出！

诸葛逸及诸明，均深知“九毒书生”姬天缺不会无故发笑，“逍遥老人”钟离哲又不会怕他，自然双双悬心到突然失踪的上官灵身上，生怕上官灵与这阴刁险诈，狠毒无耻的魔头相遇，功力心机，两皆不敌，极易惨遭毒手！

心中既然焦急，身形自如电掣星驰，但谁知上官灵业已一刹那间，武功被废，失音成哑，并就困在身旁所经一个极不起眼小小洞穴的三十丈下！

等他们双双一路搜索地赶到谷底，却哪里见有丝毫人踪，不由相顾黯然，根本不曾注意到山谷半腰，隐在大堆藤蔓以后的小小秘洞！

原来“九毒书生”姬天缺用真气传声，发出那阵“嘿嘿”阴笑以后，便

即出洞隐身谷腰一株盘纠古松的枝叶之中，双掌扣了三四十根摘去骷髅白骨红绸，使其不带风声的“夺魂金针”，准备在“南笔”诸葛逸到时，觅机加以暗算！

但谷口人影一现，“九毒书生”姬天缺不由心底生寒，发现“南笔”诸葛逸，竟与“闪电神乞”诸明，相偕赶到。

这两人之内，自己斗得过“闪电神乞”诸明，却绝非“南笔”诸葛逸对手！何况深知诸明武功虽然稍弱，手中那杆“风磨铜夺魂宝旗”，却专门克制“夺魂金针”这等轻巧暗器，任凭用什么“满天花雨”“乱洒飞星”等极高手法，只要旗风一卷，全告无功！而自己身形，倘若暴露，在这两位大对头联手联攻之下，决无侥幸之理。

故而这位极其狡猾知机的“九毒书生”姬天缺，量力度势以后，悄悄把掌中所扣的“夺魂金针”，揣回怀内，放弃凶心，自顾在松针掩覆的暗影之下，屏息静坐，明明瞥见“南笔”诸葛逸、“闪电神乞”诸明，双双掠过身旁，也决不以命运作为赌注，自取灭亡地，妄加袭击！

这时被困石室中的上官灵，虽然听不见外面动静，但暗自计算时间，知道“南笔”诸葛逸，应已赶到，遂无可奈何，希冀万一地，手持文昌笔，在那封洞巨石之上，拚命敲打！

但这石室厚度无穷，高度又达三十丈以上，慢说敲石之声，无法上传，即令有人在上经过，偶有所闻，也不会在那些嵯峨乱石，及密莽丛草之间，寻得室顶透光小穴，往下探视？

除非有人到了与石室相邻的密洞以内，方可听见他这敲石之声！但“南笔”诸葛逸，及“闪电神乞”诸明，如今人在谷底空自四面留神，也未看出山谷半腰的古松暗影中，坐着一位脸含得意谄笑的“九毒书生”姬天缺，及听出上官灵正愁眉苦脸的，独处石室，手持文昌笔，敲打石壁之声！

“南笔”诸葛逸寻人不得，惊然功聚丹田，以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坎离真气”，化成语音，高亢得裂石穿云地，蹙眉叫道：“上官灵何在？”

隐藏在古松阴影中的“九毒书生”姬天缺，听得心头一震，暗忖“南笔”诸葛逸，独秀乾坤之誉，委实名不虚传，功力高明得令人惊服！自己幸亏知机缩手，否则可能已在人家绝顶神功以下，难逃公道？

这“上官灵何在”五字，穿山、透石清清楚楚地，传到上官灵耳中，但不禁未替他带来丝毫安慰，反而在心头上添一阵酸楚！

因为自己倘若喉音未哑，武功未失，只是被困石室之中，岂非仅须照样一提气回话，诸葛老前辈便会循声寻来，设法加以搭救！如今则空自闻声，一筹莫展，不由咬碎钢牙，把那“九毒书生”姬天缺，恨到极处！

“南笔”诸葛逸自然想不到上官灵在顷刻之间，武功已失，更不会想到喉音亦哑，遂于以“坎离真气”，化成语声，高叫三遍，仍未闻丝毫回音以后，认为上官灵已不在此谷，而与“闪电神乞”诸明，双双离去，再往别处寻找！

诸葛逸及诸明一走，“九毒书生”姬天缺也面含狞笑地悄悄飘走，只把个百思无计，凄然肠断的上官灵，独自留在山腹中的石室以内！

上官灵听得“南笔”诸葛逸三次相呼，寂然无响之后，知道这位来找自己的老前辈，业已失望离去，而自己也将就此在这石室以内，不知要熬过多少岁月？尝受多少辛酸？忍耐多少寂寞？直至生命消逝！

这种毫无希望的长期折磨，岂是生性刚强高傲的上官灵所能忍耐，故而

他心头蓦然感觉到与其熬受寂寞辛酸，不如干脆自求解脱！

但目光在石室中四下略扫以后，一桩印象极深，并与眼前遭遇，颇相类似的前尘往事，又上心头，就是在九华幽谷，吞食“三目蟾蜍”丹元，初逢钟离老人，蒙他隔空认穴，替自己打通全身经脉的那段经过！

上官灵暗想钟离老人同样被“九毒书生”姬天缺所害，幽禁九华山腹，时间长达二十余年，终于巧遇山崩，重见天日！自己怎的才受挫折，便如此消沉悲观，不能以前人为鉴？

想到此处，不由雄心顿振，但再一转念，那刚刚稍为振作的雄心，又复变成一片凄惘！

因为遭遇虽相类若，条件却大不相同！一来钟离老人当日，身负绝顶神功，自己如今却不仅武功被废，并哑不能言！二来山崩之事，绝世难逢，即令在不可能中再奇巧无伦的遇上一次，也无非把业已平平凡凡的自己，予以活埋，或是压得脑裂骨碎而已！

上官灵天生傲骨，倔强无伦！刚由一片雄心，化成凄迷怅惘，却又自凄迷怅惘以内，振发一片雄心！

暗想自己误服毒丸，失音成哑一节，虽然无可如何，但武功被废之事，难道不能从头再练！

俗语说得好：“但得功夫深，铁杵磨绣针，万般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自己反正不知要在这间石室以内，磨尽多少青春？何不就以重练武功一举，来消遣难挨岁月！

何况“南笔”诸葛逸送给自己那本上载他毕生仗以傲视江湖，成名“乾坤五绝”之“坎离指”、“坎离真气”、“生花七笔”三种绝世神功的绢质小书，现在自己怀中，可以朝夕精研苦练！倘若照样像钟离老人般被禁二十余年，并一旦有机出世，则成就之高，岂非与武功未废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上官灵想得高兴，不禁舞足蹈起来，但高兴未毕，却又感觉到腹中一阵饥饿！

这阵饥饿，使他剑眉深蹙，满腔由兴奋而怅惘，由怅惘而兴奋的情绪，再度归为怅惘！

原来上官灵目光微扫石室四周，忽地想起了那位颇似“幽冥神君”阎元景化身的“断肠人”！

“断肠人”住在“断魂谷”内，虽然凄凉孤独无比，但到底壁内有灵泉可以解渴，壁外有白骨可以充饥！自己如今却怎样解决这“饥”“渴”二字？

上官灵愁思难释之下，决定无论自己将在这石室中饿死，抑或渴死？都非把室内环境，先行彻底摸清不可！

这间石室，是下巨上尖的逐渐收缩形状，由石室中心，距离室顶尺许小穴，足有三十丈高，故而石室周围，也足有二十来丈方广？

上官灵手执文昌笔，细敲四壁，企图发现其他藏贮饮食等物，或是另外出口的秘室之属？

敲来敲去，果然被他敲出一点蹊跷！就是四壁回声，均自如一，只有那块嵌在壁间，形若双心，质如美玉的白色巨石，在“文昌笔”敲击之下，回音略略有异！

上官灵在尚未发现“九毒书生”姬天缺阴谋之时，便觉得这壁间双心白石，与怀中所藏孟浮云赠送自己的“双心碧玉”，形状太以相似？而心头略起疑窦！

如今敲击以下，回音又复有异，自然越发满怀希冀地，站在石室右壁近前，对这块奇异白石，仔细端详，揣摸当初建这石室之人，为何要把块双心白石，嵌进壁内？

而且在山腹以内，兴建这样一间高广石室，虽然可能半属天然，半属人工，但也必须耗费极大心力！难道建室之人，准备朝入夕出，不曾考虑到居留所需的饮食方面？况以室中洁净无尘，显见不是久无人踪的荒废模样！

上官灵越想越觉其中大有玄奇，但若于骊珠难得，无法参详！遂意欲触类旁通地，自怀中取出那块“双心碧玉”，加以把玩赏鉴！

这块上有双心相并花纹的翠绿美玉，碧润欲流，令人爱不忍释！并越看越觉与壁上的双心白石，毫无二致，只是始终推测不出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

上官灵若换平时，早就凝集神功，向壁上白石下手一试！但如今功力被废，真气难提，只得暂时忍耐饥渴，运用生平机智，苦十丈下，也正在手抚“双心碧玉”，思念自己！不过好好一位少年英侠，已被“九毒书生”姬天缺害得武功告废，口不能言，两位有情人真比“咫尺蓬山”尤觉过之，形成了既不可即，又不可望！

孟浮云暗想分别之时，恩师孟三娘说是若想重返师门，必须劝使上官灵归降“罗刹教”，或取他人头带回，以为赎罪！

慢说上官灵如今业已跟踪飘渺，无法相寻！即令江湖巧遇，以他那种宁折不弯的高傲性格，怎会肯降？而自己也决不忍心，对他下甚毒手！昨夜一会，若非月被云遮？蟾光匿影，真若月光移到最后那条痕迹之际，自己早就决定在决斗时故意失招，于上官灵掌下殉情而死！以求既不负恩师，又不对心上人有所伤害！

但如今恩师降罪，情人无踪，孟浮云怎不越想越觉伤心？不由珠泪盈眶地，仰对长空舒卷白云，悲声叫道：“上官灵，你如今何在？可知道我被你害得好苦？”她这一声悲呼，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积郁之音，自然宛如猿啼幽谷，鹤唳长天般奇凄无比！

这时被幽禁秘室以内的上官灵，目注壁间“双心白石”，手抚掌中“双心碧玉”，正自渐渐构思入玄，想出一些极为高深微妙道理！不过这些道理，目前无甚用处，只是一丝半缕，杂乱无章，上官灵颇思就所得整理推绎，但屡遭挫败，有点意乱心烦之际，突然隐隐似幻非幻的，听见这一声悲呼，并还辨出极像孟浮云口音，遂停止了一切玄思，也自叫道：“云姊姊，我在这里，怎会害你？我倒被‘九毒书生’姬天缺，害得惨了！”

上官灵苦盼有人能加援手，以致兴奋过度，竟忘了自己业已误服毒丸，失音成哑！直等喉内半字皆无，一片“啊啊”之声，才心头难过异常地，挥动文昌笔，拼命敲石壁，希望孟浮云能听见这“丁丁”脆响，而加探视，或可发现自己？加思索！

谁知上官灵在这石室以内，又饥又渴地对着孟浮云送给他的“双心碧玉”，垂头苦思，茫然难解之际，石室顶端的透光小穴左近，却正坐着那位“咆哮红妆”孟浮云，独自双抬泪眼，仰望云天，惘惘失神，凄凄肠断！

原来孟浮云自犯了“罗刹教”教规，被“笑面阎婆”孟三娘，逐出门墙，满怀凄切地离却“玄玄别府”，翻上“玄玄壑”后，顿感茫茫尘海，几乎无一可以互相安慰的亲近知心之人！遂自然而然地，决定先去找那位与自己恩仇爱恨缠绕不清的上官灵，一吐心头幽怨！

但等她赶到那片不久以后，尚与上官灵于此先作缠绵，再拼生死的小林之内，却见除了自己在地上所画的两条痕迹，依然令人触目惊心以外，空林寂寂，哪有人踪？徒自高呼几声“灵弟弟”，所获得的只是远山近壑的一片嗡嗡回响！

孟浮云虽觉失望，却未死心，暗想上官灵如今定然不曾离开武夷，自己应该赶紧向各方找寻，甚至只要找到“南笔”诸葛逸，或“闪电神乞”诸明，便可知晓上官灵何在？

她这种判断，虽然不错，但谁能料得到会如此变生突然，以致展尽身法，寻遍南北东西的幽壑危峰，仍旧寻不着“南笔”诸葛逸、“闪电神乞”诸明，及上官灵中任何一人跟踪！

连连拂意以下，孟浮云自然在芳心中感到空虚已极的一阵心酸，遂在一座小峰头的乱石堆中坐下，手托香腮的仰望云天，茫茫然地思忖自己今后，究应何去何从？有什么方法才能重返师门，参与那场向往已久，在明岁元宵举行，包括所有武林群豪的“第二次罗浮大会”！

孟浮云心头百转之际，不知思念了多少遍上官灵，但她哪里知道上官灵就在她所坐乱石堆后，一小片丛草中，圆形石穴的三

第二十三章 咫尺天涯

上官灵在山腹以内，周围别无杂响，才听得孟浮云那声接近室顶小穴所发、伤心难禁的凄切悲呼！但孟浮云在峰头之上，四外山风狂拂，竹韵松涛，琤琮不绝，却怎会听得见上官灵用文昌笔猛敲石壁的“丁丁”声息！

即令略有所闻，孟浮云也想不到山腹中会有这间密室，更想不到密室中会困有自己渴欲寻找的上官灵，心烦欲死、伤心欲绝之下，哪有兴趣再管其他闲事？银牙一挫，又复高声凄然叫道：“上官灵！我们之间，究竟是爱？是恨？是缘？是孽？”

孟浮云糊涂，上官灵清醒，但孟浮云能作悲呼，上官灵却不能说话！只是心急如焚地，在石室中仰视室顶小穴，盼望能在这小穴之中，现出一张宜喜宜嗔，清丽绝俗的脸庞儿来，对自己看上两眼，即令无法相救，也会略觉安慰！

这种痴想，自然成虚，上官灵不禁伤感得眼角微湿，口中“啊啊”几声，心愿却是在向孟浮云答道：“云姊姊，我们之间，是爱！是缘！不是恨！更决不是孽！只要你能设法解除所中‘孟婆汤’的迷魂药力，恢复你的本来面目！”

李商隐虽然说得好：“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但这只是诗人幻想而已！若照事实来言，最少也要眼波眉语，传送真情，才能引得灵犀互度！像上官灵孟浮云这等一个身居山腹，一个身在峰头，不论彼此苦苦相思到何种程度，依然无法互相感应，只落得一个是肠断魂销，另一个则是魂销肠断！

上官灵与孟浮云虽然咫尺天涯，不能相会，但却有其他情事发生！

就在孟浮云柔肠百结，第三度凄呼“上官灵”时，突然峰头以下的一削壁之间，有人低声说道：“小姑娘，你要找上官灵，便随我来！”这几句低低语音，简直细得宛若游丝，但又一字一字，极为清晰地送入孟浮云耳中，显见这发话之人，身具上乘内家绝学！话完以后，便自削壁间藤蔓之中，飞起一条身法疾如电闪的黑衣人影，轻轻飘落谷下！

孟浮云目力何等尖锐，老远看去，即看出此人身御黑色长衫，脸带人皮面具，是一副“夺魂旗”打扮！

既是“夺魂旗”打扮，又口称知道上官灵下落，孟浮云自然想到在三仰峰头，与“南笔”诸葛逸同受重伤，被自己用“如意天蜈珠”所救的两位“夺魂旗”，“闪电神乞”诸明及“幽冥神君”阎元景身上！

故而一见黑影飘落，也就毫不顾虑其他地，立即纵身，追踪前行的“夺魂旗”打扮之人，先后同下幽谷！

那位“夺魂旗”打扮之人到达谷底，又复接连几个转折，把孟浮云带到一处极为幽秘所在，驻足回身，用一种听不出喜怒哀乐的语音，缓缓问道：“小姑娘，是不是‘罗刹教’中弟子？”

孟浮云在三仰峰头，搭救三位武林奇客之时，曾与“幽冥神君”阎元景交谈，如今听这位“夺魂旗”语音不对，遂以为他是“闪电神乞”诸明，恭身施礼答道：“晚辈孟浮云，家师‘罗刹掌教’！老前辈可是‘闪电神乞’诸大侠，上官灵而今何在？”

那“夺魂旗”打扮之人，闻言之后，人皮面具以内的两道炯炯目光凝注孟浮云有顷，也不回答自己是否“闪电神乞”诸明，只冷冷“哼”了一声，

手指谷底一个污秽不堪的黝黑深洞，向孟浮云说道：“上官灵被人所害，身受重伤，就在这洞内深处！”

孟浮云对上官灵确实一往情深，听得他身受重伤，立觉芳心如焚，慢说污秽不堪的黝黑深洞，就是剑树刀山，也毫不惧怯地，一闪身形，便欲钻进！

“夺魂旗”打扮之人，见她如此情急，突然喝道：“且慢，你不能这等进洞！”

孟浮云眉黛凝愁地，回身问道：“老前辈有何见教？”

“夺魂旗”打扮之人，自怀中取出一粒黄色丹丸，递与孟浮云说道：“这洞内阴湿瘴毒之气太重，你先服我这粒祛毒灵丹，然后入内，方可无虑！”

孟浮云如今因一心只系上官灵，根本不顾及自己的丝毫安危，何况始终把对方认作“闪电神乞”诸明，那粒黄色丹丸，又复清芬挹入，遂接过手中，便即吞进腹内！

“夺魂旗”打扮之人，见孟浮云吞了这粒黄色丹丸，忽然“嘿嘿”连声，发出一阵慑人阴笑！

孟浮云知道这就是“夺魂旗”震慑武林的“勾魂阴笑”！正在暗想这种笑声，委实太以难听之际，那“夺魂旗”打扮之人，笑声忽止，阴森森地叫道：“孟浮云！”

孟浮云讶然问道：“老前辈，晚辈已蒙赐服灵丹，难道尚有顾虑，不能入洞？”

这几句答话，惊得那位“夺魂旗”打扮之人，往后连退两步，目光凝注孟浮云充满惊奇诧异神色！

原来这位“夺魂旗”打扮之人，就是那阴狠毒辣，无恶不作的“九毒书生”姬天缺，正想用“万相先生”百里独所炼色分“红、黄、蓝、白、黑”功能令人“聋、哑、盲、瘫、死”的“五毒灵丹”，使孟浮云也与上官灵一般的失音成哑！

但这粒能令人失音成哑的黄色毒丸，在上官灵身上效验极灵，一下喉头，立即失音！怎的对付起孟浮云来，却完全失效？依旧娇音啾啾，吐语清圆，岂不使“九毒书生”姬天缺，惊讶欲绝？

不过这位“九毒书生”，是绝代凶人，心肠狠辣已极，哪肯就此干休，眉稍微聚，毒计又生，伸手再自怀中摸出一粒能令人双目失明成盲的蓝色毒丸，递向孟浮云，并用一种颇为关切的语气说道：“孟姑娘，你仿佛有极大心事？以致积郁埋忧，伤肝致病，病势并即将发作！我索性再赠你一粒灵丹，赶快服下！”

一来“九毒书生”姬天缺老奸巨猾，看透孟浮云与上官灵情深爱重的相思苦况，一语道中孟浮云心怀！二来孟浮云先服那粒黄色毒丸，只觉清芬挹人，毫无异状，自然含笑称谢，伸手接过，便待如言服用！

就在“九毒书生”姬天缺隐含狞笑，静看孟浮云服下蓝色毒丸以后，是否立即失明成盲？抑或仍告失效？孟浮云也懵无所觉，立将再蹈危机之际，绝谷中一丛幽暗树影以内，突然又发出一阵“夺魂旗”特有的“嘿嘿”阴笑！

这阵出人意料的阴笑一发，孟浮云自然停止服食蓝色毒丸之举，与“九毒书生”姬天缺同向那丛幽暗树影看去！

树影中慢慢走出一位与“九毒书生”姬天缺完全一样打扮的“夺魂旗”来，对着姬天缺又是一阵“呵呵”大笑！

说也奇怪，这位自树影中走出来的“夺魂旗”打扮之人，先前所发那阵

“嘿嘿”阴笑，只笑得“九毒书生”姬天缺略感惊奇！但如今这阵“呵呵”大笑，却笑得姬天缺魂飞魄散，如遇鬼魅一般，根本顾不得再害孟浮云，身形电闪，恍如一缕黑烟，刹那之间，便消失在幽谷深处！

孟浮云不禁被这种怪异情事，弄得茫然不解起来，手中捏着那粒蓝色毒丸，目注刚自树影中走出，以一阵“呵呵”大笑，将“九毒书生”姬天缺惊走的“夺魂旗”打扮之人，满面惊容，柳眉双蹙！

那位“夺魂旗”打扮之人，也静默不语地，倾耳细听，等听出“九毒书生”姬天缺确实逃得无影无踪以后，方长长吐了一口气道：“姬天缺这恶贼，心肠虽狠，手段虽辣，但头脑仍嫌不够细密！否则武林中还不知要被搅得怎样地覆天翻，一团混乱！”

说完，伸手摘落脸上所戴人皮面具，银须鹤发，细目长眉，那副夷冲道貌，望之俨若神仙。孟浮云不禁深吃一惊，暗想这不是师傅“笑面阎婆”孟三娘引为生平第一大敌，名惊八表，威震乾坤的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么？

原来钟离老人起初把“九毒书生”姬天缺，误当“闪电神乞”诸明，但在三仰峰头受骗转身的刹那之际，背后厉笑忽起，劲风随压，钟离老人遂恍然顿悟，自己错将大敌当良朋，身后之人，居然不是“闪电神乞”诸明，而是“九毒书生”姬天缺。

但身处危境，变生肘腋，任凭武功再高，也无法避得过背后偷袭的一掌之厄！遂一咬钢牙，索性向这云翳雾郁的千寻绝壑之中，飘身前纵，以求略卸“九毒书生”姬天缺的“七煞寒灵掌”力！

总算祸淫福善，天道不爽！姬天缺得意已极之下，是先发笑，后发掌，钟离老人才会有所警觉，而马上设法略卸掌力，侥幸不死！倘若他在发掌以后，再行发笑，则钟离老人岂不将懵懂无所觉地，被姬天缺活生生一掌震下三仰峰头，葬身“玄玄壑”内！

不过任凭钟离老人应变如何机警，背心要穴以上，依旧挨了一记约莫九成功力左右的“七煞寒灵阴掌”，被打得头昏眼花，脏腑翻腾地，坠入蒸云雾腾以内！

一入云雾，钟离老人便知道自己尚有生机，因为记得这“玄玄壑”异于其他绝壑，在终年不散的云雾之中，藏有无数倾斜石梁，可以不使自己一坠百丈的粉身碎骨！果然念犹未尽，顿感左臂奇痛，业已撞上一根石梁，钟离老人强忍内伤，反臂一抓，但因受伤太重，落势过速，竟未能抓牢又复下坠！

但经这一来，坠势自缓，又复擦过两三根石梁，终被钟离老人抓住一根，顺着石梁倾斜之势，连滑带翻地，置身壁间，静静喘息！

在钟离老人喘息养伤的一段期间，孟浮云救完“南笔”归来，及再被“笑面阎婆”孟三娘逐出门墙的一上一下，均被钟离老人看在眼里，不由好生诧异，此女来去匆匆，神情并似乎颇为悲抑，尤其走时口内更有“嚤嚤”啜泣之声，却为何故？难道上官灵出了什么不幸岔事！

想到上官灵，又复联想到“九毒书生”姬天缺，钟离老人不禁怦然心动！一试自己内伤虽重，六七日间决难拼斗强敌，但轻功尚可施展，遂慢慢自那些石梁以上，重登三仰峰头，寻觅“南笔”诸葛逸及上官灵等踪迹。

找来找去，居然找到此处，见“九毒书生”姬天缺取出一粒蓝色丹丸，欲命孟浮云服食，便知其中必有毒计！遂赶紧先发“夺魂旗”特有的“嘿嘿”阴笑惊动姬天缺，然后再以一阵“呵呵”大笑，显露身份，吓得这位“九毒

书生”，亡魂俱冒地鼠窜而去！

孟浮云听钟离老人说完这段经过，方知自己适才处境极危，不禁满面疑色地，向钟离老人问道：“老前辈批评‘九毒书生’姬天缺心狠手辣，头脑却不够细密之语……”

钟离老人不等她说完，便即接口笑道：“姬天缺应该想想我若未曾受伤？或是完全复原？岂会仅仅出面现身，把他吓走了事，而不加诛戮之理！……”

话犹未了，忽然侧耳凝神，瞿然说道：“姬天缺倒像是三国曹操，事过即知！居然在悟透其中矛盾以后，又复赶来，要想对我图谋不利！”

孟浮云笑道：“以‘九毒书生’姬天缺那点功力，在老前辈的手下，岂不如飞蛾投火？自取灭亡！”

钟离老人摇头说道：“平时他虽对我怯惧已极，见即远遁！但如今我因脏腑震伤极重，内力真气微弱不堪，倘若动起手来，决难逃得出姬天缺‘七煞寒灵阴功’的十掌以外！”

孟浮云本想自己与这“九毒书生”一拼，但又恐万一不敌，波及钟离老人安危，遂柳眉微蹙说道：“老前辈既然这等说法，我们是否避他一避？”

钟离老人又复微一侧耳凝神，然后说道：“姬天缺刹那即到，避已无及，我们且演场假戏，试试可否效法诸葛亮空城之策，吓退司马。”

孟浮云听得两只大眼连翻，不解其意，钟离老人遂命她面对自己，盘膝坐定，伸出一双玉掌，与自己掌心相贴，并凝聚真气，缓缓传进自己体内！

孟浮云如言照做，钟离老人又压低声音，向她说道：“万一‘九毒书生’姬天缺不中此计，依然现身，我便命你与他交手，你只要照我所说施为，必可暂时占得便宜，姬天缺胆量再大，也十有八九，终将吓走！”

话完，突然提高嗓音，“哈哈”笑道：“孟浮云，如今我以极高武学，隔体传功，为你打通经脉，增益真气，顷刻之间，胜似三年苦练！你得此异数，务宜益励前修，奋发向上，方不负我破例成全之意！”

这时，“九毒书生”姬天缺果如钟离老人所料，当时因骤见克星现身，吓得无暇考虑一切地，立即遁走！但转念一想，觉得其中矛盾太多，倘若轻易放过这种千载一时良机，哪里还会再有害死“逍遥老人”钟离哲之日！

凶心既起，遂又悄悄折回，但走到峰角转弯之处，听得钟离老人的“哈哈”笑声，中气极足，丝毫不像有内伤在身模样？

姬天缺哪里知道钟离老人是藉着孟浮云掌心所传真气加强笑声，自然心头深吃一惊！等听得钟离老人竟能运用上乘武学，为孟浮云隔体传功，打通经脉，不由越发胆战心寒地，要想再度悄悄溜走！

刚一转身，背后又复传来钟离老人的冷笑之声叫道：“‘九毒书生’，为何去而复转？”

天下事最难的是恰到好处，见好即收！钟离老人若不多此一问，姬天缺必已悄悄再度逃走！但如今不过仅仅多问一句话儿，却把这位刁狡凶狠的“九毒书生”，问得眉腾杀气，目射凶光，不但不逃，反而转身缓步，自峰角以后走出！

原来姬天缺闻言之下，心头电转，暗忖钟离老人既知自己去而复回，理应装作受伤未愈模样，引诱自己现身，而加报复才对！为何反到故出豪语，岂非其中有诈？

疑念既起，再复细一思索，越发猜透钟离老人用心，遂大着胆儿，硬着头皮，冷笑一声，自峰角现身，缓缓走出！

但他毕竟太怕这位生平第一克星，虽不舍放弃难得机缘，要想就势行凶，永除后患！心头仍自戒意极深，先把一切退路，事先看好，准备万一有甚变故之际，便立拼命飞遁！

钟离老人一见“九毒书生”姬天缺现身走出，便知空城之计，吓不退这位绝代凶人，目前形势极难因应！

念头转处，索性连理都不理姬天缺地，向孟浮云笑道：“我说这位‘九毒书生’刁狡无伦，决不会中计吓退，如今果然业已现身，准备逞凶作恶！我脏腑受震，真力难提，不能与他对敌，却怎么办呢？”

适才那几句假话，吓不退“九毒书生”，如今这几句真真实实的话儿，却听得姬天缺目射疑光，驻足不进！

暗想这老头儿生平行事宛如神龙天矫，大难捉摸，并除被自己两度相害以外，从未吃亏？今日藏有鬼计，自己必须特别慎重，非有十成把握，决不轻举妄动！

钟离老人见“九毒书生”姬天缺神情迟疑地逡巡不进，遂向孟浮云耳边低声说道：“我知道你因曾服食‘三叶仙兰实’，故真气内力之强，遂可与当世第一流人物相互比美，如今且提足十二成真力，出其不意地打他一掌！”

孟浮云闻言，收回与钟离老人掌心相贴的玉手，缓缓起身，一面慢慢走向“九毒书生”姬天缺，一面遵照钟离老人所教，把师门“罗刹阴功”，凝聚到十二成的贯注右掌含笑发话说道：“姬天缺，我刚才把你当作‘闪电神乞’诸明诸大侠，才对你恭恭敬敬！要知道你是无恶不作的‘九毒书生’，早就请你吃巴掌了！”

话音方了，右掌自前往后，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半圆弧，助强不少威力地，“呼”然一声，当胸推出！

“九毒书生”姬天缺正在对钟离老人究竟是否受伤未愈一事，细思推毫之际，哪里会想到孟浮云敢对自己出手？并这般令人猝不及防地，说打就打！

一半托大，一半也有点略感仓促，不便施展，遂冷“哼”一声，黑衣大袖猛拂，以约莫八成力左右的“七煞寒灵阴功”，拦拒孟浮云所发“罗刹阴功”来势！

哪知不但孟浮云得天独厚，巧眼罕世灵药“三叶仙兰实”，真气内力之强，几已与自己仿佛，“罗刹阴功”又是“笑面阎婆”孟三娘看家绝学，故而十二成力的“罗刹阴功”与八成力的“七煞寒灵阴功”凌空互接之下，“九毒书生”姬天缺居然“咦”的一声，黑衣飘处，往外纵退了五六尺远！

他既不知孟浮云曾经巧服罕世灵药“三叶仙兰实”，则关于对方如是年轻，而有如此功力之谜，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钟离老人适才运用绝世武学，替孟浮云打通全身经脉一事，不是虚语！

想到此处“九毒书生”姬天缺又不禁胆怯欲逃，但觉得以自己“九毒书生”四字的震世威名，竟被“罗刹教”下一个年轻后辈，一掌击退，倘若传扬开去，岂不太以难堪？好在看情形钟离老鬼还在装腔引诱自己深入，不如蓦然出手，给孟浮云一记重创，然后立即退身，方可略保颜面！

念定，招发，黑衣电闪，右掌五指，屈若钢钩地直抓孟浮云天灵“百会”死穴！

这是“幽冥十三经”中，最有名的“摄魂手”！一式以内，隐藏了“金雕剔羽”、“玄鸟划沙”，及“神龙卷尾”等三种极强杀手，对方只一招架，立蹈危机，端的厉害无比！

孟浮云虽然天资既好，遇合又高，但究系初会“九毒书生”姬天缺，对于他这些得自“幽冥十三经”中的诡异手法，有些茫然，要想右掌“天王托塔”，拆解来招，左掌却以恩师孟三娘所传“罗刹追魂”绝学，逆袭而出！

就在“九毒书生”姬天缺“摄魂手”刚发，孟浮云尚未施展“天王托塔”，及“罗刹追魂”还招之际，钟离老人忽然远远叫道：“孟浮云，不要上他恶当，这是‘煞寒灵掌’中的‘摄魂手’，变化极多，不可硬接！速速脚尖点地后退，左掌横劈，身躯借劲右飘，施展轻功中九大绝技之一的‘摘星换位’！”

孟浮云如言施展“摘星换位”，凌空向右飘身，但因心头恨极姬天缺，遂功力暗聚，在足尖点地之际，运用“轻鸥掠海”身法，电疾左转两圈，左手食指色变暗乌地，反手发指，一缕奇劲阴风，直袭“九毒书生”的胸前要害！

这是“笑面阎婆”孟三娘，因过份钟爱孟浮云，特别秘传的“罗刹玄阴指”，威力之强，不亚于“九毒书生”姬天缺所用的“摄魂手”！但指风到处，姬天缺人影早空，只抱峰角山石，“咔嚓”暴响地，生生击裂一块！

原来“九毒书生”姬天缺听钟离老人叫破自己手法妙用，便知不必再费心机，以免徒劳无功，反蹈危境，还是趁那钟离老鬼尚未近前之际，全身后退，方属上策！

故而孟浮云施展“摘星换位”，身形往后一退，再复凌空向右一飘，姬天缺便悄悄趁机转过峰角，毫不回头地狂奔而去！钟离老人倾耳静听，听出“九毒书生”姬天缺这回确实是死心塌地胆怯遁去，不禁摇头微笑，向孟浮云叫道：“孟姑娘，我刚刚到此之际，见你正欲吞服一粒蓝色药丸，且拿来给我看看！”孟浮云如今已把那粒药丸，抛弃地上，闻言遂寻得捡起，交与钟离老人。

钟离老人一看之下，失惊说道：“当初北天山‘玄冰凹’中，‘玄冰仙子’钱无咎曾一再叮嘱务须注意‘万相先生’百里独所练色分‘红、黄、蓝、白、黑’功能令人‘聋、哑、盲、瘫、死’的‘五毒灵丹’！”

孟浮云讶然问道：“老前辈是说我若吃了这粒‘蓝色毒丹’，眼睛便会瞎么？”

钟离老人方一点头，孟浮云又复说道：“若照老前辈所云，这种色分‘红、黄、蓝、白、黑’的‘五毒灵丹’，功能令人‘聋、哑、盲、瘫、死’！怎么我在老前辈未到以前，业已服过一粒‘九毒书生’姬天缺给我的‘黄色毒丹’，直到如今尚未曾哑呢？”钟离老人听得也觉深为诧异，低头思索片刻以后，方对孟浮云笑道：“那位‘玄冰仙子’钱无咎当初叫我对‘万相先生’百里独的‘五毒灵丹’，特别注意之时，曾说这种毒丹，除了一样罕世灵药以外，几乎无物可治！如今你已服‘黄色毒丹’，而能不中毒力，失音成哑，则可能‘玄冰仙子’钱无咎所说的那样罕世灵药，就是你曾经服食的‘三叶仙兰实’？”

孟浮云认为这种解释，倒也颇合情理！但忽又想起另一疑问，向钟离老人问道：“钟离老前辈，‘九毒书生’姬天缺施展的‘摄魂手’，你却怎会认得，并知道其中所藏变化，及避让之法呢？”

钟离老人微笑说道：“此事说来话长，也是一桩武林珍秘，你听我叙述一遍也好！”

说完命孟浮云在身旁坐下，继续笑道：“如今那片‘万姓公坟’以下的‘九幽地阙’，本是两百年前武林中的一位绝世异人‘修罗尊者’所建，其

中并留有一部武学奇书，‘幽冥十三经’，引得后世得知此讯的武林人物，争相觊觎！”

孟浮云插口问道：“这‘幽冥十三经’，如今是否被人寻得？”

钟离老人笑道：“这部‘幽冥十三经’，似乎与‘夺魂旗’特别有缘？除我以外的三位假‘夺魂旗’每人得了三分之一！”

孟浮云听得一愣，钟离老人又复笑道：“适才想害你的‘九毒书生’姬天缺，得了第‘五、七、九、十一’四卷，‘闪电神乞’诸明得了第‘四、六、八、十’四卷，‘幽冥神君’阎元景得了第‘一、二、三、十二’四卷，并因‘幽冥十三经’是循序渐进，越往后所载武功越高，而以‘第十三卷’总其大成，故姬天缺武功略高于诸明，诸明又略高于阎元景，阎元景得自第十二卷中的十二种精妙绝学，又非姬诸两人能及，彼此恰好平得相距不远！”

孟浮云“哦”了一声，扬盾问道：“姬无缺、诸明、阎元景各得其四，总计有十二之数，那综合众妙，最为精微的‘幽冥十三经’第十三篇经文，难道直到如今，尚未出世？”

钟离老人微笑说道：“远在姬天缺、诸明、阎元景等，于‘九幽地阙’之中，各获四篇‘幽冥十三经’的十余年前，我便曾自‘万姓公坟’通往‘九幽地阙’的门户以内，巧将这第十三篇‘幽冥十三经’的经文，无意寻得！”

孟浮云恍然大悟说道：“怪不得老前辈对‘九毒书生’姬天缺所用招术，了如指掌！但这卷“幽冥十三经”的经文，也真是太与‘夺魂旗’有缘，最好的一篇经文又落在真“夺魂旗”手中，其余十二篇，却又分落在三位假‘夺魂旗’手内……”

说到此处，忽见钟离老人似因内伤未愈，又复说话太多，以致满面疲惫神色！遂取出那粒“如意天蜈珠”来，递与钟离老人笑道：“老前辈，这粒珠儿，是上官灵送给我的。昨夜‘南笔’诸葛前辈、‘闪电神乞’诸大侠，及‘幽冥神君’阎元景，三人相互误斗，各受重伤，性命呼吸之下，我曾用‘罗浮大还散’及这粒珠儿，救了他们！‘罗浮大还散’因太以珍贵，罗浮弟子中只有我曾蒙恩师赐了两包，如今还剩一包在身，吃掉就没有了，而且灵效仿佛尚不及此珠神速，故而老前辈请把这粒珠儿，含在口内，略为运气调功，也许你那内伤，便会痊愈哩！”

钟离老人听说“南笔”诸葛逸、“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竟相互误斗，各受重伤，连性命均系孟浮云所救！不由大大惊奇，欲加探问，但自己此时确因适才对姬天缺强提真气发话，勾动内伤，脏腑间一片翻腾，若再不调气将息，必然受损极重！遂如言把那粒“如意天蜈珠”，含入口中，调息宁神，闭目静坐！

钟离老人渐渐入了内家物我两忘，神与天会之境，但他身旁的孟浮云却思绪如麻！由上官灵想到恩师孟三娘，由恩师孟三娘想到“乾坤五绝”，暗忖自己才被逐出师门，便与师门中最大强敌“乾坤五绝”结了深厚交情，岂非太以凑巧？将来万一蒙恩师赐准，重返师门，则这些经过，是否再度会受恩师谴责？

最后想到自己的谜般身世，上官灵偏说自己酷似一位名叫“常碧云”的姑娘，但自己却毫无所忆！不过有两桩怪事，每每在午夜梦回之际，时常萦绕心头，一桩是为甚儿时情景，记忆中荡然无存？所记得的只是从师学艺以后之事！另一桩则是特别厌恶这“九毒书生姬天缺”七字，一听以下，便会无明火发，欲与拼斗！

孟浮云由现实中进入幻想，再由幻想中回到现实，目光微扫幽谷四外，上官灵的声音笑貌，不禁又上心头！暗忖自己一路间遇见了“南笔”、“闪电神乞”、“幽冥神君”、“九毒书生”、以及“逍遥老人”钟离哲等人，怎的就偏偏不曾遇见上官灵？他会为了思念自己，又行潜入“玄玄别府”，则万一踪迹泄漏，却必然难逃恩师毒手！

孟浮云芳心百转之下，钟离老人却以本身精纯内功，配合“如意天蜈珠”灵效，调治得所受伤势，好了大半！双目一睁，吐出“如意天蜈珠”，并持向壁间流泉，冲洗洁净，还给孟浮云，并含笑说道：“孟姑娘请将救助‘南笔’诸葛穷酸等人经过，及为何神情悲戚地，离却‘玄玄别府’之故？对我一道。”

孟浮云虽然心头矛盾已极，但见钟离老人对自己那等宛如慈父的温煦神情，怎得不感到亲切异常地把所有经过，向这位盖代奇人，娓娓陈述。

钟离老人静静听完以后，微笑说道：“孟姑娘，你这援救‘南笔’诸葛穷酸之举，影响未来，可能极为重大！”

孟浮云听不懂钟离老人语中含意，两只大眼方自愕然微翻，钟离老人又复说道：“照你这等说法，上官灵在未曾见我及诸葛穷酸，回转小林以前，决不会远离武夷！他到底遇上了什么意外之事，如今在何处？”

孟浮云扬着脸儿，向钟离老人问道：“他会不会跑到‘玄玄别府’，前去找你？”

钟离老人摇头说道：“不会，不会！因为我在‘玄玄壑’内，沉沉雾影中的石梁以上，静坐养伤，任何人上上下下，均所知晓，上官灵若往‘玄玄别府’，非经‘玄玄壑’不可，我既无所见，他便未去！只怕……”

孟浮云柳眉紧蹙说道：“老前辈是不是怕上官灵也已遇上‘九毒书生’姬天缺，有所误认，并遭受毒手，出了意外？”

钟离老人神情沉重地，默然无语，但看见孟浮云为了关切伤怀，眼角已现泪光，盈盈欲泣！不禁又向她安慰说道：“这种推测，虽然甚为可能，但也未必尽对，因为‘九毒书生’姬天缺，凶狂成性，他如已对上官灵有所加害，定将得意透顶地，大肆夸张，不会这般沉默不语！”

孟浮云听得心头略宽，眼角仍泛泪光地，向钟离老人凄然说道：“前前后后，共只半夜光阴，上官灵就算肋生双翅，他也飞不出这幅员不小的武夷山外！老前辈倘若无甚要事不妨陪我找他一找！看看他好端端突然失踪之故，究竟是上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

孟浮云关切上官灵，钟离老人何尝不照样关切上官灵？但他们一老一小，哪里知道上官灵既未上天，也未入地，却就在他们对面的山腹之中，武功尽失，失音成哑地，手持“双心碧玉”，面对“双心白石”，正自苦苦参详这形状完全相同的一玉一石，有何关系！

钟离老人率领孟浮云，几乎寻遍武夷山，不但寻不出上官灵丝毫踪迹，连与“南笔”诸葛逸、“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及“九毒书生”姬天缺等，也始终未再相逢！万般无奈之下，遂想一尽心力，试图为孟浮云解除所服“孟婆汤”药力，使她就此归正！

主意既定，遂故意向孟浮云说了几个上官灵可能前往之处，问她愿否同往一寻？其实这几处，均是钟离老人多年至交中，精通医道友人的隐居所在！

孟浮云本就感觉天涯海角，渺渺茫茫，自己孤单寂寞地，无处可去？加上心系上官灵，自然连连点头，跟随钟离老人，飘然远引。

武夷山中，恢复了一片寂静以后，“罗刹教”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却悄然来到上官灵入内被禁的秘洞之前！

原来孟三娘别具深心地，逐出孟浮云后，冷眼暗察，见教中弟子，除了胡飘云伤感心情形于神色以外，其余诸人均一片幸灾乐祸之状，不禁暗暗摇头，对“罗刹教”前途，略觉有点心灰意懒！

烦闷以下，遂离开“玄玄别府”，欲往自己所发现并重加整建的这所秘室之内，静居数日，好好考虑未来举措！

但入洞以后，居然发现石穴已闭，不由好生惊诧，暗想这封穴大石，是何人放下？如今究竟人在室外，还是人在室内？

孟三娘细一察看，发现了石下所压断“九毒书生”姬天缺一角黑衣，根据这衣角断裂方向，显然可以判断出是有人在大石坠落的千钧一发之时，疾闪而去，仅被压断衣角，未被封在室内！

虽然情势极为明显，孟三娘仍不放心，默运神功，连推数推，均推不动封穴大石以后，遂出洞攀登峰头，要想从那室顶石穴之中，再看看室内情景！

孟三娘蓄力推那大石之际，上官灵便已惊觉，暗想来人决非“九毒书生”姬天缺，可能是这石室原主？自己如今正在倒霉，武功既失，喉音又哑，来人若加误会，连分辩都无从开口，岂非要弄得冤里冤枉的灰头土脸？

正在担忧，大石已不摇动，并听得来人讶然失惊地，急步出洞而去！

上官灵何等聪明？知道来人推不动封穴巨石以后必然要从室顶石穴来窥！遂闪身钻入石榻以下，从暗处注视室顶，想先看看来人是谁？再决定应否现身，向其用手势解释呼救！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孟三娘的那张俏面，已然显露在距离上官灵三十丈以上的室顶石穴之中，双目凝聚炯炯神光，仔细打量着室内一切！

上官灵见来人竟是孟三娘，不由眉头暗蹙，暗藏在石榻之下，屏息无声地，静听孟三娘讶然自语地恨恨说道：“被封穴大石压断的那角黑衣，不知是哪名‘夺魂旗’所有？此人着实太以可恨，石室只被封死，也倒无妨，但我费了毕生心血，自‘玄玄真经’，及‘罗刹真解’中，苦心参悟一册的‘秘奥合录’，尚存放于‘双心秘洞’以内，岂非从此无法取出？”

上官灵听得孟三娘居然尚有一册自“罗刹真解”、“玄玄真经”中，所苦心参悟的“秘奥合录”，藏在“双心秘洞”以内，不由又自榻下，向右壁那块“双心白石”，偷偷看了一眼，心头微跳！

孟三娘由室顶石穴，俯视室中，又是一声长叹说道：“可惜，可惜，可惜绞盘已碎，巨石难开，我虽已把‘双心玉钥’，赐给孟浮云，她却如何才能进入此室，开启秘洞，接传我生平心血结晶的奇绝武学！”

这几句话，听得上官灵抚摸怀中那块“双心碧玉”，自心头微跳，变成心头狂跳！

孟三娘好似越想越气？又复恨声道：“毕生心血岂甘一旦成空？我非设法重开这石室不可！”

说完，寂静无声，似已退出？

上官灵正待自榻下爬出，忽然想起孟三娘心计极工，会不会她诈作退去，却潜伏穴边，仍在偷窥？遂索性把心境一定，暂除百虑地，闭上双睛，在这石榻以下，睡场大觉！

他因如今反正业已身临绝地，短时间内，决难逃出石室，除了腹内略饿，口中微渴，有点难受以外，早已把心放开！何况又由孟三娘自语之中，听出

孟浮云送给自己的“双心碧玉”，就是开启这室中“双心秘洞”钥匙，遂越发心神安稳地，睡得香甜已极！

上官灵所料不差，孟三娘停止自语以后，又在穴口封闭处静静偷窥甚久，见室中始终无人，方眉头深锁，悻悻不悦地，转身而去。

夕阳西沉，鱼天珠吐，直等时光由白日流转至黑夜之际，上官灵睡意方足，双目微睁，顿感眼前一片漆黑，不由蓦地起身，额头却与石榻，“砰”然相撞，几乎撞得皮破血流，好不疼痛。

经这一撞，上官灵才想起自己是睡在石榻以下，慢慢爬出之后，头痛、腹饥、口渴等多种烦恼，交相立作！

但上官灵如今哪里还顾得到这些什么头痛、腹饥、口渴等等？只是走近右壁，借着室顶石穴反映的微暗月光，穷极目力地，细看壁上那块“双心白石”！

照说日间光线较强之下，上官灵尚看不出这“双心白石”的异处何在，如今自应更无所得才对！但一来上官灵日间乍遭“九毒书生”姬天缺毒手，心气较浮，不若此刻平静！二来“万相先生”百里独及“玄冰仙子”钱无咎，当初建此秘洞时，极费匠心，算好非等月到三更，自室顶石穴反映的微弱光线，照在这块“双心白石”之上，才有所见！

上官灵生平奇遇极多，这一觉睡得也恰到好处！

天交三鼓，月朗斜空，壁上“双心白石”的正中心处，显出一圈极淡极淡的“双心纹路”！

这圈“双心纹路”，恰好与上官灵手中的“双心碧玉”，大小仿佛，上官灵遂将“双心碧玉”，往上一合，果然毫无二致。

上官灵日间曾用“文昌笔”，对这块“双心白石”，细心敲击，除了略觉回声有异之外，别无发现！但此时想系“双心碧玉”，与石上“双心纹路”，完全吻合，受力平均，故在微一用劲以下，“双心碧玉”便有一半突然陷入，嵌进壁内！

上官灵心头狂喜，握住“双心碧玉”，奋力左右连推，偶然间触动机关，只觉手中一震，壁上“双心白石”，突然往内一缩，再复往左一移，眼前便现出一个“双心门户”！

门户以内，是间方圆径丈石室，但一切陈设俱备，四壁并点有巨大油灯，贮油甚多，灯光极亮！

上官灵首先入目的，是对面壁上，有一“双心木塞”，遂走过用力拔起，一股清泉，便自那小小的“双心石洞”之中，潺潺流出！

渴极之下，突见清泉，上官灵怎不惊喜欲绝？张口就喝，“咕嘟嘟”地，畅饮一番以后，仍用“双心木塞”，塞好小洞，再行细向四周打量。

室中各种干粮均备，并还存储不少，上官灵遂取起一些历久不坏的特制锅魁，及咸菜肉脯等物，一面咀嚼解饿，一面坐在石桌之前，随手翻阅桌上所堆书籍。

其中果有一本薄薄小书，上题“玄玄真经，罗刹真解，秘奥合录！”

上官灵静心翻阅数页，知道此书果然穷极秘奥，确系孟三娘心血结晶，不由掩卷闭目，暗自思索！

他想的是自己现有这册孟三娘心血结晶手录，及“南笔”诸葛逸所赠上载“坎离气功”、“坎离指”、“生花七笔”等绝世神功，习练妙诀的绢质小书，更在这决无外务相扰的山腹石室之中，苦心参悟，武学方面，必有大

成！但后背要穴，中了“九毒书生”姬天缺的“七煞寒灵阴功”，真气内力被废，若想慢慢重练复原，最少亦须五六年时光！则“第二次元宵大会”，岂非早成过去？“乾坤五绝”等诸位者前辈，及心上人孟浮云，也不知要为自己突然失踪之事，担忧悬心到什么地步？

但转念一想，自己想得太远，未免多余？只要能够从头苦练，恢复武功，并设法生出这山腹石室，便是莫大幸事！

至于孟浮云方面，彼此若能始终两心如一？则慢说熬上五六年相思苦痛，便自己成了皤然老叟，孟浮云成了白发婆婆，又有何妨？反可更为武林，留传不朽佳话！

上官灵想通以后，心头一片泰然，遂在这密室之中，苦苦参究那两册武学奇书奥秘！但偶然想起，仍难免黯然怆神的，却是自己业已失音成哑，他年万一若与孟浮云，劫后重逢，满腹离情，如何倾诉？

无论习文习武，若须对某事某物，痛下苦功，非有极静无忧的环境不可！上官灵如今就在这样一个优美理想的环境之中，从清晨到黑夜，从今日到明日，时时刻刻均在参悟孟三娘自“罗刹真解”、“玄玄真经”中苦心研究的“秘奥合录”，及诸葛逸威震乾坤的“坎离气功”，“坎离指”、及“生花七笔”，三种绝世神功，故而仅仅不到两月光阴，他一身业已贯通两位盖代奇人的看家绝艺！

上官灵在这密室之中，每见昼夜天光一换，便即划石留痕，数来数去，石上已被自己划了六七十条痕迹，也就是时光过了两月有余，距离明岁元宵的罗浮盛会，已日近一日！

一身绝艺，虽已贯通，可惜真气内力，却非经数载苦功，绝对无法恢复！故而上官灵纵然立意排除万虑，一志参求，但每在石上划痕记日之际，总不免凄然触绪，怅惘无已！

这日，上官灵在石上划了第六十九条痕迹，一算时期，距离明岁元宵，仅剩六十四日，不由心头越发烦闷，暗忖自己如今身居山腹，喉哑失言，遭遇之惨，几乎不在“断魂谷”内与自己相逢，颇似“幽冥神君”阎元景化身的那位“断肠人”那般成年累月的必需啃嚼白骨充饥而已！

想到“断肠人”，上官灵也未免勾引起自己的一些断肠愁绪！

但就在这断肠愁绪之中，上官灵忽然觉得自己有一线希望，不禁顿时喜上眉梢！不管这线希望，仅仅只像水中捉月，海底捞针的那般空幻虚无，也自高兴得有点手舞足蹈！

原来上官灵由“断肠人”而想起他托自己转送“乾坤五绝”的“天龙七宝”，遂自怀中一件件的取将出来，放在石桌以上，仔细端详瞩目！

“天龙七宝”之中，除了“玉扇”已交真“夺魂旗”钟离老人，“石砚”已交“南笔”诸葛逸，“墨珠”已赠孟浮云以外，尚余送给“西道”天痴道长的“丝绦”，送给“北剑”蒲琨的“玉簪”，送给“闪电神乞”诸明的“钵盂”，及送给“东僧”醉头陀的“葫芦”等四件宝物！

上官灵逐项细察这“天龙四宝”首先拿起“丝绦”，回忆“南笔”诸葛逸，与钟离老人等两位见识广博，学渊如海的者前辈，曾认定这“丝绦”是“天蚕丝”所织，任何刀剑难断，但目前似对自己无甚帮助。

第二件拿起的是“断肠人”向“北剑”蒲琨所赠“玉簪”，上官灵微一摩抚，想到“南笔”诸葛逸曾说此簪似玉非玉，颇像罕世难寻，功能吸毒的“通天犀角”！不由喜得心神微颤，把“玉簪”略一拂拭，便即含入口内！

含了一会，颇觉口内生津，遂取出“玉簪”，试一发话，却依然失音如故，片语不出！

上官灵万分失望之下，知道不是自己所服毒丸，为时过久，无法化解！便是对这“通天犀角”宝簪，运用得未中窍要！

第三件是“断肠人”指明送给“闪电神乞”诸明的那只珊瑚小钵！

虽然这只珊瑚小钵，曾经“南笔”诸葛逸鉴定是宋代“丐仙”许宜遗物，名贵异常，却对上官灵无用，上官灵如今的整个希望，只寄托在“断肠人”送给“东僧”醉头陀的那只大才盈尺的黄色葫芦之上！

因为这只葫芦，可能关系到一段武林珍闻，就是百年前有位盖代剑客“玉鼎真人”在崆峒幽壑，以玄门绝学，苦斗“天蜈”！结果虽然天蜈除害，并得了两粒“如意天蜈珠”，但左半身因此亦中剧毒瘫痪难动！直等“玉鼎真人”的衣钵传人“清宁子”觅来旷世圣药“独叶仙芝”，服食芝实以后，方告痊愈！“玉鼎真人”遂把这根极其难得的芝叶，种植在一只异种葫芦之内，用灵药和泥封口，密不通风，希冀过了百年，再复结实！

钟离老人及诸葛逸两位学渊识广的前辈，当时曾加推断，认为这只葫芦，可能就是那只中植“独叶仙芝”的异种葫芦，而那粒曾帮助自己，耐过“断魂谷”内，“黑皆阴风”奇寒的“墨珠”，就是“如意天蜈珠”！

不过为了事实传说，无法考证实日期，致不便打开葫芦，一观究竟！

因为倘若打开过早？未及百年，灵气一泄，仙芝便可能不会再行结实！倘若打开过迟？芝实一落，又将失去灵效！

自己当时曾加请教，钟离哲、诸葛逸两位老前辈，均不敢断言，只知依照传说，含含糊糊地推算起来，如今似乎正好在百年左右而已？

这株“独叶仙芝”，既称旷世圣药？又必时届百年，方始结实，可能对自己的真气内力方面，如同昔日吃过的那种“三目蟾蜍”丹元一般，大有助益！

自己如今静心参悟之下，不但已得“坎离指”，及“生花七笔”诀窍，连孟三娘手录的“罗刹真解”，“玄玄真经”心得精微，也均记熟，只等真气内力一复，略加锻炼，再若有机出洞，便足与举世群豪，一争长短，向那“九毒书生”姬天缺，报仇雪恨！

但空有盖世雄心，若等自己由头做起，一步一步地，苦练真气内力，则任凭天资如何颖悟，也无法特别速成，最快亦须在这石室之中，消磨上个三年五载岁月！

自己在这密室中埋首三年五载之期，虽然不算太长，但意料得到的必然将碎尽孟浮云一颗芳心，急坏了关切自己颇甚的“乾坤五绝”等老前辈，并错过明年正月十五罗浮山“万梅谷”，及正月十六罗浮山“子午峪”，“乾坤五绝”与“笑面阎婆”孟三娘及“万相先生”百里独所约定的两场盛会！

故而上官灵目注石桌上大才盈尺的黄色葫芦，业已决意打开一试！

因为其中若有“独叶仙芝”并已结实，则服食以后，可能立即恢复真气内力，使自己赶得上元宵及元宵后一日的两场盛会！否则，毁去一只普通葫芦，“东僧”醉头陀，也不会对自己怎样怪责。

主意既定，上官灵遂伸手取起葫芦，把葫芦口上的封口泥土，轻轻掐碎！

泥土才一碎裂，上官灵鼻端闻见一股令人神爽的淡淡清芬，不由喜得心头狂跳！

他如今真气内力虽废，但普通力量仍存，轻轻一掌，拍碎葫芦，葫芦中

果有一半紫色泥土，土内种着一根翠绿芝叶，芝叶半腰，分生一茎，茎上结着一颗仅比蚕豆略大，扁圆形的鲜红果实！

这位鲜红果实，仿佛业已熟透，表面饱涨欲裂！上官灵因机缘不再，生恐万一碰破糟塌灵药，遂连手都不敢沾的，将芝叶送到嘴边，把那鲜红果实，轻轻咬下。

果然齿尖略微触及果实，果实表皮立破，一股清香甘美无比的果汁，猛然喷出！

上官灵慌忙张口一吸，不但把果汁整个吸净，并索性连那芝实，也一齐咬下，咀嚼得满口生香的咽下心头，心头顿感凉沁沁的舒畅无比！

灵药既已入腹，自然便须静坐行功，使其速生神效！上官灵遂盘膝调气，流转于“九宫雷府”，及“十二重楼”之间，只觉体内突生一股温和热力，随着调气行功，周身百穴，在循环周行，渐渐便宝相外宣，神仪内莹地入了物我两忘境界！

等他整整一周天功行作罢，神归紫府，气纳丹田，精力异常充沛地，一睁双目，便略凝这两月多来，苦心参悟的“坎离指”力，遥往东壁油灯，虚空一点，劲风微啸，灯火立即应指而灭！

这种情形，分明显真气内力业已恢复，一身武功，又可随意施展，上官灵宛如失水蛟龙，突然归海，怎不高兴得剑眉双扬，“哈哈”大笑？

但剑眉虽然扬起，“哈哈”却未打出，口中依然一片“啊啊”之声，原来上官灵武功虽复，喉音仍哑！

“独叶仙芝”对疗治喉哑无效，上官灵自然在高兴之中，仍难免微觉失意，忙一面将苦习所得，再加锻炼，一面筹思怎样出这山腹密室之法。

想到第三天上，仍未想出妙策，上官灵正自微觉心烦，突然听得封穴大石以外，起了“丁丁”凿石声息！

这种声息才一入耳，上官灵便知是“笑面阎婆”孟三娘又来，心中暗想孟三娘怎的用出如此笨拙方法，这等重达数千斤的巨石，要凿到何等？才能凿碎毁去！

心头虽然觉得孟三娘这种举措，似属徒劳，但仍防万一地，把那册“罗刹真解，玄玄真经，秘奥合录”，按照原样，在石桌上放好，微施掌力，煽灭灯光，并将密室门户关闭，恢复了“双心白石”的原来模样，取出“双心碧玉”！

这时凿石之声忽止，但一刹那后，便又复“丁丁”响起！

忽响忽歇的数次以后，上官灵听出每次所凿，均非一处，不由想起莫非孟三娘弄来炸药之属，准备把这块封穴大石炸碎。

倘若对方真个如此作法，则自己必须远远躲开，始可避免危机！否则霹雳一声，石雨星飞之下，弄得自己武力方复，又告碎骨粉身，岂不冤枉已极？

上官灵想到此处，目光微闪，打量室中，觉得还是那张石榻后方，比较安全，遂悄悄走过，贴地而卧。

果被上官灵料中，穴外来人，正是“罗刹教”掌教，“笑面阎婆”孟三娘携来了铁槌钢凿，及七枝特制的管状炸药等物。

孟三娘在石上凿好七处深穴，插入炸药，接好引信，晃着火折点燃，立即闪身退出外层秘洞以外。

上官灵蜷伏石榻之后，听得穴外一切声息突然皆寂，便知自己所料可能不错，跟着这刹那沉静俱来的，定是……

念犹未了，悸人心神的霹雳已作，加上地属山腹，声不外泄，威声益发猛烈绝伦，大小石块，电激星飞，几乎连那张石榻，都被击碎！

孟三娘听得霹雳已作，遂闪身复行进洞，双掌默聚神功，推去炸剩的挡穴大石，走进室内，沉声叫道：“室中朋友，不必再复躲躲藏藏，请出一会！”

藏身榻后的上官灵，闻言方待走出，但转念一想，孟三娘或是诈语，自己何妨再藏片刻，因为武功虽复，对于新近参悟的几种神功，锻炼终嫌不够，初次出手，便斗这位几与钟离老人，及“南笔”诸葛逸差不多高明的盖世红粉魔头，岂非太无把握，多半自找苦吃！

上官灵就这微一思忖之间，孟三娘见无人应声，又复冷笑自语说道：“我早就料到室内无人，并为小心起见，特地过了两月有余才来，使那万一藏在室内之人，渴也渴死，饿也饿死！”

上官灵听得心中一凛，暗想幸亏有孟浮云所赠的“双心碧玉”在身，否则密室难开，岂不真如孟三娘所云，在此活活渴饿而死？

孟三娘自语毕后，转身走到石壁“双心白石”以下，取出一枚与“双心碧玉”，同样大小，同样形状的钢铸“双心”，比了一比，对准“双心白石”正中，用力嵌入石内，再复一转一推，密室门户遂又现出。

上官灵乘着孟三娘刚进密室，尚未及取火燃灯之际，暗使“金鲤穿波”身法，贴地平窜，一下便自穴口，窜出密室，并毫不停留地，提气轻身，闪向外层洞口。

任凭他如何轻巧，怎瞒得过“笑面阎婆”孟三娘的那等耳力？“咦”了一声，暂停点燃壁上油灯，转身走到密室穴口探视，但因上官灵身法快捷异常，此时业已毫无动静！换了平时，孟三娘定然跟踪追出洞外，上官灵又必大厄难逃！但如今因石室中无食无水，不致藏人，遂以为是蛇鼠之属，未加深究！却怎会料到“双心碧玉”竟在上官灵身上，密室早开，那册自己精研参悟，准备将来传赠心爱弟子孟浮云“罗刹真解，玄玄真经，秘奥合录”，也被这位毕生奇遇无穷的小侠上官灵，读了个滚瓜烂熟！

孟三娘晒然一笑，依旧回转密室，燃灯取书，而上官灵也就用这点时间，疾似星驰地，驰出这片幽谷！

到了一处峰腰以上，上官灵深深吸了一口长气，觉得胸襟顿爽，两月多来的积郁，泰半排除。所压在心头上的，只剩二事，一是自己有口难言，另一则是心上人儿孟浮云，而今安在？

第一桩心事，必须静待机缘！第二桩心事，则似乎可往“玄玄别府”之中一探。上官灵知道“罗刹教”对自己罗致之心既切，恨毒之心亦切，若以本来面目往探，必然困难重重，非加蒙面改装不可？

想到“蒙面改装”一举，上官灵突然联想到自己这次被害，完全是由于“九毒书生”姬天缺的那“夺魂旗”打扮，使人莫辨真假所致！然则自己何不也索性凑热闹，照样置备一份“夺魂旗”的黑色长衫，闯闯“玄玄别府”！

上官灵想到就做，但黑色长衫好找，人皮面具却无从寻觅，遂胡乱找幅黑巾，用手撕出眼耳口鼻，戴在脸上，再在额间垂下一幅黑纱，对着溪流一照，倒包觉得颇为神气！

装束既变，上官灵便直奔“玄玄壑”，想乘孟三娘或在“双心密室”之中，勾留未返以前，一探“玄玄别府”！

在“玄玄壑”沉沉雾影中的倾斜石梁以上电疾飞驰之际，不禁心头暗喜，因为发现自己因祸得福，功力反而较前增进不少！走到距离“玄玄别府”牌

楼约莫四五丈远之处，便见又是“六大游魂”中的三名红袍长发少女，在牌楼以外侍立。上官灵诚心挑衅，遂毫不掩饰地，大摇大摆走出。

这在“玄玄别府”牌楼以前侍立的三名红袍长发少女，是孟三魂、孟七魂及孟十魂，见雾影中突有一位“夺魂旗”打扮之人现身，不禁齐自微惊，由为首的孟三魂，率同恭身施礼，发话问道：“孟三魂、孟七魂、及孟十魂等参见前辈，但不知前辈是哪位‘夺魂旗’？来我‘玄玄别府’，有何见教？”

上官灵暗自失笑，觉得这“夺魂旗”身份，确实足以唬人，遂大迈迈地默运“南笔”诸葛逸傲视乾坤的“坎离指”力，向地上凌空虚划，划出了：“孟三娘何在？”五字！

孟三魂等，不知上官灵是有口难言，只以为这位“夺魂旗”故意示威，未免一齐心神微惧，仍由孟三魂恭身答道：“孟掌教外出未归，前辈如有见教，可否请潘副掌教出迎？”

上官灵见孟三娘不在，不由宽心大放，装作佛然摇头，再度凝聚“坎离指”力，在地上凌空划了：“孟浮云何在？”五字！

孟三魂见这位“夺魂旗”，竟问起孟浮云来，不禁摇微觉讶然，缓缓答道：“孟浮云触犯‘罗刹教规’，掌教师尊大发雷霆，业已将她逐出门墙，不知何往。”

上官灵闻言，心头又惊又怒，气聚丹田，劲达四梢，猛将所着黑色长衫大袖，向外一拂，拂山一股极为强劲的阴冷寒风，震得孟三魂、孟七魂、及孟十魂三人，各自踉跄后退，心中好生骇异，暗想这位“夺魂旗”所拂袖风，怎的竟与本门“罗刹阴功”仿佛？其强烈程度，并不在师叔“玉箫郎君”潘午之下！

上官灵此来用意，自系寻觅孟浮云，但也想顺便磨练，在山腹秘密潜心参悟的各种绝学，加上已知“笑面阎婆”孟三娘外出，心胆更壮，遂于“罗刹阴功”奏效以后，大摇大摆地，向“玄玄别府”之内缓步走去！

孟三魂等，既怯于“夺魂旗”声威，适才又曾略尝苦头，谁敢妄自送死地上前阻拦，只得由孟三魂施展“传音及远”功力，向“玄玄别府”中，恭身高声叫道：“启禀潘师叔，有位‘夺魂旗’已进‘玄玄别府’！”

“玉箫郎君”潘午为了准备转瞬即届的罗浮山“万梅谷第二次元宵大会”，正在“含青殿”内，督责董飞云、胡飘云、艾云飞等一于弟子，苦练武功！忽然听得孟三魂传声告警，不由眉头双蹙，独眼闪光，暗想这来的又是哪一位“夺魂旗”？为何再三扰闹“玄玄别府”！

心中虽然惊怒交迸，却不得不迎，遂命诸弟子停止练功，随即自己迎出“含青殿”外。

上官灵表面安然缓步，其实早已暗用“移形换影”的绝顶轻功，及钟离老人秘传的“云飘电闪身法”，故而“罗刹教”中诸人，除了功力精深，身为副掌教的“玉箫郎君”潘午以外，均觉这“夺魂旗”，简直宛如鬼物，身形刚在“玄玄别府”牌楼之下现出，未见任何腾挪纵跃？便似缩地有术地，到了“含青殿”！“玉箫郎君”潘午冷眼覆面，看出这位“夺魂旗”，却与上次来的四位“夺魂旗”，微有不同，脸上只是以黑巾黑纱覆面，不是戴的人皮面具！

上官灵毕竟初次装扮“夺魂旗”，生恐被“玉箫郎君”潘午那只独眼中的炯炯精光，看出破绽，遂意欲敲山震虎，暗暗凝足“坎离指”力，凌空虚划，锐响生风，硬在“含青殿”外的一片石台以上，碎石如粉地划出“孟三

娘孟浮云师徒何在”十个大字。“玉箫郎君”潘午本来确因上官灵未戴人皮面具，业已对他“夺魂旗！”身份，略有起疑，但如今却被上官灵所施惊世骇俗的“坎离指”力，深吃一惊，疑意顿消地，抱拳笑道：“我师姊孟掌教外出未返，孟浮云因身犯教规，已被逐出门墙！尊驾寻她们何事？潘午一样可以代为担待！”

上官灵苦干有口难言，遂又复伸指凌空，在石划出“打架”二字！

潘午见这位“夺魂旗”的来意，意是“打架”？不由弄得有点莫名其妙起来！愕然问道：“‘罗刹教’何处开罪尊驾，竟至登门讨战？”

上官灵因一再凌空划石，过费真气内力，遂折了一段长约三尺左右的树枝，在地上划道：“没有理由，我只是闲得无聊，来找你们打架消遣！”

这几句话，看得“玉箫郎君”潘午简直哭笑不得！并对这位“夺魂旗”以字为答，始终不曾开口说话之事，疑惑颇甚！但对方既已讨战！则虽知“夺魂旗”难斗，为了保持“罗刹教”的威名令誉，也只好勉力应付！遂独眼一翻，双眉紧皱问道：“尊驾既想打架，潘午只好勉力奉陪，但不知是比玄功内力？还是比拳法兵刃？及彼此怎样打法！”

上官灵暗想“玉箫郎君”潘午，身为“罗刹教”，副掌教也是当世武林中的有名狂人，如今为自己这身“夺魂旗”服装所摄，似乎凶威尽敛，连这几句应战答话，也说得非常勉强！不由颇为失笑，树枝一落，又在地上划道：“掌法兵刃，内力玄功，样样都比，我并要独斗你们目前所有诸人，打到过足瘾后，便会飘然自去！”

若换旁人这等说法，“玉箫郎君”潘午必会勃然震怒地，责其过份狂妄！但如今却因眼前对手是名震乾坤的“夺魂旗”，遂丝毫不敢怠慢地，扭头向董飞云、胡飘云等，正色沉声说道：“你们且去略为准备，听我啸声集合，各携‘罗刹剑’，列‘三元天星阵’，在这位‘夺魂旗’老前辈手下，磨练磨练！”

上官灵听出“玉箫郎君”潘午语意，自鼻中“哼”了一声，又用树枝划道：“你不必用话暗点，他们既是后辈，我保证最多只令受伤，不使致命就是！”

这几句话，看得“玉箫郎君”潘午胸中突起不服之意，暗想自己今日大可以这“夺魂旗”一试近日辛勤苦练神功，看看“第二次元宵大会”之上，究竟有无取胜把握？

主意既定，遂微笑说道：“‘罗刹教’下弟子，少顷即至，尊驾何不取出‘夺魂旗’？让他们领教领教这杆震惊江湖的奇绝兵刃威力！”

上官灵自鼻中“哼”了一声，用树枝在地下划道：“当年你在祁连山玉柱峰腰，尚且禁不住‘夺魂旗’风百卷，他们年轻技浅，自然更吃不消，我就用这树枝，闯闯什么‘三元天星阵’便了！”

“玉箫郎君”潘午见字，愕退半步，讶声问道：“你是‘九毒书生’姬天缺？”

上官灵低低冷“哼”一声，既不否认，也不承认。

原来上官灵知道自己虽然因祸得福，功力精进，但各种新练神功，尚缺乏临场经验，如今最多也不过与“玉箫郎君”潘午，伯仲之间，非设法先声夺人，才可借着这批“罗刹教”徒，唇练磨练新得绝学！

“玉箫郎君”潘午因祁连旧事绝少人知，见上官灵默不作答，遂以为对方真是“九毒书生”姬天缺！

双眉微剔，独眼一翻，正想质问对方既已在三仰峰头与自己弃嫌修好，怎的忽又来此扰闹？但转念一想，这等问法，岂非示怯？何况姬天缺向来对敌心狠手辣已极，如今居然不肯取出“夺魂旗”足见敌意未深，自己还应暂时忍耐，不必弄得太僵，等摸清这位奇诡绝伦的武林怪客，葫芦之中究竟卖的什么药时，再作定计！

“玉箫郎君”潘午因门下弟子，人数较多，最担心的就是“九毒书生”姬天缺，那发时几乎无影无声，而专打死穴，狠辣绝顶的“夺魂金针”，遂向上官灵微微一笑，装出一副淡然神情，发话问道：“我们讲好只比内力玄功，兵刃掌法……”

上官灵不等“玉箫郎君”潘午话完，便左手微摇，并用树枝划道：“你尽管放心，我既已说过不伤他们性命，便不会施展‘夺魂金针’！”

“玉箫郎君”潘午见自己心意又被对方猜透，不由脸上微红，遂一声长啸，发令召集教中弟子，但心头却始终对上官灵这半语不吐，始终以枝划字作答的奇异行为，惊疑不已！

啸声未了，七条人影，飞降当场，来的是董飞云、胡飘云、艾云飞、褚红桃，以及“十大游魂”中的孟四魂、孟五魂、孟九魂。每人手中均倒提“罗刹剑”，齐向“玉箫郎君”潘午，恭身待命！

潘午低声数语，举手一挥，诸人身形闪处，列好阵式，这次潘午因师姊孟三娘，及孟浮云双双缺席，对手又过份厉害，遂略为变计，把内五外五的两层星角，取消一层，外层由艾云飞、褚红桃、孟四魂、孟五魂、孟九魂等五人，守住星角，内层则改五为三，由董飞云、胡飘云，与自己分站三元主位！

上官灵独处重围，手横树枝，目光电扫“罗刹教”中诸人，不由感慨无穷，暗想自己为了赴孟浮云之约，来这“玄玄别府”，曾在“三元天星阵”中，身挨三剑，性命在呼吸之间，谁知仅隔两月有余，居然再置身这种阵式以内！

想到身挨三剑，上官灵不禁仇火燃胸，暗自回思日前使自己身负重伤的三剑，是何人所发？

前尘往事，电映心头，上官灵想起自己当日是因心神为“玉箫郎君”潘午的“七情箫声”，吹奏魔音所乱，以致先挨了艾云飞一剑，然后又挨了文云飞、褚红桃同举并落的一人一剑！

仇敌既已想出，目光也自然而然地，自蒙面纱巾以内，精芒怒射，觑定站在外围星角上的艾云飞，及褚红桃二人，手执树枝，凝劲欲扑！

“玉箫郎君”潘午哪里猜得到面前之人，是上官灵所扮的第五“夺魂旗”？因旧事重经，前仇顿起，已将对褚红桃二人加以报复！还认为以“九毒书生”姬天缺的武林身份及高傲情性，决不会先对后辈下手，他这目光觑定东北星角上的艾云飞、褚红桃之举，必系故作姿态，吸引诸弟子心神，而便于向自己突加攻击！

故而一再手执玉箫，凝功暗备，一面口中低低作响，竟以“罗刹教”特有暗语，通知“三元天星阵”上诸人，不必为这“夺魂旗”的声东击西之计所诱，对方一开始时，必然先攻自己“天元”主位！

艾云飞、褚红桃先前见上官灵所扮“夺魂旗”，目光觑定自己，倒颇心神微惧，刻意提防！但听了师叔“玉箫郎君”潘午这番自作聪明的判断以后，却不免心头一转，只等“夺魂旗”一扑师叔，便立时发动阵势，七剑同攻，

叫这位武林怪客，尝尝“罗刹门”下滋味！

就在“玉箫郎君”潘午密语方毕，艾云飞、褚红桃心神略懈之际，上官灵施展钟离老人所传，绝世无双的“云飘电闪身法”。出人意料地，飘进身形，右手树枝，以一式“天马行空”，似乎漫不经意的，攻向褚红桃，左掌却一式“神龙摆尾”，对四周发出一片阴寒刺骨的“罗刹阴功”掌力！

褚红桃见对方树枝，迎面轻挑，虽似无甚威力？但因“夺魂旗”三字，名声太大，遂照样不敢怠慢地，用手中“罗刹剑”，施展一式“宫墙万仞”，舞成一片流光，企图封住门户！

但她哪知上官灵旨在先声夺人，并报复日前一剑之仇，这招“天马行空”，用的竟是“南笔”诸葛逸妙绝当今的“生花七笔”！

诸葛逸“生花七笔”，是平生心血所粹，融文铸武，妙化无方！这招“天马行空”，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参取了“相如赋”。“太白诗”、“稼轩词”，“东篱曲”等曼妙轻灵，及奇纵高古意味，及各门各派的武学精华，岂是褚红桃仓促应变的一式“宫墙万仞”，所能封架得住！

故而上官灵手中树枝，略一晃动，便从从容容地，探进褚红桃所舞出的千重剑影之中，再复疾如电闪般，来回微掣，褚红桃惨嚎顿起，血雨飞红，双颊以上，各被上官灵划了一个深深“十”字！

这时除了“玉箫郎君”潘午，尚自愕然横箫未动以外，其余董飞云等六柄“罗刹剑”，业已齐指上官灵，替褚红桃作为接应！

上官灵旨在复仇泄恨，不欲杀人，故而用树枝于褚红桃颊上，破肉见血的划了两个“十”字以后，立即回身以左掌所发“罗刹阴功”掌力，荡退六柄“罗刹剑”影！

董飞云首先惊奇无已地退身叫道：“潘师叔，这‘夺魂旗’怎么也会我们的‘罗刹阴功’掌力？”

上官灵鼻中冷冷“哼”了一声，手中树枝晃出千重幻影，并挟着飒飒劲力，逼得其余“罗刹”弟子，又自踉跄后退。

艾云飞也诧声叫道：“怪事！怪事！他这招‘云迷野渡’，是我们本派的‘玄玄剑法’！”

上官灵树枝一收，傲然卓立，身外包括“玉箫郎君”潘午的“罗刹教”中人物，全以一种惊愕目光，对这位奇异来敌，仔细打量。

上官灵见自己用了一手“罗刹阴功”及一招“玄玄剑法”，竟然镇住“罗刹教”中诸人，不由得意异常，他哪里理会四外那些惊疑愤怒眼光，只是缓步从容，目注艾云飞，慢慢走去。

“玉箫郎君”潘午因本教两桩看家绝学，突然外泄，着实太以震惊！心中兀自盘算这位似是“九毒书生”姬天缺的“夺魂旗”，怎会学得“罗刹阴功”及“玄玄剑法”，而极其讽刺意味地，来到“玄玄别府”之中施展！

他起初疑心到已被师姊孟三娘逐出门墙的孟浮云身上，但转念想起“夺魂旗”初来之际，即指名寻找孟浮云，又觉得这种猜测，不会正确！

就在“玉箫郎君”潘午心头百转之间，上官灵业已缓步从容地走得距离艾云飞仅约七尺左右。

“罗刹教”这种“三元天星阵”，本来要等对方出手攻击其中一人，其余诸人才蹈瑕乘隙地，一拥齐攻，环环相应，生生不息！

但如今一来上官灵随意举手之下，便使“柳媚花娇鬼见愁”褚红桃身受重伤，武功委实高得惊人；二来夫妻感情，自然异于同门，董飞云怎肯坐视

艾云飞再踏覆辙？银牙暗咬，手中“罗刹剑”挺处，一式极为寻常的“拨云见日”，便自斜刺里，飞向上官灵“太阳穴”际点到！

上官灵知道董飞云这招“拨云见日”，看似寻常，其实中藏极多精微变化，手中树枝遂以一式“怒斩长鲸”，往“罗刹剑”身截

董飞云在“罗刹教”诸弟子中，功力仅次于孟浮云，近两月来，苦心精练，进境更高，见上官灵如此化解自己攻势，不由心头暗喜，静等树枝刚与剑身相触，便用了个“卸”字诀，剑身略沉二寸，卸去对方劲力，然后蓄足真气，一弹一震，并就势再复进步探臂，直刺上官灵前胸“将台”死穴！

她这种举措，果然得心应手，上官灵手中树枝，先被震得脱手高飞一丈一二，胸前也被“罗刹剑”，堪堪点中！

但董飞云毕竟思虑欠周，因为上官灵所执树枝，乃是脆弱易折之物，纵然禁不住她这突然蓄力反震，也应该硬被震断，怎会脱手飞起一丈一二高下？

第二十四章初试神功

上官灵眼看董云飞击来之剑，即将刺中心窝，他以捷如电闪般的动作，略一偏身，左手食指中中指疾伸，撮住董云飞“罗刹剑”的剑尖小钩，双足点处，凌空纵起，右掌并作势欲往董云飞天灵击落！

董云飞剑尖被撮，对方右掌又扬，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弃剑求生，身躯侧处，一式“乳燕辞巢”，横飞丈许！

上官灵志在艾云飞，根本就未想伤她，右掌微扬之举，只是恫吓性质，见董云飞纵身避势以后，遂凌空接住下落树枝，施展绝世无双的“云飘电闪身法”，依然向艾云飞面前飘去！

并乘这凌空飘身的刹那之间，业已掉转“罗刹剑”，左手紧握剑柄，右手树枝先以一式“漫天风雨”，幻出大片凝光，左手“罗刹剑”，却在漫天光影之内，一招“反臂降龙”，照准艾云飞当头劈落！

一来上官灵的“云飘电闪身法”，动作太快！二来艾云飞目睹爱妻董云飞身历奇险，惊然失神，以致等他警觉上官灵飞袭自己之时，全身已在对方所发招术威力的笼罩以下！

既又身临危境，艾云飞只得凝足劲力，“罗刹剑”向上斜开，企图架隔当头疾落剑风之后，再作其他应变打算！

上官灵自服“独叶仙芝芝实”，真气内力方面，比起未受“九毒书生”姬天缺暗算以前，更为增强，故而当头劈落及往上斜开的两柄“罗刹剑”，这一硬劈硬架之下，艾云飞手中“罗刹剑”，“呛郎”脆响，立被劈折，虎口也震裂得涔涔出血，不由惨然一叹，闭目待死！

但上官灵剑到临头，蓦地想起艾云飞就是“北剑”蒲琨的独子蒲铿，遂收剑改用树枝，向艾云飞背上重重一击，击得艾云飞脱口惨号，摇摇欲倒！

董云飞怒视上官灵，银牙咬碎地，赶过察看艾云飞伤势，上官灵却依旧飘飘缓步，走向“玉箫郎君”潘午身前，并把所夺来的“罗刹剑”，向这位“罗刹教”的副掌教，傲然掷去。

“玉箫郎君”潘午左手微伸，接住“罗刹剑”，随即掷还董云飞，并看出来人武学太高，深知不必再使这干门下弟子，多受伤损，遂面容一沉，冷然喝道：“你们这些不成材的东西，不要再替‘罗刹教’丢人现眼，赶快收去‘三元天星阵’，由我单独与来人一会！”

上官灵因艾云飞日前曾连伤自己两剑，尚有一剑之仇未报，方待加以阻拦，但目光瞥处，看见董云飞正以药物，使艾云飞吞服，并替他敷治右手虎口裂伤，不由暗想此人苦头业已吃得不小，看在他是“北剑”之子，本性又为“孟婆汤”所迷份上，余下的一剑之仇，便不报也罢！

“罗刹教”中弟子，遵从师叔法谕，退过一旁，“玉箫郎君”潘午依然先礼后兵地向上官灵抱拳笑道：“潘午谢过尊驾适才手下留情，不伤‘罗刹教’中弟子的性命之德！”

上官灵以树枝在地上划字答道：“未曾动手之先，我已作如此允诺，何必道谢？”

潘午见他始终不肯开口说话，心中委实纳闷异常！但大敌当前，哪敢怠慢？遂不现多加思索，玉箫斜举胸前，向左活开步眼！

他把上官灵当作大敌，上官灵也深知这位“玉箫郎君”，极不好斗，树枝挺处，抢步进身，一出手便是“南笔”诸葛逸在庐山“小天池”所授“梦

笔生花”、“押毫泣鬼”、又“腕挟风霜”等“惊神三式”！

“玉箫郎君”潘午早就惊心于上官灵的身法飘忽，招术神妙，如今更看出他这回环三式，中蕴无穷变化，威力绝伦，遂也施展自己八八六十四手“汉宫秋”箫法之中，最得意的连环三绝，“箫史教箫”、“弄玉引凤”、“汉宫秋怨”，幻出一片箫光，万点箫尖，电掣接架！

两人一手所发三招，全是当代武林中的绝顶奇妙招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玉箫郎君”潘午，究竟不愧身为“罗刹教”副掌教之尊，功力非同小可，接架拆解之间，使得上官灵手内树枝，折断了寸许来长一截！

上官灵盖面黑巾以内的脸庞，顿觉一热，剑眉双轩，功力暗聚，手中树林漫不经意挥出，轻飘飘地袭向“玉箫郎君”潘午，用的是“南笔”诸葛逸融文铸武以毕生心血精研“生花七笔”中的一招“汨罗遗恨”！

“玉箫郎君”潘午对上官灵先前所发那威力宛如天风海雨，咄咄逼人的“惊神三式”，倒敢施展“汉宫秋”箫法，硬加接架，但如今对他这招轻飘飘的“汨罗遗恨”，却眉头双蹙地，纵退丈许以外，不愿招惹！

原来“南笔”诸葛逸文通武达，几乎无物不博，无学不精，这招既名“汨罗遗恨”，其中主要的精微奥妙，自然出诸“屈子离骚”！故而使“玉箫郎君”潘午莫测高深，只看出隐蕴无穷变化地，惊心纵退！

上官灵“云飘电闪身法”，何等迅疾轻灵，潘午身形刚落，上官灵又到面前，手中树枝，依然毫无奇处地轻轻当胸点到！

潘午看出这一招在轻妙中寓有庄严，仿佛所蕴威力更强，越发不愿涉险接架，遂又自飘身纵退，但心头好生惊疑，暗忖这位“夺魂旗”所施展每一招的精妙程度，怎的都几乎能令自己莫测高深，不敢拆解？

他眼光果然不错，上官灵跟踪进击的这一招当胸轻点，名叫“周公问礼”，确比先前那招“汨罗遗恨”威力更大！

上官灵自入“玄玄别府”与“罗刹教”人物动手以来，共用出三招“生花七笔”！第一招“天马行空”，将“柳媚花娇鬼见愁”褚红桃脸上，划了两个破皮见血“十”字，报复了日前一剑之恨，第二招“汨罗遗恨”及第三招“周公问礼”，却又把“玉箫郎君”潘午，逼得后退连连，不由心头狂喜，知道自己的攻击力量，自学会“生花七笔”以后，业已大增，何不索性试试防守力量，是否也已精进？

他如今最为精妙的防守武学，仍是“逍遥老人”钟离哲所授的“云飘电闪身法”，遂乘着“玉箫郎君”潘午不敢拆解那招“周公问礼”，而向后纵退之时，又以手中树枝，在地上划道：“我如今停手不攻，且纯以守势，领教领教你八八六十四手‘汉宫秋’箫法！”

“玉箫郎君”潘午见上官灵树枝一动，以为对方又有什么怪异招术使出，正在加意提防！谁知他却停手不攻，只在地上划了这么两行字迹。

潘午因对方知道祁连山玉柱峰腰往事，故直到此刻，仍把上官灵当作是“九毒书生”姬天缺！看完字迹以后，心中暗想你休要卖狂托大，上次玉柱峰腰，“汉宫秋”箫法虽然败在“夺魂旗”风百卷之下，但如今时移事异，自己在“玄玄别府”，埋头苦练，功力大进！对方又声明不再进攻，纯采守势，那杆惊世骇俗的“夺魂旗”，也始终未曾取出，倒看着他怎样抵御自己神妙倍增的“汉宫秋”箫法！

主意既定，遂装作未曾看清上官灵所划字迹，也不再发话，身形抢进，玉箫连挥，箫孔中锐响嘘嘘，刹那间，便即幻出一天箫光，把上官灵罩盖其

下！

上官灵则充分施展钟离老人所传傲视当世的“云飘电闪身法”，在那漫天箫光以内一飘一闪，一闪一飘！果然“玉箫郎君”潘午的“汉宫秋”箫法，徒自大有进境，神妙异常，依旧对这位身穿黑袍，作“夺魂旗”打扮的上官灵，丝毫奈何不得！

上官灵飘来闪去之间，深深觉出自己虽然吃了两个多月苦头，并变成哑吧，但武功方面，获益却确不在浅！若能多找几次这等良好机缘，磨练磨练，将来再遇“九毒书生”姬天缺时，定可歼灭这位绝代凶人，报仇雪恨，并为武林中永除大患！

上官灵想得高兴，“玉箫郎君”潘午却攻得皱眉！因为对方那种看来宛如儿戏的一飘一闪身法，却灵奇神妙到不可思议地步！不管自己使出何等精研独创的诡异招术，对方只要飘飘一闪，或是闪闪一飘，便告从容避过，而且果然遵守诺言，纯采防卫，绝未还手！

自己出手，根本打不着人！人家出手，自己则不敢接架！这种情形，未免使“玉箫郎君”潘午，雄心渐淡，壮志欲灰，几乎要长叹停手，砸碎玉箫，不再作追随师姊“笑面阎婆”孟三娘，共兴“罗刹教”与天下豪雄，相互争霸之想！

但就在“玉箫郎君”潘午气馁气方生，雄心尚未尽淡，壮志亦未全灰之际，他灵光忽视，机运忽转？

原来上官灵毕竟年岁犹轻，童心未退，在试验“生花七笔”及“云飘电闪身法”等一攻一守两种功力，均极满意的情况以下，未免高兴过头？竟想把“笑面阎婆”孟三娘那册“玄玄真经，罗刹真解，秘奥合录”上所载功力，也复试上一试！

故而“玉箫郎君”潘午正欲长叹低头，退出圈外，上官灵却“嘿”然一笑，向他微微摇手。

“玉箫郎君”潘午藉机收势，愕然凝目，又见上官灵用树枝在地上划道：“你这八八六十四手‘汉宫秋’箫法，虽比昔日祁连山玉柱峰腰施展之时，大有进步，却仍打不到我！我们再复换样方式玩玩好么？”

再换方式，无非比较真气内力，潘午此时，一来盛气已馁，二来始终把上官灵当作“九毒书生”姬天缺，深知对方的“七煞寒灵阴功”，几乎除了钟离老人、“南笔”诸葛逸、师姊“笑面阎婆”孟三娘，及“万相先生”百里独外，当世无人能胜！敌而见字以后，眉头双蹙，无可如何不能不地问道：“你要换样什么方式？”

上官灵用树枝划道：“硬碰硬地，较量一下真气内力！”

“玉箫郎君”潘午见果被自己料中，不由暗恨师姊孟三娘怎的恰巧离开，而这位魔头，偏又适逢其会地，撞上门来，只怕任凭自己如何尽力相拼，“罗刹教”威名，也将在今夜大为丧失！

潘午心中虽已生怯，但既属武林人物，自己又复身为“罗刹教”副掌教之尊，事到临头，怎能不硬着头皮相抗？遂勉装出满面豪情地，狂笑答道，“尊驾的‘七煞寒灵阴功’，威名久震八荒，潘午的‘罗刹阴功’，亦非俗学，我们互换几掌也好！”

上官灵冷然一笑，又复划道：“你不要外强中干，嘴狂心怯！我且送你一个便宜，不施展‘七煞寒灵阴功’，就用你们‘罗刹教’看家绝学‘罗刹阴功’与你一斗！”

“玉箫郎君”潘午先前听得董云飞惊呼来人会用本教“罗刹阴功”，便已大觉惊奇，如今再见上官灵所划字迹，不由越发浓眉高挑，笑声说道：“潘午恭敬不如从命，尊驾接我一招‘罗刹拜佛’！”

一面发话，一面早把玉箫收起，功力潜聚，抢占机先，双掌当胸，合十便拜！

上官灵想不到“玉箫郎君”潘午说打就打，发难这快，自己右手树枝，尚未甩去，只得疾翻左掌，以新学“罗刹阴功”，吐劲硬接！

他一来仓促应变，二来“罗刹阴功”究系新学，功力难如“玉箫郎君”精纯，何况又是以一只左掌，硬接潘午双掌，自然立被震得退后数步，右手树枝，也为劲风吹折，只剩短短一截在手！

“玉箫郎君”潘午直到如今才抢得这一丝上风，得理之下，当然不肯让人，以生平绝学“翻天八掌”，夹杂“罗刹阴功”，威势宛如天惊石破，海啸山崩地，劲响呼呼，接连攻出！

上官灵起初尚自不服，掌掌咬牙硬接，但四掌硬拼之下，业又拼得真气大震，五脏翻腾，接连退后两丈有余，这才知道自己舍长用短过份好强狂傲，如今弄得身处极端窘境以内，又不好意思要求停手，却是怎好？

“玉箫郎君”潘午虽然暗笑对方托大卖狂，自取其辱，但内颇为惊心，忖度不出这位“夺魂旗”，是从何处学得“罗刹教”的“罗刹阴功”，不传秘学？

潘午一面惊诧，一面仍自眉飞色舞地，又把“翻天八掌”，夹着“罗刹阴功”，攻出三掌，硬把上官灵逼到一片无法再退的山壁之下！

就在这种危急关头，把守“玄玄别府”门户的孟三魂，突然用真气传声报道：“启禀师叔，掌教回山！”

这“掌教回山”四字，听得“玉箫郎君”潘午喜中加喜，上官灵惊上添惊，两人同时住手，往“玄玄别府”牌楼看去！

“玄玄别府”牌楼以下，果然现出“笑面阎婆”孟三娘的身形，“玉箫郎君”潘午大喜叫道：“师姊来得正好，‘九毒书生’姬天缺到我‘玄玄别府’之中，指名会你！”

孟三娘早已瞥见有一位“夺魂旗”打扮之人，似与师弟“玉箫郎君”潘午，恶斗方停，遂冷冷“哼”了一声，身形闪处，往“含青殿”前急赶！

“玉箫郎君”潘午毕竟不愧为成名人物，一见师姊赶来，便即“哈哈”笑道：“尊驾目前虽然略略吃亏，但系用‘罗刹阴功’互拼，潘午轻车熟路，太占便宜，不能算数……”

潘午是目注师姊孟三娘，口中向上官灵发话，但话方至此，突闻身后微有异声，孟三娘也远远叫道：“师弟留住此人，待我与他一会！”

潘午闻言愕然转身，只见自己所认为的“九毒书生”姬天缺，业已飞登山壁，隐入密树丛草以内！

这位“罗刹教”副掌教“玉箫郎君”潘午，竟被上官灵所施展那几招“生花七笔”的威力所惊，以为对方武学，确比自己高明，遂未敢冒失追截，等孟三娘赶到面前，山壁间哪里还有丝毫人影？

孟三娘问道：“潘师弟，怎会知道此人便是‘九毒书生’姬天缺？姬天缺不是与你在三仰峰头，弃嫌修好了么？”

“玉箫郎君”潘午摇头叹道：“这种绝代凶人，哪里还有什么信义可言？他对当日祁连旧事，尽知其详，怎会不是‘九毒书生’姬天缺呢？”

说到此处，忽然想起两桩怪事，又向孟三娘说道，“不过姬天缺这次前来，举动之中有两桩怪事，令人不可思议！”

孟三娘眉头微蹙，不解问道：“怎样不可思议？”

潘午说道：“第一桩怪事是他自从到此，绝未开口说话，所有问答，均系划地作书，如今‘含青殿’前石台以上，还留有指力，所划字迹！”

孟三娘怎会料知上官灵被“九毒书生”姬天缺害得失音成哑之事，略一思索以后，点头说道：“此事并不见得不可思议，因为他既不肯开口说话，必系怕你听出语音！照这种举措看来，可能真是‘九毒书生’姬天缺？”

潘午点头笑道：“这第一件事，不算过分怪异，但第二件事，却怪到极处，师姊必须好好参详，看我们‘罗刹教’内，谁会将教中不传秘学，泄露给对方知晓？”

这几句话听得“笑面阎婆”孟三娘着实一惊，目注“玉箫郎君”潘午，讶然问道：“师弟此话从何说起？”

潘午说道：“今日‘九毒书生’姬天缺与我们交手之时，竟施展出本门秘学‘罗刹阴功’，及‘玄玄剑法，！”

孟三娘大出意外地“哦”了一声，潘午继续说道：“不但会‘罗刹阴功’、‘玄玄剑法’，功力并已达到与我相差不远地步！似乎仅仅对‘罗刹阴功’中的‘阴阴生阳妙诀’，尚未十分参透而已！”

潘午口中这“阴阴生阳妙诀”六字，听得隐在山壁暗笑的上官灵耳中，不禁精神一震，心头狂喜！

原来上官灵机警异常，一见“笑面阎婆”孟三娘转回“玄玄别府”，便知道自己若再勾留必将弄得原形毕现，灰头土脸！

故而乘着“玉箫郎君”潘午，与他师姊孟三娘答话之时，悄悄施展“云飘电闪身法”，窜上山壁，但根本未曾远去，只在草丛中，抛出一块山石，“刷”然作响，惑人耳目，使潘午误认自己业已高飞远颺而已！

孟三娘，潘午师姊弟，互相问答之语，全被在草丛中静坐调气的上官灵，听在耳中，不由恍然大悟，暗道怪不得自己被“玉箫郎君”潘午，一连七八掌猛攻，震得气血翻动，头昏眼花，原来未曾悟出“罗刹阴功”中的“阴阴生阳妙诀”，一味以纯阴功出掌，才致先天上便受对方阴阳相生的掌力克制！

大凡武林人物，莫不对本身绝技，珍秘异常！“笑面阎婆”孟三娘虽然手着那册“玄玄真经、罗刹真解、秘奥合录”，藏诸密室，但依旧保留了几句最精深的妙诀，未曾写明，准备将来在把掌教职位，传与孟浮云接掌之际，再对她亲口秘授，免得万一被人将这册手录盗走，经过苦练精研，能和自己抗衡！

如今潘午无意中讲出“阴阴生阳妙诀”六字，孟三娘立即佛然变色地，沉声说道：“师弟暂勿多言，我们有话到‘含青殿’内去说！”

潘午也自知莽撞，愧然低头，随同师姊，走入“含青殿”内！

上官灵见“罗刹教”众，均已跟随孟三娘入殿，本可乘机脱身，但因瞥见孟三娘行前，目光屡注峰壁，遂决定索性再沉隐片刻，蛰伏不动！

果然孟三娘入殿未久，身形忽又电疾闪电，纵到山壁近前，对着丛丛草树之中，凝集“罗刹阴功”，凌空击出两掌！

这两掌打的正是上官灵先前抛石惑敌所在，“呼呼”劲风均自他身左吹过，草折枝飞，声势慑人，但上官灵却视如无睹地，一动不动！

孟三娘击出两掌，见山壁间仍无丝毫动静，才转身对跟来的“玉箫郎君”

潘午，嗔声说道：“如今若想与举世群豪，一争长短，除了勤练本身功力以外，还要各斗心机！师弟今后切勿莽撞，姬天缺既已偷学了我们的‘玄玄剑法’及‘罗刹阴功’，怎能再容他听去那三句妙诀？”

上官灵听得妙诀共三句，而自己只知道了一句“阴阴生阳”，不由渴盼那位“玉箫郎君”，索性把其余两句，也复一并说出！

但这种希望，却告成空，潘午只是丧气垂头，片言不发地，跟随师姊回转“含青殿”。

上官灵又复静候片刻，见“含青殿”内，别无异动，才悄悄施展“云飘电闪身法”，离开“玄玄别府”，自沉沉雾影中，往三仰峰头而去。

一面在那些倾斜石梁以上，轻登巧纵，一面心头暗想自己这趟“玄玄别府”之行，不但试出“生花七笔”，妙用无边，并在挨了“玉箫郎君”潘午七八掌连环猛击以后，也悟出了“罗刹阴功”中的“阴阴生阳”妙用，今后若能多找这种机会磨练切磋，定比单独苦练，进境更大，“第二次元宵大会”天下群豪齐聚“万梅谷”时，何愁不能痛惩“九毒书生”姬天缺，报仇雪恨！

他想得原本颇好，但上到三仰峰头以后，却又彷徨起来，不知究竟寻谁磨练，及怎样决定行止？

孟浮云不知踪迹，“乾坤五绝”更似野鹤闲云，无法寻找，自己到底在这茫茫海宇之中，南北东西，如何抉择？

想来想去，到底被上官灵从纷坛头绪以内，想出枢纽，这枢纽就是罗浮山“万梅谷”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元宵大会”！

无论是孟浮云，“乾坤五绝”或那万恶无边的“九毒书生”姬天缺，如今不管何在，再过两个多月以后，必将齐聚罗浮，参与这次群豪竞技大会！

自己既然无法找寻他们，不如先到罗浮，去等他们？何况“第一次元宵大会”以上，“九毒书生”姬天缺设下那等恶毒诡计，几乎将赴会群侠，一网打尽，这第二次大会，主办的“笑面阎婆”孟三娘、“王箫郎君”潘午师姊弟等，是否也有什么毒辣安排？趁他们尚在“玄玄别府”之时，先行赶往，略加察看，也可未雨绸缪，预为防范！

上官灵主意既定，遂离却武夷，奔向罗浮，但为了使自已这第五“夺魂旗”，更为逼真起见，在途中小作勾留，仿造了一根能够伸缩自如的“夺魂旗”杆，数十枚“夺魂金针”，及大小骷髅白骨红旗，以备应用！

进入“罗浮山”后，尚未到“万梅谷”之前，先须经过一处广大梅林，上官灵独坐横枝，倚树小歇，一面领略枝头三五初绽腊梅的暗香疏影，一面回忆前尘，想起自己当年曾与钟离老人，在这梅林以人，互作清谈，如今却喉音已哑，可能从此无法复原，不由悲恨难泄地一声长叹！

但他这一声长叹，刚刚出口，耳中却听得梅林深处，也自有人发出充满愤懑意味的叹息之声，上官灵遂身形微闪，往梅林深处纵入！

他入林找人，人家也在出林找他，但双方互一瞥见以后，却均惊然一惊，收步凝目。原来除了林内之人，脸上多了一副人皮面具以外，两人全是一般无二的“夺魂旗”打扮！

上官灵心头电转，暗想天下事奇巧无伦，自己刚到罗浮，便遇“夺魂旗”！但不知这位“夺魂旗”是钟离老人？“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还是衔恨最切，亟欲寻他报仇的“九毒书生”姬天缺？

他怎样猜人，人家便在怎样猜他！林内的“夺魂旗”，心头也自暗想这由林外纵入的“夺魂旗”是谁？为何脸上换了黑纱覆面，不戴人皮面具？

这种相互僵持，均自默然无语的局面，延续了约莫半盏茶时以后，上官灵首先不耐，但苦于自己有口难言，无法问话，遂只得戒意殊深地，一步步向前迈进！

说也奇怪，上官灵这一胆大，林内的“夺魂旗”，反到怕起他来，上官灵每进一步，林内的“夺魂旗”便即后退一步！

上官灵见状心头微诧，身形一闪，飘进四丈六七！

林内的“夺魂旗”，是被他这种旷世无俦的“云飘电闪身法”所惊，赶紧也以轻灵美妙身法，往后纵退。

上官灵忽然想起两句俗语，就是“为人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这位“夺魂旗”见了自己害怕，可能是那无恶不做，罪孽如山的“九毒书生”姬天缺？

想到此处，急忙加速前追，但对方黑衣背影，业已到了梅林极深之处，并传来一阴阴森地语声，说的是：“谁敢轻易冒犯我‘九毒书生’姬天缺？”

上官灵听对这一报名证明自己所料果然丝毫不差，武夷山被害仇火，不由顿起心头，钢牙咬处，循声急赶！

万梅如海，枝干纵横，上官灵正在暗香疏影之间，追出十来丈远，突然右侧有人脱口冷哼，一股劲疾绝伦的锐啸风声，便自斜肩带背地猛劈而下！

武功到了相当火候，不必对面交手，闻声便可察出敌势强弱！上官灵金风入耳，蓦然一惊，知道来人功力之高，是生平罕见劲敌，赶紧一式“织柳穿帘”，宛如轻盈紫燕般，闪出七尺！

但足尖刚刚点地，尚未回身，背后人又赶到，劲风霍霍，锐响飕飕，颇似前后左右的丈许方圆，全在威势笼罩之下！

上官灵虽处危境，但倚仗钟离老人所授“云飘电闪身法”，神妙无方，遂凝劲提气，一闪一飘，然后再以“潜龙出壑”之式，转化“细胸巧翻云”，轻轻落足一株老梅的枝梢以上，回头向下看去！

只见暗中袭击自己的，是一位身材微矮略胖的灰衣蒙面之人，所用兵刃，则仅是一根新折下来的梅枝而已！

上官灵一向倔强高傲，不肯服人，何况如今业已身集多家绝学？将有大成，自然越发不甘忍气！遂也从树顶上折了一根梅枝在手，轻轻一点足下横枝，以极为美妙的“惊风摄水”身法，飘然落地！

灰衣矮胖之人，见上官灵自树顶飘坠，居然毫不答话，梅枝扬处，又复回环并发地，攻出三招，招术神妙绝伦，威势极强，宛如万剑同挥，剑影蔽天的当头疾落！

上官灵依旧施展“云飘电闪身法”，飘来闪去地躲避梅枝袭击，并已认出对方这连环三招，名叫“刺虎屠龙”、“虹彩经天”及“风摇万叶”，心中觉得此种招式手法，怎的似曾相识？

名称既然想起，来历也在一刹那间，随即想出，上官灵惊得施展“云飘电闪身法”，连退几步，退出对方连环三招的威力圈外，摆手作势，注目凝神，暗想这不是“北剑”蒲琨震慑天下武林的“蒲家剑术”么？

自己当日在东海“长生矶”上亲见“北剑”蒲琨与“东僧”醉头陀，“三指剑”恶斗“龙虎钢环”之时，便曾目睹蒲琨施展这“刺虎屠龙”、“虹彩经天”、“风摇万叶”等连环三式！

何况灰衣人的矮胖身材，又与蒲琨仿佛？上官灵自然欣喜异常，认为定是“乾坤五绝”中失踪已久的“北剑”出现！自己正好向他报告别来各情，

及他独子蒲铿，如今本性被迷，陷身“罗刹教”，改名艾云飞的一切经过。

灰衣人见上官灵突向自己摆手作势，不由也觉愕然，遂一收梅枝，暂停攻击！

上官灵因自己喉哑失音，有口难言，遂只是依旧以手代口，以书代话，但一时粗心，竟忘了将脸上的蒙面黑巾，先行揭去！

灰衣人目光注定上官灵，只见他用所折梅枝，在地上划道：“你是不是在‘万姓公坟’……”

上官灵本心想问对方是不是在“万姓公坟”失踪的“北剑”蒲老前辈？但字迹刚刚划到“万姓公坟”，灰衣人业已佛然发怒，梅枝挥处，又向上官灵攻出一招奇幻绝学！

事出不意，饶你“云飘电闪身法”，妙绝当今，上官灵所着黑袍，仍被对方梅枝，划破了一条两寸来长裂口！

上官灵心头好生气愤，暗想对方怎的太不讲理？管你是不是“北剑”蒲琨，彼此先斗上一阵也好！

念头动处，见对方连绵不绝的攻势又来，遂亦挥动梅枝，施展新学成的“玄玄剑法”相抗！

这样打法，上官灵未免吃了大亏，因为灰衣人不出他所料，确是在“万姓公坟”莫名其妙、糊里糊涂受挫，而忍辱含羞，觅地苦练神功，如今才赶来罗浮，准备在“第二次元宵大会”以上，诛除仇敌，恢复英名的“北剑”蒲琨！

蒲琨名列“乾坤五绝”，向有“天下第一剑”之称，虽然手中所用，并非威震江湖的“三指剑”，仅是一根梅枝，但因功力精湛，招术神妙，挥舞起来，威势依旧咄咄逼人，宛若天风海雨！

上官灵所施展的“玄玄剑法”，虽亦武林绝学，但一来新近练成，功力犹浅！二来尚有最精微的一两句妙诀，未获“笑面阎婆”孟三娘真传！以这等新练而未窥全貌的“玄玄剑术”，来对付威震天下的“蒲家剑术”哪有不败之理？

三五回合，尚可势均力敌，十来照面，便已相形见绌，斗到二十来招，上官灵哪里还有还手进攻之力？硬被“北剑”蒲琨，圈入一片梅枝所化的惊风幻影以内！

无可奈何之下，上官灵赶紧换招，施展“南笔”诸葛逸毕生心血所创的“生花七笔”！

“乾坤五绝”对上官灵无不垂青，自然不会有“笑面阎婆”孟三娘那等藏起几句重要口诀的事情，何况上官灵由钟离老人转赠那册上载“坎离真气”、“坎离指”、“生花七笔”的小书以后，又获“南笔”诸葛逸亲自指点，自然所得极精，仅仅因练习时日未久，尚欠几分火候，未达纯青之境而已！

“天马行空”、“汨罗遗恨”、“周公问礼”三招，回环并发之下，那种融文铸武，兼具庄严高古，神妙较灵的奇绝威势，果然惊得“北剑”蒲琨，剑影微收，身形一晃，纵出两丈左右，目注上官灵，低声喝道：“你究竟是不是‘九毒书生’姬天缺，怎的也会施展‘南笔’诸葛穷酸的‘生花七笔’？”

上官灵一来如今正需要寻觅这等极强对手，磨练武功，二来暗想这位“北剑”蒲者前辈，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番急攻，若换了一个武学稍差之人，岂不早就被他活活打死？直到自己施展“生花七笔”才始开口发话，但对方可

以开口发话，自己却有口难言，索性暂时不加回答，等把“生花七笔”，整个操练完毕以后，再作打算！

主意既定，只在鼻中冷冷“哼”了一声，身形捷云飘地，飘到“北剑”蒲琨近前，梅枝一绕一抖，又复使出一招“生花七笔”之中的“周游列国”！

“北剑”蒲琨见对方不予答理，依旧强行进攻，不由顿被激怒！但因深知“南笔”诸葛逸所创这招“周游列国”，变化循环，生生不息，所蕴威力极强，遂也不愿轻易被上官灵的招势圈住，右肩微塌，足下“倒踩七星”，身躯接连三转，闪出八尺，低声叱道：“慢说你只偷学了‘南笔’几招独创剑术，便是诸葛穷酸亲自在，他那‘生花七笔’，也照样莫奈我何！”

随着话音，又复以梅枝当剑，威势万钧地，洒落一天剑影！

上官灵知道这位“北剑”蒲老前辈，毕竟名列“五绝”，威震乾坤，份属武林高手的第一流中第一流，决不是“玉箫郎君”潘午之类人物可比！虽然他那柄“三指剑”，已沉洞庭湖底，掌中所执，仅是一根梅枝，但威力仍非自己徒仗新学乍练的“生花七笔”，所能抵御！

自己要在这位老前辈手下，藉机磨练，必须拼着吃点苦头，仗“生花七笔”攻敌，用“云飘电闪身法”防身，再复在闪展腾挪，进攻退守之间，聚精会神地，偷学他一两招“蒲家剑术”！

心中电转以下，漫天剑网，已然盖到当头，上官灵静气凝神，抱元守一地，飘飘一闪，闪闪一飘，便即避过了“北剑”蒲琨这招“天花盖顶”的威力圈外！

蒲琨见状，不禁又是微吃一惊，讶然问道：“你还会‘逍遥老人’钟离哲的‘云飘电闪身法’？”

上官灵苦干有口难言，无法作答，遂把梅枝扬处，攻出一招“慈云广被”！

这一招是“西道”天痴道长“玄天七十二拂”中的精粹绝学，上官灵暗想自己虽然无法答话，但“北剑”蒲琨也应该在身汇“西道”天痴、“南笔”诸葛及“夺魂旗”钟离老人等三家绝学以上，猜出自己的身份来历！

但“北剑”蒲琨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地，偏偏未曾意会上官灵用心，反而哈哈狂笑说道：“我倒看看你偷学了‘乾坤五绝’中多少能耐？除去业已用过‘生花七笔’、‘云飘电闪身法’、‘玄天七十二拂’以外，还会不会‘龙虎钢环’和‘三指剑’？”

蒲琨一面狂笑发话，一面竟以数十年纯功，刻意施为，利用梅枝代剑，展尽精奥！

这一来上官灵果然支持不住，飘闪招架之际，身上业已疼痛入骨的，挨了三四下梅枝，但为了自己天赋聪明，想乘机偷学几招“蒲家剑术”精华，遂依旧咬牙强撑，但不再以“生花七笔”及“玄天七十二拂”进攻，仅仗“云飘电闪身法”，竭力防守！

“北剑”蒲琨见对方如此强拼，心头怒发，威力再加，上官灵的股上肉厚之处，又挨了重重一下，所着黑色长衫，也添了一条尺许裂口！

上官灵暗忖自己经这一翻缠战，业已偷记熟“北剑”蒲琨三招精妙剑法，何必再吃这种眼前亏？遂凝足十成功力，一招“伏羲画卦”向“北剑”蒲琨，猛攻而出！

这招“伏羲画卦”，是“南笔”诸葛逸所创“生花七笔”中，威势最强，变化最妙的一招，上官灵又是以全力施为，顿使“北剑”蒲琨感觉全身均被漫空习舞的“乾三连”、“坤六断”等卦象，密密笼罩！

蒲琨想不到对方显然已落败势，连招架均告不支之际，竟复仍有如此精妙招术攻出！并因眼前卦象密呈，威力极大，不愿轻易涉险，遂把梅枝舞成一片流光，在身形未被漫空卦影幕罩之前，足跟点地，倒纵八尺！

上官灵利用这一招“伏羲画卦”，略为逼退“北剑”蒲琨，遂赶紧乘机脱身，纵往梅林深处！

“北剑”蒲琨见状，纵身狂笑叫道：“名震江湖的‘九毒书生’，你在‘九幽地阙’之中的威风何在？”

上官灵听蒲琨仍把自己当作“九毒书生”，但苦于无法辩白，遂只好暂时脱离僵局，深入梅林，不过心头颇为怀疑“北剑”蒲琨分明对“九毒书生”姬天缺恨毒已极，好容易才在此处，狭路相逢，怎的并未痛下绝情杀手？

疑念方作，远远又响起“北剑”蒲琨的刚做语音说道：“姬天缺，你可知道老夫今日对你不下绝情杀手用意，是要留你一条性命，在‘第二次罗浮大会’之上，再当着举世群豪，加以诛戮，复我‘北剑’英名！元宵在即，你不要胆怯不来，并招呼那鬼头鬼脑的‘九幽地阙新主人’，同到‘万梅谷’中一齐受死！”

上官灵听得又觉好气，又觉好笑，暗想像“北剑”蒲琨这等老前辈，虽然名列“乾坤五绝”，武学极高！但心机方面，却逊于“万相先生”百里独、“九毒书生”姬天缺等凶人多多！

一方光明磊落，事事由正道而行：一方狡诈阴刁，根本不择手段，双手互相争斗起来，除非真是苍天有眼，报应循环，否则无疑定然正人遭殃，奸人得势！

一面思忖，一面继续深入，穿越梅林，到了一座不知名的山谷之中，又不禁被一种新奇景象，大为惶惑！

上官灵本来是因为自己挨了“北剑”蒲琨好几梅枝，不仅衣衫破裂，皮肉红肿，连周身骨节，均感微微酸痛！遂想觅一幽静所在，调气行功，复本培元，并试探是否能把偷学“北剑”蒲琨的三式精妙招术，与“玄玄剑法”，互相配合，自己再参以所会其他珍奇绝学，别创几手威力不凡的新颖剑术！

但才出梅林，便被林外谷口的景象所惊，把这些想法，暂时抛撇！

原来这谷口是片开阔空地，地上按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及“休生伤杜，景死惊开”，画着奇门八卦图形，仿佛是座阵势，但却有人对之特意着色！“乾”“坤”两卦色黑，“生”“开”两门色赤，其他除了“震”卦，“死”门，未曾着色以外，则为一律蓝色！

上官灵看了这种奇异布置，不免疑心大起，但猜来猜去，也猜不出个所以然来，遂就在谷口峭壁之间，寻块足以藏人的嵯峨怪石，一面静坐行功，一面等待这布置阵势之人转回，远远偷窥究竟！

等了足有半日，依然不见人来，上官灵却渐渐入了天人交会，物我两忘妙境！

由华日朗，行功直到皎皎月明，上官灵非但祛除了一身伤痛疲劳，反而精神焕发，并自静中参悟出若把偷学“北剑”蒲琨的三式妙招，与“玄玄剑法”中三式绝学，配合融会施展，威势更将凌厉神妙！

人有所悟，必定高兴异常，上官灵面含微笑，正待起身，按照心头盘算，加以演练！但目光瞥处，几疑双眼发花？谷中那一片五颜六色的奇门阵式，如今竟已蓦然失踪？毫无迹象！

上官灵痴呆呆地凝眸谷口，暗想这种怪事，简直太稀奇，难道有人把那五颜六色地皮，在自己静坐行功之间，一齐铲去？

心头正在疑鬼疑神，一片人语之声，忽自梅林以内，远远传到！

首先是一种阴沉口音笑道：“百里兄，你这种杀人于无形无声，无色无味之中的巧妙安排，委实令我心服口服！！”

另一个高傲清朗口音笑道：“姬老弟，不要把我捧得过高，我这种布置，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尚不愿轻易地施展！”

夜静山空，话音传送轻易，何况上官灵身负内家绝顶神功，耳力自强，故而梅林距离他藏身峭壁，虽还不近，人语之声，却听得颇为清晰！

前一声“百里兄”，听得上官灵震惊虎胆！后一声“姬老弟”，听得上官灵咬碎钢牙！深知这即将在梅林内走出之人，必是以一身绝艺神功，及满腹诡谋奇计，欲与“乾坤五绝”争雄的“万相先生”百里独，及害得自己武功几废，至今有口难言的巨恶元凶，“九毒书生”姬天缺！

由于“万相先生”百里独，与“九毒书生”姬天缺互相笑语之声，使上官灵入耳以下憬然顿悟，此地莫非就是百里独与“乾坤五绝”约会的“子午峪”口！

这两位狼狈为奸的绝代凶人，双双来到，上官灵自知不敌，遂不敢显露身形，屏息静气，远远藏在石后，偷窥究竟！

果然梅林以内，缓缓走出二人，作“夺魂旗”打扮的，无疑便是“九毒书生”姬天缺，另一位清癯绝俗的青衫老者，虽然比较陌生，上官灵也可不料而知，便是几乎曾将“乾坤五绝”，戏弄于股掌以上的“万相先生”百里独！

只听“九毒书生”姬天缺，向“万相先生”百里独笑道：“小弟虽对百里兄各种谋略及巧妙布置，佩服之至！但‘逍遥老人’钟离哲，及那投湖未死的‘南笔’诸葛穷酸，亦颇足智多谋，诸事仍宜特别小心！何况百里兄那些灵效无比的毒药物，有时也会意外失效？”

“万相先生”百里独闻言，讶然问道：“姬老弟此话怎讲？”

“九毒书生”姬天缺笑道：“这次我在武夷山中，巧遇上官灵小鬼，误认我是钟离老人，遂被我将机就计，骗他服下一粒你那色分‘红、黄、蓝、白、黑’，功能令人‘聋、哑、盲、瘫、死’的黄色毒丹！”

“万相先生”百里独接口回道：“难道那上官灵服下黄色毒丹之后，竟未失音成哑？”

“九毒书生”姬天缺得意笑道：“上官小儿不但立即喉音暗哑，难发片言，并被击碎绞盘，放落巨石将他永远监禁在武夷山中一处壁上画有‘双心白石’的山腹密室以内！”

上官灵远远听得姬天缺这番洋洋得意之语，不禁咬碎钢牙，暗想有朝一日你这“九毒书生”，落在我的手中，非把你碎尸万段，方足泄恨！

“万相先生”百里独听完姬天缺所言，却自仰天长笑！

姬天缺不解他发笑用意，蹙眉问道：“百里兄为何发笑？”

百里独笑声一收，好似感叹无穷地，缓缓说道：“我笑的是世间事往往奇巧无伦，你监禁上官灵的那间壁上画有‘双心白石’密室，就是我昔年与‘玄冰仙子’钱无咎行道江湖时，所营建的一处‘武夷别府’！”

姬天缺闻言，大出意外地“哦”了一声问道：“这倒真是太以凑巧，但不知百里兄那‘武夷别府’，有无其他出入门户？”

百里独摇头叹息答道：“非但‘武夷别府’，别无其他入门户，绞盘一碎，巨石一落，便告与世永绝，连那黄色毒丹，我也早把解药用完，故而上官灵无解救，唯有默默无言，困死山腹！不过这小鬼天资聪慧，是一朵极为难得的武林奇葩，如就此夭折，亦未免有些可惜了！”

上官灵听见那种使自己服之成哑的黄色毒丹，连“万相先生”百里独均无解药，不由黯然神伤，暗想自己虽然侥幸重见天日，并增强武功，但难道从此便将暗哑难言的，以迄没世？

百里独感叹至此，突然反向姬天缺问道：“姬老弟，你方才曾说我所炼绝毒药物，有时失效！上官灵既已暗哑，则……”

姬天缺不等百里独说完，便即接口说道：“那种五毒灵丹，对上官灵虽然有效，但对于‘笑面阎婆，孟三娘的一位得意女弟子孟浮云，却毫无效验！”

百里独意似不信地，双眼一翻，姬天缺却继续说道：“孟浮云也被我骗得服食一粒黄色毒丹……”

百里独插口问道：“难道孟浮云未曾喉哑失音？”

姬天缺笑道：“她岂仅未曾喉哑失音，说起话来，反而格外清圆，美妙得宛如黄鹏百转！”

这几句话，不但听得百里独眉头深蹙，连远远暗中窥探的上官灵，也对孟浮云不畏毒丹之事，诧异无已！

百里独愕然说道：“我这种‘五毒灵丹’，除了早已用完的解药以外，只有罕世难逢‘三叶仙兰’的所结‘兰实’，可以祛解！但‘三叶仙兰’已极难寻，‘兰实’更要三百年才能结实，并在瞬刻之间，便将自行爆裂，其中所蕴的浆汁精华，一见天风，却告失去灵效！故而古往今来，从未听说有人获得这种世间难得灵药，予以服食，难道那孟浮云竟有此福缘不成？”

姬天缺自然不知究竟，但上官灵却听得恍然大悟！不过他在暗为云姊姊欣幸以后，却立即黯然伤神，心想“三叶仙兰实”旷世难寻，自己这喉音复原之望，恐怕是异常虚无飘渺的了？

百里独说完以后，微一沉思，继续向姬天缺说道：“此事太以费人寻思，只可暂且存疑，等将来遇上孟浮云时，我再亲自试她一试！倒是我所布的‘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颇为复杂巧妙，老弟似应略加练习，以免临时发生谬误，使‘乾坤五绝’等人，有所警觉才好！”

姬天缺笑声说道：“百里兄所布阵法，颠倒阴阳，逆运五行，并隐含先后天变化之机，威力何等神妙？略加练习，小弟未必便能领会，还请将其中妙诀，尽量相传，方不致临事贻误！”

百里独点头笑道：“这‘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可算是我压箱底的最后手段，好在我已将生平所学，著书立说，藏于广西勾漏，及山东崂山，留诸后世，不怕失传，大可以这最后手段，与‘乾坤五绝’等人，作最后生死一搏！胜则立将威震江湖，名盖天下，即令万一落败，身遭劫数，亦无所憾的了！”说到这里，这位“万相先生”百里独，好似满怀豪气，无从发泄，仰首云天，放声长啸！

上官灵暗自思忖“九毒书生”姬天缺虽甚阴刁奸恶，但人极卑鄙，不像这“万相先生”百里独在武功既好，机智又足以外，并还颇有胸襟！无怪此人被“乾坤五绝”等老前辈们，引为举世唯一劲敌！

正在思索，忽见百里独用手在地上写了几行字，并向姬天缺说道：“这十六个字，关系我这‘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的机密至巨，老弟必须紧

记！至于其他倒换阴阳，挪移五行等先后天变化，反而容易参悟，只要我亲身为老弟喂招，演练两遍，便可熟练！”

彼此距离尚远，上官灵虽能偷听百里独、姬天缺说话，却无法偷看那地上所书的是何字迹？不由心痒难搔，颇觉烦躁！

但姬天缺好似恶贯将满？灵智渐蔽，竟不曾体会“万相先生”百里独以手代口，写字相示的保密深意，目光一注之下，随口念道：“乾坤身危，生开命绝，震卦死门，无灾无厄……”

百里独见姬天缺竟将这十六字机密，随口念出，不由眉头深蹙，向姬天缺摇手禁声，目光俨如电闪般，一扫四外，眼皮微微垂阖！

上官灵异常聪明乖巧，知道“万相先生”百里独这突然闭目阖睛之举，是要施展内家极上乘的“蚊语如雷”功力，静听周围有无外人潜伏？遂赶紧暗用龟息之法呼吸，以免泄露踪迹！

百里独静听片刻，双目霍然一张，炯炯神光，注定姬天缺沉声说道：“姬老弟怎的如此冒失？这十六字，若能口传，我何必以指写字？且喜周围尚无外人潜伏，万一有人听去，传入‘乾坤五绝’耳中，岂不令我满腹心机，均将白费！”

姬天缺愧然低头，百里独又换了笑容说道：“事情已成过去，老弟不必负疚！但因我们与‘乾坤五绝’最后决战在即，以后诸般举措，必须特别谨慎！来来来，你且照这十六字所云，远避‘乾’‘坤’两卦，及‘生’‘开’二门，与我同往‘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上，演练演练倒转阴阳，挪移五行等先后天一切变化！”

话完，身形飘处，卓立“死门”，姬天缺也纵到“震卦”方位，与百里独兔起雀落，虎跃龙腾地，互相喂招过手！

上官灵远远留心细察，果见百里独、姬天缺身形，尽量占住“震卦”“死门”，即令被对方凌厉招势所逼，不得不飘身避让，也只在其他各卦各门，稍为点足借力便回，决不涉及“生”“开”二门，及‘乾’“坤”两卦！

演练久久以后，百里独停手纵出“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向姬天缺笑道：“趁着距离‘第二次罗浮元宵大会’，尚有十来日光阴，姬老弟且陪我去找些毒蝎奇蛇，在这‘乾’‘坤’两卦及‘生’‘开’二门以上，再加些蝎浆蛇汁，增强毒力！”

上官灵这才知道无怪自己先前曾见“乾”“坤”两卦色黑，“生”“开”二门色赤，“震卦”“死门”未曾着色，其他则一律浅蓝！原来“乾坤”卦象，“生开”门户的位置以上，含有剧毒，“震卦”“死门”，则安然无事，但不知其余那些色呈浅蓝的卦象门户，有无什么玄虚在内？

这时“九毒书生”姬天缺，业已随同“万相先生”百里独，飘然远去，上官灵垂头深思，终于从他们适才演练身法以上，参透机关，高兴得心花大放，眉飞色舞！

由于百里独、姬天缺喂招过手之际，偶然被人逼得暂离“震卦”，或“死门”方位，均是在其他门户方位以上，点足即回，故而上官灵认为其他门户方位，亦有毒质，但不若“乾”“坤”两卦，“生”“开”二门之烈，暂时点足无妨，不宜在上久立！

他既然参透机关，遂赶紧设法写了七份上书：“乾坤身危，生开命绝，震卦死门，无灾无厄”字样的柬帖，并依研参心得，在“无灾无厄”以下，加了“其他方位，不可久立”八字，因自己不能言，准备在每见“乾坤五绝”

及诸明、阎元景等老前辈时，便给他们一份柬帖示警！

常言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上官灵如今正好合了这句话儿，自己以为机缘巧合，识破对方重大秘密，智珠在握，左券稳操，其实却被人充分愚弄利用，上了“万相先生”百里独的一场莫大恶当！

原来百里独起初真不知上官灵隐身暗处，但因他平素行事，面面俱到，顾虑周详，遂在欲对“九毒书生”姬天缺，告知“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秘密之际，先运内家“蚊语如雷”的静听妙技，对周围略为侦察！这时上官灵尚未知机屏息，竟被百里独听出可疑，循声注目以下，又复瞥见上官灵微微露出石外的半丝黑色衣角！

这样一来，百里独灵机动处，妙计又上心头，遂在用手画那：“乾坤身危，生开命绝，震卦死门，无灾无厄”之时，多写了：“姬老弟且将这十六字，故意泄露，因有人潜伏暗处，我们大可以加利用”等语！

其实他这“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任何一处方位门户以上，均无丝毫毒质！只是故意加以染色隐去，再将药物，暗藏衣角之间，动手时随着药物飘落，地面便会逐渐现出各种色泽！

对方与自己动手之人，一经瞥见，心头必然疑虑丛生，精神分注！内家绝顶人物，相互过招，功力火候，本就不会过份悬殊，胜负之机，就看谁能始终静气凝神，抱元守一！既被自己小弄狡狴，影响心理，精气神旁注涣散之余，无论是“南笔”诸葛逸、“西道”天痴，甚至名驰八表的真“夺魂旗”钟离老人，也定然饮恨于自己专神一志的攻势以下！

如今上官灵再若将那七张柬帖，分送“乾坤五绝”、“闪电神乞”诸明，及“幽冥神君”阎元景，则他们除了心理上疑神疑鬼以外，身形动作又必限于“震卦”“死门”，则这七位绝代高人的一世英名，岂不更复无疑地，定然在“万相先生”百里独、“九毒书生”姬天缺手下，付诸流水？

但上官灵哪里知道自己踪迹业已泄漏，“万相先生”百里独狡若天狐，不肯放过丝毫可以利用的机会，与“九毒书生”姬天缺一吹一唱，在自己身上施展了一条作弄“乾坤五绝”的借刀杀人妙计！还以为巧逢机密，识破奸谋，兴匆匆地，写好那七张柬帖，揣在怀中，准备向那些对百里独所布奸谋，懵然无知的老前辈们，一一示警！

“乾坤五绝”中最先到达罗浮之人，显然是自己曾经挨了他好几次梅枝的“北剑”蒲琨，上官灵遂取出“幽冥神君”阎元景赠给蒲琨那根“通天犀角”所制的深碧玉簪，包在一张柬帖之中，准备先寻“北剑”！

转念一想，自己与“玉箫郎君”潘午较量“罗刹阴功”，气血小受震荡，却悟出了“阴阴生阳”妙诀！与“北剑”蒲琨过手，挨了好几梅枝，又偷学会了三手精绝剑招，都是先苦后甜，起初吃些小亏，终于对武功大有神益！

照这样看法，自己在“第二次罗浮大会”结束之前，不必恢复本来面目，干脆遇上“东僧”，便斗“东憎”，遇上“西道”，便斗“西道”！甚至遇上“南笔”，或钟离老人，也无妨假戏真唱的对垒一番，他们决想不到第五“夺魂旗”会是自己！一来既可在动手之间，切磋受益，二来也试试这些名满乾坤的老前辈们，是否还有什么压箱底的奇招绝学，未曾显露？

主意既定，上官灵遂在这罗浮山中的接近“万梅谷”一带，到处留题：“香雪海埋三指剑，中宵九毒待蒲琨”字样！

“香雪海”是罗浮山内梅花最盛之处，距离“万梅谷”，亦不在远，上官灵日间到处留题，夜来便住宿于“香雪海”中，等待“北剑”蒲琨赴约。

第一夜万梅如海，静悄无人，第二夜香雪幽幽，终宵寂寂，直到第三夜，也就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除夕之夜，上官灵才远远看见有条人影，向“香雪海”中疾闪而入！

不过这条人影，比较瘦长，不像“北剑”蒲琨那等矮矮胖胖，上官灵心头顿起疑云，暗想这是何人？似乎并非“乾坤五绝”等几位老前辈的其中之一！

疑念未毕，“香雪海”百顷梅林以外，响起一阵凄厉语音说道：“九毒书生，你倘若自命英雄？便不必再藏藏躲躲，在‘第二次罗浮大会’，开始之前，先了了我们的当年旧债，岂不是好？”

这种语音，对上官灵并不陌生，但却听得他眉头一蹙！

不陌生之故，是听出来人正是“断魂谷”内的“断肠人”，也就是第四“夺魂旗”，“幽冥神君”阎元景！

听得眉头一蹙之故，是上官灵认为无论“乾坤五绝”中哪位前辈，甚或“闪电神乞”诸明前来，自己均可在糊里糊涂地动手之下，偷学几招绝学！但对于这位“幽冥神君”阎元景，则似乎不能沾惹，弄得不好，还难免挨他几记“白骨玄功”及“阴尸煞气”！

既有此种顾虑，上官灵遂取出一份柬帖，抛在地上，然后退入深林，静观这位“幽冥神君”阎元景，有何举措？

“幽冥神君”阎元景发话以后，略候片刻，未见“香雪海”中，有人作答，遂冷笑连声，黑衣飘处穿林直入！

入林只见永魂雪骨，一望无边，疏影暗香，萧疏幽寂，哪里像是自己于“万梅谷”左近所见留题“香雪海埋三指剑，中宵九毒待蒲琨”所说，有位“九毒书生”姬天缺，在这“香雪海”中，等待“北剑”蒲琨相互恶斗的丝毫光景？

“幽冥神君”阎元景正在愕然凝目，向四周打量之际，突然一阵寒风，卷得上官灵抛在地上的那张柬帖，飘起数尺！

阎元景目光微瞥，“咦”了一声，身形略闪，便将柬帖拾起，随口念道：“乾坤命危，生开命绝，震卦死门，无灾无厄，其他方位，不可久立！”

念完，意似不解地，自语说道：“这封柬帖，不知是何人留给何人？看这‘乾坤’‘生死’等卦象方位之语，似乎有人设下什么恶毒阵势？而有人暗中加以点破！”

上官灵伏在梅林深处，听得好不蹙眉？暗想这位“幽冥神君”阎老前辈，是否在“断魂谷”内，把那死人骨头，吃得太多？以致迷了心窍！你们是赶来“罗浮”，践约之人，则摆设恶毒阵势的，不是“笑面阎婆”孟三娘，便是“万相先生”百里独，哪里还用得着猜疑思付？

而投柬人既肯揭开孟三娘，或百里独的阴谋，自属“乾坤五绝”友好，你只要把柬上言语，牢牢紧记，在遇上类似阵势之时，岂不立即恍然？知所趋避！

上官灵暗气“幽冥神君”阎元景太笨，阎元景却偏偏手持柬帖，凝神注目地仔细参详，好似极为费解？

上官灵见这位老前辈的惑然神情，委实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但自己苦于有口难言，又不愿把本来面目，过早揭穿，遂也未免略感踌躇，暗忖对这目前局势，究应如何应付，才是稳妥之策？

“稳妥”两字，在所有策略之中，最难筹定！上官灵尚未想出丝毫头绪，

“香雪海”外，居然又有人来？一条灰衣人影，电闪入林，蒙面矮身，躯体微胖，正是“乾坤五绝”中的“北剑”蒲琨赶到！

蒲琨手中所执，依旧是一根梅枝，蓦见“幽冥神君”阎元景的那身“夺魂旗”打扮，自然以为是向自己挑战的“九毒书生”，虽觉此人怎比前晚略高略瘦？但因看出既非钟离老人，又非“闪电神乞”，遂仍片语不发地，一振梅枝，劲风锐啸，密影蔽空，便向阎元景急攻而至！

阎元景在“乾坤五绝”之中，仅仅见过“南笔”诸葛逸一人，自然认不出“北剑”蒲琨，但因怵于对方攻势凌厉异常，遂腾身退后一丈六七，一面暗聚所练就的“白骨玄功”，一面向“北剑”蒲琨，沉声叫道：“来者何人？切莫轻狂找死！”

“北剑”蒲琨一听“幽冥神君”阎元景发话口音，便知此人不是“九毒书生”姬天缺！但因阎元景末后那句“切莫轻狂找死”之语，过份刺耳，遂仍冷“哼”一声，梅枝微扬，又待发动攻势！

上官灵知“幽冥神君”阎元景在“断魂谷”内，所练“白骨玄功”及“阴尸煞气”，霸道无伦！而“北剑”蒲琨，性情又极刚愎，生恐他们彼此恃强不服之下，有所误伤，遂赶紧将那内包“通天犀角”玉簪的柬帖，用暗器手法，照准“北剑”蒲琨打去！

“北剑”蒲琨方欲以梅枝代剑，进身抢攻，忽见梅林深处，白光微闪，有一团纸状之物，直对自己打来，遂暂时不向“幽冥神君”阎元景进攻，提气飞纵，凌空接住上官灵所抛柬帖！

柬帖才一入手，蒲琨便发觉其中藏有物件，但身形飞纵之势，却毫未停留，依旧捷逾电闪地，扑向梅林深处！

上官灵何等乖巧，柬帖出手以后，立展“移形换影”轻功，悄无声息地，右闪三丈有余，藏在一株百年老梅的极粗枝桠之上！

这时“幽冥神君”阎元景也已随后纵到，“北剑”蒲琨正在拆开柬帖，取着那枚“通天犀角”所制的发簪，还以为阎元景是追扑自己而来，遂将柬帖犀角簪，全交左手，右掌真气微凝，照准“幽冥神君”阎元景，“呼”的一声，便自劈空击去！

阎元景早把“白骨玄功”，凝聚待敌，见状越发不悦，暗想对方这位矮矮胖胖的蒙面之人，到底是什么来历？怎的这等狂傲，自己且十成十的硬接一掌，试试你这劈空罡气，究竟能有多大威力？

心念既定，双掌也已猛然外翻，目光突然瞥见“北剑”蒲琨手上所持角簪，不由大吃一惊，暗叫不妙，赶紧蓄劲不发，并想向后纵退，但蒲琨击出的雄劲掌力，业告排空涌到，阎元景低“哼”一声，身形飘飘荡荡地，硬被震出五六步外！

“北剑”蒲琨“哈哈”一笑，尚未发话，“幽冥神君”阎元景已先为略调息，高声叫道：“来人可是名列‘乾坤五绝’，人称‘北剑’的大侠蒲琨！”

蒲琨冷笑一声答道：“尊驾何人，居然能在劈空掌力的滋味之中，辨出蒲琨来历！”

这几句话儿中所含意味，又复高狂冷傲无比！若换旁人？怎能忍受？但阎元景既久已心仪“乾坤五绝”，又与“闪电神乞”诸明、上官灵等，有极好交情，遂装作听不懂蒲琨语意，微笑答道：“在下心仪蒲大侠风采已久，可惜始终未能有缘识荆，如今还是从蒲大侠手中那根角簪之上，侥幸猜对！”

蒲琨目光一注手中角簪，看出形质奇古，决非凡物，愕然问道：“这根

角簪，并非蒲琨原有，你怎会从此辨出……”

阎元景笑道：“这根角簪，是明初海盗金天龙遗宝，我曾托上官灵，将金天龙所遗宝库以内的六件宝物，分奉‘乾坤五绝’及‘闪电神乞’诸明，其中指定赠送蒲大侠之物，就是这根质料不识，用法不明的奇古发簪！”

对方既然如此说法，又提到上官灵、“闪电神乞”诸明之名，蒲琨自然不会再复那等狂傲，“哦”了一声，复行问道：“尊驾既然不是外人，姓名怎的尚未见告？”

阎元景微一抱拳，含笑说道：“江湖末学阎元景！”

蒲琨这才恍然大悟地摇头笑道：“我大概近来连遭拂逆，大走背运，居然如此糊涂？以致见了阎兄这身装束，尚未想起你是第四‘夺魂旗’，也就是‘九幽地阙旧主人’、‘幽冥神君’！”

“幽冥神君”阎元景长叹说道：“世事而今多劫数，江湖到处出魔头……”

但刚刚感叹两句，突然“咦”了一声叫道：“这根发簪，是我托上官灵转赠蒲大侠之物，如今既自梅林深处掷出，莫非上官灵也在此间，这精灵古怪的小鬼，藏藏躲躲地戏弄我们作甚？”

“北剑”蒲琨听阎元景这等说法，二人遂目注梅林深处，提气高叫“上官灵”，但上官灵见自己身份已被两位老前辈猜出，越发不肯出头，隐在暗处，一动不动！

“北剑”蒲琨见梅林深处，无人应声，遂向“幽冥神君”阎元景点头说道：“不错，不错，我日前曾在这罗浮山内，遇见一名仿效‘夺魂旗’装束，但脸上缺少人皮面具，只用黑巾蒙面之人！此人居然学会钟离老人、诸葛穷酸，及天痴道士等，诸家绝艺，一言不发地，与我缠斗许久！如今想来，此人果然除了小鬼上官灵以外，再无别个！”

说到此处，目光一注手中柬帖，讶然又道：“既是上官小鬼，因甚这等鬼头鬼脑？大弄玄虚！还有他与我闷声哑斗，一语不发，究属何意？”

阎元景瞥见“北剑”蒲琨手中柬帖，亦复赫然写着：“乾坤身危，生开命绝，震卦死门，无灾无厄，其他方位，不可久立！”

遂“哦”了一声，诧然道：“他给蒲大侠这份柬帖，与给我的一份，完全相同，难道并非儿戏？而关系一桩重大秘密不成！”

话完，便把自己那份柬帖，递与“北剑”蒲琨观看！

蒲琨又两份柬帖所书字样，果然全同，遂想了一想，瞿然说道：“上官小鬼，虽然捣蛋调皮，但不会不识轻重，在这正邪决战的最后紧要关头，费尽心思地，把我们诱至此间，投帖示警，定有重大原因！可能‘笑面阎婆’孟三娘，与那‘九幽地阙新主人’互相勾结，‘万梅谷’中有甚类似‘万姓公坟’以下的恶毒布置？”

上官灵伏在暗中，听这两位老前辈一阵胡猜乱测，觉得颇为好笑！

暗想这近在目前的“万梅谷”、“子午峪”两场大会，自己最好能够变换另一副面目，公然参加，才比较有趣！因为如今这第五“夺魂旗”身份，已为“北剑”蒲琨看破，似乎不便再用？

他正自思忖之间，又听得“幽冥神君”阎元景向“北剑”蒲琨问道：“蒲大侠令郎蒲铿少侠的灵智，业已恢复了么？”

“北剑”蒲琨在“九幽地阙”受挫以后，忍辱不死，依旧奔驰天涯之故，就是为了找寻自己独生爱子蒲铿下落！如今忽听阎元景这等说法，不禁惊喜交集地，急急询问究竟。

阎元景见上官灵在“断魂谷”中，对自己所叙述的各种事情，“北剑”蒲琨竟不知晓，遂微笑说道：“令郎之事，我也是听上官灵对我说起，他如今业已投身‘罗刹教’下……”

“北剑”蒲琨闻言先是惊得全身一震，然后向“幽冥神君”阎元景，微带怒意地沉声说道：“阎兄，你此话是否属实？蒲琨颇觉怀疑！因犬子蒲铿，虽然驽钝不肖，但一身傲骨……”

阎元景见“北剑”蒲琨的怫然之色，溢于言表，遂接口笑道：“蒲铿世兄，是名父之子，自然无论在操持或武学方面，均必高超秀拔，绝俗轶伦，他怎会甘心归入‘笑面阎婆’孟三娘门下？”

蒲琨听得惑然不解起来，“咦”了一声问道：“阎兄不是说犬子业已投身‘罗刹教’下？”

阎元景笑道：“蒲大侠难道忘了阎元景动问蒲铿少侠的灵智，已否恢复之语？”

蒲琨这才听出阎元景语意，愕然问道：“阎兄这等说法，是不是孟三娘用甚迷魂药物，害得犬子，失去本性？”

阎元景长叹一声答道：“岂但迷失本性？蒲少侠如今业已尽忘本来！蒲大侠大概想不到令郎改名‘艾云飞’？并与孟三娘的大弟子董飞云成婚！”

蒲琨简直有点不信耳内所闻，钢牙猛锉，怒无可泄地，把手中梅枝一折两断，用力甩出，“夺夺”连声，几乎将一株老梅树干，生生穿透！

阎元景深知“乾坤五绝”无不爱名惜羽，“北剑”蒲琨身为人父，尤其望子成龙，骤闻此等事，自然悲痛愤怒得难以自制！

遂含笑安慰说道：“此事详情，是由上官灵告我，待阎元景一一转告蒲大侠，然后再定怎样拯救令郎，并使他恢复灵智之计！”

蒲琨愤然叫道：“犬子如此不肖，还要救他则甚？蒲琨宁愿绝后，也不愿辱没家风，‘第二元宵大会’，犬子若随孟三娘参与，我便把他先毙于掌下，再复自尽！”

上官灵暗中听得不住摇头，心想自己若不替艾云飞动动脑筋，可能他在乍见“北剑”蒲琨，尚认不出生身之父以前，便将遭受这位名列“乾坤五绝”，刚愎暴躁的老人毒手！

遂乘阎元景向蒲琨叙述自己于“玄玄别府”以内，遇见蒲铿化身的艾云飞，一段经过之时，暗运指力，在一株老梅干上，镌了三十二字，写的是：“孟婆妙药，一服迷魂，蒲铿无罪，北剑无能！三指剑沉，九幽主易。盛会罗浮，好争此气！”

镌完，功力潜聚，照准这株老梅根部，接连三掌，震得土翻树折，横倒尘埃，然后施展“云飘电闪身法”，闪出数丈以外，又复静静潜伏！

蒲琨刚听完阎元景对自己所作叙述，便闻得掌力震树之声，遂对阎元景略施眼色，两人分由左右双方，向那发声所在，电疾扑去！

上官灵早就料出这两位武林前辈，必分左右扑来，故而身形不但往后纵退，并于落地以后，即不再动，致使堂堂名列“乾坤五绝”的“北剑”蒲琨，及第四“夺魂旗”“幽冥神君”阎元景等两位盖代奇侠，又告扑空，听不见丝毫声息，看不见丝毫踪影！

蒲琨及阎元景的目光寻不见人，便被上官灵掌力震倒的那株老梅吸引，同时也发现树干以上，所镌字迹。

就在此时，罗浮山中，共有四批武林奇客出现，全是向“万梅谷”方向，

缓缓行去！

第一批是从武夷山“玄玄壑”“玄玄别府”之中赶来的“笑面阎婆”孟三娘、“玉箫郎君”潘午，及“罗刹教”下弟子“二云一鬼六大游魂”，及那位误饮“孟婆汤”，本性全迷，灵智未复的艾云飞等。

第二批是“乾坤五绝”中的“东僧”醉头陀、“西道”天痴道长！

第三批是在武夷山彼此误会受伤，被孟浮云以“罗浮大还散”，及“如意天蜈蚣”所救的“南笔”诸葛逸、“闪电神乞”诸明！

第四批则是名惊天下的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以及仙姿绝艳，美拟天人的孟浮云二位，但幸亏上官灵未曾看见，否则必会大惊，因为孟浮云手中，却拎了一颗鲜血淋漓，面目酷似上官灵的六阳魁首！

第二十五章生死边缘

“北剑”蒲琨、“幽冥神君”阎元景、上官灵、以及第一二三批武林奇客，均暂时不提，且先表叙钟离老人与孟浮云，离开“武夷山”后，是往何方而去？如今由何而来？及那颗鲜血淋漓，面目酷似上官灵的人头，又是从何而得？

原来钟离老人当日在“武夷山”中，向孟浮云所说的几个上官灵可能前去所在，全属虚言，实则均系钟离老人生平凡位精通医道老友 of 隐居之处，想藉他们所擅岐黄妙术为孟浮云祛解“孟婆汤”的迷魂药方，使她恢复本性，归入正途。

但连访三处，所寻之人不是飘然远出，便是谢世多时，钟离老人自然感触蹙眉，孟浮云更复幽怀欲绝！

最后路经湖北、河南交界处的“桐柏山脉”，钟离老人忽然想起在此处隐居的一位“桐柏山人”虞去病，也了昔年旧识，极精医术，并曾受自己活命深恩，遂偕同孟浮云便道一访。

山居幽静，茅屋云深，二人到达之时，那位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桐柏山人”虞去病，正在云烟泉石之间，挥锄种药！

钟离老人与孟浮云身形才现，虞去病便惊奇得倒退几步，目光凝注钟离老人，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讶然含笑问道：“这是哪阵风儿，把钟离恩兄，自昆仑绝顶，吹来此地？你这陆地神仙，居然肯离却小琅环，江湖中大概必有要事发生，是不是出了什么惊天动地，难制难降的魑魅魍魉，需要恩兄用‘夺魂旗’风卷它一卷？”

钟离老人大笑说道：“怪不得医家讲究‘望、闻、问、切’，你这当代神医，仅仅一‘望’之下，便把我的肝肠肺腑，‘望’了个透透彻彻，清清楚楚！”

“桐柏山人”虞去病闻言方待逊谢，钟离老人背着孟浮云，向他略施眼色，又复微笑问道：“虞兄，那上官灵小鬼，可曾到过此处？”

钟离老人说得不错，医家心窍，泰半比较玲珑，除了“望、闻、问、切”以外，还要讲究“聆音察理，鉴貌辨色”！故而“桐柏山人”虞去病，虽被钟离老人问得愕然，但仅仅双眉略蹙，便即顺着对方口风，应声答道：“上官小弟不曾到过此处！”

孟浮云听得上官灵不曾来过，便想请钟离老人再往别处找寻！但钟离老人业已呵呵笑道：“虞兄，你这隐居所在，泉石烟云，风光极好，何况彼此又是久别重逢，故而上官小鬼虽然不曾前来，我也要与你盘桓一宿，再去寻找！”

说完便为孟浮云，向“桐柏山人”虞去病引见。

孟浮云听钟离老人这等说法，自然不便马上要走，遂由虞去病扫榻延宾，留他们在这桐柏山“紫霞峰”头，盘桓一宿！

钟离老人觅机告知来意，虞去病自然答应，必竭腹中所学，为之尽力！

明月当头，佳酿在手，泉光似练，松韵如涛，钟离老人在眺览这“紫霞峰”四周景色之时，忽似蓦然想起甚事？向孟浮云笑道：“孟姑娘你误中‘九毒书生’姬天缺诡计，服下了一粒‘万相先生’百里独所练的黄色毒丹，喉音虽未暗哑，但体内有无毒力潜伏，还说不定？这位虞老前辈医道通神，今之华扁，何不请其一为诊察？”

孟浮云因服食那粒黄色毒丹迄今，体内毫无异状，业已渐渐淡忘此事，但如今被钟离老人一提，又见“桐柏山人”虞去病向自己含笑点头，遂伸出右臂，低声笑道：“有劳虞老前辈，但孟浮云服丹迄今，似乎毫未感觉有甚异状？”

“桐柏山人”虞去病三指搭上孟浮云“寸关尺”片刻以后，面色倏然一惊，目注钟离老人问道：“这位孟姑娘小小年纪，怎的体内气血流通之状，已似有数十年精纯功力？”

钟离老人点头笑道：“虞兄果然高明，孟姑娘曾有罕世奇逢，她服食过一枚‘三叶仙兰’所结‘兰实’！”

说完便把那段经过略为叙述，“桐柏山人”虞去病，听钟离老人如此说法，双眉忽轩，又似恍然有悟，又似艳羡颇甚地，“哦”了一声笑道：“怪不得孟姑娘误服毒丹，竟能无恙，原来曾遇旷世奇缘，服食过一枚‘三叶仙兰’所结‘兰实’！‘三叶仙兰’已极难寻，‘兰实’更必满三百年，方始一结，在成熟后的刹那之间，并会自行化去！这种灵药，不仅对真气内力方面，助益极大，祛毒之效，尤其灵验无比！若据虞去病推断，孟姑娘体内自然抗毒之力，足可维持十年，或是延续到你与人婚配以后！”

“桐柏山人”虞去病这最后一语，听得孟浮云娇羞不胜，两颊红生，慢慢缩回玉手，站起身形，走到远远岸边，低头俯视足下千寻绝壑之间的烟云变幻！

钟离老人见孟浮云业已走远，遂低声向虞去病问道：“虞兄，‘万相先生’百里独的‘五毒丹’，既对孟浮云无效，那‘笑面阎婆’孟三娘的‘孟婆汤’，却怎又对她有效？”

“桐柏山人”虞去病微笑说道：“我在听了恩兄所说那桩故事以后，心中业已恍然，孟三娘定在孟姑娘初服‘三叶仙兰实’，不知运用，尚未发挥功能之前，便将‘孟婆汤’，使其先行服下！”

钟离老人听虞去病这样解释，觉得颇为有理，遂又复向他低声笑道：“上官灵曾一再向孟浮云告知她本来姓氏，孟浮云终不肯信！故而我适才叙述那段故事之时，索性说她姓孟，免得使其生疑！你在诊察脉象以后，认为对于‘孟婆汤’的迷魂魔力，解得了么？”

“桐柏山人”虞去病苦笑摇头，钟离老人不由大为失望，继续问道：“虞兄既然无法祛除此毒，可知尚有何人足以……”

虞去病不等钟离老人话完，便即笑道：“不是小弟自诩，当世之中，似乎再无他人能够在医道方面，超越小弟！”

说至此处，见钟离老人双眉紧皱，满面愁容，遂叹息一声说道：“办法不是没有，不过太为冒险而已！”

钟离老人愁眉一展，目射奇光问道：“虞兄请讲，这‘险’是怎样‘冒’法？”

虞去病伸手入怀，取出一红一白两粒仅如梧桐子般大小的丹药，向钟离老人，低低说道：“这是我独门秘炼‘生死坎离丹’，白丹令人死，红丹令人生，但纯系根据人体机能原理，绝无毒力！倘若用这两粒灵丹，甘冒奇险，或许能使孟姑娘恢复她本来面目！”

钟离老人听而不解问道：“虞兄莫弄玄虚，请说得详尽一点！”

虞去病伸手在石几之上，端起香茶，呷了一口，侧脸瞥孟浮云，见她似为桐柏山的月夜景色所迷，正自凝眸远眺！遂向钟离老人低声说道：“人到

将死未死的一刹那间，万般往事，必均电映心头，故而越是即将断气，神智越是清醒！恩兄若能为孟姑娘觅得一处容易使其激发回忆所在，事先暗点孟姑娘晕穴，灌下能令人死的白色灵丹，再解开穴道，隐身暗处，听任她在这所在，独自徘徊，或可助她在临死之前，恢复记忆！”

虞去病语音至此略顿，目注钟离老人，神色极为慎重地，又复说道：“小弟所说‘奇险’，就是在孟姑娘芳魂一缕将绝未绝之际！恩兄隐身在旁救治过早，可能徒劳无功！万一救治稍迟，则即将香消玉殒！但只要孟姑娘稍微恢复丝毫记忆，任何迷魂魔力，均将立即失效！”

钟离老人蹙眉问道：“孟姑娘服药以后，至绝气之前，约有多少时光？”

虞去病摇头叹道：“这段时间，须视各人体内强弱而异！体质极弱之人，可能立即身亡，即体质极强之人，也顶多维持两三盏茶的光阴而已！”

钟离老人越听越发深知艰难，又向虞去病问道：“绝气的一刹那间，有没有什么特殊征兆？”

虞去病想了一想，摇头答道：“恩兄问得虽极细心，但小弟对此，却难作肯定答复！纵有什么些微征兆，恐怕亦复因人各异，非当时潜心体会，无法发觉！”

钟离老人听完虞去病的这番话后，眉头紧蹙，目光微偏，凝注在那仍在崖边痴立，眺览景色的孟浮云身上，久久不发一语！

虞去病低声说道：“这种办法，委实太过行险，一不小心，便将反铸大错，抱恨终生！故而若依小弟之见，恩兄不如就听任这位孟姑娘，把她以往的悲凄身世，藉着‘孟婆汤，迷魂魔力，付诸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岂不是好？”

“桐柏山人”虞去病一面说话，一面便欲将那两粒“生死坎离丹”，揣回怀内！

钟离老人突然作了极大决定，伸手向虞去病要过那一红一白的“生死坎离丹”，沉声说道：“人若不知本来，何异禽兽？我宁甘冒此奇险，纵令孟浮云玉碎珠沉，上官灵伤心饮恨，亦所不惜！”

钟离老人这几句话，因心中情绪激荡，说得声音稍高，以致惊动了孟浮云，娇躯微转，姗姗走回，含笑问道：“钟离老前辈，你下了什么决心？是不是不找到上官灵，不肯放手？”

钟离老人就着孟浮云话头，含笑说道：“对对对，你猜得不错，不但我找不到上官灵不肯放手，并且还想和他一同赶到罗浮山‘万梅谷’，参与‘第二次元宵大会’！”

说到此处，突然转面对着“桐柏山人”虞去病微笑说道：“虞兄，因‘元宵大会’，为期并不太远，我想不再叨扰，就此告别如何？”

虞去病见钟离老人立时要走，不由满面惜别之容，蹙眉说道：“恩兄何以去心忒急？便在小弟这草庐以内，盘桓一宵，也不致有所延误！”

钟离老人笑道：“但得有缘终聚首，人生何处不相逢？虞兄虽然故人情深，但请谅我须南北奔驰，数千里长途，颇费时日呢。”

“桐柏山人”虞去病知道钟离老人是亟于冒险使孟浮云恢复记忆，不便坚留，遂亲自送到“紫霞峰”下，相互为别！

孟浮云一面随同钟离老人，向北疾驰，一面问道：“钟离老前辈，我们这又是赶奔何处？”

钟离老人说道：“这一次我们走得远，要去山西吕梁山。”

孟浮云一听“吕梁山”三字，不禁足下略慢，神情微愕，目注钟离老人问道：“上官灵难道会往山西？这吕梁山我未去过，怎的听起来倒颇觉熟悉？”

钟离老人见孟浮云对生长于斯，与双亲兄长乐叙天伦的吕梁山，都不复记忆，不由暗叹孟三娘独门秘药“孟婆汤”的迷魂魔力之强！点头微笑说道：“这吕梁山对于上官灵的关系，极为密切，我担保此次决不会再行空跑就是！不过我们脚下却略需加快，否则‘第二次元宵大会’，便可能赶不及了！”

孟浮云芳心以内，既悬挂意中人上官灵，又惦记恩师孟三娘，故而听了钟离老人这等说法之后，脚底立即加功，快速得宛如一根脱弦急箭！

孟浮云在年轻人之中，秀出群伦，与上官灵互相伯仲，钟离老人则在老一辈以内冠冕无俦，这一老一少，展开脚程，迢递关山，简直俨如缩地，朝夕之间，飞越千里！

进入吕梁山后，钟离老人暗中瞥眼偷窥孟浮云仿佛对这山中的洞壑峰崖，有点模模糊糊的，似曾相识？

既见孟浮云这种情形，钟离老人自然暗暗心喜！因自己也未到过“皓首神龙”常子俊昔年的卜居之处，仅听上官灵说过周围形势，尚须慢慢寻找，遂蓦地停步笑道：“果然我所料不差，上官灵来过此处！”

孟浮云芳心一震，愕然问道：“老前辈怎知上官灵曾来过？”

钟离老人微笑不答，只用手往右一指！

孟浮云随着钟离老人手指看去，并未见有任何异状？方待再度询问，突然肋下一凉，已被钟离老人用“隔空打穴”手法，点了晕穴！

钟离老人点倒孟浮云后，先自援登一座高峰，细辨周围形势，然后回到原处，抱起孟浮云扑向西北方一座较矮峰头，果在峰腰绿竹丛中，发现了蛛网尘封，无人已久的“皓首神龙”常子俊遗迹！

钟离老人因曾听上官灵说过此间情形，遂抱起孟浮云越墙飞入，直赴后园，只见荒烟蔓草之间，拱起了五座坟头，凄然触目！

这五座坟头，无疑定是“皓首神龙”常子俊，与其老妻及被“九毒书生”姬天缺害死的三子之坟，钟离老人看得暗暗摇头，放下孟浮云，心中兀自盘算不已！

他本想替这荒凉不堪的屋宇墓地，略为动手收拾，但转念一想，情景越是凄凉，才越容易勾动孟浮云回忆，“孟婆汤”迷魂魔力太强，若不让这位本性已迷的姑娘，大大伤心，或许永世不能恢复她的本来面目？

钟离老人想明利害，遂不再理会周围的凄凉景物，自怀中摸出“桐柏山人”虞去病所赠的“生死坎离丹”来，眉头微蹙，又起思忖！

因为虞去病一再言称，利用“生死坎离丹”之举的冒险程度，委实太大，钟离老人遂考虑到是否不用此丹，也能使孟浮云在她父母兄长坟前，及这自幼生长之地的环境中，恢复记忆？

考虑良久，终于觉得“第二次元宵大会”，迫在目前，时光不再，尤其是这种凄凉环境，他处绝无，万一坐失机缘，孟浮云今世今生，可能永远沉沦，而这坟头所埋的“皓首神龙”常子俊，九泉之下更难瞑目！

一再反复思忖，斟酌利害，钟离老人心头异常沉重地，拈起“生死坎离丹”中那粒能令人死的白色丸，轻轻纳入孟浮云的朱唇以内！

关于藏身之处，钟离哲早就决定了是在一株枝叶茂密的坟树树巅，遂先在地下拣了一颗小小石子，然后才飞身纵身上树巅，以石子施展“豆粒打穴”

手法，替孟浮云解开所点晕穴！

孟浮云悠悠醒转之后，眼皮尚未睁开，便自叫道：“钟离老前辈，刚才是谁对我加以暗算？上官灵究竟在哪里呢？”

话完，未听有人回答，孟浮云遂微睁妙目，忽见自己身在这样一个奇异环境之中？不由惊得一跃而起！

放眼周围，这所在似乎是人家的一处后园？但园内却有五座长满乱草，显见久久无人加以祭扫修葺的坟头，凄凉触目地，赫然拱起！

孟浮云柳眉微蹙，摇头自语说道：“这是谁家子孙，如此不肖听任先人庐墓，这等败坏，而久久不加祭扫修葺？”

钟离老人在树颠听得心头一寒，暗想“孟婆汤”迷魂魔力，委实大以惊人，孟浮云到了这等所在，居然仍复如此痴迷，不知道就是她先人庐墓，祭扫修葺之责，也完全在她自己！

但心头感叹未毕，又听得孟浮云“咦”了一声，深为惊讶地自语说道：“奇怪，奇怪，这个地方，怎的对我好熟，那片无人修剪，长得长几过人的草树之后，不是应该有个月亮门么？”

钟离老人闻言暗喜孟浮云毕竟被这父兄抚养教育的儿时嬉戏之地，逐渐勾起回忆，大概吕梁山此行，不致于徒劳无功的了！

孟浮云为了证实脑中模模糊糊的依稀记忆，遂纵到那片长杂草树之中，伸手拨开乱草一看，围墙以上，果然有个圆圆的月亮门，但门边朱漆，及墙上石粉，均已驳落不堪，令人触目伤情，越发兴起凄凉之感！

孟浮云由于对这月亮门的记忆不差，遂更自惊讶异常地，茫然说道：“我毕竟何时到过此地？怎么周围景物，越来越熟，院内坐北朝南的三间瓦屋，不像是我曾经住过的么？”

孟浮云回忆渐深，钟离老人脸上的喜悦之色，也就渐显，但就在孟浮云要往自己仿佛曾经住过的房屋以内，再加探看之际，突然娇呼一声，双手捧心，摇摇欲倒？

这种动作，使得钟离老人又复由喜转忧地大吃一惊，暗想莫非“生死坎离丹”的药力，已将发作，孟浮云在刹那之间，便将香魂缥缈！

钟离老人想到此处，一身绝世无双的内家功力，立即凝集右手食指，准备用“隔空认穴”手法，截断孟浮云的“三元大穴”！

但功力才聚，尚未成罡风劲气出手，钟离老人又眉头深蹙，仔细衡量“生”“死”二字的轻重价值！

因为此次如果能使孟浮云恢复记忆，则“孟婆汤”迷魂魔力自除，她也可就此恢复本来面目！否则，孟浮云便将被这种魔力，迷魂没世！

自己如今仅仅听得孟浮云两次自语，及看见她拨草寻门，展望兴感动作，究竟她心头上已勾起多少回忆？及深度如何？尚复难知！倘万一下手截穴施救过早，岂非前功尽弃？

若照这等看法，下手截穴救人之举，最好还要延缓片刻！但“生死坎离丹”药力，奇异绝伦，稍纵时机，孟浮云又必饮恨黄泉，等于死在自己手内！

无怪“桐柏山人”虞去病赠丹之前，一再谆谆相嘱，这样作法，虽是唯一途径，却未免太过冒险？如今弄得这位身经百战，名冠乾坤的“逍遥老人”钟离哲，确实进退两难，犹疑不定！

不过钟离老人的眼光、心胸毕竟高人一等，暗想像孟浮云这样一朵武林异卉，绝代红妆，貌相秀而出尘，清而不薄，怎会遽而夭折？自己既已冒险，

便索性冒得大些也好！

主意打定，钟离老人仍把功力凝聚指端，全神贯注一切变化，准备随时抢救孟浮云的生命！

孟浮云适才双手捧心，出口惊呼，娇躯摇摇欲倒之故，是突然全身发生一阵奇异痉挛，颇难禁受！

经她勉强镇静心神，略为调息之后，这阵奇异痉挛，也就渐渐消失，恢复原态！

但痉挛虽然消失，孟浮云发觉自己足下轻飘飘的，仿佛变得虚弱异常，心神似欲脱离躯体而去！

这种现象，来得太以奇诡，但就在这种奇诡现象之中，孟浮云又觉得仿佛有许多事情，在这似曾相似的周围环境内，把自己的沉静心湖，勾动起片片涟漪，无法宁止！

这些事情，在眼底、在心头、在脑中，不住幻动，但究竟是些什么事情？孟浮云却又无法清清楚楚地，想得出来！只在目光触及园中草树时，全身微震，目光触及院内屋宇时，心头狂跳，尤其在目光触及那五座乱草披离的坟头之时，简直使孟浮云心魂欲飞，惊悸、震动、悲凉，感触得不能自己！

孟浮云知道这突然在自己躯体上，及心灵上所发生的双重奇异现象，太以古怪，欲待细细思索，谁知心灵上的问号，尚未消除，躯体上的惊叹号，却已发生，那种轻飘飘，空虚虚的特殊感觉，竟使孟浮云双足疲软无力，难以支持，娇躯一抖，跌坐在地！

钟离老人牙关紧咬，依然凝力不发，只以一种在闯荡江湖，几近百年，入死出生，度灾历劫中，从未有过的关怀焦急心情，继续静观变化！

孟浮云那等一身超卓内家功力，如今这样轻轻一跌，竟跌得她气血急促，耳底宛若雷鸣，双眼金花乱转，心头狂跳不歇，一缕芳魂，就此断绝？

静！静！静！孟浮云用这内家一字妙诀，渐渐制压住心头狂跳，消除了耳底雷鸣，双眼也从金花乱转之中，看见身前丈许以外，五座坟头以内当中那座墓碑上面，有些依稀字迹！

金花转，月光暗，自然字迹难辨！又过了刹那光阴，直等孟浮云眼中的乱转金花完全消失以后，才看出墓碑大半已为披离杂草所掩，但尚可凭藉月光，辨认出碑上的“‘皓首神龙’常……”五个刻石大字！

孟浮云一双大眼眶中，自然而然地满含盈盈珠泪，并一滴一滴地，慢慢滴落胸前，凄声自语，喟然说道：“‘皓首神龙’，这是一个多么雄壮高华的外号！可见得墓中人不仅也是武林人物，并必然是位平素极为受人尊敬的成名大侠……”

孟浮云自语至此，目光凝注墓碑，略微出神，口中又复喃喃说道：“这墓中人姓‘常’，外号‘皓首神龙’，但名字到底叫什么呢？我要过去看看！”孟浮云心中虽这样想法，但蓦地发觉身躯越来越发软弱，如今居然连站都站不起来，稍一提气用力，便窒息得似乎要抛撇一切恩怨，离却人世！

心灵上的问号加大，躯体上的惊叹号也同时加大，孟浮云不禁手抚胸头讶然叫道：“咦，今夜之事，委实太以奇怪，我怎么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呢？”

钟离老人听了孟浮云这几句自语，知道她已命若游丝，危在顷刻，自己再不出手相救，倘若大错一铸，怎样能对上官灵交代？就在钟离老人业已无法再沉心静气，食指微伸，正待以绝世神功，截断孟浮云“三元大穴”之际，这位倔强透顶的孟浮云，又复银牙紧咬，恨声说道：“我虽站不起来，就是

爬也要爬过去，看看明白！”

钟离老人闻言，不由再度缩手，暗想孟浮云既有如此毅力，自己何不竭尽最大忍耐，再候片刻，等她把自己的悲凄身世，弄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孟浮云说做就做，自语才了，便慢慢支撑着向那墓碑爬行，但此时天空突然闪起一道电光，并闻隐隐雷鸣，似有雨意？若换常人？早已抗不住“桐柏山人”虞去病的“生死坎离丹”药力！孟浮云总算天生异禀，加上一身超卓内功，才把生命火花，保持到如今，尚未熄灭！

但生命火花，虽有一丝半点未熄，孟浮云却连爬行之力全无，酥胸一阵急遽起伏，喘息难禁地，目注距离自己尚约七八尺远的五座坟头，脸上满含不服，及渴欲得知究竟的希冀神色！最后的时刻，也是最凄凉的时刻，展眼间即将到来，仿佛连苍天也伤感得掉下眼泪？豆粒大的急骤雨点，向地上的孟浮云，树上的钟离老人，以及这一片断肠环境，倾盆而降！

风狂吹，电狂闪，雷狂鸣，好大的雷！好慑人心魂的一声霹猱！风，吹开了墓前乱草，现出了整座墓碑！

电，照清了碑上字迹，写的是：

“皓首神龙常子俊之墓”！

雨，洗清了孟浮云凄迷怅惘！

雷，震碎了“孟婆汤”的迷魂魔力，也震开了孟浮云的心扉，使她在这刹那间，回忆出一切往事！

但孟浮云的生命火花，也在泪眼模糊地，对着“皓首神龙”常子俊墓碑，悲呼一声“爹爹”以后，便告熄灭！所幸钟离老人始终全神贯注，未敢稍懈，绝世神功及时出手，接连三缕破空劲风，在孟浮云脱口悲呼“爹爹”的第一个“爹”，至第二个“爹”字之间，截断了“三元大穴”！

孟浮云应指气绝，钟离老人冒着狂风骤雨，电疾飘身，把那粒“生死坎离丹”中，能令人生的红色灵丹，赶紧塞入孟浮云的朱唇以内！

因为钟离老人深知下手稍迟，恐怕“生死坎离丹”，药力难达，失去灵效！故连迂地都来不及地，就在这滂沱雨水中，凝聚本身近百年性命交修的内家神功，自孟浮云后心，缓缓传入，帮助她气血流行，使“生死坎离丹”药力，得能发挥！

雨渐收，风渐歇，天光也微透出曙色，钟离老人周身冷汗，满头雨水地费尽苦心，加上“桐柏山人”虞去病的灵丹妙药之力，总算在“鬼门关”口，唤回芳魂，“枉死城”中，挽回了孟浮云的一条小命！

孟浮云悠悠醒转，“孟婆汤”的迷魂药力，果已荡然无存，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墓中已故英雄“皓首神龙”常子俊的爱女常碧云，不由扑倒在爹爹、母亲及被“九毒书生”姬天缺害死的三位兄长坟前，肝肠痛断地，哭得哀哀欲绝！

钟离老人这时才算定心，举袖拭去额间不知不觉中所沁出的满头冷汗，呈了一口气！

关于常碧云跪在她父母兄长坟前，哀哀痛哭之事，钟离老人却连理都不理，劝都不劝！因为深知常碧云被“孟婆汤”迷魂太久，一旦顿悟本来，又在这等足以令人凄然肠断的环境之中，心情沉痛，定必远异寻常，若不听任她好好发泄发泄？抑郁难开，反易致病！

常碧云泪继以血，血继以泪，哭得胸前衣襟之上，一片血泪模糊，精神

体力，双告不支地，再度晕倒！

这次晕倒，几乎是常碧云伤心过度之下的必有现象，故而钟离老人毫不惊急，只喂了她一粒“培元固本灵丹”，及略略为之按摩，常碧云便又醒转。

常碧云才哭得那等伤心，如今却点泪全无，但一双妙目则已哭得通红，俨若满燃仇火！

她微定心神，向四周再一打量，语音凄切地，对钟离老人说道：“老前辈，我们慢点去找灵弟弟，你能不能帮我把我爹娘，及三位哥哥的坟头，收拾收拾？我看了这般光景，难过死了！”

常碧云几句先父母而后上官灵之语，听得钟离老人不住点头，微捋银须，呵呵笑道：“常姑娘，这次数千里远行，哪里是找寻上官灵，完全是为了使你勾起记忆，恢复本来面目！我们暂时先把你父母兄长的墓园，略为清扫收拾，至于庭院屋宇方面，且等‘第二次元宵大会’了后，再行大加修葺！”

常碧云秀眉双挑，目中仇火怒射地，点头说道：“老前辈说得对，我娘去世甚早，我爹爹等于被‘九毒书生’姬天缺害死，我三位哥哥，则更是直接死在这恶魔的‘夺魂金针’之下！我若不把姬天缺的人头弄来，供祭墓前，光是除除乱草，修修坟头，怎能使我爹爹兄长，九泉瞑目！”

常碧云一面说话，一面又复忍不住地珠泪泉流，双肩抽动！

钟离老人心头，也自凄然，暗想“九毒书生”姬天缺的生平恶迹，几乎罄竹难书，在这孟三娘召开的“第二次元宵大会”，及自己与“万相先生”百里独所订的元宵后一日，罗浮山“子午峪”等两处约会之上，再若不能伏诛？则苍天委实贲贲，令人难以相信天理昭彰，善恶报应之理！

常碧云想起“九毒书生”姬天缺来，不禁银牙紧咬，亟于赶到罗浮山去，竭力搏杀这名令自己家破人亡的深仇大敌！故在动手清除爹娘兄长等五座坟头的乱草之间，又向钟离老人，悲声说道：“老前辈，我并不怕那凶名盖世的‘九毒书生’姬天缺，此次罗浮相会，必然竭尽所学，与他一死相拼！但这恶贼太会见风转舵，并跑得太快……”

钟离老人接口笑道：“常姑娘放心，这次我号令‘乾坤五绝’，全帮你忙，决不再让‘九毒书生’逃走！好在我们均已立意把罗浮赴会的天下群魔，尽量一网打尽……”

常碧云听得一惊，不等钟离老人说完，便即问道：“老前辈‘天下群魔’一语，包不包括我师傅在内？我师傅虽用‘孟婆汤’，使我迷神忘本，但她老人家对我太好，恩义太深，平素为人，除了心高好胜，手段稍辣以外，也别无其他败德之处！”钟离老人看了孟浮云一眼，点头微笑说道：“常姑娘在得知本来以下，仍不忘你师傅抚教之恩，委实难得！孟三娘巾帼奇材，恶孽不重，我对她早已有心成全，但将来可能主要还须仗你之力！”常碧云讶然说道：“我若能替我师傅尽力，则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钟离老人接口笑道：“哪里用得着赴汤蹈火？你只要轻轻一句话儿，便可使你师傅脱离魔扰，归入正道！”

常碧云听得惊讶欲绝地，目注钟离老人问道：“这是句什么话儿，能有这大力量，老前辈怎不告诉我呢？”

钟离老人笑道：“这是我极为得意的一桩妙计，但过早泄露，则会失灵！常姑娘暂且纳闷，到时我自当教你怎样说法！”常碧云见钟离老人如此说法？虽然疑云满腹，也不便再问。但在低头修除爹爹“皓首神龙”常子俊的坟头乱草之间，又复想起了上官灵来，遂向身边的钟离老人说道：“老前辈方才

说是不用去找上官灵，难道你早就知道上官灵在哪里么？”

钟离老人摇头笑道：“我虽不知道上官灵行踪何往？但像他那样胆大好事的小鬼，明知元宵及元宵次日，在罗浮山‘万梅谷’内，与‘子午峪’口，有两场武林盛会，怎会不及时赶到？我们只要在罗浮坐等，便可相逢，何必踏破铁鞋地到处乱找？”

常碧云闭口不禁暗骂自己糊涂，怎的连这等浅近之理，都想不透。

一老一少，把常氏荒园中的这五座坟园，略事修整以后，常碧云目含痛泪地，倒身再拜，喃喃说道：“爹娘及兄长的在天之灵默鉴，常碧云此次若不将‘九毒书生’姬天缺的项上人头，带回祭奠，便不算常门后代！”

祝祷既毕，钟离老人及常碧云，便连夜南奔，赶往罗浮赴约。

他们所行路途，在未到“万梅谷”前，必须先经“子午峪”口！常碧云在到达距离“子午峪”谷口的二三十丈之时，偶一抬头，不由惊呼出声，娇躯乱颤！

钟离老人知常碧云心高气傲，胆大好强的性情，并不弱于上官灵，突然惊得这般样儿，必有重大岔事！遂也随着她的目光，蹙眉看去！

原来数丈之外，有株高大奇松，但枝上却悬着一件令人触目惊心之物，正是一颗五官面目，与上官灵毫无二致的血淋淋的首级！

钟离老人乍见之下，也颇惊心！但向四周细一属目以后，不禁对常碧云失笑说道：“常姑娘不要担忧，这大概又是那位‘万相先生’百里独，所弄诡计。”

说完，用手向前一指，常碧云抬头看去，不由更觉惊讶不已！

原来面前一排，共有八株高大奇松，每一株松树相似地位的松枝以上，都悬着一颗鲜血模糊人头，常碧云所见悬挂上官灵人头的，是第一株古松，顺序下去，所悬的人头是“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北剑”蒲琨、“东僧”醉头陀、“西道”天痴道长、“南笔”诸葛逸，最后一株，也就是第八株高大奇松上所悬人头，则赫然是名震天下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

这八颗人头，无论是神情，抑或面目，俱都惟妙惟肖，栩栩若生！常碧云倘非与钟离老人数千里同行，并经他说破是“万相先生”百里独所弄诡计，真要惊急晕倒，以为上官灵与“乾坤五绝”等齐遭劫数！

钟离老人目注这八颗人头，向常碧云说道：“常姑娘，你且在这些人头之中，取一颗下来看看，大概是用蜡雕制的？”

常碧云轻轻纵起，自第一株树上，取下上官灵的人头，一经入手，便知钟离老人所料不差，果系蜡制！

钟离老人因深恐“万相先生”百里独这悬头用意，是要趁人惊愕失神，潜施暗算，故在常碧云纵起之际，特别留心四外，加以防范！

直等常碧云将人头取下，四周竟无异状发生，钟离老人不禁暗叹自己在心机方面，好似仍逊“万相先生”百里独一筹半筹，怎的对这位魔头的各种举措，始终难以猜测得绝对正确！

常碧云把那颗蜡制的上官灵人头，反复细观以后，向钟离老人失声叫道：“老前辈，这颗人头委实做得太像，几乎连一毫一发之微，均极其经意，决不草率从事！”

钟离老人点头叹道：“就因为百里独有此妙技，他才号称‘万相先生’，化身千忆，一切举措，令人难以捉摸！姑娘仍替他把人头挂好，我们且往‘万

梅谷，方面，探探动静！”

常碧云秀眉微轩，妙目一转，好似想起甚事，向钟离老人笑道：“老前辈，这颗人头，可否不必还他，我想带走借用一下！”

钟离老人讶然问道：“‘元宵大会’在即，你与上官灵定可相逢，却要这颗蜡制人头则甚？”

常碧云遂将自己被恩师孟三娘逐出门墙时，恩师曾有除非说降上官灵，否则便须把他人头带回，方许重归“罗刹教”下之语，告知钟离老人，并含笑问道：“老前辈，在‘第二次罗浮大会’开始以前，我想仍装作‘孟婆汤’药力未解，才好伺机规劝恩师，归入正途，则这颗蜡制假头，不是正用得着么？”

钟离老人闻言，点头笑道：“你这种打算也好……”

这犹未毕，听得远远有人朗声吟道：“胸中意气凌霄汉，腕底风雷扫不平！”

常碧云向钟离老人讶然问道：“老前辈，这是何人？吟声高朗，诗句雄奇，均颇豪气干云，卓犖不俗！”

钟离老人微微一笑，暂且未答常碧云所问，蹙眉似作深思？这时吟声又起，但诗句已换，吟的是：“名排西道东僧后，家在天台雁荡间！”

常碧云不知前面两句也是“南笔”所吟，但却对后面两句，异常熟悉，遂向钟离老人笑道：“钟离老前辈，‘南笔’诸葛前辈，也已到了罗浮山内！”

钟离老人好似极为高兴，笑容满面地，点头说道：“诸葛穷酸来得好，更来得巧！常姑娘我教你一条妙计，若能照计施为定可化凶为吉，挽回不少劫数！”

常碧云愕然抬头，钟离老人遂向她附耳低声，加以指点！

这不太多的一番指示，居然听得常碧云喜心翻倒，笑逐颜开，不住点头称是！

钟离老人话完，又向常碧云笑道：“常姑娘，你把这颗上官灵的假头给我，我要赶快隐身，不能被诸葛穷酸看见！”

常碧云如言递过那颗蜡制假头，钟离老人身形微飘，便即飘上峭壁，藏入一大堆藤蔓以内。钟离老人隐身以后不久，果然那位名满乾坤“南笔”诸葛逸，便即儒衫轻摆，博袖双颺地，偕同“闪电神乞”诸明，飘然而至！

两人刚到“子午峪”口，也为松上悬头所惊！但细一属目，便均晒然，“闪电神乞”诸明冷笑一声，向“南笔”诸葛逸蹙眉说道：“此举定系‘万相先生’百里独所为，因为这几颗蜡制人头，与我在‘九幽地阙’大殿之中所见，几乎完全一样！”

“南笔”诸葛逸微微一笑，尚未答言，常碧云已自一块巨石以后转出，仍以“孟浮云”之名，向诸葛逸及诸明，恭身施礼笑道：“‘罗刹教’下弟子孟浮云，参见诸葛老前辈，及诸老前辈！”

武林中血性男儿，最讲究的就是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以报！“南笔”诸葛逸、“闪电神乞”诸明，及“幽冥神君”阎元景，在武夷山中，因误会受伤，三人均已性命垂危，幸被常碧云无心巧遇，用“罗浮大还散”，及“如意天蜈珠”相救，心中至今耿耿，不知怎样酬答，如今忽然在此相遇，诸葛逸不禁微兴感慨地，闪身避礼，含笑说道：“孟姑娘休要过谦，诸葛逸上次在武夷山受你的救命深恩，至今无以为报，心头耿耿难安……”

常碧云目注这位独秀乾坤的武林奇人，微笑说道：“些须小事，两位老

前辈不必挂怀，诸葛老前辈先期光临罗浮，可是来赴家师旧约的么？”

若不是常碧云提起，诸葛逸几乎忘了自己在三仰峰头，答应孟三娘提前三日到她“万梅谷”内，相互煮酒、张琴、弈棋、清谈，把诗赋歌词、金石丝竹，一一考较之约！遂点头笑道：“我与你师傅曾有约定，要提前三日到达‘万梅谷’中，与她在武技以外，先作诗酒琴棋之会！”说到这里，目光一注常碧云，又复笑道：“孟姑娘天生美质，罕世无俦，怎的近来脸上更有慧光外映，莫非又获奇遇？可惜……”

常碧云暗惊“南笔”诸葛逸的眼力，好生厉害！并听出对方那未曾说完，倏然住口的“可惜”二字，必系慨叹自己的本性被迷，难于自拔！

“闪电神乞”诸明也向常碧云含笑问道：“孟姑娘，你可有什么难了心愿？”

常碧云微笑恭身，摇头说道：“诸老前辈怎的老是把这桩小事，记在胸中？孟浮云深沐师恩，凡百顺遂，并无任何难了心愿！”语音微顿，向诸葛逸、诸明，深施一礼，继续笑道：“弟子暂且告别，在‘万梅谷’中，恭候两位老前辈，早日光降！”

话后，微退三步，柳腰拧处，便即转身纵出数丈。

“闪电神乞”诸明高声叫道：“孟姑娘请留贵步！”

常碧云闻言，姗姗走回，微笑说道：“诸老前辈有何见教？”“闪电神乞”诸明以一种极为诚恳的神色说道：“孟姑娘，你倘若对武夷之事，坚不受报，则诸明与我诸葛仁兄，有生之日，必均寝食难安……”

常碧云柳眉微扬，不等“闪电神乞”诸明话完，便即接口笑道：“老前辈太以言重，但既然这等说法，孟浮云不敢再辞！且让我想想，向两位老前辈作何需索，比较妥当！”

诸葛逸听对方已肯受报，不禁高兴得大笑说道：“孟姑娘，你何必用考虑‘妥当’二字，诸葛逸及诸明，对你任何要求，无不应命！”

常碧云见自己依照钟离老人所教说法，果然引得“南笔”诸葛逸及“闪电神乞”诸明，两位盖代奇侠，均已上钩！遂装出一副意似不信的神情，讶然问道：“两位老前辈当真对我任何要求，均可答应？”

诸葛逸正色说道：“孟姑娘怎的还疑心诸葛逸与诸明，会说谎话？我等若不心口如一，苍天厌之！”

常碧云慌忙施礼陪笑说道：“孟浮云一时失言，事出无心，老前辈莫加怪责！”

诸明一旁笑道：“孟姑娘莫拘俗礼，你可曾想出对我诸明，作何需索？”

常碧云毫不考虑地，请声答道：“请老前辈既然立意如此，便把你那杆威震天下的‘风磨铜夺魂宝旗’，送给我罢！”

这几句话，大出“南笔”诸葛逸及“闪电神乞”诸明意外，不由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常碧云见状，微微一笑说道：“孟浮云早就说过，些须小事，不必挂怀，两位老前辈却定欲相报！如今……”

话犹未了，“闪电神乞”诸明目中精光略闪，长叹一声说道：“孟姑娘莫要错会了意，我不是舍不得这杆‘风磨铜夺魂宝旗’，只因这是‘逍遥老人’钟离哲老人送我之物，倘若转赠他人，钟离老人可能不悦……”

话方至此，诸葛逸朗声笑道：“诸兄休要过迂，钟离老人既已相赠，便可由你作主！倘若此旗仍在‘九毒书生’姬天缺手内，又待如何？”

诸明听得脸上微红，点头答道：“诸葛兄说得不错，孟姑娘既爱此物，诸明便将这杆‘风磨铜夺魂宝旗’，举以相赠！”说完，便即取出那杆足以震惊整个武林的“风磨铜夺魂宝旗”，恭恭敬敬地，双手递过。

常碧云早得钟离老人指教，接到手内，仅仅摘下那面上绣“红粉骷髅、王侯白骨”的血红绸旗，却把“风磨铜”旗杆，仍退还“闪电神乞”诸明，并含笑说道：“孟浮云知道诸位老前辈在武夷山内，所吃那场大亏之故，即因有四人齐作‘夺魂旗’装束，武功路数，又复大略相同，才被‘九毒书生’姬天缺从中取巧，引起重重误会！故而‘第二次元宵大会’上，务望诸老前辈，及‘逍遥老人’钟离老前辈、‘幽冥神君’阎老前辈，均放弃‘夺魂旗’装束，各以本来面目赴会，则仅有一位‘夺魂旗’必然就是‘九毒书生’姬天缺，定可使这刁恶元凶，难以取巧，无所遁形，恶贯满盈地，遭受天理循环之报！”

诸葛逸拊掌大笑赞道：“孟姑娘此计极高，‘九毒书生’姬天缺的一条性命，大概定然断送在你这几句话儿之下！”

常碧云微微一笑，又复说道：“故而‘夺魂旗’虽已不必再用，但这根任何宝刀宝剑均不能伤，并可伸缩自如的‘风磨铜棍’，恰好与‘穷家帮’的‘四煞降魔棒’，妙用相同！诸老前辈既复本来面目，正可以施展‘穷家帮’镇帮棒法，在元宵会上，扫荡群魔！”

“闪电神乞”诸明听到此处，虽然极佩常碧云见识，但因对方终是大敌“笑面阎婆”孟三娘的心爱弟子，不由讶然接口说道：“孟姑娘，你要我在元宵会上，扫荡群魔？”

常碧云点头笑道：“诸老前辈请不要会错了意，我师傅品如玉洁，心比天高，她老人家不在我所说群魔之内！”

诸葛逸越想越喜爱常碧云的见识胸襟，及应付得体，看她几眼，微笑说道：“好一个‘品如玉洁，心比天高’，这八字之评，确实对你师傅，颇为恰当！”

常碧云听了诸葛逸如此说法，知道这位盖代奇人，对师傅孟三娘印象不恶，于是，转面向“南笔”笑道：“诸葛老前辈，江湖中向称‘乾坤五绝’以内，当推‘南笔’独秀！武学方面，‘生花七笔’及‘坎离气功’，压盖当世！文采方面，天文地理之学，诸子百家之言，亦无不精！甚至琴棋书画，金石丝竹，复所深娴！委实风流绝世，高雅轶群……”

诸葛逸听得摇头失笑说道：“孟姑娘你对我来上这样一大套的恭维，究属何意？须知在武学方面，不但远逊钟离老人，可能尚不及天痴道长？智计方面，则那位‘万相先生’百里独，更复胜我多多……”

常碧云不等诸葛逸话完，便即笑道：“我因深知诸葛老前辈妙算神机，料事如见，想请你猜猜我已向诸老前辈要了一面骷髅白骨红旗，却将向你需索何物？”

“闪电神乞”诸明闻言笑道：“孟姑娘这种建议，颇为有趣！连我也要看看诸葛神算，怎样推测？”

诸葛逸失笑说道：“你们简直强人所难，这等无头无尾之事，怎样猜测？”

说话之间，目中两道湛然神光，凝注常碧云，常碧云也毫不畏怯地，微微含笑，与诸葛逸目光相对！

双方目光一对之下，诸葛逸愕然说道：“孟姑娘，你双目之中，充满悲天悯人的朗朗神光！但在这片神光之中，怎的又似含有恨毒极深的熊熊仇

火？”

常碧云见这位名满乾坤的“南笔”诸葛逸，居然一语道中自己心事，不由好生敬佩！

诸葛逸略作沉思，缓缓说道：“孟姑娘向诸兄索取‘骷髅白骨红旗’之举，决非偶然动意，其中必有深心！可能还是为了要设法激劝你师傅孟三娘，消除嗔念，淡却名心，并能归入正途着想！”

常碧云以一种惊服无已的目光，凝注“南笔”，只听得诸葛逸继续说道：“由于这等层层推测，可能孟姑娘不会向我需索什么尘寰俗物，也许是要我帮你去做一件艰难之事？以了心愿！”

常碧云摇头笑道：“诸葛老前辈，你所说的话儿，句句中人肺腑，足见‘南笔独秀’之誉，实至名归，太令孟浮云心服口服！”

“闪电神乞”诸明也对“南笔”诸葛逸的观察入微，暗自心服！常碧云含笑问道：“孟姑娘，你的心事，究竟是否被诸葛神算猜对？”

常碧云笑道：“完全猜对，我只是要诸葛老前辈听从我一句话儿，还不知他肯不肯呢？”

诸葛逸笑道：“只要不……”

常碧云冰雪聪明，闻言立即猜透诸葛逸心意，接口笑道：“诸葛老前辈放心，我决不会叫你去违逆天理人情，及江湖道义之事！”

诸葛逸应声说道：“孟姑娘既然这等说法，便命诸葛逸赴汤蹈火，上天入地，亦所不辞！”

常碧云笑向“闪电神乞”诸明说道：“我虽知道诸葛老前辈生平不轻然诺，一言九鼎，但仍想请诸老前辈作个见证！”

诸明点头笑道：“好好好，这个见证，由我来做，孟姑娘要叫诸葛仁兄，作甚事儿，如今可以说了！”

常碧云目注“闪电神乞”诸明摇头笑道：“此事尚未到宣布时期，只要诸葛老前辈记在心中就是！”

说到此处，转面又向诸葛逸笑道：“家师景慕老前辈风仪已久，务请于元宵前三日，莅临‘万梅谷’，孟浮云暂且告别！”

说完，便对诸葛逸、诸明等两位盖世奇人，深深为礼，身形微转，一式“平步青云”，灵妙无匹地，斜飞四丈，纵向钟离老人藏身峭壁，再一起落，即隐入藤蔓松石之间，不见踪影！

诸葛逸目送常碧云，长叹一声说道：“这位姑娘，无论心地资质，均属超凡上选！可惜竟沉沦于‘罗刹教’下！”

诸明目光一转，微笑说道：“‘罗刹掌教’既然对你景慕殊深，则仁兄不何于提前赴约，与孟非烟流连金石丝竹，琴棋书画的三日雅叙之间，设法把她们师徒，一齐度化！”

诸葛逸又是一声长叹答道：“本有度人心，恨乏回天力！孟非烟身为‘罗刹教’掌教，一身上乘内家绝学，更复登峰造极，人圣超凡，决不在你我之下！这次召开‘罗浮大会’便是想与举世人物争雄，她怎能轻易的，淡却名心，消除嗔念？”

诸明听得眉梢微蹙，亦自默然，两人信步向前走去。

直等诸葛逸、诸明的身形，在远方隐没，钟离老人与常碧云才在峭壁现身，钟离老人并向常碧云赞道：“常姑娘适才与诸葛穷酸应答之语，极其得当，可能我们这一番苦心，不会白费，有所收获！”

常碧云脸上浮现一片湛湛神光，点头答道：“缘由天定，事在人为，但问耕耘，不问收获！请教老前辈，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见我师傅去了！”

钟离老人拊掌笑道：“好一个‘缘由天定，事在人为，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常姑娘今后无论处人处事，只要永存此心，定必无事不成，无难不克！”

话音略顿，深深看了常碧云一眼，只见她神仪内莹，妙相外宣，脸上满布祥和光辉，知道此女灾劫已尽，从此福慧无穷，遂点头笑道：“你先去见你师傅也好，我则隐身暗中，随时协助！好在‘万相先生’百里独帮忙，有了这颗蜡制上官灵人头，你便不愁不能重归‘罗刹教’门下！”

常碧云不见恩师孟三娘已久，心头怀念殊深，接过那颗蜡制人头，并向钟离老人施礼道别以后便往“万梅谷”中匆匆赶去！

未到“万梅谷”之前，常碧云便将人头裹起，果然刚抵谷口，便听得大师姊董飞云的阴冷口音叱道：“孟浮云，你已是被掌教师尊逐出门墙之人，怎的又来‘万梅谷’，莫非自行送死？”

随着话音，自谷内闪出两条人影，正是董飞云与那被“孟婆汤”魔力所迷，忘却本来的艾云飞夫妇二人！

常碧云深知董飞云自认本可传授恩师孟三娘衣钵，但自己归入师门以后，却深受恩师宠爱，许为得意传人，董飞云遂因妒生恨地，暗与自己不睦，暗思藉机相害！

如今刚抵“万梅谷”，便遇对头，不由秀眉微蹙，但仍极其恭身，恩师是否应该先检验人头真假？”

孟三娘闻言目光冷冷一注董飞云，常碧云却提心吊胆地，解开包裹，现出那颗蜡制上官灵人头，但心中兀自默祷，千万莫令恩师看出破绽，否则不但满盘计划，齐付流水，自己也极可能当时便死在恩师绝世无双的“罗刹阴功”之下！

孟三娘柳眉微蹙，伸手接过人头，常碧云心中不由紧张得一阵腾腾乱跳！

董飞云一旁暗自偷窥，看出这颗人头的五官面目，果然绝似上官灵，不禁大失所望，与艾云飞交换了一瞥恨恨眼色！

但孟三娘却在接过人头以后，并未细加审视，便即随手甩下谷口之前的一条深壑之中，并向常碧云微笑说道：“云儿既然如我所命，做到此事，自然允你重返师门！并因元宵大会近在目前，且随我到我静室之中，再传你一册我毕生心血结晶的‘玄玄真经，罗刹真解，秘奥合录’！”

常碧云闻言，越发对师恩感激得沦肌浹髓，但董飞云却见小师妹才返师门，便获特殊传授，也越发妒恨不已！

既称“静室”，自然不奉传呼，无人敢擅行闯入，孟三娘端坐蒲团，妙目微开，凝注常碧云，神色颇为不悦地，缓缓说道：“云儿，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莫大错事？”

常碧云心内一惊，方自愕然，孟三娘又复说道：“我生平爱才，在当世武林的年轻人物之中，发现你与上官灵根骨灵秀，越轶群伦，遂先把你收归门下，然后再设法将上官灵亦加罗致！并因你们二人，惶惶相惜，互结情缘，才故意藉词把你逐出门墙，并给了你一个莫大困难题目！”

常碧云不知孟三娘此语何意，以一种惑然眼色，凝注恩师，听她往下说道：“我因深知你天性极厚，必然尽量设法重返师门，而上官灵也或许为你真情所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双双来师，岂非绝妙之事？尤其断定你与上

官灵互相爱好，必不下手加害，我才加重语气地，命你持他人头赎罪！谁知你猜不透我的心意，居然弄假成真，不仅一朵武林异卉，从此夭折，你也定将暗自伤心绝世，难补情天恨海……”

常碧云越听越觉得恩师对自己委实爱护得无微不至，心头感动，珠泪泉流，暗忖无论在天理人情，任何一面，均不应对恩师加以欺骗，遂跪在孟三娘身前，低头垂泪地，幽幽说道：“恩师请对云儿重加责罚，云儿有欺师大罪，那颗上官灵的人头，不是真的！”

孟三娘本来满面不悦神色，但在听了常碧云这句自白之语之后，反倒笑逐颜开，伸手抬起常碧云下颏，看着她满噙珠泪的双瞳，失笑说道：“云儿，我怎会这等糊涂？份量轻重，入手便分，你难道还以为我不知道那颗人头，是巧手名工，用蜡塑制的么？”

常碧云见恩师早就看出人头乃系蜡制，不由更羞窘得无地自容，双手掩面，失声悲泣！

孟三娘轻抚常碧云香肩，微笑说道：“云儿不要害怕，公堂尊规戒，私室重人情，我若意欲对你责罚，又何必把你带到这静室之内？”

语音至此略顿，用衣袖替常碧云拭去满面泪痕，仍自蔼然微笑说道：“何况你千方百计塑制这颗人头之意，无非对我思念，亟欲重返师门！入室以后，不等我揭破，并又复立即自白，我自然不会对此介意，你也更应淡淡撇开，不要再自行谴责！”

说到此处，目光一注常碧云，秀眉微扬又道：“但适才在‘万梅谷’口，我若不赶紧将那颗人头，甩下深壑，妒恨的董飞云看破，我即非对你严加处置，无法服众！故而今后在私室以内，你我情同母女，公堂以上，却份属师徒，云儿须体谅我身为一教之尊，有时不得不强自矫情，装出一副冷酷神色！”

孟三娘说来说去，似乎有些伤感起来，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平心静气而论，我对这‘罗刹教’掌教名位，着实已颇厌倦！这次元宵大会，败了固不必谈，即令得胜，我也必将教务，付托你潘师叔执掌，只携带你一人，啸傲八荒，逍遥物外！那时上官灵或许认为你脱离邪教，身入正途，一段长缘，易于缔合？”

常碧云听得感激羞涩交进，把颗螭首，埋在孟三娘怀中，默默领略那种师徒二人灵犀暗度，情感交流的高度享受！

孟三娘忽然“呀”了一声，低头看着常碧云，微笑说道：“云儿，我虽然已把那颗蜡制人头，甩入深壑，替你掩饰，但元宵大会，上官灵不会不来，到时他一出现，岂非？……”

常碧云闻言，也觉为难，但孟三娘忽然大笑说道：“我也真是沉溺太久，最近虽因摒绝外欲，一意潜修，有些明心见性，由于时日尚短，终难透彻！既已看穿名利，何必还顾虑太多？索性对你维护到底便了！”

常碧云一双大眼之内，带着喜悦泪光，仰头向孟三娘笑道：“恩师，你对云儿太好……”

孟三娘与这爱徒目光一对，摇头苦笑说道：“云儿不要对我感激太甚，有桩大事，我对你隐瞒至今，将来你若得知内情，可能还要痛恨我呢！”

常碧云意识到恩师可能指的便是“孟婆汤”魔力迷魂一事，便接口以一种真挚神色说道：“恩师放心，你老人家对我太好，在任何情况以下，灵儿也不会忘动师恩！”

孟三娘摇头说道：“云儿哪里知道，你尚有血海深仇未报，只因我在收

你之际，将本教迷魂圣药‘孟婆汤’给你服食，方致忘却本来，其实你并不姓孟呢！”

常碧云听恩师对自己如此掏诚相告，不由暗想似乎应该索性把吕梁山谒墓之事吐出，但念头才起，孟三娘又已说道：“你平素在我身边，虽然宠爱，尚不甚显，但前次将你藉此故意逐出门墙以后，却因终日思念难释，方知师徒情重，爱你极深。故而此次重逢，我除了要把这册‘秘奥合录’传你以外，便慎重考虑何时才是替你解除‘孟婆汤’迷魂魔力的最好时机！”

孟三娘说到上处，便自怀中取出那册“玄玄真经、罗刹真解、秘奥合录”，递与常碧云，并继续说道：“我本想此时便替你解除‘孟婆汤’魔力，但恐你本性一复，可能立即投向‘乾坤五绝’那里，而使我当众难堪，伤心欲绝！故而认为最好还是依照我对‘南笔’诸葛逸在三仰峰头所作承诺，等你与上官灵洞房花烛之夕，我再替你解除这迷魂药力，恢复本来面目！那时你便对我怀恨，我也可以默默忍受，独自高飞远行，独尝寂寞孤单的无情岁月！”

孟三娘越说越觉情感激动，星目中微见润湿，玉颊以上，也流下了两行泪珠！

常碧云更是感动得无以复加，方自悲咽叫了一声“师傅”，孟三娘举袖拭去颊上泪痕，又说道：“但这样作法，亦有不妥，因为万一你本相未明，而血海深仇人已死在别人手内，或是侥幸逃生地，从此高飞远颺，觅地深藏，永不出世，则岂非定将饮恨终生！故而我此刻业已决定，不管你是否恨我，如今就替你解除‘孟婆汤’的迷魂魔力，还你本来面目！”

常碧云几乎业已泣不成声，偎在师傅怀中幽幽说道：“师傅，我……我……已经知……知道……我……叫常碧云了！”

孟三娘闻言，蓦然自凄迷怅惘之中，大吃一惊，双目神光突射，凝注怀中的爱徒常碧云，讶声问道：“云儿，快说你怎会恢复记忆，我‘孟婆汤’的迷魂魔力，几乎无药可解！”

常碧云应声点头答道：“这件事情，虽然费了‘逍遥老人’钟离哲的莫大心机，但这位老前辈，确实未曾给我服过什么药物！”

孟三娘秀眉微扬，“哼”了一声说道：“原来又是这老头儿多事逞能，云儿且说给我听，钟离老人怎样费尽心机，才想出使你恢复记忆的回天手段！”

常碧云遂将自己在“玄玄别府”，被恩师逐出门墙之后的一切所遭所遇，对孟三娘细说一遍。

孟三娘听钟离老人利用“桐柏山人”虞去病的“生死坎离丹”，及吕梁山拜谒庐墓之策，为爱徒解除“孟婆汤”迷魂魔力，恢复记忆，不由也自钦佩无而！微叹一声，摇头说道：“这老头儿无怪被武林尊称为当世第一人物，确实有点鬼神不测之妙！但我只在武夷山中，与他比赛过一次悬颈上吊，并系胜负未分，彼此始终不曾正式交手，故而才召开这次元宵大会，好好一较究竟！”

说到此处，好似心头一阵难过，妙目之中，微微润湿，轻抚常碧云偎在自己胸前的如云秀发，凄然说道：“云儿，你所服‘孟婆汤’迷魂魔力，业已解除，应该知道‘九毒书生’姬天缺，即是杀害你三位兄长，并气死你父‘皓首神龙’常子俊的血海深仇，‘乾坤五绝’方面，更是你父生前友好！我则既已将一身所学，悉数相传，又曾用‘孟婆汤’使你昧却本性甚久，故而你等我把那册‘玄玄真经、罗刹真解、秘奥合录’上，未经记载的几句最

重要口诀，相告以后，便可脱离‘罗刹教’归入正途，雪恨报仇，并与上官灵永结百年好合！”

话音了处，双睛微阖，凄然无声地，自眼角流下两行泪珠，口中低低念道：“玄之又玄，平平淡淡！纯刚易折，阴阴生阳……”

饶你孟三娘所念这几句：“玄之又玄，平平淡淡，纯刚易折，阴阴生阳……”是“玄玄真经”及“罗刹真解”以内的不传秘诀，但常碧云却连听都不听地，只顾扑在师傅怀中，泪如泉涌，悲声叫道：“恩师怎的这等说法？血仇虽深，但师恩亦复罔极！云儿只等杀却‘九毒书生’姬天缺，祭告我父母兄长以后，便决意终生随侍师傅，连上官灵我也不愿理了！”

孟三娘见爱徒洞悉本来面目以后，仍对自己如此，不由心中也感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异常安慰，紧紧搂住常碧云，师徒二人，默默地喜极而泣！

这种对泣，不是悲凄，而是享受，是一种两心相通，已无隔阂的无上享受！但就在孟三娘享受这种无上享受之间，忽然轻轻推开常碧云，香肩微晃，腾身便向静室顶端的一个小小天窗扑去！

孟三娘这间静室，纯系石建，高大异常，但等她扑上天窗，却哪有人踪？只在室顶留着几行字迹！写的是：“师徒间几滴至情至性之泪，化成一片祥氛，足以消除弥漫当前的血腥暴戾！奉劝非烟女史，何如抛去‘阎婆’恶号？改称‘祥云夫人’，‘南笔’诸葛，准时赴约，已到‘万梅谷’口！”

这几行字迹，字字入石分许，龙飞凤舞，遒劲无伦，未后更有“钟离手启”四字，只看得孟三娘对这位名惊天下，艺压乾坤的钟离老人，由衷钦服不已！

第二十六章惺惺相惜

常碧云也自跟着纵上，刚刚看清字迹，知是钟离老人所留，静室以外，突起扣门声息！

孟三娘飘身入室，发话传进，室外的董飞云遂推门进内，恭身禀道：“启禀掌教师尊，‘乾坤五绝’中的‘南笔’诸葛逸，现在‘万梅谷’口，声称来赴掌教师尊的三日之约！”

孟三娘闻言，眉宇间闪现一种奇异光辉，侧顾身边的常碧云笑说道：“云儿随你董师姊先往‘万梅谷’口，通知‘南笔’，就说‘祥云夫人’孟非烟稍整衣衫，亲自出迎！”

常碧云听得恩师居然采用钟离老人所赠“祥云夫人”外号，知道自己的心头幻想，可能即将成为事实？不由喜心翻倒，恭身领命，带着满面笑容，兴匆匆地，与董飞云同向“万梅谷”口趋去。

她心头高兴异常，但董飞云心头却疑惑万分，暗想掌教师尊怎的突由“笑面阎婆”，变作“祥云夫人”！这个外号，从何而得？

董飞云虽然纳闷，却又不愿向常碧云询问，反复寻思以下，已到“万梅谷”口！

常碧云一见正在谷口负手看梅的“南笔”诸葛逸，便抢前几步，恭身含笑说道：“诸葛老前辈，家师‘祥云夫人’孟非烟命弟子先容，俟略整衣衫，即来迎迓！”

诸葛逸闻言目光一转，微笑说道：“非烟非雾，正是祥云！这‘祥云夫人’外号，起得既颇祥和，又极恰当！”

话方至此，远远传来一阵爽朗笑声说道：“诸葛大侠，真是信人，孟非烟接驾来迟，尚希见宥！”

人随声至，一阵香风拂处，孟三娘淡扫蛾眉，不施脂粉，头上略挽乌云，穿着一袭玄色长衣，俏生生地卓立“南笔”诸葛逸面前，无论风神打扮，均显得高雅无伦，清幽绝俗！

诸葛逸顿觉眼前一亮，不由凝神注目，看出这位“罗刹掌教”，居然满面道气，遂微笑说道：“小别数月，孟掌教功行精进，道气盎然，可喜可贺！尤其‘祥云夫人’处号，改得高雅祥和，恰当无比！”

常碧云一旁听得不禁失笑，暗忖“当局者迷”一语，委实不差！这位经纶满腹的诸葛老前辈居然也会失言？“祥云”二字，或尚恰当，至于夫人之称，恩师至今葳蕤自守，白璧无瑕，却是从何说起？

孟三娘好似不曾听出诸葛逸语病，一面侧身迎客入谷，一面含笑说道：“孟非烟这‘祥云夫人’外号，尚属新得，并系钟离老人所赠！”

诸葛逸“哦”了一声说道：“孟掌教即能从善如流，足见高明！钟离老人是否还在‘万梅谷’内？”

孟三娘摇头笑道：“这位老人，佛心侠骨，宛若神龙，行踪太难捉摸！他虽已到‘万梅谷’中，留言赠号，但孟非烟却惭未相见！”

说到此处，转面对董飞云、常碧云笑道：“我陪诸葛大侠，缓步而行，你们先与胡飘云在那几株绝世异种‘绿萼香梅’以下，陈琴置酒，准备笔砚纸张，并燃上一炉妙香，我要向诸葛大侠请教金石丝竹，书画琴棋，及诗词歌赋等等，彼此雅叙三日！”

语音至此微顿，目光注董飞云，不怒而威地，缓缓说道：“在这三日

以内，我不问一切俗事，教中琐务，统由潘副掌教代理，除了留你小师妹孟浮云一人随侍之外，任何人若来惊扰，均按违反‘罗刹教规’处置。”

董飞云眉头微蹙，与常碧云恭身领命，同自驰去，布置一切。

孟三娘苦笑一声，向诸葛逸摇头说道：“咬口生姜喝口醋，当天和尚撞天钟，名位束缚之苦，委实不堪！诸葛大侠可知孟非烟对这‘罗刹教’掌教，有点做厌了么？”

诸葛逸此次赴约，一来遵诺守信，二来也因深觉孟三娘是位根器深厚，资质卓异的女中英豪，倘若能藉机缘，规劝她淡却一片与人争胜之心，退隐灵山，自葆真如，岂非极大功德？也是极大乐事！

如今听了孟三娘所说这几句名位束缚，感觉厌倦之语，不由心中暗喜，点头微笑说道：“茫茫浊世，看得破名位束缚的，能有几人？孟掌教慧质高怀，毕竟不同流俗！”

孟三娘偏头看了诸葛逸一眼，手指“万梅谷”内的无数梅花笑道：“凡事最难不沾‘俗’字，就拿这些梅花来说，讲究的是要有萧疏妙致，清残风神，才能格冠群芳，独超万卉！故而只贮精而不贵多，这等万花如海，又与桃花李花何异？”

话音略顿，秋波一注诸葛逸，微笑又道：“但我约诸葛大侠静坐清谈的‘冷珠泉’畔，却长着几株绝世异种‘绿萼香梅’，冰池照影，雪岸闻香，淡欲无言，寒能彻骨，或许稍离俗境？不致有读诸葛大侠！”

诸葛逸见孟三娘接待自己，极为周到，心中亦颇高兴，正待略加逊谢，忽然身上微微一凉，眼前峰回路转，耳中也觉泉声汤汤，更有一股闻之令人神清气爽的淡雅幽香，袭入鼻观！

当地地势不大，但景色特佳，一条清冷无比飞泉，自百丈蜂头，三折下垂，落到离地三五丈处，恰好有块突石，仰承清泉飞泻之势，化成无数大小不一的水珠，四溅而落！

珠泉以下，建有一座茅亭，茅亭三面环水，承接飞落珠泉，成了一个池潭，潭边长着四五株罕世异种“绿萼香梅”，不仅幽香细细，姿态并极苍古清奇，疏影横斜，美妙无比！

常碧云早在亭外恭身相待，亭内也备妥琴棋酒菜，笔墨纸砚等物，诸葛逸一面自曲折小径，缓步入亭，一面向孟三娘笑道：“孟掌教这个地方委实选得太好！石怪泉清，幽雅绝俗，加上这几株天香傲骨的孤山处士、绿萼仙人，二三知己，在此清谈，真是神仙不羨呢！”

常碧云一旁听得暗笑，诸葛逸老前辈今日怎的在无意以下，语多双关？“只羨鸳鸯不羨仙”，莫非他与恩师，真有缘份！

但孟三娘却毫无所觉，只是肃客入座，含笑说道：“何必楼台妆七宝，能容小隐即神仙！想不到孟非烟随意筑造的一座小小茅亭，竟获得足迹踏遍天下名山的诸葛大侠，如此赞赏！”

说到此处，侧顾常碧云笑道：“云儿准备的是什么酒菜？”

常碧云恭身笑道：“云儿因诸葛大侠是难得嘉客，故把师傅一向舍不得吃的‘绿梅冷雪醅’，开了一缸，尘俗菜肴，也一概不用，只替师傅及诸葛大侠，各自准备四只罗浮特产的‘冰榴’下酒！”

孟三娘点头笑道：“云儿倒真识趣……”

常碧云不等师傅话完，又复笑道：“除了‘绿梅冷雪醅’，及‘冰榴’以外，胡飘云师妹并特意把她冒着极大风雪，去到罗浮绝巔，采来的‘冻顶

龙芽’，用梅枝积雪，烹了一壶香茗，孝敬师傅及诸葛大侠！”

诸葛逸如今尚不知常碧云恢复本性之事，遂向她微笑说道：“孟姑娘，你所准备的这些‘绿梅冷雪醅’、及‘冰榴’、以及‘冻顶龙芽’等香茗酒果，慢说是吃，就是听也听得我极为过瘾！诸葛逸生平嗜茶，故而我要求次尝酒果，先赐香茗。孟掌教，这石桌上既有黑白双丸，是否我们一面品茗，一面对弈？”

孟三娘微笑答道：“在这三日快聚之间，孟非烟本欲就书画琴棋，诗词歌赋，金石丝竹等一一请教，如今便先作一局黑白之战也好！”

说完，常碧云手执一把极上等紫砂茶壶，替孟三娘及诸葛逸斟上香茗，并微笑说道：“风雅之中，未妨从俗，恩师与诸葛大侠的这局围棋，加上一些彩头，岂不更为有趣？”

诸葛逸点头笑道：“孟姑娘这种建议颇好，但究以何物或何事作为彩头，不妨就请孟姑娘出个主意！”

常碧云心头一动，但未敢擅专，妙目略注师傅，孟三娘因猜得黑棋，正拈子沉吟未落，随口笑道：“云儿，诸葛大侠既然这等说法，你便出个主意也好！”

常碧云见师傅也命自己出题，遂秀眉微挑，朗声笑道：“这局围棋的胜负决定以后，胜方可随意提一要求，负方必须如言做到，不许拒绝！”

她这个题目，出得极具深意，因为常碧云看出师傅既对“南笔”诸葛逸颇为景慕，而诸葛逸亦似甚对师傅赞许，则不管他们这局围棋，谁胜谁负？所提出的问题，必对双方无损有益！

诸葛逸、孟三娘却均未发现常碧云的命题深意，表示认可。

孟三娘玉手一落，把所拈黑子，下在“天元”，诸葛逸不禁眉头微蹙，暗想天下事哪有这着巧法？自己与“万相先生”百里独，在洞庭湖上，所弈的那局“盲目奕棋”，便因双方第一子同落“天元”，因而不能成立！如今虽然时移人易，但孟三娘竟照样又在“天元”落子，难道彼此智慧相若，连这异想天开的特殊手段，亦复一致？

诸葛逸沉吟至再，于右上方角隅，落了一子，孟三娘嫣然微笑，紧迫着诸葛逸落子之处，下了一枚黑棋，这种着法，挑战意味极浓，激得这位棋力高绝的“南笔”，双目闪光，眉头微蹙！

黑白双方攻防之战，遂由此开始，但各自落子十余以后，诸葛逸不禁怦然心惊，看出这孟三娘棋路之妙，凌力之强，果然决不在“万相先生”百里独、“逍遥老人”钟离哲以下！

既已棋逢敌手，自然各运奇谋！但任凭诸葛逸机锋百出，最后终因“天元”被占，对方策应灵活之故，输了半子！

诸葛逸含笑推枰，呷了一口“冻顶龙芽”所烹香茗，神色自若地，目注孟三娘缓缓说道：“虽只一枰，何啻八阵？星罗云合，鸟集龙翻，孟掌教这局棋胜得高，更胜得妙！诸葛逸出师未捷，东道已输，孟掌教有何需求？我是无不应命！”

孟三娘平颊以上，梨涡微现，常碧云却已被诸葛逸那句“出师未捷”之语，引得失笑说道：“诸葛老前辈，若照工部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会‘长使英雄泪满襟’！你与我师傅所约三日雅聚，为时甚长，何必现在就分输赢？我再替你们烹茶，并取些鲜香松子，你们且再下一局！”

孟三娘也微笑说道：“弈棋逢敌手，百局未嫌多！适才孟非烟行险侥幸，

偶胜半子，且请诸葛大侠，再复指教一局！”

嗜棋之人，瘾头极大，尤其战败一方，每每越战越不服气！诸葛逸既听孟三娘这等说法，也就双眉略轩，再度布局！

第二局棋“南笔”诸葛逸为了挽回颜回，殚智竭虑，展尽才思，果然由于争劫得胜，赢回半子！

这种秋色平分局面以下，自然而然地双方同意，再弈一局，但常碧云却在双方尚未落子之先，向孟三娘恭身笑道：“恩师请恕云儿无礼，我想请诸葛老前辈出亭片刻，向其请教一事！”

孟三娘虽觉常碧云这种举措颇为突兀，但因颇知爱徒玲珑剔透，极为体贴自己，忽有此求，必含深意！遂含笑点头，诸葛逸也猜不透常碧云葫芦之中，卖的什么药，随她缓步出亭，愕然问道：“孟姑娘，你要我出亭何事？”

常碧云妙目一转，微笑低声说道：“诸葛老前辈怎的这等健忘，你在‘子午峪’口，对我所许诺言，如今却要兑现了呢！”

大丈夫最难过之事，便是身受人恩，无法答报！诸葛逸自从在武夷山被常碧云用“罗浮大还散”相救以后，始终对她谦谦于怀，如今忽听常碧云这等说法，遂大喜过望地，含笑问道：“孟姑娘快说，你要我承诺何事？诸葛逸不避任何艰难，均当应命！”

常碧云看着这位丰神绝世，器宇高华，名震乾坤的武林前辈，低声笑道：“我要老前辈在第三局围棋以上，展尽才华，务必取得胜利！”

诸葛逸闻言不觉以为常碧云故意相戏，方自眉梢略聚，苦笑一声，常碧云又复含笑说道：“老前辈不要错会了意，我要你赢了这一局棋，才好要求我师傅履行东道！”

诸葛逸“哦”了一声，含笑说道：“你要我要求你师傅履行什么东道？”

常碧云回头瞥了在茅亭中临枰独坐的恩师孟三娘一眼，凑向诸葛逸耳边，极其神秘地，低低数语！

在这低语之间，常碧云脸上得意神色，越来越显！诸葛逸脸上的尴尬神色，却越来越浓，最后居然把这位倜傥不群，风流绝世的诸葛先生，弄得面红耳赤！

常碧云说了以后，见诸葛逸这般神情，忽然笑容一收，正色说道：“大丈夫一言九鼎，老前辈既已许我……”

诸葛逸不等常碧云说完，便即摇头叹道：“孟姑娘放心，诸葛逸既曾允诺，你便要我亲下‘阿鼻地狱’也必前往！何况……”

话音到此忽顿，目光略瞥远处的孟三娘，向常碧云蹙眉低声问道：“但诸葛逸不信孟姑娘有此深心，你是不是与那专喜作弄人的钟离老鬼，有所勾结？”

常碧云摇头微笑答道：“老前辈说哪里话来？目前‘元宵大会’即届，这次大会，是式林中正邪两派，互相决战之刻，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师傅对我辛勤抚教，恩比天高，若不如此，又怎能使她老人家……”

诸葛逸听到此处，不由对常碧云油然生敬，接口点头笑道：“好好好，孟姑娘既然有此深心，诸葛逸勉为其难，一切从命！”

常碧云满怀安慰地嫣然一笑，与“南笔”诸葛逸相偕回亭，第三局围棋之战，遂又复开始！

这一局关系胜负，双方均极聚精会神，直下到次日上午，始告结束！

棋战了后，诸葛逸站起身形，略整衣冠，向对坐那已改号“祥云夫人”

的孟非烟，极其恭敬地深深一揖！

这第三局围棋，究竟谁负，“南笔”诸葛逸向“祥云夫人”孟非烟恭揖的后果，又复如何？均需暂搁，且容笔者先行叙述小侠上官灵一面。

上官灵在树上镌字，留告“北剑”蒲琨，及“幽冥神君”阎元景后，便即悄悄隐入“香雪海”深处，在万梅丛中，暗自思索。

他因自己这副“夺魂旗”的面目，似乎已被“北剑”蒲琨识破，故而考虑在“第二次元宵大会”之上，究竟怎样出现，比较妥当？

因为倘以本来面目出现，孟浮云必相存问，忽见自己哑口不能言，岂不使她伤心欲绝！

但自己不像“万相先生”百里独那等易容有术，化身千亿，以致想来想去，除了这副“夺魂旗”打扮之外，尚复别无他策！

何况要到罗浮山“万梅谷”参与“第二次元宵大会”的“夺魂旗”，共有五位之多，其中除了钟离老人可能例外，其余均必一般打扮，“北剑”蒲琨也未见能把四位黑衣蒙面的“夺魂旗”，分辨得清清楚楚？认出自己！

上官灵想得虽然不错，但他哪里知道钟离老人因“九毒书生”姬天缺曾籍装束取巧，在武夷山内，占了莫大便宜，业已利用常碧云，欲令“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一齐放弃“夺魂旗”装束，以便认清仅有的一位“夺魂旗”打扮之人，即系“九毒书生”，使这万恶魔头，无所遁形，遭受天谴！

钟离老人这种策略，原本极好，谁知偏偏上官灵又以“第五夺魂旗”姿态出现，而更凑巧的是“九毒书生”姬天缺居然也未以“夺魂旗”面目赴会，以致“乾坤五绝”，几乎齐对这位有口难言，无法分辨的上官灵，猛下辣手。

上官灵未来险厄，暂且不提，就在他独坐万梅深处，俯首沉思之际，便已出了岔事。

他如今功力较前更进，加上口不能言，耳目自然而然的越发聪明，忽听右侧梅林以内，似有极其轻微的声音传出？

上官灵方自愕然凝目，林中一声清朗“无量佛”号，与一声高宏的“阿弥陀佛”佛号起处，人影电闪，业已在他左右数尺以外，分立着一僧一道，来人正是“乾坤五绝”中的“东僧”醉头陀，及“西道”天痴道长！

上官灵一见“东僧”醉头陀安然无恙，不禁心中大喜，但他刚刚起立，醉头陀便即沉声问道：“尊驾是不是第四‘夺魂旗’，‘幽冥神君’阎元景？”

上官灵哪里知道“东僧”醉头陀因与“逍遥老人”钟离哲、“闪电神乞”诸明，均极熟悉，看出上官灵身材装束有异，立时疑云满腹，只要问清不是“幽冥神君”阎元景，便欲将他当作“九毒书生”姬天缺，下手收拾！

上官灵不知就里，自然摇手示意，但这一摇手示意，却又加强“东僧”醉头陀，及“西道”天痴道长的心中误会！

原来上官灵因口不能言，只得摇手，而醉头陀与天痴道长，却以为他是怕自己听出话音，自然越发认定眼前这“夺魂旗”打扮之人，就即罪大恶极的“九毒书生”姬天缺！

“西道”天痴道长还较沉稳，但“东僧”醉头陀却因吃了好多苦头，都是由这“九毒书生”身上而起，好容易狭路相逢，怎肯对他再复宽容？单足一立，双掌当胸，合十前推，发出一式“寒鸡拜佛”。

上官灵为了最近自己每与高手过招一次，事后均得了不少便宜，故见“东僧”醉头陀掌力发出，竟凝劲还招，一式“怒拍洪涛”，罡风狂卷地，猛迎

而上！

谁知“寒鸡拜佛”虽是武林俗学，但所挟锐啸劲气，却是“东僧”醉头陀威震江湖，成名“乾坤五绝”的“罗汉劲”！

何况又是把对方当作万恶不赦的“九毒书生”，惟恐一击不中，自然全力施为！上官灵则奇遇虽多，火候究嫌不足，掌风才接，便觉胸头狂震，眼前直转金星，赶紧见机而退，足跟凝劲，蓦地后从八尺！

“西道”天痴道长为了保护“乾坤五绝”身份，未与“东僧”醉头陀合手夹击，但见上官灵这一纵退，却呵呵笑道：“姬天缺，‘东僧’所发‘罗汉劲’，的滋味如何？你且再尝尝‘西道’的‘太玄真气’！”话音方了，袍袖猛拂，一股强烈得从来未睹的劲风狂飏，便对准上官灵，宛如山崩地，凌空怒卷而至！

“东僧”醉头陀的一记“罗汉劲”，已经把上官灵打得头昏眼花，对这显见要比“罗汉劲”更强的“太玄真气”，他哪里还敢硬接？只得施展九大轻功绝技中的“摘星换位”，右手虚空一抓，左手凌空一推，借劲飘身，右飞六尺，遁入梅林深处！

“东僧”醉头陀哪肯容他走脱，正待随后急追，“西道”天痴道长向他微一摆手，呵呵笑道：“醉和尚，何必如此性急，常言道穷寇莫追！且容他去把那与他狼狈为奸的‘万相先生’百里独找来，‘万梅谷’及‘子午峪’的两场大会上，还怕他们飞上天去？”

上官灵因生性太傲，不愿在自己这等情况以下，与“乾坤五绝”，及孟浮云相见，立意非等设法与“九毒书生”姬天缺一拼，报仇雪恨之后，才揭开本来面目！故而见天痴道长阻止醉头陀入林追击，便用暗器“鸳鸯箭”手法，脱手打出卷成筒状的两张柬帖，并施展“云飘电闪身法”，闪入深林，潜伏不动！

“东僧”醉头陀，及“西道”天痴道长，艺高胆大，见林内有暗器飞出，各自伸手，轻轻接到手中，见是两张卷成筒状的同样柬帖，上面写着：“乾坤身危，生开命绝，震卦死门，无灵无厄，其他方位，不可久立！”

“西道”天痴道长看完柬帖，“咦”了一声，诧然说道：“这柬帖之上的六句似偈非偈之话，好像是向我们揭破什么恶毒阵势的秘密？”

“东僧”醉头陀也自茫然说道：“如此说来，难道被我们打跑的那位‘夺魂旗’装束之人，不是‘九毒书生’姬天缺么？”

天痴道长摇头苦笑说道：“倘若是他，则决不会留给我们这张分明含最重大意义的告密柬帖！倘若不是？则此人身份，委实难猜，难道除了‘逍遥老人’钟离哲、‘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九毒书生’姬天缺等四人以外，又出了个第五‘夺魂旗’么？”

醉头陀失笑说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反正武林间正邪兴衰，击诸罗浮一战！我们且好好领略领略这以梅花享誉的岭南名山山色，等到元宵正日，齐往‘万梅谷’中同振‘乾坤五绝’的声威便了！”

“东僧”、“西道”一走，上官灵独坐万梅深处，调息行动，以祛除适才被醉头陀所发“罗汉劲”的一震余威！心中并暗自叹息，武学一道，委实无穷无尽，自己在武夷山秘室之中，巧服“独叶仙芝”，更勤习“南笔”诸葛逸，及“笑面阎婆”孟三娘两位盖代奇人的看家绝学，以为功行必已大进。谁知到了罗浮，在兵刃方面，仍斗不过“北剑”蒲琨，挨了痛彻心肺的好几梅枝，真气内力方面，也非“东僧”醉头陀的“罗汉劲”之敌！

看来徒恃侥幸奇遇，及得助灵药秘芘之力，犹嫌不足，武学真谛，毕竟仍在“火候”二字，自己欲期大成，必须在罗浮会后，好好下上十年苦功不可！

想到“独叶仙芝”，上官灵心中不禁又对“东僧”醉头陀，起了恚意，因为那只种植“独叶仙芝”的黄色葫芦，是“幽冥神君”阎元景指名赠送“东僧”之物，却被自己在生机绝望，无可奈何之下，私行取食，将来却以何颜向这位老前辈交代？

上官灵边想边自心头难过之际，梅林以外，又起了脚步声息！

这次现身的是位面容消瘦，双睛神光十足，但隐蕴凶芒的青衫秀士，年龄看去约莫五十左右，低头负手，似在想什么心事？

上官灵见此人，虽觉面貌陌生，但身材神气，却似极熟。

青衫秀士在梅林中蹀躞片刻以后，忽然猛一抬头，双眉轩处，目内凶芒电射，并发出一阵得意已极的纵声狂笑！

这阵笑声中所含阴森意味，听得上官灵全身毛发一竖，暗想此人笑声怎的酷似姬天缺？莫非眼前的青衫秀士，就是“九毒书生”的本来面目？

疑心既动，上官灵不禁暗咬钢牙，功力凝聚地，准备一扑而他毕竟恐怕万一有误，又铸大错！遂勉强忍耐胸头仇火，把尚剩下准备留与“逍遥老人”钟离哲、“南笔”诸葛逸，及“闪电神乞”诸明的三张柬帖，取了一张，穿在一枚为了“夺魂旗”身份特制的“夺魂金针”以上，向着那青衫秀士，悄悄弹指发出！

上官灵因看出对方的气宇神情，迥异凡流，知道即便不是“九毒书生”姬天缺，亦非武林俗手！遂在“夺魂金针”刚刚脱手之际，便施展绝世无俦的“云飘闪身法”，右纵三丈，藏入一株粗巨老梅干后！

果然“夺魂金针”的破空微声才作，那位青衫秀士，便已变色飘身，直扑上他先前所立之处！

等他身形扑到，因上官灵机警异常，早已藏好，只见空林寂寂，阒无人踪，青衫秀士言才低低“咦”了一声，回头再去搜索破空作响的是何物件。

那枚“夺魂金针”，正插在一根梅枝上，但针尾迎风摆拂的，不是骷髅白骨红绸，却是一张有字柬帖！

青衫秀士见是“夺魂金针”，不禁面色又变，暂时竟未伸手拔针，取那柬帖观看，只是冷静异常地，瞩目细察四外！

上官灵不必再观察青衫秀士看请柬帖字迹以后的反应，便已从他适才飞扑身法，及如今这种森冷阴的神情之上判断出此人就是“九毒书生”姬天缺，不由钢牙紧咬，百脉愤张，暗地筹思怎样搏杀此贼之策？

青衫秀士见四外冲寒怒放的万树梅花以内，始终无甚动静，遂捷如电闪地，蓦然飘身，掠过“夺魂金针”，取下针尾柬帖，但暂不观看，依旧凝神注意四外，防范任何突袭！

这时上官灵主意已定，认为纵令“九毒书生”姬天缺罪大恶极，并与自己仇深似海，但为了保持自己的品格起见，仍然不宜隐伏暗处，冷箭伤人，而应光明正大的，现身与之一斗。

不过自己挨了“东僧”醉头陀一记“罗汉劲”后，已知在真气内力方面，仍不足与这些前辈人物抗衡！故欲与姬天缺一拼，必须仗恃“南笔”诸葛逸所传妙绝乾坤的“生花七笔”，再配合钟离老人盖代无双的“云飘电闪身法”！

歼敌既无绝对把握，上官灵遂决定就以这副“夺魂旗”的面目出现，胜

则乘机殆此元凶，败则等到元宵会上，再作打算！

主意既定，上官灵遂悄悄自老梅干后，缓步走出！

这时，那位青衫秀士，目光略瞥柬帖，业已看清柬上所书：“乾坤身危，生开命绝，震卦死门，无灾无厄，其他方位，不可久立”等字迹，脸上神情，又起急遽变化，证实了上官灵所料不差，此人正是“九毒书生”姬天缺！

姬天缺看清字迹，脸上神情方自悚然一惊，耳中便已听得斜侧方梅林之内，起了脚步声息！

上官灵因积忿在胸，脚步颇为沉重，姬天缺闻声知戒，肩头略晃，飘身后退一丈三四！

等他看清梅林中走出的果然是位“夺魂旗”打扮之人，姬天缺不由心中先自估量这是哪位“夺魂旗”？怎的不似自己三大对头，“逍遥老人”钟离哲、“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的其中之一？

上官灵因蓄意施展“生花七笔”，又因避免暴露身份，不便取用自己的文昌笔，故在走出梅林，与姬天缺对面以后，立即取出身旁特制的伸缩铜棍，但不挂骷髅白骨红旗，也就等于一只无尖秃笔形状！

姬天缺见对方自身边取出一根伸缩自如的“夺魂旗杆”，却不挂骷髅白骨红旗，不由越发弄得莫名其妙起来，眉头微蹙，沉声问道：“尊驾何人？”

上官灵伸手指指鼻尖，冷哼一声，摇头不语！

姬天缺如坠五里雾中，又复故意问道：“尊驾一身‘夺魂旗’打扮，但不知是第几‘夺魂旗’？第一？第二？还是第三、第四？”

上官灵闻言，用手中“夺魂旗”杆在地上划了“第五”二字！

姬天缺一生作弄人，如今却被上官灵作弄得肝火上冲，双眉一挑，目中厉芒电射地，狞笑问道：“你到底会不会说话？既然自称第五‘夺魂旗’，可认得我是谁么？”

上官灵自鼻中“哼”了一声，用“夺魂旗”杆划道：“你是万恶不赦，人人皆想予以消除的武林败类‘九毒书生’姬天缺！”

姬天缺见对方不但知晓自己来历，语意中并隐有深仇，不由心内一惊，反把满腔怒火，按捺下来，一面暗中细细打量对方，一面森森地，发话问道：“你既识姬天缺来历，又如此胡言，莫非与我有仇？”

上官灵存心想把对方尽量激怒，肝火高腾，灵明必蔽，动起手来，也许比较容易应付？遂又划字答道：“凡属武林中的正人君子谁不与你仇深似海？”

这时姬天缺虽因对方始终不曾开口说话，身材又似在何处见过，颇为眼熟，怀疑必然是位熟人？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到被自己害得失音成哑，禁闭山腹密室之中的上官灵身上！

反复忖度，疑思满腹之下，姬天缺忽然暗骂自己该死，既然猜测不出，何不索性动手？难道自招术身法以上，还会看不破对方来历？

姬天缺一身武学，确实超群拔俗，除了最怕“逍遥老人”钟离哲，并对“南笔”诸葛逸、“祥云夫人”孟三娘、“万相先生”百里独三人，略怀忌惮以外，甚至连“东僧”醉头陀、“西道”天痴道长、“北剑”蒲琨等“乾坤三绝”，及“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俱所不惧，何况明知面前这位“夺魂旗”打扮的，绝非上述诸人，遂大模大样地，阴笑一声说道：“你既然一再无礼，并不肯吐露身份，休怪姬天缺心毒手狠，你纵是个山精海怪，我也非打出你的牛黄狗宝不可！”

艺高胆大，狂妄绝伦，话音了后，分明见上官灵业已气聚神凝，巍如山岳地，横着那根“夺魂旗”杆相待，姬天缺却依然硬抢中宫，身形微探，一招“七煞寒灵掌法”中的“毒手抓魂”，便自带着阴冷寒风，向上官灵胸腹之间，缓缓抓去！

姬天缺身形才探，上官灵绝学已施，用的是“南笔”诸葛逸半生心血结晶“生花七笔”中第一招，参取“相如赋”、“太白诗”、“稼轩词”、“东篱曲”等奇纵高古，曼妙轻灵意味，及古今各门各派武学精华，融文铸武，妙化无方的“天马行空”，以手中“夺魂旗”杆，迎着“九毒书生”姬天缺来势，漫不经意地，轻轻一挥！

姬天缺也是一代宗师身份，眼力何等高明？对方招术才发，便惊得收势飘身，疾退丈许，目注上官灵，讶然问道：“你与‘南笔’诸葛穷酸，有何渊源？”

上官灵见自己这招“天马行空”，尚未发挥妙用，对方便机飘身，并立即认出是“南笔”诸葛逸家数，不由也觉这位“九毒书生”，果然名不虚传，太已狡猾难斗！

姬天缺因不知上官灵有口难言，见他对于自己这次问话，又是冷冰冰地，未予置答，不禁气得双眉一剔，冷笑说道：“你不必故作得意，慢说你不过与‘南笔’称有渊源，或是偷偷学了他几招笔法，便是诸葛穷酸亲来，姬天缺也要斗他个三五百合！”

说完，蓦然捷如电闪地，双手箕张，厉啸飞扑！并因胸头郁怒，功力发到十成，以致带着一片呼呼劲响，显然威势极烈！

上官灵早就知他厉害，自己年岁修为远逊，功力火候自差，必须倚仗神妙无比的“生花七笔”，觅隙进击，切忌逞强不服，以真气内力硬拼！遂在姬天缺厉啸方起之际，一式“孤云独去”飘然颺出三丈！

这是“逍遥老人”钟离哲的“云飘电闪身法”，姬天缺自然更觉眼熟，身形落地，浓眉双蹙，狐疑满腹地以目内凶光，觑定上官灵问道：“你除了偷学过‘乾坤五绝’中‘南笔’，诸葛穷酸的‘生花七笔’，以外，还会‘逍遥老人’钟离哲的‘云飘电闪身法’？”

上官灵诚心气他，用“夺魂旗”杆划字答道：“我既扮‘夺魂旗’形相，怎能不会真‘夺魂旗’钟离老人的几乎震世武学？”

姬天缺最气的就是对方除冷冷不答，就是划地作书，始终不发片语！遂一阵阴恻恻地厉笑说道：“你若再不开口说话自吐身份，姬天缺十招以内，必然叫你毙命‘七煞寒灵掌’下，否则武林中便除去‘九毒书生’四字！”

话音了后，双手均无丝毫动作，全自凝神倾耳，因为听得有人电疾入林，来势之快，并显系绝世高手！

果然刹那以后，东面现出去而复转的“东僧”醉头陀，西面现出“西道”天痴道长！

原来醉头陀、天痴道长等“乾坤双绝”，走出颇远以后，醉头陀停步不行，向天痴道长道：“痴道士，我越想越觉那作‘夺魂旗’打扮，向我们投柬之人的身份，太已可疑，不如同回‘香雪海’中，出其不意地悄悄一探！”

“天痴道长”点头同意，“乾坤双绝”又复折回，但才入“香雪海”大片梅林，便听得梅林深处隐隐传来姬天缺最后所说的那句：“否则武林中便除去‘九毒书生’四字！”

此语入耳“东僧”、“西道”遂左右双分地，电疾包抄，果见适才那名

“夺魂旗”打扮之人，与另一位面貌陌生青衫秀士，相对卓立！

天痴道长呵呵一笑，发话问道：“你们两位之中，哪一位是名震江湖的‘九毒书生’姬天缺？”

“东僧”、“西道”随便来上一位，既已足使姬天缺头疼，何况双双齐到，再加一个既会“南笔”诸葛逸“生花七笔”，又会真“夺魂旗”钟离老人“云飘电闪身法”的上官灵，慢说一位“九毒书生”，便让他多生两手，亦必难逃公道！

但姬天缺绝代凶人，身处如此危机以下，心神居然镇定如常，丝毫不乱！听出“东僧”醉头陀、“西道”天痴道长竟也不识对面这位自称第五“夺魂旗”之人，遂眉梢微剔，计上心头，应声哈哈笑道：“看两位装束气派，显然便是‘乾坤五绝’中的‘西道’

‘东僧’，难道你们还不知道‘九毒书生’姬天缺的形状装束么？”

姬天缺的这几句话，说得异常刁钻，既未否认自己身份，却轻轻把“九毒书生”四字，自然而然地，加到一副“夺魂旗”打扮的上官灵身上！

天痴道长及醉头陀的吃亏之处，在于既不认识“九毒书生”姬天缺的本来面目，又颇觉方才这位向自己投那奇异柬帖的“夺魂旗”打扮之人，身份可疑？遂被姬天缺的诡计利用，决定先向上官灵下手查问！

天痴道长在西边，距离上官灵较近，遂右掌当胸微推，一股“太玄真气”，独射而出！

口中沉声喝道：“尊驾究竟是不是‘九毒书生’？请露本来面目！”

上官灵不禁又觉好气，又觉好笑，暗想这位天痴道长老前辈，竟然真个痴了起来？以本来面目出现的“九毒书生”姬天缺，分明站在那边，却听了他那滑头答话，来查究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因先前吃了“东僧”醉头陀“罗汉劲”的苦头，更知“西道”天痴道长的“太玄真气”，比“罗汉劲”只强不弱，自然不敢硬抗，眉梢一蹙，计上心头，身形略晃，避开劈面罡风，手中“夺魂旗”杆挥处，竟用了天痴道长传授自己“玄天七十二拂”中一式“慈云广被”，攻向“天痴道长”！

上官灵一身傲骨，性格刚强，他既已决定非在向“九毒书生”姬天缺报仇雪恨以后才揭开本来面目，遂立意坚持，不肯中途而废！

但目前形势，又不愿真正的“九毒书生”姬天缺，坐收渔人之利，太占便宜，遂想出施展“玄天七十二拂”之计，暗暗点醒天痴道长一下！

果然天痴道长见这“夺魂旗”打扮之人，竟会施展自己“玄天七十二拂”！不禁失惊收手！但仍未想到上官灵身上，因为“东僧”、“西道”等“乾坤双绝”，再也意料不出上官灵会失音成哑，并变成这副奇异模样！

这时“九毒书生”姬天缺，依然站在原处，不敢遁走，因万一若被发现，必使对方立起疑心，自己应付不了“西道”、“东僧”，岂非难免大吃苦头，还是暂时镇定，坐待机缘的好！

“乾坤双绝”岂是等闲人物？“西道”天痴道长在向上官灵查问之时，“东僧”醉头陀却冷眼注意“九毒书生”姬天缺，但看了他这副泰然自若，毫不在乎的神情，反到怀疑稍减！

天痴道长收势以后，又向上官灵蹙眉问道：“尊驾到底是谁？怎会施展我所创招式‘玄天七十二拂’？”

上官灵心头暗自叫苦，但口中却无法答话，天痴道长未免被他这等始终冷漠的异样神情，有些激怒起来，沉声喝道：“你们两人之中，到底有没有

‘九毒书生’姬天缺？”

上官灵闻言，急忙抢先伸手，向站在距离自己丈许以外的“九毒书生”姬天缺一指！

“东僧”、“西道”的西道炯炯眼神，一齐随着上官灵手指，向那位初度以本来面目出现的“九毒书生”姬天缺看去！

姬天缺早知目前僵局决非轻易能解，自己倘若发话否认，未免示人以怯，有失身份，传扬开去，贻笑武林！倘若点头承认，则必将立陷危境！最好的应付方法，似是使得“东僧”醉头陀、“西道”天痴道长二人，莫测高深，效法对面那位“夺魂旗”打扮之人，始终不发片语地金人缄口！

天痴道长见这位青衫秀士，也是神情傲岸，冷静异常，不由眉双蹙地，发话问：“尊驾姓名来历，能否见告？”

姬天缺抱定宗旨，不发片言，只是嘴角微哂，现出一丝森冷笑意！

上官灵是有口难言，姬天缺是有口不言，这样一来，委实使得这位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名震乾坤的天痴道长，有些莫知所措？

“东僧”醉头陀见状，冷笑一声，向天痴道长说道：“痴道士，你再问他们三声，倘若仍不答复，便分头下手，你收拾那‘夺魂旗’打扮之人，我收拾这青衫秀士！”

这种办法，听得上官灵颇伤脑筋，姬天缺却毫不在意！

原来“九毒书生”姬天缺单对“西道”，或是单对“东僧”，并不怯惧，他所怕的只是“乾坤双绝”，合手联攻！若照醉头陀这种办法，一对一个地动起手来，恰好正是自己设法溜走的最好机会！

上官灵则暗恨“东僧”醉头陀这种建议，简直无疑为虎作伥，反而帮了“九毒书主”姬天缺的大忙！几度意欲伸手摘下脸上面具，但终于强行忍耐，自忖好在“万梅谷”及“子午峪”两处，仍必相逢，不愁不能向姬天缺报仇，今天便索性捣场大乱，倒看看这幕哑剧，怎样结束。

主意方定，天痴道长因觉醉头陀的这种建议，颇为适用，遂目光微扫南北对立的上官灵，及姬天缺二人，眉头双蹙地，沉声说道：“两位施主切莫自误，通个名儿如何？”

语音了处，答复只是“香雪海”万树老梅散发的袭人幽香，及一片静寂！

天痴道长数十年闯荡江湖，何曾遇见过这等尴尬局面，委实忍不住上冲肝火，念了一声“无量佛”号，“太玄真气”凝处，屈指微弹，丈许以外一根儿臂粗细的梅枝，便即“咔嚓”折断。

天痴道长露了这手神功，又复冷然说道：“天痴道长再问一声，二位施主高名上姓？”

上官灵与姬天缺依旧镇静得宛如一尊石像，默然不答！

如今慢说屡问不答，碰了许多钉子的“西道”天痴道长，肝火高腾，连“东僧”醉头陀也盛怒难遏，僧袍飘处，纵到“九毒书生”姬天缺身前，功力潜聚，右掌一扬，手掌似比平时涨大了一倍左右，色呈朱红，怪笑叫道：“痴道士，你再问最后一句，并准备下手，他们若不自吐身份，便尝尝我‘罗汉劲’之中，最厉害的‘降龙掌力’！”

姬天缺深知这“降龙掌力”是“东僧”醉头陀的看家绝学，裂石溶金，威猛无比，自己倘若硬打硬拼，未必能敌！遂心中暗自决定暂时避重就轻地，虚与委蛇，只等另一边天痴道长与那位“夺魂旗”打扮之人动起手来，便绝不恋战，立即觅机遁走！

天痴道长也决定要使目前这死不开口，神情傲岸的“夺魂旗”打扮之人，好好吃些苦头，遂亦将“太玄真气”痴聚到十一成左右备用！

“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目前于石破天惊的恶战开始之前，却是一片异常沉静！

上官灵在无可奈何之下，也只得凝神备战，以免吃了冤枉苦头！但心中不由暗怪天痴道长怎不细心想想？当世以内，除了他与自己之外，尚有何人会施展“玄天七十二拂”？

天痴道长沉默片刻，神情严肃地，缓缓说道：“天痴这是最后一问，二位施主……”

话犹未了，突自梅林深处，起了一阵森冷的“嘿嘿”怪笑！

箭在弦上，引满等发的“西道”天痴道长、“东僧”醉头陀，及功集双臂，气护百穴的小侠上官灵、“九毒书生”姬天缺等，一齐被这“嘿嘿”怪笑所惊，因为四人全听出这是江湖人物闻声丧胆，“夺魂旗”所特有的“勾魂阴笑”！

“东僧”醉头陀暂收“降龙掌力”，目注深林，沉声问道：“林内何人？”

林内阴笑，连绵不断，但却越笑越低，渐渐到了游丝飘渺的若有若无阶段！

“西道”、“东僧”等“乾坤双绝”，方自互相诧然对看一眼，林内黑衣飘处，居然缓步从容地，走出一个人来！人皮面具覆面，黑色长衫罩体，手中持着一杆骷髅白骨红旗，果然又是一位“夺魂旗”出现！

天痴道长及醉头陀，这回才叫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因为这位新出现的“夺魂旗”，又不是“逍遥老人”钟离哲、“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三人之一，身材神态，却与“九毒书生”姬天缺，有些仿佛！

天痴道长惑然问道：“尊驾何人，怎的亦不肯见告名号？”

最后出现的“夺魂旗”打扮之人，冷笑着说道：“何必灵山拜佛，如来自在心头！你们不是要找我么？”

天痴道长闻言，不禁目光微扫姬天缺，上官灵二人，向那位后出现的“夺魂旗”，失惊说道：“你是‘九毒书生，姬天缺？’”

那位后出现的“夺魂旗”，又是一阵“嘿嘿”阴笑，笑完向“东僧”、“西道”等“乾坤双绝”，晒然问道：“罗浮山‘万梅谷’及‘子午峪’两处约会，足够我们互拼生死存亡，时期并近在眼前，你们为何要在期前找我？”

天痴道长及醉头陀，一下真被对方问住，无话可答！

这时心内最怀疑难解的，却是上官灵，因为青衫秀士，曾经自认是“九毒书生”姬天缺今却又来了一位，而且就身材神态，看来，两人均有与印象中的“九毒书生”姬天缺相似之处，岂非越演越觉迷离扑朔？

后出现的那位“夺魂旗”见“乾坤双绝”未答自己所问，遂冷笑连声说道：“你们‘乾坤五绝’，大概自恃极高，才这等到处欺人，好好好，我们便在元宵会期之前，先行略为较量，也无不可！”

“东僧”醉头陀闻言，身形立飘，但那“夺魂旗”打扮之人，却摇手说道：“慢来，慢来，你怎的如此心急？这‘香雪海’是罗浮山有名胜地，我们倘若在此交手，劲气罡风所及，要有多少梅花遭殃？岂不损及名山山色，大煞风景！”

天痴道长听得失笑叫道：“姬天缺，你外号中不愧有‘书生’二字，倒

还懂得风雅，依你又便如何？”

那位“夺魂旗”应声答道，“不如换个地方，彼此可以毫无顾虑地，放开手来，斗得痛痛快快！”

“东僧”醉头陀扬眉大笑说道：“痴道士，他哪里是懂得风雅，爱惜梅花，分明是想请靠山‘万相先生’百里独为助！”

说到此处，自注那位后出现的“夺魂旗”，双眼怒火狂喷地，厉声叫道：“换地方就换地方，你不必再掉枪花，干脆带我和痴道士，去找百里独！我正要寻他，结算结算旧帐！”

“夺魂旗”阴森一笑，黑衣微飘，便自飘入深林，并向“东僧”、“西道”等“乾坤双绝”，微微招手！

天痴道长、醉头陀自然对他一步不肯放松地，立即跟踪，刹那之间，三人便全消失在“香雪海”的万树老梅以内！

这时那位青衫秀士，也就是真正的“九毒书生”姬天缺，早已见机而作，乘着“乾坤双绝”与后来“夺魂旗”答话之际，悄悄溜走！

上官灵木立片刻，忽自脑中理出一线灵光，恍然大悟！

他悟出青衫秀士确是“九毒书生”姬天缺的本来面目，而后来的“夺魂旗”，却是姬无缺的所谓“靠山”，也就是他的老搭档，那位善能易容的“万相先生”百里独，穿上姬天缺的“夺魂旗”打扮，赶来替姬天缺解围而已！

百里独不但精于易容，化身千亿，机智武功，并不在“乾坤五绝”之下，何况还有一个狠辣无比的“九毒书生”姬天缺，藏在暗中！天痴道长及醉头陀两位老前辈，这一随后追踪，不要偶然大意，中了对方什么暗算才好。

上官灵既代“西道”、“东僧”担忧，遂也循着他们所行方向，急追而去！

但就这片刻耽延，被那位以“夺魂旗”装束出现，假扮“九毒书生”姬无缺的“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激的“乾坤双绝”，展开绝世身法，望影疾追，约莫追过了两座峰头，才看见前面那条黑衣人影，闪进了一处入口极为狭小的山谷以内！

上官灵追到谷外，不见人影，只好就地隐身，认为或许可以等得人出来。

天痴道长到了谷口，见当地形势，极为险凶，峭壁凌空，排云无际，壁下只有一个狭才通人，高不盈丈的石隙，对方若在谷中伺机暗算，委实太以难防！遂不禁眉峰微聚，向“东僧”醉头陀叫了一声说道：“醉和尚，这条山谷，入口太狭，形势凶险……”

话方至此，谷中传来一阵阴森无比的“嘿嘿”冷笑说道：“你们狠天狠地地到处寻我，原来也不过只有这点胆量？天痴道长猜得不错，这谷中确实险凶，设有刀山剑树，无殊虎穴龙潭！”

“东僧”醉头陀因恨极那位在“万姓公坟”设计愚弄自己的“万相先生”百里独，早已怒满心头，哪里还禁得住对方发话撩拨？加以艺高胆大，遂不等听完，便自凝足“罗汉劲”中的“降龙掌力”将身电疾般地闪进谷口！

天痴道长见醉头陀既已入谷，自己也只好随后跟踪，但谷口居然并无意料中的凶险埋伏？“乾坤双绝”入谷之后，谷中立即变得死寂异常，不闻丝毫人语，也不闻其他任何声息！

片刻过后，那位作“夺魂旗”装束的“万相先生”百里独，忽自谷口钻出，正好“九毒书生”姬天缺也已赶到，含笑问道：“百里兄把‘西道’、‘东僧’两个老鬼，诱入数十年前便你精心布置，如今又再加整理的‘万旋

谷’了么？”

“万相先生”百里独取下人皮面具，并脱黑色长衫，得意微笑说道：“除了谷中‘天旋地回迷径’以外，我并添设了有进无退的‘颠倒阴阳迷仙八卦阵’，纵今天痴道长与醉头陀，能够熟谙先天易理，识透五行生克，一步不错地，安然前进，但谷长十里，加上百度回旋，何异千里长途？等他们到达另一端的出口，再复折回，至少也在数日以后，‘万梅谷元宵大会’决赶不上，最多来得及赶到‘子午峪’口，向我赴约，及送死而已！”

话完，便把人皮面具及黑色长衫，一齐丢下身旁深涧！

姬无缺诧然笑道：“百里兄怎的把我这套行头，丢弃了呢？”

百里独笑道：“姬兄所扮假‘夺魂旗’，已成众矢之的，不如还用你本来面目，反而安全可靠！”

姬天缺摇头说道：“不行，不行，别人或许不认识我这本来面目，但对方钟离老鬼，却太以熟悉！”

百里独知道这位“九毒书生”姬天缺，最怕钟离老人，遂“哦”了一声，微笑说道：“姬兄不要担心，‘万梅谷元宵会’上，我替你略施易容手段，管保那‘逍遥老人’钟离哲认你不出！”

姬天缺知道百里独易容奇术，妙绝当今，遂含笑问道：“百里兄，准备让我以何种面目，走赴‘万梅谷元宵大会’？”

百里独笑道：“我们与‘乾坤五绝’的生死之战，是在‘子午峪’口！对于‘万梅谷元宵大会’，只是前往观光，伺机挑拨‘笑面阎婆’孟三娘、‘玉箫郎君’潘午师姊弟，与‘乾坤五绝’狠拼，使他们互消实力！故而‘子午峪’中，须以本来面目相对，‘万梅谷’内，却应以敌方万想不到的面目出现！”

“九毒书生”姬天缺也是聪明透顶的绝代凶人，眼珠略转，便猜出“万相先生”百里独的几分用意，点头狞笑说道：“百里兄此计确高，你是不是利用‘天旋谷’径，及‘颠倒阴阳迷仙八卦阵’，困住天痴道长，及醉头陀的这种机会，要想与我扮作‘西道’、‘东僧’模样，参与‘元宵大会’？”

百里独微笑说道：“姬兄猜对一半，天痴道长好扮，醉头陀难装，但另外却有一个更好人选，可以利用！”

姬天缺恍然顿悟说道：“百里兄所择，是不是被我关在武夷山腹石室之中，永世难出的上官小鬼？”

百里独头点笑道：“上官小鬼与天痴道长一路赴会，最不容易引起他人怀疑，而我们更可利用上官小鬼倔强好事的高傲性格，觅机替他们挑起衅端，点燃战火！”

姬天缺拊掌赞道：“高明，高明，百里兄着实高明，你扮天痴，我来扮那上官小鬼！”

百里独自怀中取出一粒银色小丸，递与姬天缺，微笑说道：“这是一粒‘变音丸’，姬兄服下以后，便可不必做作，自自然然地，放心说话，而免得被钟离老鬼等识破本来面目！上官小鬼因须发动各种挑拨，还是由我来扮，你的目标太大，只装作天痴道长，并尽量少与钟离哲、诸葛逸等谈话便了！”

姬天缺异常佩服“万相先生”百里独的顾虑周详，但却心头暗忖，假定“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等“乾坤五绝”，在“万梅谷”及“子午峪”一战以下，失败伤亡，则自己必须把握时机，趁着“万相先生”百里独志得意满，疏于防范之际，把这似乎比“逍遥老人”钟离哲更觉可怕的奇

绝人物，一并消灭，才可得遂纵横天下，唯我独尊的一向心愿！

万一如意算盘打得不恰？“乾坤五绝”竟占上风，则自己更应审时度势，及早抽身，抛下“万相先生”百里独单独承当，而海角天涯地，鸿飞冥冥！

百里独见姬天缺拈着那粒“变音丸”沉吟未服，不由讶然说道：“姬兄，此丸足可保持三日变音，为了不被对方看出马脚，你还是及早服用为妥！”

姬天缺深知“万相先生”百里独心思之细，能够聆音察理，监貌辨色，生怕他看出自己心底凶谋，遂一面把那粒“变音丸”立即服下，一面含笑说道：“我是想‘万梅谷元宵大会’，近在眼前，我们装扮天痴老道，及上官小鬼，必然尚需用不少衣物，时间上来得及么？”

百里独微笑答道：“若等现时赶办，自然太以困难，但我有见在先，进入罗浮之前，便已置备，甚至连上官小鬼所用的文昌笔，也照样打造好了一根，带到‘子午峪’口！”

姬天缺心服无已地，摇头叹道：“百里兄如此心机，‘万梅谷’中的那场‘元宵大会’，怎会不被你搅得天翻地覆？”

百里独突兴感慨，也自微叹一声说道：“‘万梅谷’之事，只是一场游戏，纵然搅得他们瓦解冰消，又复何益？重头戏是在‘子午峪’一战，成败利钝，生死存亡，就此决定！”

姬天缺笑道：“‘乾坤五绝’之中，比较难斗的是真‘夺魂旗’钟离老鬼，及‘南笔’诸葛穷酸，难道以百里兄的智计神功，还对他们有所怯惧？”

百里独摇头笑道：“我自信机智方面，可能强过‘乾坤五绝’中任何一人半筹以上，武学方面也不会弱于老鬼钟离，及‘南笔’诸葛！但百里独始终深信，过份聪明，必遭天忌，故而对身后之事，早作安排，把生平心血结晶，着成两部奇书，一埋鲁东峪山，一埋广西勾漏！”

百里独、姬天缺边行边谈，此刻正经过上官灵所经之处，上官灵赶紧屏住声息，不敢稍动，待得他们走远，方才展开身形，飘然离去。

姬天缺听得正觉有点丧气，百里独又复看他一眼，脸上浮现奇异笑容说道：“故而‘子午峪’一战，关系太重，务宜彼此同心，始终合作到底！”

姬天缺听得百里独话中有话，不由深吃一惊，忙自讶然问道：“百里兄此语何意？难道你还信不过姬天缺么？”

百里独突然一阵仰天大笑说道：“我最欣赏的两句名言，便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适才姬兄所服‘变音丸’，便具奇毒，但系慢发作，非我独门灵药不解！”

这几句听得平素害人害惯的“九毒毒生”姬天缺，不禁毛发齐竖，心底生寒地，暗暗叫苦！

“万相先生”百里独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姬兄不必担忧，只要‘子午峪’一战，称心如愿的获得胜利，我便立将解药相赠！万一真应了我‘天忌聪明’预测，满盘皆败之际，则只好拖累姬兄，不能远走高飞，陪我一同拼命，免得百里独单独埋骨罗浮，太以寂寞！”

姬天缺听完才知竟在自己心念未动之前，便被百里独预行料透！只得苦笑连声说道：“百里兄既已生疑，小弟尚有何话可说？不过‘万梅谷’一会，似乎并不完全是搅闹性质，难道对那关系你与‘玄冰仙子’钱无咎甚重的‘双心碧玉’及‘九结金环’，也不想设法夺取了么？”

百里独闻言大笑道：“姬老弟，‘玄冰仙子’钱无咎，北天山静参上道，早悟天人，哪里还会为尘俗所动？故而我在滇西怒山，被你请下‘百盘岭’，

并非志在‘双心碧玉’、及‘九结金环’，只是雄心难淡，壮志未灰，想藉机与名震八荒的‘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等‘乾坤五绝’一较长短高低，使我濒临解脱的暮年岁月，不太平凡，不太寂寞而已！”

姬天缺听得“万相先生”百里独一再出语不祥，不禁眉头微蹙！

百里独看他一眼，继续笑道：“俗语云：‘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对于‘子午峪’一战，我们不但必须全力应付，并当各以本来面目，光明正大地，与‘乾坤五绝’相互一拼，姬老弟纵横半世，颇树声威，我望你切莫在这最后关头，再存什么侥幸之想！好好同心协力，尽量施为，即令真个力难回天，也应搅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武林风云，留为后世佳话！”

姬天缺这时正为自己误服“变音丸”，中了慢性剧毒之事，大伤脑筋，又听得“万相先生”百里独这等说法，不禁脸上发烧，表面虽然佯笑称是，但心头兀自仍在盘算万一事机不妙，自己怎样见机而作之策？

百里独一双锐眼，似能洞察隐秘？仿佛看透姬天缺心中所思，摇头微叹，也不再言，便即施展他那妙绝当今的易容奇术，把自己扮成上官灵，把姬天缺扮成天痴道长，惟妙惟肖，逼真已极！

易容既毕，两人又把一切意料得到，必须应用的言谈举止，预先略为演练，等元宵清晨，便往“万梅谷”附近，选了一个隐秘所在，观察一切！

孟三娘所订“元宵大会”，是在正午开始，但卯时方过，即有赴会之人，陆陆续续来到！

百里独、姬天缺一直等到巳时将尽，默计有关“乾坤五绝”方面人物，已入谷的仅有“幽冥神君”阎元景、“北剑”蒲琨，不由微觉诧异！

姬天缺隐身一片绝壁顶端的松萝之后，向“万相先生”百里独低声说道：“醉头陀及天痴老道，被困‘天旋谷’中所布‘颠倒阴阳迷仙八阵’以内，可能无法赶来？但‘南笔’诸葛穷酸，及钟离老鬼，怎的也未见到？”

百里独笑道：“诸葛穷酸与钟离老鬼，大概是自高身价，要等最后才到……”

话犹未了，用手肘轻轻一碰姬天缺，又复低声笑道：“那满面得意笑容，缓步而来的不正是我们的最强大敌钟离老鬼？”

姬天缺目光微注，果见自己生平最害怕的“逍遥老人”钟离哲，满面微笑，长衫飘飘地，在“罗刹教”人物接待之下，缓步走进“万梅谷”内！

钟离老人入谷未久，谷外又来了仍是一身“夺魂旗”打扮的上官灵，姬天缺不禁蹙眉说道：“此人到底是谁？我怎么始终猜测不透？”

百里独微笑说道：“不管此人是谁？他这身‘夺魂旗’打扮，倒对我们大有帮助……”

说到此处，忽又向“九毒书生”姬天缺低低说道：“姬老弟，谷口那人是谁？不就是在‘九幽地闭’以内失落‘风磨铜夺魂宝旗’的‘闪电神乞’诸明么？怎么他今天也放弃了‘夺魂旗’装束？而以本来面目出现！”

姬天缺凝目谷口，看出果是自己另一强仇“闪电神乞”诸明，走进“万梅谷”内！

遂点头说道：“此人正是‘闪电神乞’诸花子，如今时已近午，除了‘东僧’、‘西道’以外，‘乾坤五绝’之中，只有‘南笔’诸葛穷酸未到，我们不必再等，下崖进谷，时刻也就差不多了！”

“万相先生”百里独含笑点头，遂与“九毒书生”姬天缺，打着“西道”天痴道长，及上官灵的旗号，入谷赴会。

这时“万梅谷”中，可谓群英毕集，三山五岳的武林各门各派奇人，均在一片广大山谷以内，各倚梅花崖石而坐，就地设席，酒肴纷陈，当中是十丈平台，用作较技，但主持接待之人，却是“玉箫郎君”潘午，那位“罗刹掌教”，由“笑面阎婆”变成“祥云夫人”的孟非烟，居然尚未出面？

“北剑”蒲琨、“幽冥神君”，及阎元景“逍遥老人”钟离哲等三人，选了几株生在较高山坡以上的梅花之下落坐，“闪电神乞”诸明则因久未出世的“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及昔日与自己齐名，号称“穷家帮三异丐”的“阴阳手”莫平、“独脚追风仁心神丐”方琦，居然一齐赶来观光，遂坐在这三位旧交之中，相互谈笑！

上官灵所扮“夺魂旗”，则独自坐在一块崖角巨顶顶端，目光细细搜索全场天南地北的百十位武林高人之中，可有自己渴欲寻其报仇的“九毒书生”在内？

他目光如电地搜索四方，却未曾注意到更有三双如电目光，凝注自己！

这三双如电目光，自然是均具“夺魂旗”身份，如今却均未作“夺魂旗”打扮，而各以本来面目出现的“逍遥老人”钟离哲、“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

直等“万相先生”百里独、“九毒书生”姬天缺所扮天痴道长，及上官灵，当众出现之际，全场中只有一人大感意外，惊愕莫名，这人自然便是一身，“夺魂旗”装束，苦于有口难言的上官灵自己！

他到眼便即猜出这位与自己面貌神情一般无二的假上官灵，定是善于易容，经常化身千亿的“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但却未对那位“九毒书生”，姬天缺所扮的假“西道”起疑，竟以为他是真正的天痴道长！

这难以猜破的主要原因，便是真正的天痴道长，被困“天旋谷”内“颠倒阴阳迷仙八阵”之中，迄今未到，上官灵遂以为是“万相先生”百里独假扮自己，企图对天痴道长，加以愚弄！

他如今虽然哑不能言，但仍可设法揭穿“万相先生”百里独的秘密！但上官忽觉得竟有“身外化身”，不如索性看看这假上官灵，究竟要想搞些什么名堂？及敌我双方，怎样对待自己？岂不极为有趣！

钟离老人因决想不到“东僧”、“西道”，双双被陷“颠倒阳阴迷仙八阵”无法赶到，眼前来的，竟是贗鼎货色，遂向“九毒书生”姬天缺所扮的假天痴道长，呵呵笑道：“痴道士，你怎会与这到处乱跑、跟踪迹难寻的上官小鬼，遇在一处？‘东僧’醉和尚呢？”

“九毒书生”姬天缺依照与“万相先生”百里独的预定策略对于钟离老人所发这项意料得到的问题，根本不于答复，只是面含笑容，微一摆手，便选择一处幽僻所在落坐，也不与钟离老人等坐在一起。

“北剑”蒲琨皱眉笑道：“痴道士与上官小鬼，故作神秘，不知又要出甚花样？”

钟离老人目光微转，拈须含笑不答，“幽冥神君”阎元景却“咦”了一声，手指一身“夺魂旗”打扮的上官灵，向“北剑”蒲琨讶然说道：“日前我们以为那位向蒲兄掷簪递柬的‘夺魂旗’打扮之人，是上官小鬼所扮，但如今上官小鬼既与痴道长同来，则此人莫非真是‘九毒书生’？不过阎元景却弄不懂，小弟赠与蒲兄的那根‘通天犀角’所制发簪，又怎会到了姬天缺的手内？”

钟离老人因关心“南笔”诸葛逸与“祥云夫人”孟三娘之事，这几日始

终隐身“万梅谷”内，不知这段情节，闻言遂向“北剑”蒲琨、“幽冥神君”阎元景动问经过。

“北剑”蒲琨取山那张上写“乾坤身危，生开命绝，震卦死门，无灾无厄，其他方位，不可久立”的柬帖，递与钟离老人观看。

钟离老人因与上官灵最熟，故在略一过目之下，便认出帖上所书，正是他的字迹，遂目注上官灵所扮“夺魂旗”，及“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上官灵，拈须微笑。

“幽冥神君”阎元景对这位心仪已久的盖代奇人，颇为恭敬，见状含笑问道：“老人家神机慧目，洞烛隐微，这忽然发笑之故，可是看出什么蹊跷来了？”

钟离老人又是哈哈一笑，正待说出自己心头所忖，忽地目光微凝，看见常碧云独自一人，由孟三娘与诸葛逸互相雅叙的“冷珠泉”方向，姗姗走来。

常碧云走到“万梅谷”中这片群英聚会的“万梅石坪”以上，妙目流注，电扫四外，想先看看自己的意中人上官灵，是否业已来此赴约？

百十位武林豪客高人之中，要数“夺魂旗”的装束，最易引人瞩目，故而常碧云一双秋波，也首先凝注着上官灵所扮“夺魂旗”，脸上神色立变，由寻觅意中人的满腔情思，转变成发现强仇的满腔怒火！

第二十七章祥云夫人

上官灵大难得脱，九死一生之下，好不容易才看到云姊姊，心头难免为情思所迷，竟忘了本来面目已掩，不免好生惊疑，暗忖云姊姊的神色之间，怎的竟对自己如此森冷？

直等微一低头，瞥见所着黑色长衫，方会过意来，知道她把自己当作了“九毒书生”姬天缺，才会以这等神色相对！

上官灵因不知常碧云业已解除“孟婆汤”的迷魂魔力，恢复本性，不禁暗自叹道：“云姊姊，你果然天生侠骨，嫉恶如仇！如今便对‘九毒书生’，这等痛恨，倘若知道他是杀你兄长、害你老父的不世仇人，岂不要肝肠尽裂地，立即向他拼命报复？”

常碧云虽把上官灵误当“九毒书生”姬天缺，目中仇火熊熊，但因嘉宾满座，盛会未开，未便先自失态，只得暂时忍耐，目光再转，这回恰好瞥见“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假的上官灵，不由芳心大慰！

“万相先生”百里独易容手段奇高，心思又极精妙，但他毕竟难免百密一疏，只对上官灵平素神情举止有所揣摩，却未及注意到儿女情怀方面，以致常碧云对他秋波流盼，默默传情，而这位假上官灵，竟自未加理会！

适才是上官灵错愕，如今却轮到常碧云惊讶起来，暗想灵弟弟今日怎的神情有异，对自己如此冷漠？

这些细微情节，其他人未注意，但钟离老人却全部看在眼里，脸上浮起一丝会心微笑！

就在此时“玉箫郎君”潘午因时刻已至，“万梅石坪”以上，嘉宾云集，而师姊孟三娘却只顾与“南笔”诸葛逸，在“冷珠泉”畔，雅叙盘桓，不来主持大会！遂双眉微蹙地，走到常碧云身边，低低问道：“云儿，你师傅……”

常碧云本系奉命而来，不等“玉箫郎君”潘午话完，便接口说道：“掌教师尊命我来问师叔，‘乾坤五绝’之中的‘逍遥老人’钟离哲，是否业已到此赴会？”

“玉箫郎君”潘午不知师姊孟三娘葫芦之中，卖的甚药？遂手指半山坡上，几株老梅根际说道：“那方大石以上，所坐的银须银发者者，不就是‘逍遥老人’钟离哲么？”

常碧云目光一注，肃立恭身，提气叫道：“家师‘祥云夫人’孟非烟，有请钟离老前辈，前往‘冷珠泉’下一晤，再复同到此间，主持大会！”

因“笑面阎婆”改称“祥云夫人”之事，他人均所不知，故而在场群雄，闻言齐觉大大惊愕！

钟离老人向“幽冥神君”阎元景、“北剑”蒲琨，低声笑道：“孟非烟派人找我，我且去去就来，今日这场大会，包管意外之事极多，有趣得紧！”

说到此处，遥向常碧云笑道：“钟离哲遵命前往，有烦姑娘引路！”

来到罗浮山“万梅谷”观光的百十位武林豪客之中，多半仅闻真“夺魂旗”大名，未曾见过“逍遥老人”钟离哲的庐山真面目！如今经过常碧云与他一番问答，才知道这位看来满面春风和气，笑嘻嘻的银须银发者人，竟然就是威名震撼天下的真“夺魂旗”，不由吸引得全场目光，一齐凝注！

钟离老人向来不爱当众炫弄，但今日却大异寻常，那句“有烦姑娘引路”语音方落，人已未见丝毫作势地，宛若凌空蹑步一般，平平飞起！

平飞约有七丈左右，去势始缓，钟离老人微笑起处，两只大袖一翻，向

后略挥，便即依旧向前平飘，姿态美妙已极！常碧云所立石坪，与钟离老人所坐山坡，距约十八九丈，这位被全场瞩目的盖代奇人，只在空中两度挥袖，便即飘然飞度！慢说在场的一般武林群豪，未曾见过这等绝世神功，便连几位特殊杰出人物，“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阴阳手”莫平等，也看得心悦诚服，深觉真“夺魂旗”的震世威名，确非虚致！

其中唯一在眼角眉梢，尚存傲然不服神色之人，便是“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假上官灵，他心中兀自盘算钟离老人忽然当众炫技，必怀深意，但这深意，却颇为费人猜测！

“万梅石坪”上济济群雄等纷纷惊佩猜测等情暂时不提，却说那位由常碧云伴同走向“冷珠泉”的钟离老人，见距离众人已远，遂低声笑道：“常姑娘，你师傅与诸葛穷酸之事，完全依照我们预计实现了么？”

常碧云柳眉双扬，满面得意神色地，嫣然笑说道：“七级浮屠，多半功成，大概只等老前辈亲手加个塔顶舍利，便可圆圆满满的了……”

说话之间，天香入鼻，清景宜人，业已到了“冷珠泉”水所潴小池，及那几株绝世异种，“绿萼香梅”切近。

“南笔”诸葛连此时正在茅亭抚琴，“祥云夫人”孟非烟却在一旁含笑静坐。

钟离老人与常碧云转过峰角，身形才现，诸葛逸琴音便止，起立大笑说道：“老头儿怎到此时才来？孟……掌教特地替你留了一壶‘绿梅冷雪酪’，及两只罗浮特产‘冰榴’，以酬你赠她‘祥云夫人’的美号雅意！”

钟离老人面含微笑，目光略注孟非烟，只见这位“罗刹掌教”，如今居然已是满脸盎然道气，不由暗想自己利用了“南笔”诸葛逸，及常碧云的情义感化力量，使得这“正”则“仙”、“邪”则“魔”的红粉奇人，终于归于正道，委实可算得生平最得意之事！

因对于诸葛逸、孟非烟这等胸襟人物，不必像世俗一般有所顾忌，钟离老人遂自行斟了一杯“绿梅冷雪酪”，向二人微笑说道：“千魔易祛，一侣难求！我老头儿权借这杯美酒，恭喜诸葛贤弟与孟掌……孟夫人了！”

“祥云夫人”孟非烟自亦毫无世俗女子那等羞涩神态，闻言微笑答道：“多年迷溺，一旦回头，侣既得人，缘何妨缔？诸葛逸、孟非烟愿在这周围泉石梅花以外，更获侠骨佛心的老人一证！”

钟离老人饮尽手中那杯“绿梅冷雪酪”，微笑说道：“诸葛贤弟清如泉水，不挟泥沙，孟夫人高似梅花，远超俗卉！你们这一双道侣，委实天造地设，我老头儿不但愿为作证，主要替今日来赴‘元宵盛会’的天下群雄，讨杯喜酒，同申贺意！”

孟非烟大大方方笑道：“喜酒倒是现成，我们如今便往‘万梅石坪’，请老人代向赴会群雄，宣告此事，‘罗刹教’也立即解散！”

钟离老人闻言摇手笑道：“喜讯自应宣告，但‘罗刹教’却不宜在此时解散，因须防范有人乘看忙乱之际，暗施诡辣阴谋，大煞风景！”

“南笔”诸葛逸眉头略轩说道：“百里独、姬天缺与‘乾坤五绝’之战，是订在明日，难道今天他们还要来到‘万梅谷’中作怪？”

钟离老人笑道：“这两位把整个武林搅得几乎天翻地覆的‘万相先生’，及‘九毒书生’，虽未见来，但我倒在赴会群雄之中，发现了三名可疑人物！”

孟非烟妙目之中神光一闪问道：“这三名可疑人物是谁？”钟离老人微笑说道：“好在料他们也闹不出什么太大名堂，我且卖个关子，考考你们二

位的眼力！”

说到此处，话锋一转，向“祥云夫人”孟非烟笑道：“孟夫人，我们在去往‘万梅石坪’，与赴会群雄相见之前，你们似乎还有一事，应该先做！”

孟非烟眼珠略转，便即猜出钟离老人心意，微笑答道：“老人是不是指为‘北剑’蒲琨大侠之子的解除‘孟婆汤’迷魂魔力，恢复本来面目一事？”

钟离老人含笑点头，孟非烟笑道：“蒲铿所中‘孟婆汤’迷魂魔力，倘若解除过早，他既可能无颜与‘北剑’蒲大侠相见，而蒲大侠亦可能不予谅解，似乎不如等他父子相会，甚或略生误会以后，再由孟非烟出面向蒲大侠负荆谢罪，把错处揽在我一人身上，比较妥当。”

钟离老人听得不肯点头，含笑说道：“这样作法确实较好，‘北剑’蒲琨纵然刚愎绝顶，对于你们二位，也不能不卖点情面！”常碧云侍立一旁，见这三位盖代奇人，说笑半天，知道师傅与“南笔”诸葛逸结为道侣的大事已定，不由高兴得插口说道：“师傅与钟离、诸葛两位老前辈，怎的还不赶紧前去主持大会？‘万梅石坪’上的济济群雄，及我潘师叔等，恐怕等得心急了！”孟非烟目注爱徒，失笑说道：“元宵大会，本定午间聚宴，要等晚来才在万树花灯以下，才开始群雄竞技，云儿如此催我，是不是上官灵业已到‘万梅石坪’之上？”

常碧云见心意师傅猜透，不由脸上微红，正待辩解之际，钟离老人业已含笑说道：“常姑娘，你少时若与上官小鬼寒暄叙别之时，务须对他多加注意……”

话犹未了，常碧云便接口问道：“钟离老前辈，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上官灵今天神情似乎有点异于平常，却是何故？”

钟离老人因心中虽已起疑，但尚无绝对把握，故不便说出自己所见，何况觉得孟非烟已与诸葛逸同心结侣，“罗刹教”劲敌消除，即令“万相先生”百里独、“九毒书生”姬天缺等，想出新奇花样、企图异动之时，有这高手在场，亦必足能制压，遂一面与诸葛逸、孟非烟向“万梅石坪”缓步前行，面对常碧云笑道：“上官灵神情有异之故何在，我也不太清楚，但今天这场‘元宵会’上，新奇古怪的热闹必多，我们难加预料，且大家特别小心，随机应变便了！”

在这三老一少四人缓步走向“万梅石坪”之际，那位“乾坤五绝”之中，性情最称刚愎的“北剑”蒲琨，果然正以炯炯眼神，注视“罗刹教”徒众，想找出弃正从邪，辱没蒲氏家风的独子蒲铿，加以严厉处置！

说也奇怪，“孟婆汤”的迷魂魔力虽强，但那位由蒲铿化身的艾云飞，自从暗中瞥见“北剑”蒲琨进入“万梅谷”后，便感全身发抖，心头狂跳，如今正在一间密室以内，向他爱妻董飞云说道：“云妹，我怎的对于‘乾坤五绝’中的‘西道’、‘南笔’，甚至真‘夺魂旗’钟离老人，均不害怕，但一见‘北剑’蒲琨，却全身发抖，连‘万梅石坪’，都不敢去呢？”

董飞云自然知道其中微妙，遂向他设词安慰说道：“‘北剑’蒲琨，哪里有钟离老人可怕？这大概是连日拼命苦练‘罗刹阴功’、及‘玄玄剑法’，太过疲劳，精神不够所致！好在较技之事，须在晚来万树花灯以下进行，你且在此歇息一番，不要胡思乱想！”

艾云飞心惊肉跳，神思茫然，确实亟须休息，闻言暗觉爱妻之言有理，静思摄虑，自己运气调元，把内家功行，做上一遍，或

许稍好？遂向董飞云点头笑道：“云妹说得有理，我且静虑凝神地，做

上一遍功夫试试，你是前往‘万梅石坪’，招待宾客，还是在此陪我？”

董飞云笑道说：“当然是去‘万梅石坪’，在此反会使你心神分注，有何益处，何况小师妹上次分明已把上官灵人头取来，且由掌教师尊亲自验过，怎的今天又见这小鬼随同‘西道’天痴，大摇大摆地，走进‘万梅谷’中，参与盛会？我要查明其中原委，禀告掌教师尊，倒看师傅怎样处置小师妹的欺师重罪！”

艾云飞剑眉微蹙说道：“你怎的总是放不过小师妹，未免妒心太重？”

董飞云脸上神色忽冷，秀眉双轩，“哼”了一声说道：“你说我的妒心太重，不如说师傅的心肠太偏，孟浮云凭什么狐媚师傅立意越次传宗，将来使她接掌衣钵，却令我这大师姊的面面，置于何地？”

艾云飞见只一提小师妹孟浮云，爱妻便怫然于色，遂不便再劝，潜心凝神地，自行调息静坐。

董飞云犹存疑愤地走到“万梅石坪”以上，这是钟离老人刚被常碧云请走，济济群雄尚在赞美真“夺魂旗”的绝世身法，董飞云遂向师叔“玉萧郎君”潘午耳边，低声问道：“师叔，小师妹孟浮云身犯‘罗刹教规’，被掌教师尊逐出门户，日前因她如命取来上官灵人头，才准许重返师门，但今日上官灵却依然好生生地跟随‘西道’天痴，到此赴约，请问师叔，小师妹这种举指，算不算是欺师之罪？”

“玉萧郎君”潘午明知师姊孟三娘有些袒护常碧云化身的孟浮云，但自己毕竟身为“罗刹教”副掌教，经董飞云挑明一问，只得目光微注那冒牌货天痴道长，及匱鼎上官灵，微一沉吟，蹙眉说道：“此中恐怕尚有别情，否则孟浮云倒真犯了欺师重罪！”

“九毒书生”姬天缺所扮天痴道长，及“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上官灵，正因为孟三娘尚未出面主持开始大会，以致不便设法挑衅，闲得颇觉无聊，忽见“玉萧郎君”潘午及董飞云，目注自己，似有所议？百里独遂仿效上官灵的语音神情，向“玉萧郎君”潘午，傲然叫道：“潘副掌教，你看我则甚？是否怕赴会群雄等你们那位架子颇大的孟掌教等得无聊，想先与我比划比划。”

百里独这一发话，听得那位作“夺魂旗”装束的真上官灵好不惊愕！暗想这“万相先生”百里独，真是盖代奇才，不仅所扮假上官灵，面貌身材，酷肖自己，竟连语音神情，也觉得一般无二，怪不得天痴道长，亦被瞒过。

“玉萧郎君”潘午听了“万相先生”百里独这番话后，不禁双眉微轩，向他摇手说道：“上官小侠不要性急，今日这‘元宵大会’，本为举世群雄，切磋武技而设，潘午身为主人，到时不但会向上官小侠领教，甚至亦愿向‘乾坤五绝’，一一请益……”

百里独不等“玉萧郎君”潘午说完，便即又复一挑眉头，狂笑叫道：“潘副掌教，请莫信口狂吹，‘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等‘乾坤五绝’，名震八荒，武功绝世，慢说是你，就连今日在这‘万梅石坪’以上的赴会群雄，一齐算上，恐怕也选不出几人，能禁得住‘乾坤五绝’老前辈们的一掌半指？”

这几句话明面大捧“乾坤五绝”，其实百里独是故意卖狂，想替“乾坤五绝”，触犯众怒！

“闪电神乞”诸明首先听得皱眉，忙对与自己坐在一处的“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阴阳手”莫平，及“独脚追风仁心神丐”方琦等，含

笑说道：“上官灵年轻识浅，口不择言，至于‘乾坤五绝’方面，诸明敢保证绝无此等狂傲胸襟，请帮主及莫方二兄，不必误会！”

“跛仙”朱一奇身为“穷家帮”帮主，火候纯青，涵养极好，“阴阳手”莫平，及“独脚追风仁心神丐”方琦，更是“闪电神乞”旧友，方琦又与上官灵有过一段交往，自然均不在意，但隔着三株梅树的一块巨石以后，却有人立被激怒，发出一阵洪烈狂笑道：“怪不得适才钟离老儿，炫技卖弄，原来‘乾坤五绝’如此自大欺人？我这化外野憎，不揣鄙陋，少时倒要请教请教所谓‘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等的不世绝学！”

“闪电神乞”诸明知道发话之人，自号“南荒野僧”，向居城外，少到中原，听说武功极强，脾气极坏，如今果被上官灵几句无心之语激怒，岂不多生事故？

“南荒野僧”的语音方落，远远又复响起一阵夜泉悲啼似的难听怪笑说道：“‘南荒野僧’已不服气，我这老不死的苗婆，也有些听得不大顺耳！等大会开始以后，请‘乾坤五绝’中无论何人，略加指教，试试我把这老骨头，是否真如那小娃狂妄所云，禁不起一掌半指？”

“穷家帮三异丐”中的“阴阳手”莫平，闻言目光微注，看出怪笑发话之人，是个刚刚入谷落坐未久，穿着一件绿色长袍的年老苗婆，不由回头对帮主朱一奇笑道：“帮主，今天事情到巧，‘五毒绿衣婆’居然远自‘百蛮绝谷’，赶来此处，帮主与她二十年前的那笔旧债，可以藉机算一算了！”

“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点头微笑说道：“二十年前，我有事‘百蛮绝谷’，因一时大意走眼，误把绿衣婆所豢一条罕世毒蛇‘常山舌’误当寻常的‘竹叶青’，欲加捕捉，以致吃了小亏，并被绿衣婆乘隙施放‘冷艳桃花瘴’，几乎中毒而死。这段过节，留到如今未算之故，一来因我争名斗气之心早淡，不愿为了区区小事，远下百蛮！二来闭关勤习上乘神功，无暇及此！如今既然巧遇，倒是不妨一提，她若肯知错略加解释，我也便不为已甚了！”

说完，面向那位神情装束均颇怪异的“五毒绿衣婆”，微笑叫道：“绿衣婆，你且慢向‘乾坤五绝’叫阵，可还认识我么？”

那位“五毒绿衣婆”目光注处，由于“穷家帮”人物衣着极少变易，居然二十年往事，立上心头，但竟毫不为意地，冷笑一声说道：“原来是你这被‘冷艳桃花瘴’毒不死的花子头，叫我老婆子则甚？难道还想让我那条宝贝乖蛇，咬上一口？”

“跛仙”朱一奇涵养再好，听了“五毒绿衣婆”这等答话，也不禁目射精芒，两道浓眉，往上连连轩举！“阴阳手”莫平笑道：“帮主虽有慈悲之念，绿衣婆却仍凶横狂妄，毫无认错之心，让我来问他两句！”语音至此略顿，双目神光怒射地，觑定“五毒绿衣婆”，沉声问道：“绿衣婆，你在百蛮苗疆，不过倚着地势逞横，难道还能把‘冷艳桃花瘴’，带到这‘万梅谷’内了？”

“五毒绿衣婆”狞笑答道：“不但‘冷艳桃花瘴’可以随身，连‘百蛮五毒’我也带到此处！今日正好以‘百蛮五毒’，分斗‘乾坤五绝’而使你们那花子头，再尝尝‘冷艳桃花瘴’的滋味！”

这时身作“夺魂旗”装束的上官灵，听得好不怒火中烧，但却恨有口难言，无法对这“五毒绿衣婆”申斥，只得决定少时抢先出阵，斗斗她恃以自傲的“百蛮五毒”！

真上官灵默然无声，假上官灵却再度发话，“万相先生”百里独因自己几句狂语，果然挑起风波，使得“南荒野僧”，及“五毒绿衣婆”等两位少在中原露脸的化外怪客愤然发话，对“乾坤五绝”叫阵，不由心头暗喜，索性火上浇油地，又复叫道：“我从来未曾听说武林中有你这样一名丑得像鬼的怪老婆子，却凭什么身份，口出狂言？你要以‘百蛮五毒’分斗‘乾坤五绝’，以‘冷艳桃花瘴’，算计‘穷家帮主’，可见不靠畜牲，便仗毒物，根本毫无实学，你可敢用你那两只鸟爪似的鬼手，斗斗我上官灵么？”

“五毒绿衣婆”方自愤然看了这位假上官灵一眼，那首先发话向“乾坤五绝”“挑战的“南荒野僧”，却已厉声怪笑说道：“好个未曾见过世面的上官小鬼，‘五毒绿衣婆’除了‘百蛮五毒’及‘冷艳桃花瘴’以外，便仗着两只‘阴风爪’威镇苗疆！凭你这乳臭未干小鬼，禁不起她轻轻一抓，便将骨折肉烂地，全身溃毒，流尽黑血而死！”

“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假上官灵闻言，怒视“南荒野僧”，正待发话抢白，那位“九毒书生”姬天缺所扮天痴道长，却向他低低叱责，似乎不令他再复惹事？

真上官灵把这场活剧，看在眼里，一面佩眼对方的易容模仿之术，及挑衅捣乱方法，一面暗想这样反而热闹，自己且在局外好好欣赏一番，再于适当时机，设法揭破这位“万相先生”的本来面目便了！

这时，由于“南荒野僧”的语气神情，均颇狂傲，以致激怒了“乾坤五绝”中性情最暴的“北剑”蒲琨，冷笑一声，起立发话说道：“‘乾坤五绝’谬托微名，尚知自爱，决不敢恃技欺人！但若遇自命不凡的凶骄之辈，亦无妨使其长长见识，略杀矜暴之气！僧人久居南荒，远来不易，蒲琨在‘万梅谷’主人未到，大会未开以前，不便正式讨教，我先敬你一杯水酒好么？”

“南荒野僧”怎甘示弱？也自傲然起立，一场好戏正将开始，引得“万梅石坪”周围百十位武林豪雄齐注目之际，那位“罗刹教”副掌教“玉萧郎君”潘午，却忽然高声叫道：“蒲大侠及‘南荒野僧’大师，暂请忍耐，我师妹孟非烟已到，‘元宵大会’即开，两位在大会开始以后，再请尽兴切磋，让所有嘉宾，同饱眼福！”

“北剑”蒲琨因欲藉向“南荒野僧”敬酒，略示儆戒，内家真力已贯持杯右臂，但既听“玉萧郎君”潘午如此一说，自然不好意思再复施为，只得“哈哈”一笑，放下酒杯，转身看去！

“罗刹教”掌教“祥云夫人”孟非烟，是与“乾坤五绝”中的真“夺魂旗”、“逍遥老人”钟离哲，及“南笔”诸葛逸同来，钟离老人走在当中，诸葛逸、孟非烟左右相陪，常碧云则随在钟离老人身后！

转过崖角，望见“万梅石坪”已在十余丈外，钟离老人遂向诸葛逸、孟非烟低声笑道：“‘万梅石坪’满座宾客以内，奇人高士固多，魑魅魍魉亦不在少！我因今明两次聚会之后，老一辈人物定将归隐，进参上道，决不再为俗缘所累！似应乘此良机，把几名轻易不大露面的穷凶极恶魔头，一齐处置干净，免得贻为后辈隐患！故而无妨略加卖弄，向那几位魔头挑逗挑逗！”

“南笔”诸葛逸、“祥云夫人”孟非烟，自然一齐含笑点头，钟离老人又复笑道：“我来携带常姑娘，贤梁孟各自施为，试试可能以一式‘平步蹑虚’，斜飞十丈！”

说完，这三位盖代奇侠便即各展绝世神功，丝毫未见作势地平步蹑空而起，飘然直向“万梅石坪”中央飞落！

这种“凌空蹑步”，与钟离老人去时两度挥袖借力的“灵鹫展翅”身法，又有不同，“祥云夫人”孟非烟并在空中含笑拱手，发话说道：“孟非烟因事来迟，尚请诸位高朋，恕我怠慢之罪！”

“罪”字余音犹荡，四人身形已如绝世飞仙般，飘坠“万梅石坪”中央，那份潇洒轻灵之致，满座群雄不由衷佩服地，喝起了一个暴雷大好！

钟离老人向四周一抱拳，笑声叫道：“诸位嘉宾，钟离哲要奉告一件足以流传百代的武林佳话。”

这两句话，听得所有在场人物，一齐默然注目，谁也猜不透这位名满天下的真“夺魂旗”钟离老人，如此郑重其事地，是要宣布一桩什么武林佳话。

钟离老人等群雄一齐沉默以后，目光微注“南笔”诸葛逸，及“祥云夫人”孟非烟，得意已极地，“呵呵”大笑说道：“我这位诸葛老弟，与‘祥云夫人’孟非烟，惺惺相惜，彼此倾心，适才已由钟离哲及泉石梅花作证，结为百年道侣！”

这一番话，简直出于所有在场人物的意料之外，“玉箫郎君”潘午等“罗刹教”中人物，听个目瞪口呆！“北剑”蒲琨、“闪电神乞”诸明、“幽冥神君”阎元景等听得含笑点头！“万相先生”百里独、“九毒书生”姬天缺等两名蓄意来此挑拨“罗刹教”与“乾坤五绝”仇恨的绝代凶人，听得眉峰紧蹙！那位身作“夺魂旗”装束，有口难言的上官灵，则听得高兴已极，几乎忘乎所以地，雀跃而起！

“闪电神乞”诸明首先拊掌高声笑道：“佳话，佳话，这确实是一桩值得庆贺的武林佳话，可惜我们事前毫不知情，未带贺礼……”

钟离老人不等“闪电神乞”诸明话完，便向“万梅石坪”周围群雄，呵呵笑道：“今日之会，委实可称四美兼具，我老头儿且代诸葛贤弟及孟夫人作主，世俗礼物一概不收，只请诸位嘉宾随意留下几手绝艺神功，以作良辰美景点缀，并为名山盛会生色！”

话音至此略顿，故意看着那位自己对他怀疑颇甚的，“九毒书生”姬天缺所扮假天痴道长笑道：“痴道士，常言道：‘必先抛砖，方能引玉’，我们几人，无妨先自献丑，但‘乾坤五绝’顺序，‘西道’第一，你把你在‘阿尔金山’廿年苦修的‘太玄真气’，表演一番如何？”

“九毒书生”姬天缺闻言，不禁心中暗自忐忑，猜不透这位古怪难缠透顶的钟离老人，究竟是真把自己当作“西道”还是看出什么破绽？故意加以试探！

就在姬天缺感觉为难，考虑怎样答话方较妥当之际，那位由“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的假上官灵，业已起立笑道：“钟离老前辈，常言道：‘好戏压场’，倘若你们‘乾坤五绝’冠盖当世的绝艺神功，先一表现，其他人谁敢‘狗尾续貂’地，继续献丑？不如由我上官灵来作开场，哪位武林高明有兴趣与我切磋几手。”

钟离老人见他语音神情，确实极似上官灵，不由倒对自己心中所猜，有些怀疑起来？“哈哈”一笑，正待设法再加试探，耳边突然有人声冷如刀地，发话说道：“上官灵，我以学而未成尚颇肤浅的‘罗刹阴功’，及几手‘玄玄剑法’，与你一斗！”

“祥云夫人”孟非烟见发话之人，竟是自己大弟子董飞云，不由秀眉微蹙，“哼”了一声，欲待摆手阻止！

但董飞云恶根极深，妒念太重，自听钟离老人宣布师傅与“南笔”诸葛

逸，结为道侣以后，便知“罗刹教”定将解散，小师妹孟浮云必与上官灵得遂心愿，月圆花好！而自己反不知是否能够获得“乾坤五绝”中性情最称刚愎的“北剑”蒲琨谅解？故而竟自暗起毒心，想借过手为名，对上官灵有所不利！

心意既定，见师傅孟非烟似有阻止自己出手之意？遂先行恭身禀道：“启禀恩师，上官灵的颈上人头，已被小师妹取得带回，呈缴恩师验过！如今居然又有上官灵出现，足见来者非真，弟子要去揭开此人的真正面目！”

这几句话说，说得“祥云夫人”孟非烟哑口无言，与身旁站的爱徒常碧云极为尴尬地，对看一眼！

董飞云乘着师傅愕然之际，业已步入场中，钟离老人、诸葛逸，及孟非烟、常碧云师徒，也只得暂时静观其变地，各自默然归座！

“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假上官灵是存心挑衅，董飞云是有意寻事，自然一拍即合，互相缓步当场，凝神卓立！

董飞云首先问道：“上官灵，我们是先比兵刃，还是先比内力？”

“万相先生”百里独取下那枝仿造的“文昌笔”来，略为掂量，仍复收起，眼珠一转，微笑说道：“兵刃无甚比头，我们干脆较量较量内功，及掌上真力！”

董飞云柳眉微剔，阴阴问道：“我们是在互相过招以下施展，还是划地为禁，劈空发力？”

“万相先生”百里独笑道：“既不必动手过招，更不必划地为禁，索性各运内功，不许招架闪躲地，硬抗对方三掌！”

董飞云妒火燃胸，凶心早炽，闻言点头说道：“这样倒也干脆，我们谁先挨打？”

“万相先生”百里独仿效上官灵那等高傲神情，双眉一扬，大笑说道：“我是堂堂男子，你是女孩儿家，当然应该你先打人，我先挨打！”

若在平时，董飞云生性亦颇骄纵，决不肯白占先动手打人的这种便宜，但如今却因妒令智昏，亟欲杀却上官灵，以在人前显耀，并给小师妹孟浮云一个重大惨痛打击！遂应声冷笑道：“你既然这等说法，赶快凝气运功住前胸，须知我师门‘罗刹阴功’的威力之强，足可开碑裂石！”

“万相先生”百里独两眼一翻，仰天狂笑说道：“你‘罗刹阴功’纵可开碑裂石，我上官灵却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根本不必凝气运功加以防护，你尽管随时发掌好了！”

假上官灵卓立“万梅石坪”中央的这副狂傲之状，却看得真上官灵颇觉有趣，暗想董飞云的“罗刹阴功”，虽然比不上“祥云夫人”孟非烟、“玉萧郎君”潘午及常碧云等，功力却也不弱，足可算是“罗刹教”中第四高手！倒看这位假扮自己的冒牌货色，会不会在托大卖狂之下，有所失闪？

上官灵方想到此处，董飞云的“罗刹阴功”业已发出！

原来董飞云在“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假上官灵发话之时，便已暗聚功力，等他语音一落，便即猝然发掌，一记“笑拍洪崖”，实胚胚地，击在对方右胸以上！

“万相先生”百里独果然不闪不避，挺胸受掌，并神色自若地，向董飞云晒然笑道：“董飞云，你不要把上官灵看得太轻，最好聚足十二成力，再行发掌，要知道在你打完我后，便轮到我来打你！”

董飞云抬手微掠云鬓，阴阴一笑，再度举掌，挟着一股阴冷寒风，仍向

这位假上官灵的胸前拍去！

“万梅石坪”周围群雄，因见这两位少年人物，虽然辈份较低，武功却好，不由一齐目注凝神，观看董飞云再度发掌，是否奏效？

哪知这次却有蹊跷，“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上官灵在董飞云所发右掌距离胸前，尚约二尺之际，忽然发出一阵声音极为奇异的森森怪笑！

笑声才发，董飞云仿佛便即面色一惊，身躯并似微微颤抖！

“乾坤五绝”等人，听得这阵笑声，不由一齐失惊，“南笔”诸葛逸首先向钟离老人，蹙眉说道：“这是‘先天罡气’所化‘摧心笑’，上官灵何来如此功力？目前制止已迟，董飞云只怕性命难保？”

钟离老人冷笑一声，方把心中所疑，告知“南笔”诸葛逸之际，“万梅石坪”中央，业已发生一幕武林惨剧！

原来“万相先生”百里独所发“摧心笑”，成功委实极强，董飞云只在全身微一颤抖之后，便即颓然倒地，毫无外伤的气绝身亡！

“闪电神乞”诸明因与上官灵关系较密，又不知这是一位冒牌货色，见他竟在“祥云夫人”孟非烟已与“南笔”诸葛逸结为道侣之下，出手便即伤人，不由眉头微蹙！深恐“罗刹教”中人物，动了众愤，遂赶紧一纵而出，半空中便厉声叱道：“上官灵，你难道不知孟夫人与你诸葛前辈……”

话犹未了，那位心肠极为纯厚的常碧云，却丝毫不因董飞云向对自己嫉妒陷害，有所介意，竟也气得满面飞红地，飞步抢到场中，戟指“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假上官灵，怒声叫道：“上官灵，你为什么要杀我师姊？”

就在“闪电神乞”诸明，及常碧云双双赶来发话责问，而那位假上官灵也自双眉轩动，似欲纵声狂笑，有所反驳之际，“祥云夫人”孟非烟却面沉如水地，冷冷叫道：“诸大侠及云儿，不必责怪上官灵，董飞云是死有余辜，自取其祸！你们且看看她右掌之中，暗夹何物？”

诸明、常碧云闻言一齐注目董飞云右掌，只见她人虽死去，但仍在食、中二指之间，夹着一根细细发针，针尖闪烁暗绿光华，分明含有剧毒！

常碧云认出这是本教女弟子防身至宝，平时簪在发髻以上，用以刺人见血立死的“罗刹戮魂针”！不由恍然大悟，董飞云适才先行抬手，一掠云鬓，便是暗取此针，竟欲把上官灵置于死地！但常碧云虽然业已知道对方不是无故伤人，却因自己发话质问之时，上官灵神情太傲，目光太冷，以致心中仍颇惊异气愤地，继续含怒叫道：“上官灵……”

二字才出，“万梅石坪”以上，飘落一片灰云，那位不服“乾坤五绝”威名，曾经发话挑战的“南荒野僧”，目射凶光，觑定“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假上官灵，狞笑说道：“怪不得你上官小鬼方才口出狂言，果然颇有几手鬼画桃符，竟能施展‘先天罡气’所作‘摧心笑’！我这‘南荒野僧’，别无他技，只练有一柄‘化血弯刀’，及几招‘风雷掌法’，你可取……”

“闪电神乞”诸明因深知“南荒野僧”厉害，及上官灵性情，怕他经不起对方挑拨，愤然应战，有所失闪，遂赶紧接口笑道：“大师既然有兴，诸明奉陪你先较掌法，再比兵刃！”“万相先生”百里独见风波已被自己挑起，遂拿定主意坐山观虎斗，并再火上浇油地，又向“南荒野僧”说道：“这位诸老前辈，是当世四大‘夺魂旗’之一，无论在掌法或兵刃方面，只要略为施展，便是可打发你这野和尚生化归西，涅槃正果！”

“南荒野僧”闻言，方自发出一阵狞厉狂笑，“万相先生”百里独业已大摇大摆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以上！

常碧云哪里会想到这上官灵会是冒牌货色？见他居然始终不理自己，不由气得银牙一挫，回到师傅孟非烟身畔，准备少时单独出阵，向上官灵指名质询！

“闪电神乞”诸明见了“南荒野僧”那等狂傲神情，知道难免一斗，遂等“罗刹教”方面派人移去董飞云尸体以后，向“南荒野僧”微笑说道：“大师虽然少到中原，但南荒绝学，却久震江湖，诸明今日幸会，敬领大师的‘风雷掌’力！”

“南荒野僧”毫不客气地冷哼一声，左右双掌，交互微搓，然后合十猛翻，一股劲急气流，果似挟风雷异响，直向“闪电神乞”诸明当胸撞去！

诸明因上官灵适才口不择言，出语太傲，以致激得“南荒野僧”及“五毒绿衣婆”，发话向“乾坤五绝”叫阵！自己遂不肯过份逞强，稍敛锋芒地，施展成名轻功“闪电身法”，飘飘纵退丈许，避免一开始便石破天惊地互相硬斗！

“南荒野僧”所练这种“风雷掌力”，讲究的便是一掌强似一掌，风狂雨骤般连环进击！但见“闪电神乞”诸明往后闪避，不加接架，遂停手冷然问道：“诸明，你这不接而闪之故，是不是倚仗名头，故意要让我个三招两式？”

“闪电神乞”诸明闻言，不由暗觉对方有些不知进退，但仍含笑答道：“诸明不敢这等狂妄，只因大师远来……”

“南荒野僧”截断“闪电神乞”诸明话头，沉声喝道：“我参加罗浮盛会之意，便为的是与中原豪侠，印证所学！故而你有何本领，尽管施展，不再再讲究什么江湖礼节！”

诸明静静听完，微笑说道：“既然如此，诸明敬献薄技，尚望大师不吝指教！”

随着话音，身形捷如电闪地抢进八尺，左掌防身，右掌攻敌，一式“罗汉降龙”，轻妙无比地，便向“南荒野僧”肩头抓去！

远远观战的“穷家帮三异丐”之中的“阴阳手”莫平，见状向帮主“跛仙”朱一奇笑道：“帮主，诸兄今日大概因帮主在此，用来对敌的不是‘夺魂旗’威震江湖的‘七煞寒灵掌’，而是本帮绝学‘擒龙手法’！”

“跛仙”朱一奇微笑不答，“独脚追风仁心神丐”方琦却向“阴阳手”莫平笑道：“莫兄有所不知，第一次‘罗浮元宵会’上，诸兄曾经对我说过，他在以‘夺魂旗’打扮出现之际，施展‘幽冥十三经’中所得武功，但若以本来面目出现，却依然是‘穷家帮’中弟子！这多年来，他对于本帮镇帮绝学‘擒龙手’及‘四煞降魔棒法’，旦夕精研，并未丝毫荒废！”

“跛仙”朱一奇听到此处，点头笑道：“我早知诸兄是有心人，当年对他责罚之举，不过故意加以刺激，使其刻苦修为，俾为本帮放一异彩！但这‘南荒野僧’看来功力颇高，诸兄虽不致败，倘不放手施为却未必胜得了对方的‘风雷掌力’！”

“独脚追风仁心神丐”方琦闻言笑道：“帮主既然这等说法，待我来提醒诸兄一句！”

说完，瞩目“万梅石坪”中央，只见“闪电神乞”诸明与“南荒野僧”正打得虎跃龙腾，神惊鬼泣，一个的“擒龙手法”，轻灵高妙，迅疾绝伦；一个的“风雷掌力”，隐郁风雷，沉雄无比，果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看来若不斗上两三百招，决难分出胜负。

方琦眉头微轩，扬声叫道：“诸兄，帮主有谕，天下武学，万派同源，何分彼此？请诸兄放手施为，不必拘泥于某种手法！”

“闪电神乞”诸明闻言哈哈一笑，右掌猛推，果然改用得自“幽冥十三经”中的“七煞寒灵阴功”，推出一股令人毛发飕飕的奇寒劲气！

“南荒野僧”因自己已将所练“风雷掌力”施展到十一成左右，仍旧丝毫未能胜过诸明，而对方似乎尚有某种绝学，未曾使用，遂知情势不妙，不等那股阴寒劲气，到达身前，便藉机闪出三步，狂笑叫道：“原来你尚有绝学未施，我们换换花样也好！”

一面发话，一面探手腰间，撒出一柄朱红如血，精芒隐蕴的弧形苗刀，向“闪电神乞”诸明，横刀叫阵！

诸明见他趁机换取兵刃，不由向这柄式样奇特，从来未曾见过的朱红弧形苗刀，凝神注目。知道这就是“南荒野僧”恃以威震苗蛮的“化血弯刀”，并看出除了精芒隐蕴，极为锋利以外，并在刀口锋刃以上，闪烁异光，似乎兼具奇毒？

交手四五十合，已知双方功力相距不远之下，“闪电神乞”诸明哪敢大意？也把钟离老人所赠“风磨铜夺魂宝旗”取出！

不过因旗上红绸，已被钟离老人授意常碧云向诸明要去，如今只剩一根可以伸缩的“风磨铜杆”，恰好与“穷家帮”的“四煞降魔棒”，一般无二！

“南荒野僧”亦极识货，到眼便即看出诸明手内兵刃，是根“风磨铜棍”！但仍自恃“化血弯刀”系用“孩儿铁”百炼打造，纵然削不断对方兵刃，也不会为对方“风磨铜棍”所毁！

何况“化血弯刀”锋刃以上，蕴有苗疆绝毒，只要一丝破皮，中刀人必在刹那之间，骨肉尽烂，化成浓血！

这两位武林奇客，谁也不服对方，却谁也不敢轻视对方！在互相凝视片刻以后，居然不约而同地一齐发招。“南荒野僧”一式“长虹贯日”，手中“化血弯刀”，幻成一道朱红匹练，“闪电神乞”诸明一式“太祖降魔”，手中“风磨铜棍”，化做万条黄影！

匹练朱虹与万条黄影当空一合，发出一阵极为悦耳的清越龙吟，两位武林奇客各自惊心，微退三步，凝目审察自己的心爱兵刃，可曾受损？

只见“化血弯刀”锋芒未缺，“风磨铜棍”通体无伤，两人遂均放宽心地，再度合手！

“南荒野僧”施展的是自创“龙虎风云十八刀”，“闪电神乞”诸明则施展的是“穷家帮”绝学“四煞降魔棒法”！

人疑虎扑，势似龙腾，刀化寻丈精虹，棍幻如山光影，招招险绝，式式凶危，看得四外群雄，一面心悸神摇，一面却又叹为观止！

两人狠斗七八十合，一柄“化血弯刀”，与一根“风磨铜棍”依然各尽神妙，分不出丝毫胜负输赢，只见一团红影黄光，在“万梅石坪”以上，猛烈无俦地翻翻滚滚！

四外群雄，凝眸屏息，静寂无声，一齐专注场中，只有那位常碧云，却妙目中仇火狂喷地，死盯着一时“夺魂旗”打扮的上官灵，暗想少时怎样搏杀这“九毒书生”？为老父兄长，报却如山重恨！而上官灵则也流目寻觅强仇，猜不透姬天缺为何直到如今，尚未出现？

蓦然一片绿云，横空飘坠当场，并发出一阵夜梟似的喋喋笑声，划破了紧张气氛极浓的沉沉静寂！

“南荒野僧”已然施展出自己所创拿手绝学“龙虎风云十八刀”，仍战“闪电神乞”诸明不下，正自心烦之际，一听啸声，知是“五毒绿衣婆”赶来，遂把“化血弯刀”一收，故作嚣张地，狞笑叫道：“‘五毒绿衣婆’，你来则甚？难道竟想抢我的彩头么？”

“五毒绿衣婆”手中拄着一根蛇形铁杖，闻言以目内凶光，微瞥“闪电神乞”诸明，晒然说道：“谁要抢你这野和尚的彩头？我只看你徒自打得时间颇久，却打不出什么名堂，想请你让我一阵！”

“南荒野僧”如今业已深知对方厉害，“哈哈”一笑，就机下台，“闪电神乞”诸明却目注“五毒绿衣婆”说道：“绿衣婆，你是准备以你所练武功，还是以你所豢毒物见教？”

“五毒绿衣婆”冷冷摇头答道：“我不和你斗，我要斗的是‘乾坤五绝’，与你们‘穷家帮’的那位花子头儿！”

“闪电神乞”诸明双眼一翻，尚未发话，“阴阳手”莫平业已轻轻纵到场中，含笑说道：“诸兄，帮主候你饮酒，且让小弟向这位‘五毒绿衣婆’，领教领教！”

诸明微笑说道：“莫兄小心”，便即收起“风磨铜棍”，飘然而去，“五毒绿衣婆”却把手中蛇形铁杖，丁丁点地，目光斜睨“阴阳手”莫平，阴森森地说道：“我已说明‘冷艳桃花瘴’的滋味，要留给你们‘穷家帮’的花子头尝试……”

“阴阳手”莫平是位神态滑稽的中年花子，不等“五毒绿衣婆”话完，便接口哈哈大笑道：“‘五毒绿衣婆’，你若不先把我们这种臭要饭的打发打发，花子头怎会出来？再说，我也不想尝试‘冷艳桃花瘴’的滋味，只想斗斗你远自‘百蛮山’带来的‘百蛮五毒’！”

“五毒绿衣婆”眼皮微翻，满含鄙视神色地看了“阴阳手”莫平一眼，冷然说道：“我那‘百蛮五毒’威力极强，轻易不肯施展，是要用对付‘乾坤五绝’！”

“阴阳手”莫平笑嘻嘻地说道：“绿衣婆，你抬头四看，‘乾坤五绝’之中，今天只到了‘南笔’诸葛逸、‘北剑’蒲琨、‘西道’天痴、及真‘夺魂旗’钟离老人，恰巧有位‘东僧’醉头陀未来，岂非正好由我莫平补缺，斗斗你那‘百蛮五毒’中的一种毒物”

“五毒绿衣婆”眉梢一挑，冷冷说道：“你当真要想找死？”“阴阳手”莫平长叹一声说道：“我们这些作花子的，不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均须厚颜行乞，托钵沿门，衣食难周，活得委实乏味！……”

“五毒绿衣婆”知道他是故意调侃，遂不等莫平说完，便即杀气腾腾地，点头说道：“你既然活得乏味，便先死在此处，使‘乾坤五绝’和‘穷家帮’花子头儿看看榜样也好。”

她一面说话，一面伸手怀中，取出小小一只鹿皮软袋！

凡属有资格到这“万梅石坪”参与“第二次元宵大会”之人，全是当代武林中的有头有脸人物，故而多半闻知苗疆“五毒绿衣婆”凶名，一齐静肃无声地，凝神观看这只鹿皮软袋以内，究竟装的是什么奇毒蛇虫之类。

钟离老人、诸葛逸、蒲琨等“乾坤三绝”，因“五毒绿衣婆”既敢仗恃所谓“百蛮五毒”，向自己挑战，定然厉害无比，故亦心神专注，远远凝目细看：

尤其那位“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昔年曾在大意之下，吃过“百

蛮五毒”中的“常山舌”及“冷艳桃花瘡”苦头，如今虽知“阴阳手”莫平所练专门克制各种恶毒蛇虫的功力，但仍不敢十分放心地，遥为掠阵！

就在满场群雄，无不专心注目之际，“万相先生”百里独所扮假上官灵，却向“九毒书生”姬天缺所扮假天痴道长，附耳低声说道：“姬老弟，你曾否看出钟离老儿，已对我们起疑？”“九毒书生”姬天缺点头答道：“这老鬼屡屡目光斜注我们，嘴角隐含冷笑，可能疑念早动！”

“万相先生”百里独阴森森地说道：“不但钟离老鬼，疑心已动，连‘东僧’、‘西道’等‘乾坤双绝’，也可能参透‘颠倒阴阳迷仙八阵’中的‘先后天五行’玄妙，提早赶来！好在衅端业已被我挑开，‘南荒野僧’不谈，仅这一名‘五毒绿衣婆’，就足可使‘罗刹教’及‘乾坤五绝’方面，太伤脑筋，我们不如趁着满场目光，皆被‘百蛮五毒’吸引之际，悄悄抽身，上到西面峰头，居高临下，安然自在地，细细欣赏‘万梅石坪’之间的龙争虎斗！”

“九毒书生”姬天缺虽由“万相先生”百里独巧施易容妙技，扮成“乾坤五绝”中的“西道”天痴道长模样，但因生平最怕钟离老人，总有些提心吊胆的不太自然，闻言立即赞同，两人遂悄悄离开“万梅石坪”，居然未被他人发觉。

这时“万梅石坪”上的“五毒绿衣婆”，正自解开鹿皮软袋，口中喃喃说道：“乖小花，不要性急，今天保险可以给你大出风头，尝尝名震八荒的‘乾坤五绝’，及其他武林一流名手的心肝肺腑滋味！”

“五毒绿衣婆”喃喃自语方了，鹿皮软袋以内，一声极难听的怪啼起处，蓦然飞出一只全身颜色斑斓，其大如拳的甲壳异虫，背上生着一对折叠肉翅！

“阴阳手”莫平身为“穷家帮三异丐”之一，生平足迹几遍天下，不知见识过多少奇毒蛇虫？但如今却对“五毒绿衣婆”自鹿皮软袋中放出这只背长肉翅的甲壳怪虫，茫然膛目，认不出它的名称来历！

这时“乾坤五绝”中那位见识渊博，胸罗万有的“南笔”诸葛逸，忽然向“阴阳手”莫平，提气叫道：“莫大侠，你的福缘不错，居然能与罕世仅见的‘铁甲飞蟾’，作了对手！但须切实估计估计所练‘阴阳手’功力，是否已达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境界？否则恐怕未必克制得了这种罕世奇虫的口内钩钳，与‘三岐毒舌’！”

“阴阳手”莫平一听“铁甲飞蟾”四字，不禁深吃一惊，知道这种怪虫，确实绝世罕见，全身坚逾精钢，几乎连背上一对折叠肉翅，都不畏刀剑掌力！能够使它致命之处，只有口内那条“三岐毒舌”，但这又恰好正是“铁甲飞蟾”蕴藏剧毒的攻击武器！它在不近对方身前，绝不开口，而开口吐舌伤人之际，却又有两只极坚极锐的钩钳，在左右两侧，加以保护，故连想用暗器袭击，均难如愿，除非拼着被他“三岐毒舌”舔上一下，或可趁这刹那机会，将此罕世毒虫除却！

自己所练“阴阳手”功力，虽尚未达炉火纯青之境，但也到了相当火候，今日在济济群雄面前，为了保持“穷家帮”威名，拼着牺牲数十年苦功，也要先行略杀“五毒绿衣婆”凶威，把这只“铁甲飞蟾”除去！

念头打定，一面留神提防“五毒绿衣婆”命令“铁甲飞蟾”蓦然进袭，一面遥向“南笔”诸葛逸含笑称谢说道：“多蒙诸葛仁兄指点，莫平功力虽差，谅还不致使这只‘铁甲飞蟾’，逃出所练的‘阴阳手’下！”

“五毒绿衣婆”闻言冷然哂道：“臭花子不要吹牛，诸葛穷酸虽已向你

提醒我这‘铁甲飞蟾’来历，又有何妨？倒看是我乖花儿逃不过你的‘阴阳手’，还是你逃不过的乖花儿的口内钩钳，与‘三岐毒舌’？”

话音至此一顿，目光凝注栖在自己蛇形铁杖顶端的“铁甲飞蟾”，用一种宛如呓语般的奇异声音，喃喃说道：“乖花儿，用你两只钳儿，及一根舌头，去把这臭花子弄死！”

说完微摇手中蛇形铁杖，那只大仅如拳，花色斑斓的“铁甲飞蟾”，便即“呼”的一击飞起，直向“阴阳手”莫平的肩头扑去！莫平虽知这种怪虫不畏兵刃掌力，但毕竟事出传闻，未肯全信，身形微闪，右手食、中二指一弹，弹出一股劲风，“嘶”然锐啸地，便向“铁甲飞蟾”迎头袭去！

那只“铁甲飞蟾”，果然毫不怯惧，双翼微收，轻而易举地冲越劲风，口中突然伸出两只长约寸许，满布锯齿的钩钳，直向“阴阳手”莫平左肩钳去！

莫平知道只要一被钳中，略微见血，“铁甲飞蟾”便将伸出它那“三岐毒舌”，微舔伤口，将舌上剧毒，送进人体！否则倘不钳中，毒舌决不伸出，自己也就无法制其死命！

左肩距离心脉极近，怎能容它钳中？莫平肩头一甩，滑步转身，并为了试验自己所练“阴阳手”能否抗拒“铁甲飞蟾”的口内钩钳，遂取出一粒惯用暗器“五芒珠”，觑准这只罕世怪虫的嘴部，凝劲出手！

“铁甲飞蟾”钩钳微张，便把“五芒珠”拨出老远，莫平目光一注，看出这粒精钢所铸暗器，被怪虫口内钩钳，轻轻一拨，即已略为变形，足见厉害无比！

眉头方蹙，怪虫又已迎面飞来，莫平暗忖任凭自己身法何等灵妙，也决比不过虫类凌空飞行的随意转折，既然必须一拼，何不早些下手？也免得堂堂“穷家帮三异丐”之一，被只毒虫追得到处乱躲，流作武林笑柄！

心念既定，“阴阳手”功力全聚左臂，扬掌便向“铁甲飞蟾”劈去，右手却捷如闪电般，自怀中摸取一块“穷家帮”特制，人人皆备，防备山行野宿之际，为蛇虫所伤的解毒圣药，入口咽服一半，并嚼碎一半备用！

莫平一掌劈出，“铁甲飞蟾”仍无所惧，依旧冲越“阴阳手”功力所化的半冷半热掌风，钩钳疾张，蓦然钳在莫平左掌掌缘以上！

但钩钳才一着掌，“阴阳手”莫平立即吐气卸劲，令一只左掌奇软如绵，然后在“铁甲飞蟾”钩钳猛夹之下，突地凝足神功，复令左掌变成百炼精钢，企图略微震开“铁甲飞蟾”的钳，就势发出“阴阳手”隔纸劈石的极高妙用，袭击它那条浮藏口内足以致自己死命的“三岐毒舌”！

“阴阳手”莫平的这种企图，果然生效，但却在圆满中有了缺陷，因为确知“南笔”诸葛逸所提醒之语，他“阴阳手”功力，尚未练到炉火纯青！纯阳劲力，虽使掌化精钢，略微震开“铁甲飞蟾”钩钳，但化掌成绵的纯阴功劲，却稍差分毫，以致在转阴成阳，化柔为刚的刹那之间，皮破少许，略见血迹！

这样一来，因“铁甲飞蟾”的“三岐毒舌”是见血即伸，遂成了“阴阳手”莫平的内家劲力，击中“铁甲飞蟾”最为脆弱并足以致命的“三岐毒舌”，而“铁甲飞蟾”也利用“三岐毒舌”，把剧毒传到“阴阳手”莫平体内的两败俱伤局面！

“铁甲飞蟾”应掌立毙，飞出六七尺外，跌落石坪，“阴阳手”莫平则发现一丝凉阴阴，麻飏飏的异样感觉，由左掌伤口，沿臂直上！

尚幸他早有提防，预防灵药，赶紧伸手连点，截断左臂通心血脉，并把口中嚼碎的一半灵药，电疾敷上伤口！

这时“万梅石坪”中央，同时飞降两人，一位是“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另一位则是“幽冥神君”阎元景！

“跛仙”朱一奇目光冷瞥“五毒绿衣婆”，首先向“阴阳手”莫平关切颇甚地急急问道：“莫兄体内可觉有异状？”

“阴阳手”莫平含笑答道：“多谢帮主关怀，‘铁甲飞蟾’的‘三岐毒舌’，虽然剧毒无伦，但莫平幸承诸葛大侠提醒，早有预防，无甚大碍！只不过‘阴阳手’功力暂废，大概必须用上五年苦功，才得复原而已！”

“跛仙”朱一奇听得“阴阳手”莫平早有预防，生命无恙，这才内心一宽，转身正待向“五毒绿衣婆”叫阵，“幽冥神君”阎元景已先含笑说道：“朱帮主且请暂息雷霆之怒，陪莫大侠回座歇息，这一阵让与阎元景见识见识如何？”

“跛仙”朱一奇曾听“独脚追风仁心神丐”方琦说过“幽冥神君”阎元景的来历，又知道他是名震江湖的第四“夺魂旗”，遂点头微笑说道：“阎兄小心，与这等百毒相斗，非比用兵刃拳脚过招，务须有力使力，有智使智，不必心存仁义，手下留情！”

话完便与“阴阳手”莫平，一同归座。

“幽冥神君”阎元景突然出阵之故，是因想起自己在“断魂谷”内所练僵尸煞气，及“白骨玄功”，倘若用来对付这等凶毒恶物，岂非极妙？故见“跛仙”朱一奇与“阴阳手”莫平去后，遂向“五毒绿衣婆”怪笑说道：“老婆婆，你善蒙百毒，应该识人，我这一身皮肉，可能要比寻常毒物毒上百倍，必须放件厉害东西，出来相斗，才会过瘾！”

“五毒绿衣婆”冷冷不答，目光凝注来人，果然看在这位“幽冥神君”阎元景，神情有异，确似身怀某种罕见绝技？

眉头微蹙，略一思索之睛，忽然旋开手中蛇形铁杖，立时在杖中出现一只颜色翠绿的小小蛇头！

这只蛇头，大小仅如拇指，除了颜色绿得可爱以外，别无异状，但口中蛇信，却呈血红，吞吐之间，几乎长达数寸？

“闪电神乞”诸明远远瞥见，向“跛仙”朱一奇问道：“帮主，这条翠绿小蛇，是否二十年前，曾使帮主把它误当‘竹叶青’因而略吃小亏的罕见毒蛇‘常山舌’么？”

“跛仙”朱一奇点头答道：“正是此蛇，这条‘常山舌’毒力太强，极不好斗！”

这两位盖代奇侠，藉着一问一答，却暗用“传音入密”神功，把语音送到“幽冥神君”阎元景耳中，使他有所警惕！

“幽冥神君”阎元景听“跛仙”朱一奇昔年吃过这条“常山舌”苦头，便知此蛇难斗，但自恃所练功力特异，仍自微笑相看，并故意装出一副似乎见蛇太小，傲然不屑的骄狂神色！

“五毒绿衣婆”冷“哼”一声，口中喃喃数语，那条“常山舌”，便自铁杖之中一拱一拱游出，沿杖而下，全长竟还不到两尺！

上官灵看得发生诧异，暗想方才那只会飞的“铁甲飞蟾”，看来极为猛恶，尚且死在“阴阳手”莫平手下，如今这样一条小蛇，难道竟能对“幽冥神君”阎元景有所威胁？

“幽冥神君”阎元景则看出这条全身翠绿的小蛇，目射奇光，绝非凡品，遂暗把自己所练“阴尸煞气”，潜聚左掌！

翠绿小蛇“常山舌”游下铁杖之后，竟然以尾拄地，几乎全身直立地，面对“五毒绿衣婆”，仿佛等待什么命令模样？

“五毒绿衣婆”目光凝注“幽冥神君”阎元景，口中微作吹竹之声，那条翠绿小蛇，便掉转身躯，向阎元景高昂蛇头，慢慢游来！

阎元景虽然恃技，但亦深存戒心，暗自左掌掌心，吐出所练“阴尸煞气”，在身前三尺，布成一道无形气网！

那条翠绿小蛇，双目精光电射，神气十足地慢慢游来，在游到约莫距离阎元景三尺左右之处，忽然停止前行，口中血红长舌，电疾伸出！

但长舌才伸便缩，一声极难听而极宏亮的惨啼起处，全身急抖，捷如石火电光般地，退回“五毒绿衣婆”身侧！

观斗群雄，谁也想不到这样一条小蛇，会发出如此猛烈宏亮啼声，几乎全都吓了一跳？并多半均未看出“常山舌”急退之故，是触及了“幽冥君”阎元景所布“阴尸煞气”的无形气网！

“五毒绿衣婆”更是大出意外，知道这位奇瘦无比的“幽冥神君”阎元景，不知用何种功力？竟在毫无痕迹之下，使自己心爱毒蛇“常山舌”吃了苦头？不由眉峰深聚，目光一注地上那只“铁甲飞蟾”遗尸，口中复连发吹竹之声，并向“常山舌”说道：“青儿，你去把花儿的舌头吃掉，长些气力再将那瘦得像鬼似的对头毒死！”

翠绿小蛇“常山舌”听得好像高兴异常，向“五毒绿衣婆”将头连点，游到“铁甲飞蟾”尸旁，伸出那条血红长舌，向“铁甲飞蟾”的口中钩钳，不住连黏！

说也奇怪，连“阴阳手”莫平那高功力均难抵御的“铁甲飞蟾”口内钩钳，竟禁不起翠绿小蛇这条血红长舌连黏，在黏了七八下后，居然变得其软如绵，以致怪口箕张，并自口中垂下一条舌尖分作三岐的墨绿长舌！

翠绿小蛇见“铁甲飞蟾”的“三岐毒舌”垂下，似获异常美食地，得意怪叫几声，血红长舌再伸，裹住“铁甲飞蟾”的“三岐毒舌”，便自“呼噜”“呼噜”吸进腹内！

这时四外观斗群雄，一齐静肃无声，上官灵尤其既觉新奇，又觉紧张，知道翠绿小蛇吃了这种足以增强毒力的美食以后，必定双将向“幽冥神君”阎元景进袭！

“五毒绿衣婆”见“常山舌”吃了“铁甲飞蟾”的“三岐毒舌”以后，果又发出吹竹之声，催促心爱毒蛇，向前攻敌！

但这回翠绿小蛇似有惊觉，在游到距离“幽冥神君”阎元景约莫四尺之时，即不再照直前进，竟围着阎元景周游一圈，并边游边用血红长舌黏地！

等它游毕一周，依然回到“幽冥神君”阎元景面前之际，任何人均未看出异状，但阎元景却突然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寒颤，知道性命业已难保，这“万梅石砮”中央，便是自己归源结果之地！

他并非中了罕见毒蛇“常山舌”所布剧毒，而是即将死在自己所练的“阴尸煞气”及“白骨玄功”之下！

原来“幽冥神君”阎元景久居“断魂谷”内，与白骨为伍，以白骨为粮，虽然练就“阴尸煞气”、“白骨玄功”，但本身亦中“尸毒”。只因内功极好，暂时未曾发作！但他已知活不多久，故在“断魂谷”以“断肠人”身份，

和上官灵谈话之时，便表示出谷以后，必设法与“九毒书生”姬天缺、“玉萧郎君”潘午等两大仇人，同归于尽！

如今他在打了激灵地一个寒颤过后，知道自己体中所蕴尸毒，恰在此时逐渐发作，最多只有半个时辰左右可活！

这时天色已暗，“祥云夫人”孟非烟传谕“罗刹教”徒，在“万梅石坪”周围山石梅花之间，悬挂了无数玲珑花灯，较技场中，并点燃了数十支巨大松油脂火把，照耀得俨如白昼！

“幽冥神君”阎元景暂时不理停留在四尺以外，畏怯“阴尸煞气”，不敢前进的毒蛇“常山舌”，却在灯火光中，流目四周，寻找自己的两大仇人“玉萧郎君”潘午、“九毒书生”姬天缺！

首先与他目光相对地，便是坐在主位上的“玉萧郎君”潘午！

当初三仰峰头一战，令“幽冥神君”阎元景几乎饮恨“断魂谷”内，仇恨自然极重！但阎元景毕竟也算一代大侠，胸襟有异常人，想起当时自己手下的“勾魂使者”杰、“大头鬼王”焦魁、“红衣火判”穆雷，虽然死在“七情箫声”、“十魂妙舞”及“罗刹阴功”之下，不过自己也施展“冷焰修罗网”、“修罗九寒沙”杀死“四大游魂”，并使丰神秀逸的“玉萧郎君”眇去一目，变成如今这副丑怪模样！两两相抵，彼此均未占甚便宜，加上他师妹“祥云夫人”孟非烟，又与“南笔”诸葛逸结为道侣，自己便略为抬手，对于这段过节，不再计较也罢！

何况当日之事，本是“九毒书生”姬天缺从中挑拨，故而“幽冥神君”阎元景在决意宽恕“玉萧郎君”潘午以后，两道炯炯眼神中，但越发加深恨毒地，向那独饮独酌，一身“夺魂旗”打扮的上官灵看去！

阎元景与“北剑”蒲琨，在“香雪海”梅林以内和上官灵相遇之时，因他掷出柬帖中里“通天犀角”所制发簪，认出正是自己托上官灵赠“北剑”蒲琨之物，确曾疑心这位“夺魂旗”是上官小鬼所扮！但到了“万梅谷”后，却眼见上官灵与天痴道长同来，加上第一“夺魂旗”钟离老人，第三“夺魂旗”“闪电神乞”诸明，及自己这第四“夺魂旗”，均以本来面目出现，遂不禁又把全场唯一作“夺魂旗”装束，中毒喉哑，有口难言的小侠上官灵，认成了第二“夺魂旗”“九毒书生”姬天缺！

正在此时，阎元景猛觉第二个寒颤又起，全身微抖，知道这是自己生机无多的勾魂信号，但不愿被他人看出，遂乘势发出一阵森森冷笑！

“五毒绿衣婆”凶睛一翻，厉声问道：“你为何发笑？”

“幽冥神君”阎元景手指那条在距离自己四尺以外，逡巡不进翠绿小蛇“常山舌”，晒然说道：“我以为你来自苗疆，所携‘百蛮五毒’，定然厉害绝伦，才敢向威震八荒的‘乾坤五绝’，狂妄挑战！那知第一只‘铁甲飞蟾’，业已死在‘阴阳手’莫平莫大侠的神功以下，这次放出来的什么罕见毒蛇‘常山舌’，却又连惹都不敢惹我！故而依我之见，不如……”

“五毒绿衣婆”被“幽冥神君”阎元景说得羞窘不堪，双目凶光益厉地，接口喝道：“有话快说，依你之见又便怎样？”

“幽冥神君”阎元景双眉一轩，满面湛湛神光地傲然狂笑说道：“依我之见，你把其余‘百蛮三毒’一齐放出，也好让我杀得过瘾一点！”

“五毒绿衣婆”几乎疑心自己听错？蹙眉问道：“你说什么？”

“幽冥神君”阎元景冷冷答道：“我要一人独杀你所带‘百蛮五毒’中的残余四毒！”

这种豪语，震惊了所有群雄，连“南笔”诸葛逸都疑诧起来，向身旁的钟离老人，低声问道：“阎元景兄要一人独斗‘百蛮四毒’，却是何意？”

钟离老人哪里猜得到“幽冥神君”阎元景的这种举措，是因自知必死，遂想索性就势为世除害，尽歼“百蛮四毒”，并设法把这几种毒的滋味，也奉请“九毒书生”姬天缺尝尝，拉他一齐同归于尽！

钟离老人正自手捻银须，沉吟未答之际，“万梅石坪”中央的“五毒绿衣婆”，业已把其余“百蛮三毒”放出！

原来“五毒绿衣婆”既因“铁甲飞蟾”死在“阴阳手”莫平手下，又见“常山舌”似乎对“幽冥神君”阎元景，有些恐惧畏怯不前，觉得当着举世群雄，脸上太不好看，再加阎元景发话一激，暗想索性就照对方所言，杀以立威，也好略挽颜面，使“乾坤五绝”等人，看看厉害！

心意既定，双袖张处，猛一转身，把所着宽大绿衣，旋成一片碧云，并听得“呱呱”怪啼起处，自左右袖内，及衣裙以下，钻出了三只罕见怪物！

左面袖内出现的，是条似蜈蚣非蜈蚣，像蓑衣虫非蓑衣虫，全身赤红，长仅近尺的多足怪物！

右面袖内出现的，是条纯紫巨蚕，粗如杯口，长约尺半！

在裙下出现的却是一只黑白相间的人面蜘蛛，身仅如碗大小，但八只长足，却有尺许，并长满金毛，望之森森可怖，显得凶恶已极！

三种毒物一现，“五毒绿衣婆”又发吹竹之声，召回翠绿小蛇“常山舌”来，使这“百蛮四毒”，聚合一处！

“幽冥神君”阎元景知道这四种奇毒怪物，均已蓄势待发，只等“五毒绿衣婆”一声号令，便即照准自己，蜂拥而上！

果然那“五毒绿衣婆”见四种毒物聚合一处以后，目注“幽冥神君”阎元景，得意已极地狞笑说道：“阎元景，如今‘百蛮四毒’业已在你身前罗列，只要我号令一发，你使连心肝脑髓，均将被它们嚼食干净……”

“五毒绿衣婆”话犹未了，“幽冥神君”阎元景业已先发制人，震天大笑起处，左手一把“修罗九寒沙”，撒向那条纯紫巨蚕，右手则将“冷焰修罗网”，化成一片暗绿火云，照准那只黑白相间的人面蜘蛛洒去！

原来阎元景对这“百蛮四毒”微一打量之下，便看出黑白相间的人面蜘蛛，及纯紫巨蚕，必能喷吐毒丝缠人！自己虽知必死，不畏剧毒，但万一被毒丝缠住，则岂非难以达成在最后关头设法与“九毒书生”姬天缺同归于尽的莫大心愿！

但他“修罗九寒沙”与“冷焰修罗网”刚刚出手之际，眼前红光绿影齐飘，那条似蜈蚣非蜈蚣的赤红怪物，及翠绿小蛇“常山舌”，一上一下，捷如电闪地，也向“幽冥神君”阎元景疾窜而至！

阎元景一来因双手正自分发“修罗九寒沙”及“冷焰修罗网”，二来早已决定以身啖毒，并以毒攻毒，遂索性不加闪避，只把数十年性命交修的一口内家真气，凝护心头，以求略为延长生命，方可设法向积怨强仇“九毒书生”姬天缺，发出最后一击！

意念方决，左腿微麻，肩头一痛，已被翠绿小蛇“常山舌”，及那似蜈蚣非蜈蚣的赤红怪物，双双啗中！

第二十八章天作之合

这时四外观战群雄，看得几乎多半骇然起立！只见那条纯紫巨蚕，被一把“修罗九寒沙”，打得满地乱滚，全身剧烈抖颤！黑白相间的人面蜘蛛，被一面满布磷磷绿丝的“冷焰修罗网”网住，烧得直冒白烟，滋滋乱响！翠绿小蛇“常山舌”与似蜈蚣非蜈蚣的火红怪物，则一个钉在“幽冥神君”阎元景左腿，一个钉在右肩，仿佛口中利啮入骨？

“五毒绿衣婆”见自己所豢“百蛮四毒”两毒被人所制，两毒却已制人，一张皱纹满布的怪脸之上，遂现出痛惜欣喜交进的奇异神色！

“幽冥神君”阎元景则僵立不动，全身皮肉并突然转白，白得宛如陈死人一般毫无血色！

“南笔”诸葛逸“咦”了一声，向钟离老人低低说道：“这是‘白骨玄功’，难道阎元景兄故意以身啖毒？”

钟离老人眉头微蹙，正待答话，但目光瞥处，忽然看见上官灵所扮“夺魂旗”竟飞身扑往“万梅石坪”中央，不由跺足叹道：“此人怎的这等糊涂，前去找死？”

一面自语，一面施展“云飘电闪身法”，凌空急纵而出！

原来上官灵见“幽冥神君”阎元景右肩左腿均被毒物啮中，不禁颇为这位前辈悬忧，并忽然想起常碧云那粒“如意天蜈珠”，似乎极具克毒灵效，遂赶紧一纵而出，想向常碧云索取“如意天蜈珠”，对“幽冥神君”阎元景加以解救！

他这种主意，原本不错，但吃亏之处却在喉音变哑，有口难言，不能出声先向“幽冥神君”阎元景，及常碧云发话招呼！

这时“幽冥神君”阎元景业已暗运“白骨玄功”及“阴尸煞气”，逼使翠绿小蛇“常山舌”，与似蜈蚣的非蜈蚣赤红怪物，僵毙在自己身上！但这两种苗疆毒物的毒力，岂非寻常？加上阎元景体内尸毒，又复发作，遂令这位“幽冥神君”，顷刻间便将命赴幽冥，似乎来不及再向他生平最切齿痛恨的“九毒书生”姬天缺算旧债？

哪知就在“幽冥神君”阎元景咬牙生恨，怅怅万分之际，被他误认作是“九毒书生”姬天缺的上官灵所扮“夺魂旗”，居然自行纵到，送上门来，阎元景那得不高兴已极地，厉啸一声喝道：“‘九毒书生’姬天缺，你来得正好，我们并同进鬼门关，在五殿阎君之前，清算清算，当年旧债？”

随着话声，拼竭最后余力，凝集所练“阴尸煞气”、“白骨玄功”，蓦然飞纵而起猛张双臂，向上官灵凌空抱去！

上官灵是眼见“幽冥神君”阎元景危机顷刻，急纵而来，阎元景又是出人意料地急纵而起，双方势疾异常，无法躲避，眼看上官灵已进入“幽冥神君”阎元景双臂环抱的距离以内，两人身形即将相合！

“幽冥神君”阎元景纵起半空，双臂刚刚张开，内外剧毒齐发，业已绝气死去！但他因对“九毒书生”姬天缺积恨太深，人虽绝气，余忿未消，双臂依然恶狠狠地往中合抱！

他所练的“白骨玄功”，虽因人死失效，但“阴尸煞气”的毒力犹存，加上体内又中翠绿小蛇“常山舌”，及似蜈蚣非蜈蚣赤红怪物奇毒，上官灵若被抱中，焉有生理？

此时在场人物，无不变色，但最替上官灵担忧的一老一少，却是侠女常

碧云与“逍遥老人”钟离哲！

钟离老人如今只知这位“夺魂旗”打扮之人，绝非“九毒书生”姬天缺，却不知是上官灵所改扮，因自己距离太远，驰救不及，故而替他担忧惊惜不已！

常碧云则因“幽冥神君”阎元景垂死前尚高呼“九毒书生”姬天缺之名，遂更把上官灵当作是自己的不共戴天深仇，急得暗咬银牙，祷告上苍默佑，千万莫令这“九毒书生”死在阎元景手内，才好使自己为埋冤泉下的老父兄长，报仇雪恨！

至于上官灵本人，则既因有口难言，无法分辩，又不忍对这大仁大勇，舍身啖毒，企图为武林除却四种罕见毒虫的阎者前辈，运用任何功力，加以袭击，遂只得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

眼看任何人无法抢救，上官灵定难逃一死之下，竟有出人意料的救星出现！

这出人意料的救星，便是那条被“修罗九寒沙”打得全身剧烈抖颤，满地乱滚的纯紫巨蚕！

原来“幽冥神君”阎元景施展“修罗九寒沙”、“冷焰修罗网”，向纯紫巨蚕，及黑白相间的人面蜘蛛，加以袭击之故，更是怕这两种毒物，可能会喷吐毒丝，缠绕自己！

如今黑白相间的人面蜘蛛，虽然已被“冷焰修罗网”中的“修罗冷焰”，活活烧死！但那条纯紫巨蚕，却在即将被“修罗九寒沙”寒毒浆冻毙的刹那之间，猛兽余威，喷出一大蓬灰白色的毒丝，直向仇敌“幽冥神君”阎元景网去！

纯紫巨蚕的这口毒丝，喷得太以凑巧，而“幽冥神君”阎元景这时却又业已气绝死去，一个竭力施为，一个无法躲避，自然一下便被网住，并险些连上官灵也一齐网在其内！

常碧云芳心狂跳之下，见这心目中的父兄深仇，果竟幸免一死，遂高兴已极地，厉声叫道：“‘九毒书生’姬天缺，你在吕梁山杀我三位哥哥，并气死我爹爹的一段血债，如今应该偿还了么？”

人随声起，凝足“罗刹阴功”，照准上官灵心窝，便自凌空一掌劈去！

这几句话，听得上官灵好不开心，知道自己这位云姊姊所服“孟婆汤”的迷魂魔力已解，恢复了本来面目！

但思念未了，阴寒劲急慑人的“罗刹阴功”掌风，业已排空袭至！！

上官灵凌空吸气，故意被常碧云所发掌风，震得后飘数尺，然后右臂一举，身躯略翻，左掌聚劲横推，借着空气中气流的反动微力，向右飞出三步，脱出险境以外！

这种身法是轻功九大绝技中的“摘星换位”，并系“幽冥十三经”中所载武学，故把远远赶来的钟离老人看得一呆，暗想这“夺魂旗”打扮之人，到底是谁？难道竟是失踪已久的上官小鬼！

上官灵飘身脱险以后，因自己口不能言，又不原当众摘下面具，遂索性施展“云飘电闪身法”，驰往北面高峰，并向常碧云回头招手，想把她此到无人之处，再向云姊姊揭开本来面目，细述别后经过。

常碧云如今把他认准是父兄深仇，自然银牙紧咬，丝毫不肯放松地，尾随着疾追而去“祥云夫人”孟非烟因不知其中究竟，也把上官灵当作是“九毒书生”姬天缺，故而不免心悬爱徒，刚刚站起身形，要想前往接应之际，

钟离老人却从上官灵所施展的“云飘电闪身法”以上，看出他的来历，向孟非烟摆手道：“孟夫人不必担心，这‘夺魂旗’打扮之人，是上官灵所扮，并非‘九毒书生’姬无缺！我们还是为阎元景兄料理善后，并给这仗恃毒物，滥肆凶狂的‘五毒绿衣婆’，一些公道为要！”

这时“万梅石坪”中央，业已飞降六位绝代奇侠，“乾坤五绝”中的“南笔”诸葛逸、“北剑”蒲琨、“穷家帮”中的帮主“跛仙”朱一奇、“闪电神乞”诸明、以及“逍遥老人”钟离哲、“祥云夫人”孟非烟，正好占了六合方位，把“五毒绿衣婆”，圈在其内！

“五毒绿衣婆”见这六名绝代高人，把自己圈在当中，不免颇为心寒胆怯，但表面却仍颇凶横地，双眼一翻，厉声叫道：“你们或是‘乾坤五绝’、或是‘穷家帮主’、或是‘罗刹掌教’原来均不过徒负虚名，俱是些倚多为胜之辈！”

“南笔”诸葛逸闻言微笑说道：“‘五毒绿衣婆’，你不必胆怯，我们六人之中，任何一人均不会对你下毒手！”

“五毒绿衣婆”诧然问道：“你们既不出手，却把我围住则甚？”

“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微笑说道：“大概他们几位是想陪我一同尝尝‘冷艳桃花瘴’的滋味！”

“五毒绿衣婆”向在苗疆自尊自大，直等参与此次罗浮山“万梅谷元宵盛会”以后，才知在真实本领方面，自己远比“乾坤五绝”等旷代奇侠，差得极远，所可仗恃的，只有“百蛮五毒”，及“冷艳桃花瘴”，或非人力能敌而已！

如今“百蛮五毒”中的“铁甲飞蟾”首先死在“阴阳手”莫平掌下，其余四毒，又被“幽冥神君”阎元景舍身取义地扫数尽残，致使“五毒绿衣婆”这一腔雄心，业已冷了半截！

但如今听“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提到“冷艳桃花瘴”，不禁凶威又振，怪眼双翻，冷笑说道：“朱一奇，你当年不是没有尝过‘冷艳桃花瘴’的滋味，应该知道此瘴一发，慢说你们六人，就是所有在场人物，均将同遭大劫！”

“逍遥老人”钟离哲、“南笔”诸葛逸、“北剑”蒲琨、“跛仙”朱一奇、“闪电神乞”诸明、“祥云夫人”孟非烟等六位男女旷代奇侠，早就趁着“五毒绿衣婆”发话之际，暗用内家极高绝学“心语传声”，把怎样防止“冷艳桃花瘴”毒气蔓延之策，计议妥当，仍由与“五毒绿衣婆”昔年曾有过节的“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发话说道：“‘五毒绿衣婆’，你应该知道多行不义，必遭天谴，种因得果报应循环，而‘冷艳桃花瘴’并非绝对无法防范破除之物！”

“五毒绿衣婆”听得目中怒芒如电，不住闪烁，“嘿嘿”冷笑说道：“朱一奇，你不要像白日呓语，痴人说梦一般地信口胡云，要想防范‘冷艳桃花瘴’的毒气侵袭，业已难于登天！至于加以破除之法，更是从未听说过！”

“跛仙”朱一奇微微一笑，向“祥云夫人”孟非烟说道：“孟掌教！请传谕命你‘罗刹教’中弟子，均一概远离这‘万梅石坪’中央的十丈以外！”

孟非烟也深知这类苗疆毒瘴，可以随风飘送，倘若一丝入鼻，又无解药，便将渐渐全身尽化脓血而亡！遂赶紧如言传告“玉箫郎君”潘午，命他率领“罗刹门”下，远远退出！

这时观战群雄，看出事态严重，有些坐得距离“万梅石坪”稍近之人，

也均明哲保身地，自行转移到较远之处！

六位旷代奇侠，见四周已无闲人，遂均各自暗凝数十年性命交修的绝顶神功，肃然待变！

“五毒绿衣婆”则纵目四周，仿佛得意已极地，发出一阵桀桀厉笑！

厉笑声中，两只绿袍大袖一飘，竟在钟离哲、诸葛逸、蒲琨、诸明、朱一奇、孟非烟等六位旷代奇侠之间，旁若无人地婆娑起舞！

“五毒绿衣婆”人虽老丑，但舞姿却颇是曼妙轻盈，尤其裙飘袖颺之际，仿佛有五色彩丝，袅袅飞起，一闪而灭，显得美观已极！

钟离老人等均知那些“五毒绿衣婆”裙边袖底飞起，一闪而灭的五色彩丝，便系恶毒绝伦的“冷艳桃花瘴”，如今由有色有形，转为无形无色之故，是因刚刚发出，数量尚微，但等积聚到相当浓密之际，便又会由无形无色，转到有形有色那时“五毒绿衣婆”只消略运玄功将其震散，整个“万梅谷”中的生灵，便将齐遭浩劫！

这种毒瘴既极难防，又极难破，故而“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向其他五位绝代高人，用“心语传声”，互相计议之际，便决定各尽所能，施展本身绝世功力，布成无形气网，将“冷艳桃花瘴”所化毒氛，紧紧网住，不令丝毫外泄，然后再设法送到三十丈高空以上，听任山风吹散方无大虑！

六位旷代奇侠主意既定，便均如计施为，互相默运神功，在“五毒绿衣婆”身外的三丈周围，结成一面严密无间的无形气网！

“五毒绿衣婆”舞到酣时，所放“冷艳桃花瘴”果然渐渐浓密，而由无形无色，变成有形有色，仿佛在她身外，笼罩了一层淡淡彩雾！

蓦然间，“五毒绿衣婆”的妙舞一收，满头白发齐飘，十指箕张，神态狞恶无伦地，发出一声震天厉啸！

这声厉啸以后的场面，既极美观，又极惊险！但笔者却须暂时延搁，先行叙述上官灵与常碧云一对英雄儿女方面情节。

上官灵因听出常碧云已自知身世，恢复本性，故在喜出望外以下，要想把她引到幽僻无人之处，也揭开自己本来的面目，彼此略叙衷曲！故而一面向她招手引逗，一面施展“云飘电闪身法”，向西面高峰，攀援直上！

常碧云则根据“幽冥神君”阎元景垂死之言，及上官灵那一身“夺魂旗”打扮，硬把他认作是自己不共戴天的父兄深仇“九毒书生”姬天缺，自然半步不肯放松地，紧咬银牙，随后追扑！

上到峰腰，上官灵因欲寻找一个无人惊扰所在，便于彼此倾谈，遂转向峰侧深林深树密之处！

再复斜登五丈，眼前怪石嵯峨，林茂草密地势已极幽僻，上官灵遂择了一片草树之间，落足卓立。

谁知身形方落，草中悉悉连响，上官灵注目看时，却见两条长才尺许，纠缠一处的赤红小蛇，仿佛刚刚交尾完毕，被自己惊得分头而窜！

元宵时令，犹是蛇虫蛰伏之期，这两条赤红小蛇，居然出现交尾，不由看得上官灵心中微动，知道可能也与“五毒绿衣婆”所豢的翠绿小蛇“常山舌”一般，不是凡品！

思忖未了，背后劲风急袭，常碧云已然猛扑而来，一记凝聚到十二成力的“罗刹阴功”，照准上官灵后心，凌空劈出！

上官灵苦于有口难言，赶紧施展钟离老人所传，冠绝当世的“云飘电闪身法”，轻轻一飘一闪，躲过常碧云愤然怒发的“罗刹阴功”，并趁机把自

己脸上所带面具，一揭而落！

常碧云心切父兄深仇，早就存着与“九毒书生”姬天缺拼死之念，一击成空以下，正待再度进手，却突见这“夺魂旗”打扮之人，揭去面具，双目并充满情思，凝注自己！

这种出人意料之事，弄得常碧云委实惊愕难解，因为心中正愤怒那与“西道”天痴道长同来的上官灵，丝毫不看在自己份上，爱屋及乌地略为留情，竟下辣手杀死师姊董飞云！怎会突然出了双包奇案？这“夺魂旗”打扮之人，也是上官灵所扮！

但略一分析以下，常碧云却觉得眼前这位上官灵，比较像是真货！

因一来杀死董飞云的那位上官灵，对自己神色冷漠，而眼前这位上官灵，却目中爱意如火，充满情思！

二来起先因仇火怒发，掩蔽灵明，未曾注意对方，如今想起，眼前这位上官灵一路疾驶及适才躲避自己“罗刹阴功”所用一飘一闪的奇异身法，果是昔日所擅，毫无二致，只似功力又颇精进而已！

常碧云根据这两点判断，柳眉微蹙，两只大眼中满含惊疑神色，凝注上官灵问道：“你与杀我师姊董飞云的上官灵，究竟谁是真的？”

上官灵伸手一指鼻尖，表示自己是真才实货，毫不虚假！

常碧云见状讶然问道：“我也觉得你像真的，但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上官灵面浮苦笑，张口“啊啊”连声！

常碧云悚然惊道：“灵弟弟，你……你怎么变成哑巴了？”

上官灵随手折了一段树枝，在地下划道：“我被‘九毒书主’姬天缺所害，骗我吃到一粒黄色毒丸，从此失音成哑！并被禁闭武夷山腹密室之中，费尽千辛万苦，才能逃出！”

常碧云也被“九毒书生”姬天缺骗得吞过一粒黄色毒丸，但因她曾服“三叶仙兰实”，百毒不侵，致未成哑！故见字以后，眉头深蹙，方待继续问话，上官灵又复划道：“云姊姊，你好像业已知道本来身世，‘孟婆汤’的迷魂魔力，解除了么？”

常碧云如今业已知道失音成哑，有口难言的上官灵，真是自己的灵弟弟，遂拉着他同坐丛草之中，细叙钟离老人带自己造访“桐柏山人”虞去病，求取“生死坎离丹”，并远上吕梁旧宅，甘冒奇险，费尽苦心，使自己在父母兄长坟前，恢复记忆，祛除“孟婆汤”迷魂魔力的一段经过。

上官灵听得惊喜交集，偎着常碧云不住亲热，却忘了适才那两条赤红小蛇，曾在身下所坐的丛草以内，互相交尾之事！

直等到常碧云把自己所遇所经讲完，反向上官灵询问之际，上官灵突然觉全身懒洋洋地，一股欲念，起自丹田，无法遏止！不但上官灵如此，常碧云如今竟也娇红晕颊，媚眼如丝，神态之间，充满了春情魅力！

满腔欲火，一对有心人，在这样环境以下的后果，自然可想而知。是故“万梅石坪”中央，“逍遥老人”钟离哲、“南笔”诸葛逸、“北剑”蒲琨、“跛仙”朱一奇、“闪电神乞”诸明、及“祥云夫人”孟非烟等六位男女旷代奇侠，正合力同心，齐以绝技神功，设法消灭“五毒绿衣婆”所发“冷艳桃花瘴”的紧张无比当儿，上官灵与常碧云却于不知不觉糊里糊涂之下，在西峰面高的草木深处，完成了一件风光旖旎的人生大事！直到雨散云收，巫山梦醒，这一对痴儿女的神智，才告渐渐恢复！

上官灵发现自己居然作出如此荒唐之事以后，不由惭愧地无地自容，叫

了一声：“云姊姊，我太该死，对不住你……”

不等话完涌身便往峰下跃去，企图自尽谢罪！

常碧云此时神智也清，但她因芳心早属上官灵，并不对他过份怪责，只觉这件荒唐事儿，太以越礼，正在思索怎会彼此一触即发？无力自制之际，突见上官灵意欲跃峰自尽，遂赶紧将他一把抓住，幽幽叹道：“灵弟弟，不必如此，这事怎能怪你一人！好在我们彼此精诚相爱，早订深盟……”话方至此，突然目注上官灵，讶然问上官灵道：“灵弟弟，你怎么会说话了？”

上官灵愧悔万分以下，根本未曾注意自己喉音已复，如今被常碧云这一提醒，不由想起她因服“三叶仙兰实”，百毒不侵事，莫非顷间好合？连自己也……

遂红着脸儿，向常碧云嗫嗫说道：“云姊姊，你曾服‘三叶仙兰实’，百毒不侵！大概因为我……我们适才……”

常碧云如今也会过意来，羞得螭首低垂，嗔声叱道：“灵弟弟不要胡说，赶快穿好衣服，万一有人撞来？我们却以何颜……”

话犹未了，远处丛草一阵摇动，那两条赤红小蛇，又得现身，一闪而没！

上官灵一面结束衣襟，一面恍然顿悟说道：“云姊姊，方才我们欲念突兴，无力自制之事，莫非就是这两条赤红小蛇作怪？”

常碧云莫名其妙，忙问所以，上官灵遂把适才曾见两蛇交尾之事说出！

常碧云“哦”了一声，微带娇羞说道：“灵弟弟，你难道不知蛇精淫气最重，人若误沾，即难自制……”

话音至此倏然而断，因为山风狂吹之下仿佛听得峰顶有人笑语？上官灵也自静心暗运内家天视地听神功，果然听见峰顶有人怪声笑道：“百里兄，你假扮上官小鬼所挑起的这一场混战，委实精彩绝伦，但愿能在‘幽冥神君’阎元景之后，使‘乾坤五绝’出乎意外死上几个！”

常碧云向上官灵附耳低声问道：“灵弟弟，这人口中的‘百里兄’，是不是连钟离老人都引为大敌的‘万相先生’百里独？”

上官灵微一点头，上官灵又复问道：“那怪声怪气的发话之人，又是哪个？”

上官灵低低答道：“‘九毒书生’姬天缺！”

常碧云一听这“九毒书生姬天缺”七字，父兄深仇立上心头，秀眉双挑，银牙暗挫，便欲往峰顶赶去！

上官灵扯住常碧云衣袖低声笑道：“云姊姊，不要冲动，我们二人恐怕斗这两个老魔不过？”

常碧云诧然问道：“灵弟弟，你往昔胆大包天，多大的祸事都敢去惹，今日怎么变得如此慎重？”

上官灵笑道：“不是我变得慎重，只因我心灵之中，起了一种微妙感觉，仿佛百里独、姬天缺两个魔头，运数已尽，万不能再让他们侥幸脱逃，故而才请云姊姊暂忍仇火，谋定而动！”

常碧云悄声问道：“依你之见，又便如何？”

上官灵笑道：“我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策，只想暂时不要冒冒失失地惊扰他们，先在暗中窥视，待机出手！”

常碧云点头说道：“暂不惊动他们也好，但我要和你约定一事？”

上官灵猜不透常碧云心意地讶然问道：“云姊姊，你要与我约定何事？”

常碧云银牙一咬，目射神光说道：“那‘九毒书生’姬天缺，必须留给

我报复父兄深仇，不许你杀！”

上官灵失笑说道：“好好好，你杀‘九毒书生’，我杀‘万相先生’，倘若真能天从人愿，双双功成，也免得‘乾坤五绝’等老前辈们，明天再到‘子午峪’，辛苦一战！”

计议既定，二人遂蹑足潜踪，悄悄向上援登，常碧云自怀中取出那粒“如意天蜈珠”来，递与上官灵，异常关切地，微笑说道：“灵弟弟，我听说‘万相先生’百里独，与‘九毒书生’姬天缺两人，均极善用毒，你把这粒功能克毒的‘如意天蜈珠’带在身旁，以防不测！”

上官灵因知常碧云自服“三叶仙兰实”，业已百毒不侵，遂接过“如意天蜈珠”，并索性再把面具戴上，恢复了“夺魂旗”的形状。

这时“万相先生”百里独与“九毒书生”姬天缺的笑语之声极低，听不清说些什么，但似乎正由高峰背后，向面临“万梅石坪”一面，缓步而来。

上官灵一看面前地势，是片微有草树的山坡，只要站在坡头，便可把“万梅石坪”以上，龙争虎斗的一切景色，尽收眼底，遂向常碧云附耳说道：“云姊姊，这里地势太好，百里独与姬天缺二人，必会在此窥探‘万梅石坪’动静，故而我们不必再走，就藏在此处，伺机下手便了！”

常碧云妙目微转，看见岩壁间有处石隙，隙外并悬有不少山藤，遂拉着上官灵一纵而过，笑声说道：“灵弟弟，我们就藏在……”

话犹未了，突然住口，因为听得“万相先生”百里独发出一阵得意已极的哈哈笑声，仿佛业已走到崖角，即将转出！

果然上官灵，常碧云刚刚藏入石隙，“万相先生”百里独与“九毒书生”姬天缺，便由崖角转出，并均而除入化装，恢复了本来面目！

“九毒书生”姬天缺笑道：“‘西道东僧’等‘乾坤双绝’迄今尚未来，足见百里兄所布‘颠倒阴阳迷仙八卦阵’的妙用无穷，但不知明日‘子午峪’口的那座‘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是否制得了‘逍遥老人’钟离哲，及‘南笔’诸葛逸。”

上官灵听得“西道东僧”等“乾坤双绝”，尚被困“万相先生”百里独所布“颠倒阴阳迷仙八卦阵”之中，这才恍然顿悟，“万梅谷”中所见与假上官灵同来的“天痴道长”，竟是“九毒书生”姬天缺装扮！

“万相先生”百里独听姬无缺发问以后，阴沉沉冷笑一声说道：“岂但‘逍遥老人’钟离哲与‘南笔’诸葛逸难制？便是那‘祥云夫人’孟非烟、‘西道’天痴、‘北剑’蒲琨、‘东僧’醉头陀、及‘闪电神乞’诸明等均非易与之辈！何况‘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玉箫郎君’潘午，可能也要推波助澜地凑凑热闹，对方拥有这么多绝世高手，声势委实强大无匹！我们则仅凭你我两人，及一座‘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岂非显若以卵敌石？”

上官灵听得颇为高兴，加上石隙太窄，常碧云软绵绵香馥馥的娇躯，等于整个被自己搂在怀内，想起适才销魂情景，不由心中一荡，凑过脸去，在她玉颊以上，亲了几下！

常碧云因既无法动转，又不便开口说话，方自柳眉略转，狠狠白了上官灵一眼，却听见“万相先生”百里独语气一变，得意笑道：“姬老弟不要发愁，任凭对方声势浩大，高手如云，只要他们明日一到‘子午峪’口，便将全数惨死，埋恨九幽！”

上官灵、常碧云听得双双眉深聚，但“九毒书生”姬天缺却听得精神一

振，含笑问道：“百里兄有何制敌妙策？”

“万相先生”百里独笑道：“我生平炼有一种无药可解的奇毒药物，名叫‘九绝奇毒’，明日便令‘乾坤五绝’等人，整个死在我这‘九绝奇毒’之下！”

“九毒书生”姬天缺问道：“钟离哲、诸葛逸等，均颇心机高妙，不比寻常，百里兄打算怎样施展这‘九绝奇毒’？”

百里独冷笑道：“那‘子午峪’口的‘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以上，恰好有株古松，根在崖壁，枝柯却盘结纠屈，横伸半空，宛若龙飞凤舞，我一眼瞥见，便生心机，早就设法挖一段松枝，并在向下一面，凿有无数细小孔穴，只要到时装入‘九绝奇毒’，山风吹拂，松枝微摆，‘颠倒迷踪九宫八卦追魂阵’上空，岂不自然自然地，整个布满无形无色的断肠毒气？”

“九毒书生”姬天缺拊掌赞道：“百里兄这种措置，委实高明已极！最妙的是我们自己也同在场，并毫无动作，哪怕‘乾坤五绝’等人，不死在‘九绝奇毒’之下？”

百里独自亦颇觉得得意，伸手递与姬天缺两粒大如桐子的小小白色灵丹说道：“姬老弟在明日与‘乾坤五绝’等人动手之前，先把这两粒灵丹服下，便可不畏‘九绝奇毒’！”

姬天缺因上次服了“万相先生”百里独所给的“变音丸”后，已中慢性剧毒，受制于人，如今虽对这两粒白色灵丹，有点不大放心，但也只得默然接过。

“万相先生”百里独看出姬天缺心意，也不加以揭破，只是微微一笑道：“姬老弟，我们且到坡头往下观看看，那位‘五毒绿衣婆’与‘乾坤五绝’等人，闹得怎么样了？”

这时上官灵因听得“万相先生”百里独心胸太毒，若非自己与常碧云凑巧获知内情，“乾坤五绝”等人，委实在“子午峪”口，难逃大劫！不由一挫钢牙，目注常碧云，用手向外一指，意欲乘着百里独、姬天缺走到坡边，低头往下看之际，双双出手，加以袭击！

哪知百里独耳力极锐，居然听出上官灵这种极其轻微的挫牙之声，霍地转身，目注石隙冷笑道：“石隙之内，所藏何人？还不出来见我！”

上官灵知道无法再行隐藏，遂又向常碧云玉颊以上，亲了一亲，两人手拉手地，缓步走出。

他们这一现身，倒使“万相先生”百里独、“九毒书生”姬天齐吃了一惊，暗想“罗刹教”掌教“祥云夫人”孟非烟的爱徒，怎会与这身份神秘难测的“夺魂旗”打扮之人，藏在此间，并手拉手儿，神情异常亲密？

“九毒书生”姬天缺首先就指上官灵问道：“你究竟是谁！为何要装扮成这种‘夺魂旗’的模样？”

上官灵冷冷“哼”了一声，常碧云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地神情，樱唇微撇，晒然说道：“他是第五‘夺魂旗’，也是你的要命凶星，追魂太岁！难道你真猜不出他是谁么？”

常碧云见了这不共戴天的害父杀兄仇人，“九毒书生”姬天缺后，早就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但深知“万相先生”百里独心计武功，两称绝世，连“逍遥老人”钟离哲、“南笔”诸葛逸、及恩师“祥云夫人”孟非烟等，都视为莫大强敌，自己与上官灵，火候更差，定非对手！何况适才因与上官灵，天作之合，一度缠绵，互相情爱益深，倘若自己不顾一切地，猛扑“九毒书

生”姬天缺，则无异使上官灵独战“万相先生”百里独，以卵击石地，把他平白送入枉死城中！故而言欲设词略为拖延，希冀恩师，或是诸葛逸、钟离老人等任何一位，随后赶来，能够缠住“万相先生”百里独时，自己便可毫无旁顾之忧，专神一志，为父兄报仇，与“九毒书生”姬天缺，一决生死！

果然“九毒书生”姬天缺听了常碧云这等答话以后，两道凶狞无比的目光，又复狠狠盯上了上官灵几眼，但兀自猜不出这所谓第五“夺魂旗”，究竟是自己生平的哪位深仇大敌装扮？

姬天缺尚在猜疑，百里独却脸色异常平静地，向常碧云微笑说道：“小姑娘，你们藏在此地则甚？我看你神情，似乎有甚等待？”

常碧云暗惊这“万相先生”百里独果然高明，自己心事竟被他一眼看破，遂索性镇静大方地，傲笑说道：“你猜对了，我师傅早就看出是你这‘万相先生’，装扮上官灵，杀死我师姊董飞云，并算定你溜走以后，必到处处向下窥探，遂命我在此等候，问你索还师姊董飞云的一条性命！”

“万相先生”百里独目光微转，晒然一笑说道：“就凭你们二人埋伏在此，便能向我索命？”

常碧云听百里独这等说法，忽然计上心头，应声答道：“都知道你功力不下‘乾坤五绝’，我们两人向你索命虽难，但要想杀却这徒负虚名，到处藏头藏尾的‘九毒书生’姬天缺，大概总可如愿！”

姬天缺高傲狂暴，一代凶人，哪里禁得住如此激怒？闻言厉声喝道：“孟浮云，你休要信口胡言，赶快与这‘夺魂旗’装束之人，一齐准备受死！我要在三十招内，超度你们同归极乐！！”

常碧云笑道：“你不要凶，你还不是狗仗人势，若无这位‘万相先生’处处替你撑腰，恐怕连骨头早都喂了狗了！”

姬天缺气得钢牙紧咬，冷“哼”一声，正待反唇相讥，但“万相先生”百里独业已听出常碧云语意，微笑说道：“小姑娘，你们尽管和姬天缺老弟玩玩，不要怕我，我从来不对后辈出手！”

常碧云意似不信地，看看“万相先生”百里独问道：“你说话算不算数？”

“万相先生”百里独笑道：“只要你师傅及钟离哲、诸葛逸等不来，我便绝不出手！”

常碧云故作刁蛮地，又复说道：“你起个誓儿好么？”

“万相先生”百里独闻言，不由纵声大笑！

“九毒书生”姬天缺盛怒难遏，愤然叫道：“百里兄，你就起个誓儿，好让他们两个放心大胆地对我下手！”

百里独眉头微蹙，深深看了上官灵所扮“夺魂旗”一眼，似乎尚有疑惑？

常碧云冷笑说道：“不怪你叫‘万相先生’，果然疑心百出，花样太多！但请尽管放心，只要你一起誓我便叫他面具摘下，保证决不是你们畏惧的‘乾坤五绝’之流，而是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小辈人物！”

“万相先生”百里独正因自负智计绝伦，而偏偏看不破猜不出上官灵的本来面目，心中深觉诧异，闻言遂点头微笑说道：“好好好，我就起个誓儿，只要再无外人参与，我若出手，便将死在你们掌下！”

常碧云虽然觉得“万相先生”百里独的这种誓言，太以滑头，但知师傅及“乾坤五绝”，均在“万梅石坪”以上与“五毒绿衣婆”苦斗，一时决难赶来，只有乘这机会，偕同上官灵，合力猛击“九毒书生”姬天缺，倘若侥幸殪此元凶，报了父兄之仇，则自己便与上官灵齐遭惨死，作一对同命鸳鸯，

也不致死得毫无价值！

主意既定，遂回头向上官灵说道：“灵弟弟，你且摘下面具，让这位‘九毒书生’姬无缺，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常碧云的这一声“灵弟弟”叫得“九毒书生”姬天缺好生惊疑，暗想这“夺魂旗”打扮之人，难道竟是上官小鬼？但他却怎能自武夷山腹的密室以内逃出！

上官灵自从现身以来，好似又回复了暗哑模样，始终不发一言，如今听了常碧云话后，遂伸手把脸上所戴面具，缓缓取掉！

“万相先生”百里独一见上官灵，不由向“九毒书生”姬天缺蹙眉问道：“姬老弟，你不是说这上官小鬼禁闭在武夷山腹之中，永难出世？”

姬无缺也诧异无伦地，点头答道：“他确实被禁石室，并服下毒丹，变成哑巴……”

上官灵不等姬天缺说完，便自冷笑说道：“谁是哑巴？”

姬天缺见上官灵不但从武夷山腹石室中逃出，并还恢复嗓音，不由越发惊疑地，向“万相先生”百里独问道：“百里兄，你不是说你那‘五毒灵丹’中的‘黄色哑丹’，已无解药了么？”

百里独知道上官灵曾服自己独门炼制“五毒灵丹”中的“黄色哑丹”，如今居然复音，不禁又向他狠狠瞪了几眼！

上官灵看着这位“万相先生”冷笑说道：“百里独，常言道得好：‘千算万算，不如苍天一算’！你那‘黄色哑丹’，虽然当世业已无药可解，但我却偏有天赐奇缘，复音如旧。”

这“天赐奇缘，复音如旧”八字，听得百里独、姬天缺极自莫名其妙，但常碧云玉颊以上，却已飞起两片娇羞红晕！

上官灵冷电似的目光，凝住“九毒书生”姬天缺，“哼”了一声，继续说道：“我当日被你诱入石室，不但误服毒丹，并失去一身动力，如今相逢狭路，报应循环，百里独业经起誓不助阵，你靠山已失，孤掌难鸣，还想逃得出我上官灵与我云姊姊的手下？”

上官灵这一提起功力被废之事，姬天缺凶心更炽，暗想仅仅月数光阴，这小鬼绝不可能恢复功力，遂阴阴冷笑说道：“上官小鬼，你不要拖延时间，还不赶紧动手！”

上官灵晒然笑道：“你虽数运已尽，心中发急，要想早点送死，但我们却因如今是彼此了断仇讎之日，不能不教而诛！来来来，我向你介绍一人，你认得我这位云姊姊么？”

姬天缺冷笑不屑答道：“她是孟非烟的小徒弟孟浮云，有什么大不得了？”

上官灵忽然脸布严霜，一阵仰天狂笑，笑声严厉生威，竟使“九毒书生”姬天缺为之自然而然的心生一惧！

笑完冷冷说道：“我这位云姊姊姓常不姓孟，她叫常碧云，是隐居吕梁山‘皓首神龙’常子俊常老前辈的最幼爱女！你冒充钟离老人真‘夺魂旗’身份，用‘夺魂金针’杀死她三位兄长，气死常老前辈，这笔心辣手狠神人共愤的血债，总不会淡忘了吧？”

“九毒书生”姬天缺虽然两手血腥，杀人无数，但听得常碧云竟是吕梁山“皓首神龙”常子俊之女，不由也自暗吃一惊！就在他这吃惊当儿，常碧云一声悲厉惨叫：“爹参与三位哥哥的在天之灵默佑，常碧云誓杀‘九毒书

生’姬天缺，替你们报仇雪恨！”话音方了，与上官灵不约而同地，猛袭“九毒书生”姬天缺，两人不用花招，全是“虎扑双撞掌”，显然要与这名震天下，位列第二“夺魂旗”的“九毒书生”姬天缺，一拼内家真力！

姬天缺在武夷山曾与常碧云交手，知道她生具异禀，真力极强，并不敢加以轻视！但对上官灵则觉纵令他有甚奇遇，短短数月光阴，绝难全复武功，遂冷笑一声，“幽冥十三经”中的“七煞寒灵掌力”凝处，以九成力贯注右掌，迎击常碧云“虎扑双撞掌”所蕴的“罗刹阴功”，左掌却以七成力向上官灵横拍而出！

“万相先生”百里独果然遵守誓言，闪身飘出三丈，倚树观战！

他本来认为“九毒书生”姬天缺独战上官灵、常碧云，决不致败，故而满面笑容，但谁料他这脸上笑容，居然一现即逝。

原来“九毒书生”姬天缺，空自阴险刁凶，名震八荒，却在刚一交手之下，便吃大苦！

他右掌九成力迎敌常碧云的“罗刹阴功”，倒势均力敌地，一震而开，但聚有七成“七煞寒灵掌力”的左掌，即被上官灵震得酸疼欲折！

上官灵自服“独叶仙芝”不但武功尽复，真气内力，反更增强，何况如今又施展的是“南笔”诸葛逸三般惊世绝学中的“坎离真气”？自然足以克制“九毒书生”姬天缺，分心二用，轻敌傲慢，凝聚仅达七成的“七煞寒灵掌力”！”

姬天缺一招知戒，赶紧撤势飘身，但上官灵、常碧云双双跟踪猛扑，四掌同挥，又自把他合入一片劲急无俦的掌风掌影之内！

但姬天缺毕竟是当世一流高手之中的佼佼不群人物，他仅仅避免与上官灵、常碧云以一对二地硬打硬拼，至于招式身法，依然矫若神龙，捷逾鬼影，灵奇狠辣无比！

上官灵、常碧云因这一战关系重大，均把平时傲气，暂加收敛，深知自己在火候方面，由于修为太浅，仅仗奇遇，毕竟略逊对方，遂绝不单独出手，每一掌都是两人合力，左右夹击！这样打法，恰好发挥了自己的最大长处，使对方无法取巧，故在二三十招后，便令“九毒书生”姬天缺落入一个极为尴尬狼狈的局面以内！

此刻，一旁观战的百里独在万分吃惊地情况下，竟不顾誓言，向上官灵推出一掌，以解姬天缺之困。上官灵猝然受袭，不由一边侧避，一边大声喝道：“百里独，你还记不记得所立誓言？！”

百里独闻声点了点头。

上官灵点头说道：“你记得就好。平时你是否自负才华，夸言恐遭天忌？”

百里独傲然笑道：“我生平机智，巧夺天工，自然难免要有这种顾虑！”

上官灵俊目之中的炯炯神光，凝注百里独，厉声正色叱道：“你既恐遭天忌，为什么偏偏远背誓言，逆天行事？须知冥冥之威，不可捉摸，你若及时缩手，遁回怒山百盘岭，或是去往北天山玄冰凹，投奔比你高明百倍的‘玄冰仙子’钱无咎，尚可善保天年，否则戾气上冲，必然逆天应誓，一条老命，便难逃得出我的双掌以下了！”

那等凶恶刁狡，武功机智两夸绝世的“万相先生”百里独，居然被上官灵这番话说得心神微慑，一身冷汗！但一代凶人毕竟难于就此顿悟，百里独悚然片刻，由惊转怒，双眼暴射凶光，仰首苍穹，向天叫道：“百里独生平斗人百战之中，从无败绩，今日却要斗天，倒看你这号称威灵显赫的冥冥上

苍，有何本领，让我应誓，在上官小鬼手内？”

语音方落，大袖一挥，便自凝足玄功，向上官灵当胸拂出！上官灵对这代凶人，时刻留心，丝毫不敢大意，双掌一翻，也凝集“坎离气功”，推出抵御！两股内家真力交接之下，“万相先生”百里独岸立不动，所着袍袖，一阵飘拂！

上官灵却胸头如中铁杵，足下踉跄数步，耳中“嗡”的一声，眼前乱转金花，微微发黑，几乎当场晕倒。

“万相先生”百里独森然冷笑，引袖又行拂出一股劲急罡气，上官灵哪敢再复硬接？忙中自施绝世无双的“云飘电闪身法”，一飘一闪，轻轻避过！

百里独冷笑道：“这套‘云飘电闪身法’若由‘逍遥老人’钟离哲施展，确实可以与我缠斗不少时光，但你火候太差，绝难逃得出我十招之下！”

说完以后，左右袍袖不断地一阵乱挥，果然使得上官灵，闪避不及，被那呼呼锐响的排空劲气，袭击得头昏眼花，连连后退！

这时上官灵因感觉脏腑之间，已受内伤，遂赶紧把常碧云交给自己那粒功能疗伤御毒的“如意天蜈珠”，含在口内！

上官灵这边因与“万相先生”百里独功力太以悬殊，正险象横生，被逼得一步步地退往崖边，而常碧云那边遭遇，却与他大略相同，亦复危机一发！

“九毒书生”姬天缺一身功力，在当世仅略逊于“逍遥老人”钟离哲、“南笔”诸葛逸、“祥云夫人”孟非烟、“万相先生”百里独四人一筹半筹，却已几可与“西道”、“东僧”、“北剑”等“乾坤三绝”相拼？他独战上官灵、常碧云两人，因左右受敌，微落下风，但自“万相先生”百里独出手后，但凶威突长，凝足“七煞寒灵掌力”阴寒彻骨，劲急生威地，接连猛击，把位火候经验均有悬殊的侠女常碧云，逼得与上官灵同样一步步地，退往危崖边际！

“万相先生”百里独目光微瞥，看清“九毒书生”姬天缺这边，也已占上风，遂突然喊道：“姬老弟，如今目前地势狭隘，他们无法向左右闪避，你且用招硬碰硬的‘铁牛耕地’！”

一面招呼“九毒书生”姬天缺，一面自己也施展这招看似平庸，其实中蕴无穷变化的“铁牛耕地”，双掌平伸，向上官灵当胸缓缓推去！

上官灵识得这招厉害，既因地势所限，无法闪退，只有施展“野马分鬃”，转化“金丝缠腕”，加以拆解！

他决定这样接架，常碧云也决定这样接架，“万相先生”百里独如此打法，“九毒书生”姬天缺也如此法打法，四个人的八只手掌，遂不约而同的，合在一处！

八掌既合，自然便是硬碰硬地各运内力相拼！“万相先生”百里独因自己功力太高，应付上官灵游刃有余，遂向“九毒书生”姬天缺得意笑道：“姬老弟，我们各运内力，把这两个小鬼，逼到绝崖边缘，发啸惊动‘万梅石坪’上的‘乾坤五绝’及‘祥云夫人’孟非烟等，然后凝足神功，将上官灵常碧云震落绝崖，使那群自以为了不起的老鬼们，目睹惨状，咬咬牙齿，流流眼泪！才好勾动无名业火，掩蔽灵智，赶至‘子午峪’口，一个个的听任我从容收拾！”

“九毒书生”姬天缺佩服无已地，厉笑答道：“百里兄，以你这等绝世机谋，必然人定胜天，贻贻彼苍，怎会有威灵，使你应誓！”

百里独一阵得意狂笑，掌心真力骤加，果把上官灵逼得抗拒无能地，退

到距离绝崖边缘仅约三尺。

“九毒书生”姬天缺也与“万相先生”百里独采取同样动作，把常碧云逼退到与上官灵同样地位。

百里独仰首苍穹，轩眉狂笑叫道：“我掌心所蕴真力，只要往外一吐，这上官小鬼便将被震下悬崖，粉身碎骨！足见百里独不但胜人，亦能胜天，你这冥冥主宰的威灵何在？”

常碧云此时见自己不能敌，环境业已险恶万分，遂一面拼竭余力，硬抗“九毒书生”，一面向上官灵悲声叫道：“灵弟弟，想不到百里独老匹夫言而无信，不但使我父兄深仇难雪，并又把你一条性命，连累在内！常碧云死难瞑目！”

上官灵口中虽然衔一粒“如意天蜈珠”，但仍剑眉双挑，用一种颇为含混的语音，高声答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举头三尺，神道昭昭，他们这等恶人，哪里会有良好收场结果？退一万步想，即令报应稍迟，我们不及眼见，但上官灵能与云姊姊作一对同命鸳鸯，也于愿已足！”

上官灵、常碧云发话之间，已被百里独、姬天缺逼到距离悬崖边缘，仅约尺许！

百里独静听上官灵说完，狞笑说道：“慢说百里独生平无遗策，决不会有甚闪失！即令冥冥中真有‘报应’二字，我只要把你这小鬼，震落悬崖，不是死在你的掌下，便算胜了苍天一仗！”

话完，气发丹田，一声高亢无比，宛如啸龙吟的长啸起处，有意先行惊动崖下“万梅谷”内的“乾坤五绝”等人，然后向姬天缺叫道：“姬老弟，我们今天且作个好人，把他们双双震下悬崖，遂了这一对小鬼，欲作同命鸳鸯之愿！”

姬天缺得意点头，两个混世魔头，同声厉笑慑魂地，齐自双掌掌心，发出全力！

这时元宵朗月，斜挂碧空，蟾影清辉笼罩以下，这座绝峰悬崖之间，仿佛蒙着一层淡淡彩雾，景色绚烂美好无比！

绚烂美好的景色之内，却又弥漫杀气，发生了惊魂惨剧！

“万相先生”百里独与“九毒书生”姬天缺厉笑声中，全力一发杀手以下，便听惨嚎随起，两条人影被击得凌空飞起，一坠二十来丈，直落“万梅谷”中的万树梅花之内！

笔者行文至此，必须补叙“万梅石坪”中央，“逍遥老人”钟离哲、“南笔”诸葛逸、“北剑”蒲琨、“跛仙”朱一奇、“闪电神乞”诸明、及“祥云夫人”孟非烟等六位盖世奇人，合斗“五毒绿衣婆”之事！

“五毒绿衣婆”起初只是绿衣飘飘，婆娑起舞，自裙边袖底，不断袅袅飞出“冷艳桃花瘴”所化的五色彩丝，一闪而灭，化入空中，无形无迹！

但等毒瘴数量增多，积聚浓密以后，便又逐渐现出形色，在“五毒绿衣婆”身外数尺周围，形成了一团淡淡彩雾。

“五毒绿衣婆”估量所发“冷艳桃花瘴”，已可毒毙来到“万梅谷”中赴会的天下群雄，遂凶心起处，婆娑妙舞一停，满头白发齐飘，十指箕张，发出自己独步苗疆的“阴风爪”，竟欲震散“冷艳桃花瘴”，使满谷英豪，同罹劫数！

但她身外环立“逍遥老人”钟离哲、“南笔”诸葛逸、“北剑”蒲琨、“跛仙”朱一奇、“闪电神乞”诸明、“祥云夫人”孟非烟等六位绝代高人，

均深知“五毒绿衣婆”这种“冷艳桃花瘴”的厉害，早就各运神功，在“万梅石坪”中央的径丈方圆，布成一面无形气网。

“五毒绿衣婆”未曾施展“阴风爪”，企图震散毒瘴之时，那面无形气网，只是静布空中，不令“冷艳桃花瘴”随风飘散！如今她白发一飞，十指一张，发出“阴风爪”力以下，钟离老人也一声号令，六位旷代名家的绝世神功齐收，顿使“五毒绿衣婆”身外那团彩雾，不但不曾向外震散，反而向她本身围拢！

“五毒绿衣婆”“阴风爪”方发，便被强大潜力逼回，本已心神剧震，十指酸疼欲打，再见身外“冷艳桃花瘴”所化彩雾，不向外散，反向里围，便知道自己落入算中，这条性命十已八九要交代在这“万梅石坪”之上！

但她凶狂绝伦，毒技又多，哪肯如此甘心授命，一面默运玄功，拼力抵御身外如山重压，一面伸手入怀，取出一只大才数寸，外绘壁虎、蜈蚣、蛇、蛤蟆、金蚕等物的小小葫芦，便欲掷出！

“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见状首先叫道：“诸位小心，这绿衣婆临死不悟，施展极难防御，毒辣无比的苗蚕恶蛊！”

“跛仙”朱一奇语音未了，“南笔”诸葛逸屈指轻弹，业已发出绝世无双的“坎离指力”！

一缕半蕴奇寒半蕴奇热的劲疾罡风，划空作啸，穿破无形气网，恰好射中“五毒绿衣婆”右腕，“五毒绿衣婆”惨叫一声，腕骨立折，那只内贮各种苗疆恶蛊的葫芦，也就跌落在地！

这位秉性恶毒的老婆婆，虽然连遭挫败，反而凶焰更张，一双怪目以内，射出慑人厉芒，狞声叫道：“我便拼着骨化形消，倒看你们怎样处置这漫空‘冷艳桃花瘴’，与无数苗疆毒蛊！”

一面恶狠狠地发话，一面疾伸左手，用指尖锐甲，划碎自己所着绿衣，立时大批彩烟，丝丝蜂起，并举足照准地上那双内贮苗疆各种恶蛊的葫芦踏去！

“跛仙”朱一奇又复叫道：“这只葫芦，只能火化，千万不能容绿衣婆踏碎，否则遗患无穷，不可收拾！”

这时“五毒绿衣婆”身外环立的六位旷世高人，因均愤于“五毒绿衣婆”过份凶毒，遂均运足神功，猛收空中无形气网，并各自伸手，招呼了她一记难以禁受，足能裂石洞金的掌力指力！

这六位高人的出手威力，岂同等闲？“五毒绿衣婆”即在平时，也难幸免，何况如今内外有伤，故仅惨叫半声，便自毙命！

空中无形气网失去抗力，越发往中收拢，那把因数增多，变得浓密异常的“冷艳桃花瘴”所化彩雾，逼得紧贴“五毒绿衣婆”的尸体以上！

“五毒绿衣婆”生前善用“冷艳桃花瘴”，自有解药，但如今人已死去，身上又震伤见血，再被“冷艳桃花瘴”所化彩雾，密密一包，那种奇异毒力，得隙即钻，不多时后，即便皮肉全烂，化为一滩微黄血水！

在场群雄，看得好不骇然，钟离老人向其他五位旷代奇侠叫道：“我们快用无形气网，将这毒力奇强的‘冷艳桃花瘴’，设法送入高空，听由山风慢慢吹散，方无大虑，但为防万一，请在场诸位武林高朋，均各口含解毒灵丹，留神戒备，至于那只内贮恶蛊葫芦，孟夫人且传谕命人投入烈火焚去，并在‘五毒绿衣婆’所化血水以上，也加洒一些药物，祛除余毒才好！”

钟离老人说完，“万梅石坪”周围群雄，知道事态严重，遂均各作戒备！

“祥云夫人”孟非烟也命教中弟子俟自己等将“冷艳桃花瘴”所化彩雾，逼向空中之后，赶紧对“五毒绿衣婆”所变血水，及内盛恶蛊葫芦，加以缜密处理！

钟离老人见各事皆已准备停留，遂向诸葛逸、蒲琨、朱一奇、诸明、孟非烟等人笑道：“诸位小心，我要撤回真力，改由下方把这团毒物托起！”

诸葛逸等闻言，均自凛然加强空中无形气网，钟离老人遂收回自己所发潜力，神功默运，两只大袖猛然一抖，一声宛若鸾凤的清啸起处，那团“冷艳桃花瘴”所化彩雾，便向空中升起三丈！

“南笔”诸葛逸眉头深蹙叫道：“我们尽力施为以下，最多能将空中无形气网，维持到几许高度？”

“祥云夫人”孟非烟微一恩忖答道：“最多七丈！”

诸葛逸问道：“七丈以上，无形气网难达，毒雾将散，又便如何？”

“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声答道：“只有各自运足掌力击出，用劲气狂飙把这团毒雾，逼出峰顶，听由山风吹散，虽然峰顶一带的草木鸟兽，难免遭殃，却可使在场各位武林高朋，躲过一场浩劫！”

钟离老人目光微瞥夹立高峰，苦笑说道：“峰高将及三十丈，我们六人即竭尽生平所学出手，毒雾又轻，也最多只能逼上廿丈左右……”

话犹未了，“玉箫郎君”潘午飘身纵到当场，含笑说道：“潘午功力虽差，亦当勉尽绵薄！”

这时那位曾用“化血弯刀”与“闪电神乞”诸明狠斗的“南荒野僧”，也红着一张脸儿，赶来讪讪说道：“诸位神功绝艺，侠骨仁心，令我愧煞佩煞！若不嫌弃，贫僧亟愿尽力！”

钟离老笑道：“大师竟肯共襄义举，委实功德无量！但我们人手仍嫌不足，最好能再加两位！”

“万梅石坪”周围群雄，虽均各门各派中顶尖人物，但内家劲气，练到登峰造极，能够距离七丈以上，发掌托升毒雾，却太以难寻！钟离老人话完，目光微扫，慨然叹道：“既然人手难寻，我们八人也只好勉力一试！孟夫人请传谕把那‘元宵大会旗’，取来借我一用！”

“祥云夫人”孟非烟知道钟离老人要借这面旗子，施展威震八荒的“夺魂旗风”，加强上托毒雾，遂赶紧骤命人将旗取下！

钟离老人刚刚接旗在手，“万梅谷”口突然响起两声清宏无比的“阿弥陀佛”，及“无量佛”声！

群雄循声注目，看出来人正是“乾坤五绝”中的“东僧”醉头陀及“西道”天痴道长！

“南笔”诸葛逸大喜，微提真气叫道：“痴道士与醉和尚快来，既有你们两人赶到，这场功德，大概足以圆满！”

天痴道长与醉头陀，是在“天旋谷”中，被困“万相先生”百里独半顺天险，半运机心所布的“颠倒阴阳迷仙八卦阵”以内，好容易参秘奥透，脱困赶来，欲寻百里独、姬天缺二人，决斗泄愤！

但一进“万梅谷”后，便觉情势不对，气氛紧张异常，再听“南笔”诸葛逸传声相唤，遂各展绝世轻功，向“万梅石坪”中央赶到！

“西道”、“东僧”一到，钟离老人不由宽心大放，指着当空那团被无形气网所包，聚而不散的彩雾笑道：“这团彩雾，是苗疆最毒的‘冷艳桃花瘴’所化，非将它逼上峰顶，听由天风吹散，才不致流毒害人，你们只见我

手中会旗猛卷，便各发‘太玄真气’，及‘罗汉劲’，往上全力击去，至于一切经过，均留待事后再谈便了！”

话完，便向诸葛逸、孟非烟等笑道：“我们仍按原计，将空中无形气网，升至七丈左右，听我号令，收去真气，齐发掌力！”

诸葛逸、孟非烟等一齐点头，六位盖代奇侠的神功运处，那团彩雾，果即冉冉上升，但升到七丈左右，便停止不动！

钟离老人手挽那面“元宵大会会旗”目注空中，神色郑重地大声喝道：“诸位速收无形真气，改发劈空掌力！”

语音方住，手中大旗拂地三翻，倏然猛抖，卷起一阵劲气狂飘，腾空直上！

这时“万梅石坪”中央的其他九位当世武林一流高手，各自齐发百练神功，劲气排空，狂飙怒卷，托着那团因失无形气网束缚，渐渐展开，尚未全散的“冷艳桃花瘴”所化彩雾，直往峰顶升去！

但就在十位高人掌力鼓发，托着毒雾上升之际，忽然近峰顶处，传下一声厉啸，跟着便现出四条人影！

这四人如今全系本来面目，自然认得分明，是“万相先生”百里独、“九毒书生”姬天缺，及上官灵、常碧云等人。

钟离老人等决未想到会有如此巧事，正欲高声喝止，但“冷艳桃花瘴”所化彩雾上升极快，业已将百里独、姬天缺、上官灵、常碧云四人，一齐罩入一片氤氲之内！

“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等“乾坤五绝”，以及“祥云夫人”孟非烟、“玉箫郎君”潘午师姊弟，“穷家帮”帮主“跛仙”朱一奇、“闪电神乞”诸明、“阴阳手”莫平、“独脚追风仁心神丐”方琦等人见状，不由纷纷跺足太息，叹惜上官灵、常碧云两朵秀绝当世的武林奇葩，竟与穷凶极恶，罪有应得的“万相先生”百里独、“九毒书生”姬天缺，同时葬送在毒力强大无比的苗疆“冷艳桃花瘴”内！

在这些老辈奇侠，纷纷跺足叹息之际，峰顶惨嚎起处，宛如陨电流星般，坠下两条人影，直落老梅丛中，被那些铁干凌云的老梅枝桠，洞胸穿腹，血雨飞空，死得凄惨无比！

这两人不是姿禀极高，秀绝当世的武林奇葩上官灵、常碧云，而是倚仗武功机智意欲胜天，但终于应了誓言，败在冥冥上苍威灵以下的“万相先生”百里独，及恶贯满盈，被常碧云快意恩仇，报了杀兄害父重恨的“九毒书生”姬天缺！

原来在上官灵、常碧云被百里独、姬天缺逼到崖边，所见弥漫峰崖的淡淡彩雾，便是“冷艳桃花瘴”所化！

“万相先生”百里独招呼“九毒书生”姬天缺全力发出最后杀手之际，因万想不到会从“万梅谷”中，升起这片“冷艳桃花瘴”来，以致双双中毒，神志立昏，功力尽失！

上官灵与常碧云，则因一个曾服“三叶仙兰实”，百毒不侵，一个口中衔了一粒“如意天蜈珠”恰好是克制瘴毒的绝妙之物，故均安然无恙！

他们功力虽远逊对方，但到了这生死一发的最后关头，却不得不拼竭所能地，图作困兽之斗！

上官灵、常碧云知道对方已下最后杀手，欲出全力，将自己震落悬崖，正咬牙凝劲，勉强抵御之际，忽然觉得百里独及姬天缺的掌心以内，真力全

失！

这时四人八掌相交，上官灵、常碧云虽觉事出意外，有些莫名其妙，但怎肯错过如此绝世良机，赶紧招化“赤手搏龙”，擒住对方手腕，身形略偏，往后一带，反把“万相先生”百里独、“九毒书生”姬天缺，带得扑向崖边！

然后双双神功聚处，上官灵照准“万相先生”百里独，常碧云照准“九毒书生”姬天缺，在他们后背“脊心穴”上，击了重重一掌！

惨嚎起处，这两位绝代凶人，便即飞坠“万梅谷”中，在老梅枝干之间，穿胸洞腹地，交代了一生罪恶！

元凶授首，佳偶天成，上官灵与常碧云自然在“乾坤五绝”等老前辈们主持之下，名正言顺地结为夫妇，啸傲江湖，到处任侠！诸葛逸与孟非烟也结为道侣，相敬如宾地，遣散“罗刹教”徒，结庐天台、雁荡、罗浮之间，进参武林上道！

“北剑”蒲琨也接受一干老友劝说，宽恕蒲铿，父子二人精研发展蒲家剑术！

“逍遥老人”钟离哲，则依然高歌他自编的“逍遥曲”回转西昆仑绝顶的小琅环仙境！

风尘奇侠，皆倦风尘，魑魅潜形，江湖无事，“夺魂旗”一书，就此搁笔！

（全书完）

